

朱文公文集

四

答袁機仲

真數日病中方得細繹所示圖書卦畫二說初若茫然不知所謂因復以妄作啓蒙考之則見其論之之詳而明者偶未深考是以致此紛紛多說而愈致疑耳夫以河圖洛書為不足信自歐陽公以來已有此說然終無奈顧命繫辭論語皆有是言而諸儒所傳二圖之數雖有交互而無乖戾順數逆推縱橫曲直皆有明法不可得而破除也至如河圖與易之天一至地十者合而載天地五十有五之數則固易之所自出也洛書與洪範之初一至九者合而具九疇之數則固洪範之所自出也繫辭雖不言伏羲受河圖以作易然所謂仰觀俯察近取遠取知河圖非其中之一事耶大抵聖人制作所由初非一端然其法象之規模必有最親切處如鴻荒之世天地之間陰陽之氣雖各有象然初未嘗有數也至於河圖之出然後五十有五之數奇偶生成粲然可見此其所以深察聖人之獨智又非汎然氣象之所可得而擬也是以仰觀俯察遠求近取至此而後兩儀四象八卦之陰陽奇偶可得而言雖繫辭所論聖人作易之由者非一而不害其得此而後決也來喻又謂熹不當以大衍之數參乎河圖洛書之數此亦有說矣數之為數雖各主於一義然其參伍錯綜無所不通則有非人之所能為者其所不合固不容以強合其所必合則縱橫反覆如合符契亦非人之所能強離也若於此

見得自然契合不假安排是道理方知造化功大神妙可察且是好笑說不得也若論易文則自大衍之數五十至并劫而後相便接乾之策二百一十有六至與極神氣為一節是論大衍之數自天一至地十却連其初五至而行鬼神也為一節是論河圖五十五之數今其間斷是錯不相連接舛誤甚明伊川先生已嘗釐正啓蒙雖依此寫而不曾推論其所以然者故覽者任之察其於卦之論及後求喻於義之說亦多未究其底蘊且如所論兩儀自曰乾之畫奇坤之畫偶只此乾坤二字便未穩當蓋儀也明儀如今俗語所謂一雙一對云爾自此再變至生第二畫八引已成方有乾坤之名當為一畫之時方有一奇一偶只可謂之陰陽未得謂之乾坤也來喻又曰以二畫增至四畫為二奇二偶又於四畫之上各增一奇一偶而為八畫此亦是於熹圖中所說發生次第有所未明而有此語蓋四象第一畫本只是前兩儀圖之一奇一偶緣此一奇一偶之上各生一奇一偶是以分而為四而初畫之一奇一偶亦隨之而分為四段耳非是以二畫增成四畫又以四畫增成八畫也此一節正是前所謂自然契合不假安排之妙孔子而後千載不傳至康節先生始得其說然猶不肯大段說破蓋易之心髓全在此處不敢容易輕說其意非偶然也來喻又曰不知陰陽二物果可分老少而為四象乎此恐亦考之未熟之過夫老少於經固無明文然釋書之法三變之中掛初四以奇偶分之然後爻之陰陽可得而辨又於其中各以老少分之然後爻之



則全是私意杜撰補接豈復更有易耶來喻條目尚多然其大節目不過如此今但於此看破則其餘小小未合處自當迎刃而解矣故今不復悉辨以浼高明伏幸財察

答袁機仲

來教疑河圖洛書是後人偽作

熹竊謂生於今世而讀古人之書所以能別其真偽者一則以其義理之所當否而知之二則以其左驗之異同而質之未有舍此兩塗而能直以臆度懸斷之者也熹於世傳河圖洛書之舊所以不敢不信者正以其義理不悖而證驗不差爾來教必以為偽則未見有以指其義理之繆證驗之差也而直欲以臆度懸斷之此熹之所以未敢曲從而不得不辨也况今日之論且欲因象數之位置往來以見天地陰陽之造化吉凶消長之本原苟於此未明則固未暇別尋證據今乃全不尋其義理亦未至明有證據而徒然為此無益之辨是不議於室而譟於門不味其腴而較其骨也政使辨得二圖真偽端的不差亦無所用又况未必是乎願且置此而於熹所推二圖之說少加意焉則雖未必便是真圖然於象數本原亦當略見意味有歡喜處而圖之真偽將不辨而自明矣

來教疑先天後天之說

據邵氏說先天者伏羲所畫之易也後天者文王所演之易也伏羲之易初無文字只有一圖以寓其象數而天地萬物之理陰陽始終之變具焉文王之易即今之周易而孔子所為作傳者是也孔子既因文王之易以作傳則其

所論固當專以文王之易為主然不推本伏羲作易畫卦之所由則學者必將誤認文王所演之易便為伏羲畫卦之易只從中半說起不識向上根源矣故十翼之中如八卦成列因而重之太極兩儀四象八卦而天地山澤雷風水火之類皆本伏羲畫卦之意而今新書聖卦畫一篇亦分兩儀伏羲在前文王在後必欲知聖人作易之本則當考伏羲之畫若只欲知今易書文義則但求之文王之經孔子之傳足矣兩者初不相妨而亦不可以相雜來教乃謂專為邵氏解釋而於易經無所折衷則恐考之有未詳也

來教謂七八九六不可為四象

四象之名所包甚廣大抵須以兩畫相重四位成列者為正而一二三四者其位之次也七八九六者其數之實也其以陰陽剛柔分之者合天地而言也其以陰陽太少分之者專以天道而言也若專以地道言之則剛柔又自有太少矣推而廣之縱橫錯綜凡是一物無不各有四者之象不但此數者而已矣此乃天地之間自然道理未畫之前先有此象此數然後聖人畫卦時依樣畫出撰著者又隨其所得掛拗過撰之數以合焉非是元無實體而畫卦撰著之際旋次安排出來也來喻於此見得未明徒勞辨說竊恐且當先向未畫前識得元有箇太極兩儀四象八卦底骨子方有商量今未須遽立論也用九用六之文固在卦成之後而用九用六之理乃在卦成之前亦是此理但見得實體分明則自然觸處通透不勞辨說矣至謂七



八九六乃撰著者所為而非聖人之法此誤尤不難曉今且說撰著之法出於聖人耶出於後世耶若據大傳則是出於聖人無疑而當是之時若無七八九六則亦無所取決以見其爻之陰陽動靜矣亦何以撰著為哉此事前書辨之已詳非燕之創見新說更請然玩當自見之今不復縷縷也來喻又云繫辭本只是四象生八卦今又倍之兩其四象而生八卦之一此數字不可曉然想不足深辨請且於前所謂實體者驗之庶乎其有得也

來教疑四爻五爻者無所主名

一畫為儀二畫為象三畫為卦則八卦備矣此上若旋次各加陰陽一畫則積至三重再成八卦者八方有六十四卦之名若徑以八卦偏就加乎一卦之上則亦如其位而得名焉方其四畫五畫之時未成外卦故不得而名之耳內卦為貞外卦為悔亦是畫卦之時已有此名至撰著求之則九變而得貞又九變而得悔又是後一段事亦如前所論七八九六云爾非謂必撰著然後始有貞悔之名也大抵新書所論卦位與繫辭說卦容有異同至論撰著則只本繫辭何由別有他說如此等處至為淺近而今為說乃如此竊恐考之殊未詳也

來教引伊川先生說重卦之由

重卦之由不但伊川先生之說如此蓋大傳亦云八卦成列因而重之矣但八卦所以成列乃是從太極兩儀四象漸次生出以至於此畫成之後方見其有三才之象非聖人因見三才遂以已意思惟而連畫三爻以象之也因而

重之亦是因八卦之已成各就上面節爻生出若旋生逐爻則更加三變方成六十四卦若併生全卦則只用一變便成六十四卦雖有遲速之不同然皆自然漸次生出各有行列次第畫成之後然後見其可盡天下之變不是聖人見下三爻不足以盡天下之變然後別生計較又并畫上三爻以盡之也此等皆是作易妙處方其畫時雖是聖人亦不自知裏面有許多巧妙奇特直是要人細心體認不可草草立說也

以上五條鄙意傾倒無復餘蘊矣然此非吾之說乃康節之說非康節之說乃希夷之說非希夷之說乃孔子之說但當日諸儒既失其傳而方外之流陰相付受以為丹竈之術至於希夷康節乃至之於易而後其說始得復明於世然與見今周易次第行列多不同者故聞者創見多不能曉而不之信只據目今見行周易傳文生義穿鑿破碎有不勝其杜撰者此啓蒙之書所為作也若其習聞易曉人人皆能領略則又何必更著此書以為屋下之屋牀上之牀哉更願高明毋以為善之說而忽之姑且虛心遜志以求其通曉未可好高立異而輕索其瑕疵也玩之久熟決各於心則天地變化之神陰陽消長之妙自將瞭於心目之間而具可驚可喜可笑可樂必有不自知所以然而然者矣言之不盡偶得小詩以寄鄙懷曰忽然半夜一聲雷萬戶千門次第開若識無心涵有象許君親見伏羲來說得太和當了只少箇拄杖卓一下便是一回曾說矣狂妄僭率幸勿



文王八卦之位西南於十二卦之位在西北故今圖子  
列文王八卦於內而布十二卦於外以見彼此位置迥然  
不同雖有善辯者不能合而一之也然十二卦之說可曉  
而八卦之說難明可曉者當推難明者當闕按圖以觀則  
可見矣

論十二卦則陽始於子而終於巳陰始於午而終於亥論  
四時之氣則陽始於寅而終於未陰始於申而終於丑此  
二說者雖若小差而所爭不過二位蓋子位一陽雖生而  
未出乎地至寅位泰卦則三陽之生方出地上而溫厚之  
氣從此始焉巳位乾卦六陽雖極而溫厚之氣未終故午  
位一陰雖生而未害於陽必至未位遯卦而後溫厚之氣  
始盡也其午位陰巳生而嚴凝之氣及申方始亥位六陰  
雖極而嚴凝之氣至丑方盡義亦放此蓋地中之氣難見  
而地上之氣易識故周人以建子為正雖得天統而孔子  
之論為邦乃以夏時為正蓋取其陰陽始終之著明也按  
圖以推其說可見

來喻謂坤之上六陽氣已生在乾之上九陰氣已生  
巳以剝上九頃果不食十月為陽月之義推之則剝卦上  
九之陽方盡而變為純坤之時坤卦下爻已有陽氣生於  
其中矣但一日之內一晝之中方長得三十分之一必積  
之一月然後始滿一晝而為復方是一陽之生耳夫之一  
陰為乾為陽義亦同此坤為陰為復方是一陽之生耳夫之一  
之微固已可名於陰陽然便以此為陰陽之限則其方盛  
者未替而所占不帝卦內六分之五方生者甚微而所占

未及卦內六分之一所以未可截自此處而分陰陽也此  
乃十二卦中之一義與復過之說理本不殊但數變之後  
方說得到此不可據先觀說亂了正意耳

來喻又謂冬春為陽夏秋為陰以文王八卦論之則自西

北之乾以至東方之震皆父與三男之位也自東南之巽

以至西方之兌皆母與三女之位也故坤蹇解卦之象辭

皆以東北為陽方西南為陰方然則謂冬春為陽夏秋為

陰亦是一說但說卦又以乾為西北則陰有不盡乎西以

巽為東南則陽有不盡乎東又與三卦象辭小不同此亦

書之說惟之而論卦之文通與象辭相為妻與亦可見此圖之出於文王也但此自是一說與

他說如十二卦之類各不相通爾

來喻以東南之溫厚為仁西北之嚴凝為義此鄉飲酒義

之言也然本其言雖分仁義而無陰陽柔剛之別但於其

後復有陽氣發於東方之說則固以仁為屬乎陽而義之

當屬乎陰從可推矣來喻乃不察此而必欲以仁為柔以

義為剛此既失之而又病夫柔之不可屬乎陽剛之不可

屬乎陰也於是強以溫厚為柔嚴凝為剛又移比之陰以

就南而使主乎仁之柔移南之陽以就北而使主乎義之

剛其於方位氣候悉反易之而其所以為說者率皆參差

乖迥而不可合又使東北之為陽西南之為陰亦皆得其

半而失其半愚於圖子已具見其失矣蓋嘗論之陽主進

而陰主退陽主息而陰主消進而息者其氣強退而消者

其氣弱此陰陽之所以為柔剛也陽剛溫厚居東南主春  
夏而以作長為事陰柔嚴凝居西北主秋冬而以斂藏為

事作長為生飲藏為殺此剛柔之所以為仁義也以此觀之則陰陽剛柔仁義之位豈不瞭然而彼揚子雲之所謂於仁也柔於義也剛者乃自其用處之末流言之蓋亦所謂陽中之陰陰中之陽固不妨自為一義但不可以雜乎此而論之爾向日妙湛蓋嘗向稟易中卦位義理層數甚多自有次第逐層各是一箇體面不可牽強合為一說學者須是旋次理會理會上層之時未要攙動下層直待理會得上層都透徹了又却輕輕揭起下層理會料去當時雖以運鈍不快人意然積累之久層層都了却自見得許多條理千差萬別各有歸著豈不快哉若不問深淺不分前後輟成一塊合成一說則彼此相妨令人分疎不下徒自紛紛成鹵莽矣此是平生讀書已試之效不但讀易為然也

前書所論仁義禮智分屬五行四時此是先儒舊說未可輕詆今者來書雖不及之然此大義也或恐前書有所未盡不可不究其說蓋天地之間一氣而已分陰分陽便是兩物故陽為仁而陰為義然陰陽又各分而為二故陽之初為木為春為仁陽之盛為火為夏為禮陰之初為金為秋為義陰之極為水為冬為智蓋仁之惻隱方自中出而禮之恭敬則已盡發於外義之羞惡方自外入而智之是非則已全伏於中故其象類如此非是假合附會若能默會於心便自可見元亨利貞其理亦然文言取類尤為明白非區區今日之臆說也五行之中四者既各有所屬而上居中宮為四行之地四時之主在人則為信為真實之

義而為四德之地眾善之主也五聲五色五臭五味人一物內外一理流通貫徹初無間隔若不見得則雖生於天地間而不知所以為天地之理雖有人之形貌而亦不知所以為人之理矣故此一義切於吾身比前數段尤為要緊非但小小節目而已也

答袁機仲

聖諭易說又見講學不倦下問不能之盛羨尤竊欽仰已悉鄙意別然具呈矣此但易中卦畫陰陽之分位耳未是吾人切身之事實一愚見未合盛意可且置之而更別向裏尋求恐合自有緊切用功處也

答袁機仲

拜辱聖諭具悉尊旨然細觀本末初無所爭只因武陵舊圖仁義兩字偶失照管致有交互其失甚微後來既覺仁字去西北方不得義字去東南方不得即當就此分明改正便無事顧乃護其所短而欲多方作計核換陰陽剛柔四字以益其失所以競辨紛紜以至于今而不能定也蓋始者先以文王八卦為說而謂一陰生於巽一陽生於乾則既非說卦本意矣其以二陽純乾之方為一陽始生之地則又為乖刺之甚者及既知而又以十二卦為說而謂一陰生於乾之上九一陰生於坤之上六遂移北方之陰柔以就南使之帶回仁字於西南而不失其為陰柔移南方之陽剛以歸北使之帶回義字於東北而不失其陽剛則亦巧矣然其所移動者凡二方而六辰六卦例皆失其舊主又更改却古來陰陽界限蓋不勝其煩擾而其所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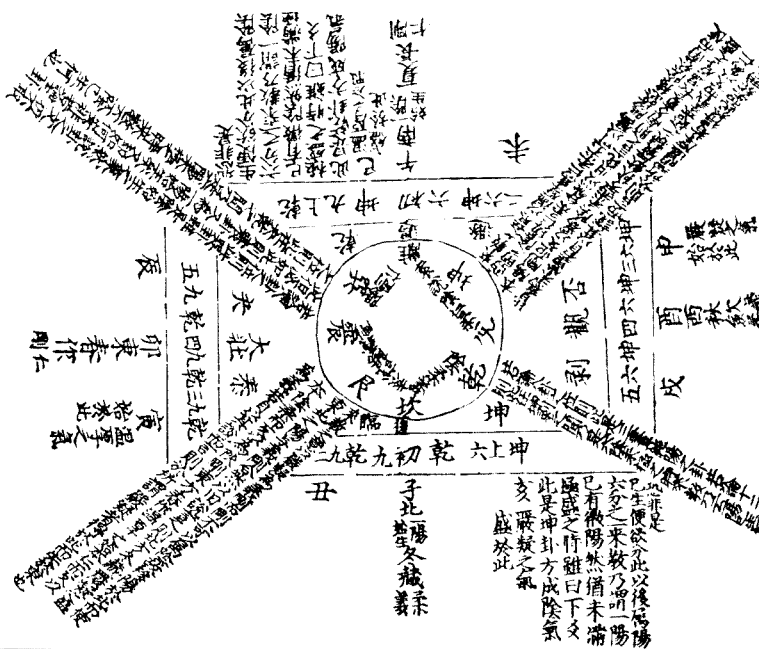


遷就之意乃不過得其半而失其半蓋北方雖曰嚴凝而東方已為溫厚南方雖曰溫厚而西方已為嚴凝也是則非惟不足以救舊圖一時之失而其恥過作非故為穿鑿之咎又有甚於前日者竊恐高明於此急於求勝未及深致思也歐究其說以開盛意又念空言繳繞難曉易差不免畫成一圖先列定位而後別以舊圖之失及今者兩次所論之意簡事貼說有不思者則又詳言別為數條以附於後切望虛心平氣細考而徐思之若能於此翻然悔悟先取舊圖分明改正仁義二字却將今所移易陰陽剛柔等字一切發回元來去處如熹新圖之本位則易簡圖或不費詞說而三才五行天理人事已各得其所矣至於文王八卦則喜嘗以卦畫求之縱橫反覆竟不能得其所以安排之意是以畏懼不敢妄為之說非以為文王後天之學而忽之也夫文王性與天合乃生知之大聖而後天之學方恨求其說而不得熹雖至愚亦安敢有忽之之心耶但如來書所論則不過是因其已定之位已成之說而應和贊歎之爾若使文王之意止於如此則熹固已識之不待深思而猶病其未得矣故嘗竊謂高明之於此圖尊之雖至信之雖篤而所以知之則恐有不如熹之深者此又未易以言語道也至如邵氏以此圖為文王之學雖無所考然說卦以此列於天地定位雷以動之兩節之後而其布置之法迥然不同則邵氏分之以屬於伏羲文王恐亦不為無理但未體其根源則姑闕之以俟知者亦無甚害不必卓然肆意立論而輕拆之也又謂一奇一偶不能

生四象而二奇二偶不能生八卦則此一圖極為易曉又不知老夫平時作如何看而今日猶有此疑也蓋其初生之一奇一偶則兩儀也一奇之上又生一奇一偶則為二畫者二而謂之太陽陰矣一偶之上亦生一奇一偶則亦為二畫者二而謂之少陽太陰矣此所謂四象者也或謂兩儀太陽奇畫之上又生一奇一偶則為上爻者三而謂之乾兌矣此條此則所謂八卦者也八卦則兩儀四象皆分是皆自然而生濛濛而出不假智力不犯手勢而天地之文萬事之理莫不畢具乃不謂之畫前之易謂之何哉僕之前書固已自謂非是古有此圖只是今日以意為之寫出奇偶相生次第令人易曉矣其曰畫前之易乃謂未畫之前已有此理而特假手於聰明神武之人以發其秘非謂畫前已有此圖畫後方有八卦也此是易中第一義也若不識此而欲言易何異舉無綱之網挈無領之裘直是無着力處此可為智者道也目疾殊甚不能親書切幸深照

第四畫者以八卦為大極而復生之兩儀也第五畫者八卦之四象也第六畫者八卦之八卦也再看來書有此一項此書未答故復及之熹又稟

國心正下六於此處得而歸多公不亦謂此義乃改與此面相似只  
 是而此華運變是知二我而正若欲改之正非難事公身所說見於兩小貼及  
 聖學分界者知在妙聖全圖多錯亂愈甚不若只將回過依此改正而盡去新  
 添復舊樣換之記之為善也



答袁機仲

易說不知尊蒼者得如何前書所云二方六卦六辰皆失  
 其所與得半失半之說後來思之亦有未盡蓋從陽於此  
 使陽失其位而奪陰之位從陰於南使陰失其位而奪陽  
 之位二方固已病矣東方雖得仍舊為陽然其溫厚之仁  
 不得南與同類相合而使疆附於北方嚴凝之義不則却  
 須改仁為義以去陰而就陽方得寧貼然又恐無此理是  
 東方三卦三辰亦失其所也西方雖得仍舊為陰然其雖  
 北附南與夫改義為仁其勢亦有所不便使西方三卦三  
 辰亦失其所也蓋移此二方而四方八面十二辰十二卦  
 一時思亂無一物得安其性命之情也前書所稟殊未及  
 此之明白詳盡也

答袁機仲

易說已悉若只如此則熹固已深晚不待諄諄之告矣所  
 以致疑正恐高明之見有所未盡而費力穿鑿使陰陽不  
 得據其方盛之地仁義不得保其一德之全徒爾紛紜有  
 損無益爾今既未蒙省察執之愈堅則區區之愚尚復何  
 說竊意兩家之論各自為家公之不能使我為公猶我之  
 不能使公為我也不若自此閉口不談各守其說以俟義  
 文之出而質正焉然以高明之見自信之篤竊恐義文復  
 出亦未肯信其說也魏鄭公之言以為望猷陵也若昭陵  
 則臣固已見之矣佛者之言曰諸人知處良遂慳知良遂  
 知處諸人不知正此之謂矣世間事吾人身在閑處言之  
 無益此正好從容講論以慰窮愁而袖盤之不合又如此

是亦深可歎者而信乎其道之窮矣

答袁機仲

易說垂示極荷不鄙然淺陋之見前已屢陳至煩訶斥又矣今復何敢有言但詳序說諸篇唯是依經說理而不惑於諸儒臆說之鑿此為一書要切之旨今以篇中之說考之則如繫辭說卦解兩引禮記以春作夏長為仁秋飲冬藏為義說卦解又獨引溫厚之氣始於東北盛於東南巖寂之氣始於西南盛於東北以為仁義之分此於經既有格又合於理之自然真可謂不惑於諸儒臆說之鑿矣但其所以為說則又必以為聖人恐乾止有陽剛而無仁坤止有陰柔而無義故必兼三才以為六畫然後能使乾居東北而為冬春之陽坤居西南而為夏秋之陰又必橫截陰陽各為兩段以分仁義之界然後能使春居東而為乾之仁夏居南而為坤之仁秋居西而為坤之義冬居北而為乾之義此非本書之詞但以部意注則其割裂補綴破碎參差未知於經何所据依而何以異於諸儒臆說之鑿也又按文王孔子皆以乾為西北之卦艮為東北之卦顧雖未能洞曉其所以然然經有明文不可移易則已審矣今乃云乾位東北則是乾乾之尊便居艮位未知使艮却居何處此又未知於經何所据依而何以異於諸儒臆說之鑿也又按孔子明言易有太極是生兩儀是則固以太極為一兩儀為二而凡有心有目者皆能識之不待推曆布算而後可知也今太極論乃曰乾坤者易之太極則以是兩儀為太極而又使之自生兩儀矣未知此於經何所

据依而又何以異於諸儒臆說之鑿也至繫辭解又謂太極者一之所由起則是以為太極之妙一不足以名之而其序則當且生所起之一而後再變乃生兩儀矣此則又未暇論其於經有無据依是與不是諸儒臆說之鑿而但以前論參之已有大相矛盾者不審高明之意果何如也凡此四條真皆不敢輒以為非以觸尊怒但所未曉不敢不求教耳

答袁機仲

論參同邵氏不知易之說辨傳高深非淺陋所能窺測但參同之書本不為明易乃姑借此納甲之法以寓其行持進退之候異時每欲學之而不得其傳無下手處不敢輕議然其所言納甲之法則今所傳京房古法見於火珠林者是其遺說沈存中筆談解釋甚詳亦自有理參同所云甲乙丙丁庚辛者乃以月之昏旦出沒言之非以分六卦之方也此雖非為明易而設然易中無所不有苟其言自成一說可推而通則亦無害於易恐不必輕肆詆排也至於邵氏先天之說則有推本伏羲畫卦次第生生之妙乃是易之宗祖尤不當率爾妄議或未深曉且當置而不論以謹闕疑若必以為不知易則如嘉華尚何足與言易而每頃提耳之勤也既荷不鄙不敢不盡其愚其他如六五坤承向亦疑有誤字見於考異而所示十二卦圖以姤為子以復為午亦所未喻所引坎離無交位亦有脫字此或只此筆誤皆未暇論也

答趙提舉

恭用之又性歲雖辱寵臨而倥傯卒迫不能少缺所以爲  
很近乃竊窺所著易論語書又歎其得之之晚而不獲親  
扣名理也間因虞君轉請所疑初未敢以姓名自通而高  
明不鄙遠辱貽書所以傾倒之意甚厚三復以還感慰亡  
量不敢無以報也蓋道體之大無窮而於其間文理密察  
有不可以毫釐差者此聖賢之語道所以既言發有萬物  
峻極于天以形容其至大而又必曰禮儀三百威儀三千  
以該悉其至微而其指示學者脩德凝道之功所以既曰  
致其廣大而又必曰盡其精微也近世之言道者則不然  
其論大抵樂渾全而忌剖析喜高妙而略細微其於所謂  
廣大者則似之而於精微有不察則其所謂廣大者亦未  
易以議其全體之真也今且以經言論之其所發明固不  
外乎一理然其所指則不能無異同之別而就其所同之  
中蓋亦不無賓主親疎遠近之差焉如卦之所以八者以  
奇偶之三加而成也而爻之所以三則取諸三才之象而  
非奇偶所能與此理之一而所指之不同者也四象之說  
本爲畫卦則當以康節之說爲主而七八九六東西南北  
水火金木之類爲客得其主則客之親疎遠近皆即此而  
可定不得其主而曰是皆一說則我欲同而彼自異終有  
不可符而同者矣此所指之同而不能無賓主之分者也  
是皆樂渾全而忌剖析之過也至於乾坤之純而不雜者  
聖人所以形容天地之德而爲六十四卦之綱也乾之純  
於剛健而不雜又聖人所以形容天理自然之全體而爲  
坤之綱也所以贊其剛健柔順之全德以明聖人體道之

妙學者入德之方者亦云備矣未嘗以其偏而少賤之也  
至於諸爻雖或不免於有戒然乾九三之危以其失中也  
其得無咎以其健而健也坤六五之元吉以其居尊而能  
下也上六之能戰以其太盛而亢陽也是豈惡乾之剛而  
欲其柔惡坤之柔而欲其剛哉今未察乎其精微之蘊而  
遽指其偏以爲當戒意若有所未足於乾坤而隱小之者  
是不亦喜高妙而略細微之過乎至於用九用六乃爲戒  
其剛柔之偏者然亦因其陰變爲陽陽變爲陰之象而有  
此戒如歐陽子之云者非聖人創意立說而強爲之也大  
抵易之書本爲卜筮而作故其詞必根於象數而非聖人  
已意之所爲其所勸戒亦以施諸筮得此卦此爻之人而  
非爻以戒夫卦爻者近世言易者殊不知此所以其說雖  
有義理而無情意雖大儒先生有所不免比因玩索偶幸  
及此私竊自慶以爲天啓其衷而以語人人亦未見有辨  
曉者不知高明以爲如何舊亦草筆其說今謾錄二卦上  
呈其他文義未瑩者多未能卒業姑以俟後世之子雲耳  
近又嘗編一小書略論象數梗槩并以爲獻妄竊自謂學  
易而有意於象數之說者於此不可不知外此則不必知  
也心之精微言不能盡臨風引領馳想增劇

### 答趙提舉

易學未蒙指教乃有簡易之襲令人跋踏其書草略何足  
以當此然此二字在易數中真不可易之妙近世說易者  
愈多而此理愈晦非見之明孰能以一言盡之哉歎伏亡  
已近嘗略修數處尋別寄呈但圖書錯綜縱橫無不脗合



終有不可得而蓋者信乎天地之文非人之私智所能及也

與周益公

真竊以孟夏清和伏惟判府安撫少保大觀文丞相國公鈞候動止萬福喜近嘗拜書并胡先生墓文請教今者至城中乃知未遣已白史君趣其行諒亦非久當徹鈞聽也熹有少艱率易拜稟熹先君子少喜學荆公書收其墨蹟為多其一紙乃進鄴侯家傳奏草味其詞旨玩其筆勢直有跨越古今開闢宇宙之氣然與今版本文集不同疑集中者乃刪潤定本而此紙乃其留懷本趣也嘗欲抄目錄李傅本語附其後而并刻之使後之君子得以考焉而未暇也今江西使者汪兄季路乃欲取而刻之臨川妄意欲求相公一言以重其事庶幾覽者有以知此幅紙數行之間而其所關涉乃有不可勝言之感非獨為筆札玩好設也伏惟相公亦當慨然於此而終惠之早賜揮染附季路為幸甚厚其他尚有與王觀文論滄事數紙異時并當附呈以求審定也專此具稟不敢它及伏乞鈞照

答周益公

昨蒙寵諭范歐議論鄙意有所不能無疑欲以請教而亦未暇今遇此便似不可失而病軀兩日覺得沉重愈甚於前勢不容詳細稟白但竊以為范歐二公之心明白洞達無纖芥可疑台公前過後功瑜自不相掩若如尊喻却恐未為得其情者故願相公更熟思之也向見范公與呂公書引汾陽臨淮事者語意尤明白而集中却不見之恐

亦為忠宣所刪也忠宣固賢然其規模氣象似與文正有未盡同者深諱此事雖不害為守正然未得為可與權也不審高明以為如何少日見徐玉文端立自言嘗見石林疑范馬鍾律之辨乃故為同異以釋朋比之疑者因告之曰此事信否未可知然為此論者亦可謂不占便宜矣石林為之一笑而罷今日之論恐或類此故并及之備率皇恐切望禔恕

答周益公

前者累蒙誨諭范理曲折考据情傳論議正平而措意深遠尤非常情所及又得呂子約錄記所被教墨參互開發其辨益明熹之孤陋得與聞焉幸已甚矣復何敢措一詞於其間哉然隱之於心竊有所不能無疑者蓋嘗竊謂呂公之心固非晚生所能窺度然當其用事之時舉措之不合衆心者蓋亦多矣而又惡忠賢之異已必力排之使不能容於朝廷而後已是一世之正人端士莫不惡之况范歐二公或以諷議為官或以諫諍為職又安可置之而不論且論之而合於天下之公議則又豈可謂之太過也哉逮其晚節知天下之公議不可以終拂亦以老病將歸而不復有所畏忌又慮夫天下之事或終於危亂不可如何而彼衆賢之排去者或將起而復用則其罪必歸於我而并及於吾之子孫是以寧損故怨以為收之桑榆計蓋其慮患之意雖未必盡出於至公而其補過之善天下實被其賜則與世之遂非長惡力戰天下之公議以貽患於國家者相去遠矣至若范公之心則其正大光明固

無甯怨而倦倦之義實在國家故承其善意既起而樂為之用其自訟之書所謂相公有汾陽之心之德仲蘇與溫淮之才之力者亦不可不謂之傾倒而無餘矣此皆見於其書中起而不憚也 此最為范公之盛德而他人之難者歐陽公亦識其意而特書之蓋吕公前日之既范公自為可開而今日之起范公自為可書二者各記其實而美惡初不相掩則又可見歐公之心亦非淺之為丈夫矣今讀所賜之書而求其指要則其言若曰吕公度量渾涵心術精深所以期於成務而其用人才德兼取不為諸賢專取德望之偏故范歐諸公不足以知之又未知其諸子之賢而汝之有太過者後來范公雖為之用然其集中歸重之語亦甚公平蓋特州郡之常禮而實則終身未嘗解仇也其後歐公乃悔前言之過又知其諸子之賢故因范碑託為解仇之語以見意而忠宣獨知其父之心是以直於碑中刊去其語雖以取怒於歐公而不憚也凡此曲折指意微密必有不苟然者顯於愚見有所未安不敢下詳布其說以求是正伏惟恕其僭易而重聽焉夫吕公之度量心術期以齊務則誠然矣然有度量則宜有以容議論之異同有心術則宜有以辨人才之邪正欲成天下之務則必從善去惡進賢退姦然後可以有齊今皆反之而使天下之紛日入於昏亂下而至於區區西事一方之病非再起范公幾有不能定者則其前日之所為又惡在其有度量心術而能成務也故其用人也欲才德之兼取則亦信然矣然范歐諸賢非徒有德而短於才者其於用人蓋亦兼收而

並取雖以孫子規矜子京之流恃才自肆不入規矩亦皆可建交養以盡其能而本嘗有所廢棄則固非專用德而遺才矣而吕公所用如張季二宋姑論其才亦决非能優於二公者乃獨去此而取彼至於一時英俊所紀之士窮而在下者下為無人亦未聞其有以躍致而器使之也且其初解相印而薦王陶陳亮佐以自代則未始其不取者為才也耶為德也耶是亦不足以自解矣若謂范歐不足知吕公之心又下料其子之賢而攻之太過則其所攻事皆有迹顯不可掩安得為過且為侍從諫諍之官為國論事乃規宰相子弟之賢否以為前却亦豈人臣之誼哉若曰范吕之仇初未嘗解則范公既以吕公而再逐及其起任西事而超進職秩乃適在吕公二入之特若范公果有怨於吕公而不釋乃閱默受此而無一語以自明其前日之志是乃內懷積毒不能以理自勝而但以貪得美官之故晚而受其籠絡為之驅使未知范公之心其肯為此否也若曰歐公晚悔前言之失又知其諸子之賢故因范碑以自解則是畏其諸子之賢而欲除為自託之計於是誣有定友以結新交雖至以無為有愧負幽其而不違恤又不知歐公之心其忍為此否也况其所書但記解仇之一事而未嘗并舉其他美則前日斥逐忠賢之罪亦未免於所謂欲蓋而彰者又何足以贖前言之過而媚其後人也哉若論忠宣之賢則雖亦未易輕議然觀其中業規模與文正之洪毅開豁終有未十分有似愛蓋所謂可與立而未可與權者乃翁解仇之事度其心未必不深恥之但

不敢出之於口耳故潛於墓碑刊去此事有告避諱然若歐公以此深不平之至屢見於書蹟非但墨莊所記而已况龍川志之於此又以親聞張安道之言為左驗張實呂黨尤足取信無疑也若曰范公果無此事而直為歐公所誣則為忠宣者正當注血飲泣貽書歐公具道其所以然者以白其父之心迹而俟歐公之命以為進退若終不合則引義告絕而更以斃人或姑無刻石而待後世之君子以定其論其亦可也乃不出此而直於成文之中刊去數語不知此為何等舉措若非實諱此事故隱忍寢默而不敢誦言則易為其不為彼之明白而直為此黜閣耶今不信范公出處文辭之實歐公丁寧及復之論而但取於忠宣進退無據之所為以為有無之快則區區於此誠有不能識者若撫實而言之但曰呂公前日未免蔽賢之罪而其後日誠有補過之功范歐二公之心則其終始本末如青天白日無纖毫之可議若范公所謂平生無怨惡於一人者尤足以見其心量之廣大高明可為百世之師表至於忠宣則所見雖狹然亦不害其為守正則不費詞說而名正言順無復可疑矣不審尊意以為如何狂瞽之言或未中理得賜鑄曉千萬幸其後書誨諭又以昭輝不書解仇之語而斷其無有則熹以為呂公拜罷范公進退既直書其歲月則二公前憾之釋然不待言而喻矣不然則昭錄書成歐公固已不為史官而正獻忠宣又皆已為特用范周不以墓碑全文上史氏而呂氏之意亦恐其有所未快於歐公之言也是以姑欲置而不言以泯其迹而不知

後世之公論有不可誣者是以啓今日之紛紛耳如不然則范公此舉雖其賢子尚不能識彼為史者知之必不能如歐公之深或者過為隱避亦不足恠恐亦未可以此而定其有無也墨莊之錄出於張邦基者不知其何人其所記歐公四事以為得之公孫當世而子約以為紹興舍人所記此固未知其孰是但味其語意實有後人道不到處疑或有自來耳若談叢之書則其記事固有得於一時傳聞之誤者然而此病在古雖遷固之傳近世則溫公之誠皆所不免况於後世雖頗及見前輩然其平生蹤跡多在田野則其見聞之間不能盡得事實宜必有之恐亦未可以此便謂非其所著也丹朱之六誠為太過然歐公此言嘗為今孤父子文字繁簡而發初亦無大羨惡但似一時語勢之適然不暇擇其擬倫之輕重耳故此言者雖未敢必其為公之言而亦未可定其非公之言也此等數條不足深論然偶因餘誨之及而并講之使得皆蒙裁正則亦不為無小補者唯其所與子約書中疑學道三十年為後學之言者則熹深感焉而尤以為為不可以不辨不審明公何所惡於斯言而疑之也以道為高遠玄妙而不可學邪則道之得名正以人生日用當然之理徧四海九州百千萬人當行之路爾非若老佛之所謂道者空虛寂滅而無與於人也以道為迂遠疎闊而不必學耶則道之在天不君臣父子之間起居動息之際皆有一定之明法不可頃刻而暫廢故聖賢有作立言垂訓以著明之巨細精粗無所不備而讀其書者必當講明究索以存諸心行諸身

而見諸事業然後可以盡人之職而立乎大地之間不但  
玩其文詞以為綴緝纂組之工而已也故子游誦夫子之  
言曰君子學道則愛人小人學道則易使而夫子是之則  
學道云者豈近世後學之言哉若謂歐公未嘗學此而不

當以此自名耶則歐公之學雖於道體猶有欠闕然其用  
力於文字之間而游其波流以求聖賢之意則於易於詩  
於周禮於春秋皆嘗反覆窮究以訂先儒之學而本論之  
篇推明性善之說以為息邪距諛之本其賢於當世之號

為宗工巨儒而不免於祖尚浮虛信惑妖妄者又遠甚其  
於史記善善惡惡如唐六臣傳之屬又能深究國家所以  
廢興存亡之幾而為天下後世深切著明之求鑒者固非  
一端其他文說雖或出於遊戲翰墨之餘然亦隨事多所

發明而詞氣藹然寬平深厚精切的當其韓公所謂仁義  
之人者恐亦未可謂其全不學道而直以燕許楊劉之等  
期之也若謂雖嘗學之而不當自命以取高標揭已之嫌

耶則為士而自言其學道猶為農而自言其服田為賈而  
自言其通貨亦非所以為夸若韓公者至乃自謂已之道  
乃夫子孟軻楊雄所傳之道則其言之不讓益甚矣又可

指為後生之語而疑之耶凡此又皆燕之所未論者蓋嘗  
反復思之而竟不得其說恭惟明公以事業文章而論世  
尚友其於范歐之間固已異世而同轍矣至於博觀今昔  
考訂是非又非肯妄下雌黃者且於六一之文收拾編采  
雖正流通用力為多其於此事必不草草況又當此正道  
湮微異言充塞之際餘論所及小有左右則其輕重厚薄

便有所分揭計念之已然如題之亦已精矣顧其之愚獨  
有未能無疑者是以不敢默然而求正於有道所恨  
陽學習氣已深不自覺其言之狂妄伏惟高明恕而教之  
則喜不勝千萬幸甚

與留丞相別紙

伏蒙別紙垂諭揚至曲折不勝惶恐竊前此本以異議得  
罪於丞相幸蒙察察今又失於周防有此踈脫意必已重  
得罪而遂見絕矣不謂丞相米聽不遺洞見底蘊至於海  
諭之詳雖使喜自為辯數不過如此幸甚然聞州縣奉行  
之間不無觀望因繁篋撻橫及無辜程督之嚴至今未解  
遠近傳聞過有疑論此殆未知丞相與其外家自有契分  
而仁心曠度本不忍使其狼狽至此也喜既蒙鶴誨感懼  
之深尚恐未有以此聞于鈞聽者無復稟白伏惟照察千  
萬幸甚

與留丞相

前此蒙諭揚至秀才事率易報稟似聞已荷寬慈許以容  
恕足見大人之度至公無我有如此者不勝敬服然聞有  
司尚以前日符移之峻追捕未已其人至今竄伏無所容  
寄有足矜者如蒙推念更得一言明諭所屬罷其捕逮仍  
俾互相關白使知盛德雅量不讎匹夫之意則此人終受  
賜矣喜辱知素厚不敢復避嫌疑而冒昧及此并冀容察  
皇恐死罪

答留丞相

李通判歸出示所賜手教拜領伏讀慰幸已深至於垂諭



誨復勤懇則又竊仰德盛禮恭樂取諸人不難舍己之意  
 蓋有一介布衣之士所不易者數慕感激所得多矣前此  
 偶因垂問率易呈獻亦以姑備熱申餘暇速服止睦之須  
 不謂乃蒙親賜點閱日有程課以及終篇而對酌取予詳  
 審精切又有專門名家所不逮者此周公執費還賢之心  
 舉公克勤小物之意此所以為聖賢之盛節而非近世諸  
 公所及也蓋雖凡陋然其用力於此不為不久而歷選平  
 生講磨論說其得此於人蓋鮮不意臨老乃有過於明公  
 也更有它書欲遂傾困倒稟以跪進於几下而私居乏人  
 艱於緘寫少假歲月當遂此心儻得一一念蒙印證則亦  
 足以自信而無憾於方來矣顧所不能無恨者猶以登門  
 之晚而其質疑請益乃有十年之遲伏想明公於此亦不  
 能不慨然其間也謹因李倅還便奉記叙謝目昏不得謹  
 好尤以皇懼并乞矜察

與曾裘父

求仁之方竊意潛心久矣方恨未獲躬扣昨敏夫寄示送  
 行序文其說似皆的當不審高明以為如何

與曾裘父

向聞垂意魯論聖門親切指要正在此書想所造日以深  
 矣恨未得聞一二也敬夫得書否比來講論尤精密亦嘗  
 相與講所疑否元履過合非常未知所以稽塞士友益多  
 禁之而意猶有懼焉想高懷正如此當有以勸策之也

與曾裘父

敬夫為元履作齋銘嘗見之否護納一本其言雖約然大

學始終之義具焉恐可實左右也崇安二公祠記熹所妄  
 作輒往求教雖不及改尚警其後也

答黃叔張繼之

示及三書感感誠立誠通之論誠如尊喻不敢多遜竊意  
 自有此書無人與之思索至此西銘大極諸說亦皆積數  
 十年之功無一字出私意釋氏以智襟流出為極則以今  
 觀之天地之間自有一定不易之理要當見得不假毫髮  
 意思安辨不著毫髮意見夾雜自然先聖後聖如合符節  
 方是究竟處也

答耿直之

熹生長窮僻少日所聞於師友者不過脩身窮理守正俟  
 命之說雖行之不力有愧風心亦未嘗敢舍之而縱人也  
 頃歲入浙從士大夫游數月之間凡所聞者無非枉尺直  
 尋苟容偷合之論心竊駭之而獨於執事者見其綜理名  
 實直道而行卓然非當世之士也顧雖未及一見而職事  
 之間適相首尾乃有不約而合者於是始復益信前日心  
 期之不偶然也茲者又承示及所與學官弟子講論之說  
 不惟有以見賢侯在泮弦歌之盛而潛心大業體用圓融  
 之妙所以擊發味陋者又為深切三復欣幸不知所言然  
 頃於此書粗嘗討究亦見前輩之說有如此者因以文義  
 求之竊疑聖言簡直未遽有此曲折而孔顏之所以為聖  
 賢必有超然無一毫意必固我之私者以為之本然後有  
 以應事物之變而無窮以是止據舊說不復致疑今惜來  
 示雖若不異於前人而其規模之大體用之全則非彼所

到而意之愚亦不及也更俟從容反復玩味別以求教也  
既論著亦有欲就正者私居之日札寫後便寄呈也去歲  
被流後時狼狽甚不謂其人乃復見恕如此來喻所及  
令人恐懼不自安耳

答薛士龍季夏

真竊伏窮山講服盛名之日久矣去年避厄林擇之歸自  
宣城又能道餘論一二皆成已成物之大致區區益願承  
教於前願以憂患之餘屏跡田里而執事名聞方昭德業  
方起隱顯異趣私竊揣料未容遽送詠懷則亦依然太息  
而已讀者林檎之之來乃知學府卷舒出試輔藩宣布之  
初庶處休洽深以為慰又蒙不吝遠賜書翰所以教告甚  
悉播之又以所聞相與推說皆平生所深欲聞者感幸之  
至不容於心然而三復來教則有嘉惠不敢當者二焉請  
陳其說而左右者察之者自少愚鈍事事不能及人顧嘗  
側聞先生君子之餘教粗知有志於學而求之不得其術  
蓋舍近求遠處下窺高馳心空妙之域者二十餘年比乃  
困而自悔始復退而求之於句讀文義之間謹之於視聽  
言動之際而亦未有聞也方將與同志一二交朋并心合  
力以從事於其間庶幾積積累於十躋攀以幸其粗知  
理義之實不為小人之輻而歲月侵尋齒髮憂如許矣憚  
然大懼日夕之不足思得末助於當世有道之君子以速  
其進而未得也執事乃不知此而反以講道教人之事期  
之此意之所以不敢當者一也至於聖賢出處之義則亦  
略聞之矣願以材智淺劣自知甚明而又學無所成不堪

酬酢故自十數年來日益摧縮不敢復有當世之念雖昧  
來奉親之日急於其旨之奉猶不敢自彊其所以不足以犯  
世患矧今孤露餘生形神凋喪懶廢無用益甚於前誠不  
忍復為影纒結綰之計以重不孝之罪是以杜門空山其  
而反以行道濟時之事責之此真所以不敢當者二也感  
服至意無以為謝敢布腹心伏惟加憐察焉繼此僅未斥  
絕尚冀有以警誨之使不迷於入德之塗則執事之賜厚  
矣它非所敢望也湖學之盛甲於東南而其湮廢亦已久  
矣蓋自熙寧設置教官之後學者不復得自擇師是以學  
校之正名存實亡而人才之出不復如當日之盛今得賢  
太守身為之師其必將有變矣然竊嘗讀安定之書考其  
所學蓋不出乎章句誦說之間以近歲學者高明自得之  
論校之其卑甚矣然以古準今則其虛實淳漓輕重厚薄  
之效其不相逮至遠是以嘗竊疑之敢因垂問之及而請  
質焉因風見教及此幸甚又聞慶曆間嘗取湖學規制行  
之太學不知當時所取果何事也求諸故府必尚有可考  
者得令書吏錄以見賜則又幸甚相望之遠無由造前請  
益所欲言者何啻萬端遙想郡齋之間伏紙不勝引領

答薛士龍

熹屏居窮陋幸無他苦而涉春以來親交喪亡吊問奔走  
不得少安殊無好況此外無足言者論誨復仰荷不鄙  
之意然無可不可之教則非初學所敢自期而待禮而應  
者尤非衰陋所敢萌意也區區之懷前言蓋已盡之矣萬

一諸公終不察則不過恭俊嚴謹而已無它說也蒙愛念之深而其間頗有未相悉者故敢及之然不足為外人道也垂諭湖學本未不勝感歎而所論胡公之學蓋得於古之所謂灑掃應對進退者尤為的當警發深矣竊意高明所以成已成物之要未嘗不在於此而廣大精微之蘊其所以超然而獨得者又非言之所能諭也陸伏之蹤未由承教於前徒切歎仰懼不棄外時得惠書以鞭策之實為萬幸而來教之云倒置已甚讀之愧汗交錯不知所以自容萬望於察自此書來存訪死生之外削去虛文直以道義啓告誘掖此真區區所望於門下者鄙懷性性亦得無所慚憚而悉布之以求藥石之誨不審尊意能容而聽之否

答林謙之

茲承詆召還朝不獲為問以候行李伏奉黃亭所賜教帖恭審執御在行神相起居萬福感慰之至比日伏想已遂對揚從容啓沃必有以發明道學之要切中當世之病者恨未得聞至於不次之除非常之數則不足為執事道也熹愚不道時自量甚蕃所願不過力田養親以求寡過而已所謂趨赴事功自當世賢人君子事豈熹所敢議哉過蒙謬許荷受之深書尾丁寧尤為切至屬數日前已申祠官之請聞命不早雖欲奉教而不可得矣抑熹又欲有請於門下而未敢以進今輒因執事之問而一言之蓋熹聞之自昔聖賢教人之法莫不使之以孝弟忠信莊敬持養為下學之本而後博觀衆理近思密察因踐履之實以致其知其發端啓要又皆簡易明白初若無難解者而及其

至也則有學者終身思勉而不能至焉蓋非思慮揣度之難而躬行默契之不易故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也夫予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夫聖門之學所以從容積累涵養成就隨其淺深無非實學者其以此與今之學者則不然蓋未明一理而已傲然自處以上智生知之流視聖賢平日指示學者入德之門至親切處例以為鈍根小子之學無足留意其平居道說無非予貢所謂不可得而聞者性性務為險峻懸絕之言以拓高甚者至於周行却立瞬目揚眉內以自欺外以惑眾此風行日日益甚使聖賢至誠善誘之教反為荒幻險薄之資仁義充塞其可懼也熹竊力薄材學無所至徒抱憂歎木如之何竊獨以為非如執事之賢素為後學所觀仰者不能有以正而揀之故敢以為請執事誠有意焉則其雖不敏且將勉策駕頰以佐下風之萬一不識執事亦許之否乎謹此布聞因謝先辱餘惟為道自重以慰後學之望上狀不宣

答江元道

孤陋晚生屏居深僻未嘗得親几杖之遊乃蒙不鄙使賢子遺之手書致發明道要之文三編加賜親札存問體體反若後進之禮於先進熹愚不肖不知所以得此於門下者拜受踧踖若無所容退而伏讀以思至于三四雖昏惰無聞未獲直闕所至之堂奧然竊有以識夫所謂求仁之端者而知其玩心高明深造自得非世儒之習也幸甚幸甚喜天資魯鈍自切記問言語不能及人以先君子之餘海願知有意於為己之學而未得其處蓋出入於釋老者

十餘年近歲以來獲親有道始知所向之大方竟以才質不敏知識未離乎章句之間雖時若有會於心然而求之殊未有以自信其所以奉親事長居室延交者蓋欲寡其過而未幾也日者誤蒙收召草野之臣其義不敢固辭造朝之際無以待問輒以所聞於師友者一二陳之豈曾中誠有是道以進之吾君哉特欲發其大端冀萬一有助焉耳不謂流傳復誤長者之聽伏讀誨諭慚負不知所言然厚意不可虛辱故因所示文縮其間有不能無疑者略抒其愚以請於左右伏惟幸復垂教焉無極齋記發明義理之本原正名統實於毫釐莫忽之際非見之明玩之熟詎能及此然其間有曰易始象其機詩書禮樂始陳其用薰竊謂姑者且然而非實之辭也夫易之象其機詩書禮樂之陳其用皆其實然而不可易者豈且然而非實之云乎又有曰鬚鬢曰強名曰假狀凡此皆近乎老莊溟滓鴻蒙之說以六經語孟考之凡聖人之言皆懇實而精明平易而淵奧似或不如是也又有曰禮禁政事典謨訓誥皆斯齋之士直耳土直之言亦出於莊周識者固已議之今祖其言以為是說則是道有精粗內外之隔此恐未安又曰老考釋考付諸大鈞範質之初語意隱奧亦所未喻又曰西伯不識不知仲尼母意母我茲蓋乾坤錢無以見易易不可見乾坤或幾乎息矣薰竊謂詩人之稱文王雖曰不識不知然必繼之曰順帝之則孔門之稱夫子雖曰母意母我然後之得其傳者語之必曰絕四之外必有事焉蓋體用相循無所偏滯理固然也且大傳所謂易不可見

則乾坤息者乃所以明乾坤即易易即乾坤乾坤無時而毀則易無時而息爾恐非如所引終篇之意乃類於老氏復歸於無物之云也若夫中庸之終所謂無聲無臭乃本於上天之載而言則聲臭雖無而上天之載自顯非若今之所云并與乾坤而無之也此恐於道體有害自所謂求仁之端者推之則可見矣士歲本末該備說天人貫通其餘指示仁體極其親切三要善推天理而見諸人事其曰體不立而徒恃勇斷以有為一旦智窮力屈善後之謀索矣可謂切中今日之病又曰體中心之誠實者達於禮樂刑政之間而加之四方萬里之遠可謂善補衮職之闕皆非淺陋所及也然薰竊嘗聞之聖人之學所以異乎老釋之徒者以其精粗隱顯體用渾然莫非大中正之矩而無偏倚過不及之差是以君子智雖極乎高明而見於言行者未嘗不道乎中庸非故使之然高明中庸實無異體故也故曰道之不行也智者過之愚者不及也道之不明也賢者過之不肖者不及也又曰差之毫釐繆以千里聖人丁寧之意亦可見矣凡此謬妄之言皆不知其中否正欲求數於左右以改其未悟故率意言之無復忌憚蓋以為不如是不足以來警切之誨爾因來不吝垂教實所幸願而非敢望也

答江元道

別離所喻汪洋博大不可涯涘然竊以平生所聞於師友者驗之雖其大致規模不能有異至其所以語夫道修飾序之緩急先後者則或不同矣蓋薰之所聞以為天下之



物無一物不具夫理是以聖門之學下學之序始於格物以致其知不離乎日用事物之間別其是非審其可否由是精義入神以致其用其間曲折纖悉各有次序而一以貫通無分段無特節無方所以為精也而不離乎粗以為末也而不離乎本必也優游潛玩饜飶而自得之然後為至固不可自畫而緩亦不可以欲速而急譬如草木自萌芽生長以至於枝葉華實不待其日至之時而退焉以助之長豈不無益而反害之哉凡此與來教所謂傷特痛俗急於自反且欲會通其肯要以為駐足之地者其本末指意似若不同故前後反復之言率多違異今姑論其大槩以為求教之目其他曲折則非得面承不能究也精義二字聞諸長者所謂義者宜而已矣物之有宜有不宜事之有有不可吾心處之知其各有定分而不可易所謂義也精義者精諸此而已矣所謂精六者猶曰察之云爾精之之至而入於神則於事物所宜毫釐委曲之間無所不悉有不可容言之妙矣此所以致用而用無不利也來教之云似於名言之間小有可疑雖非大指所繫然此乃學者發端下手處恐不可略故復陳之不審高明以為如何

答江元適

意嘗謂天命之性流行發用見於日用之間無一息之不然無一物之不體其大端全體即所謂仁而於其間事事物物莫不各有自然之分如方維上下定位不易毫釐之間不可差謬即所謂義立人之道不過二者而一昔則初未嘗相離也是以學者求仁精義亦未嘗下相為用其求

仁也克去已私以復天理初不外乎日用之間其精義也辨是非別可否亦不離乎一念之際蓋無適而非天理人心體用之實未可以差殊觀也孟子告齊王曰權然後知輕重度然後知長短物皆然心為甚王請度之嗚呼此求仁之方也而精義之本在焉孟子其可謂知言之要矣今執事以反身自認存真合體者自名其學信有意於求仁矣而必以精義之云為語道之精體而無與乎學者之用力又以辨是非別可否為空言不充實用而有富乎簡易之理則意恐其未得為至當之論也蓋曰道之精體則義不足以名之以義強名則義之為名又無所當此蓋原於不知義之所以為義是以既夫其名因昧其實於是乎有空言實用之說此正告子義外之蔽也既不知義則夫所謂仁者亦豈能盡得其全體大用之實哉近世為精義之說莫詳於正蒙之書而五峯胡先生者名生字仁仲亦曰居敬所以精義也此言尤精切簡當深可玩味恐執事未以為然則試直以文義考之精義入神正與利用安身為對其曰精此義而入於神猶曰利其用而安其身耳揚子所謂精而精之用字正與此同乃學者用功之地也若謂精義二字只是道體則其下復有入神二字豈道體之上又有所謂神者而自道以入神乎以此言之斷可決矣抑所謂反身自認存真合體者以孔子克己復禮孟子勿忘勿助之說驗之則亦未免失之急迫而反與道為二大抵天人初無間隔而人以私意自為障礙故孔孟教人使之克盡已私即天理不期復而自復惟日用之間所以用力

循循有序不凌不躐則至於日久之時啗然貫通天人之際不待認而合矣今於古人所以下學之序則以為近於僂僂而鄙厭之遂欲由徑而捷出以為簡易反謂孔孟未嘗有分明指訣殊不知認而後合徑而助長其不簡易而為僂僂亦已大矣燕竊以為日用之間無一事一物不是天真本體孔孟之言無一字一句不是分明指訣故孔子曰吾無隱乎爾又曰天何言哉而子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也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夫豈平日雅言常行之外而復有所謂分明指訣者哉此外抵牾尚多然其大槩節目具於是矣以執事教誨不倦忘未有承晤之期不敢久虛大賜是以冒昧罄竭其愚伏惟恕其狂妄少賜覽觀還以一言示及可否虛心以俟如有所疑不敢不以復也

答詹體仁儀之

湘中學者之病誠如來教然今時學者大抵亦多如此其言而不行者固失之又有一種只說踐履而不務窮理亦非小病欽夫性特蓋謂教此一種人故其說有太快處以啓流傳之弊今日正賴高明有以救之也為學是分內事纔見高自標致便是不務實了更說甚底今日正當欠躬下學讀書則以謹訓說為先脩身則以循規矩為要除却許多懸空閑說庶幾乎穩耳不審尊意以為如何

答楊庭秀 萬里

程第轉示所惠書教如奉談笑仰見放懷事外不以塵垢批糠累其胃法之超然者三復歎羨不能已已數日偶苦

脾疾心腹攪悶意緒無聊惟此便風不敢不叶報自力布此僅能問何如他皆未暇及也時論紛紛未有底止契文清德雅望朝野屬心切冀眠食之間以時自重更能不以樂天知命之樂而忘與人同憂之憂毋過於優游毋快於適思則區區者猶有望於斯世也

答李季章 雙

兩書纒纒皆有飄然遠引之意不審果以何日決此計耶真懇詞得請深荷上恩既選舊官無復可辭之誼孤危之跡雖未可保然始無愧於吾心可也承問及先人紹興中文字遺篋中刻字第二篇疑即此本璋章所列集中有之今以納呈已加籤貼於其上矣筆削之際僅得附見千萬幸甚諸公爭和議時先人與胡德輝范伯達諸公同入文字皆史院同寮也當時此一宗議論不知有無登載魏元後兩集戊午議議一書甚詳亦嘗見之否耶如館中未有得行下建寧抄錄上送亦一事也

慶遠計程已到零陵久矣又聞其自處泰然亦不易也但未知便得一向安坐否耳前年與陳君舉商筆括出茅宗入繼大統一事當時議臣如婁寅亮趙張二相岳侯范伯達陳魯公皆未有褒錄恐可更詢訪當時曾有議論之人并與括出也

答李季章

昨承前及先君奏疏已蒙筆削得附史氏篇末幸甚痛念先君早歲讀書即為賈陸之學遭時艱難深願有以自見而不幸不試所得陳於當世者止此而已今乃得託史筆

以垂不朽豈不幸甚但恐賢者去國之後或為不肖之孫所累因見刊削未可知耳又聞黃文叔頃年嘗作地理木圖以獻其家必有元樣欲煩為尋訪刻得一枚見穿或恐太大難於寄遠即依謝莊方丈木圖以兩三路為一圖而傍設牝牡使其大牙相入明刻表識以相離合則不過一大掩可貯矣切幸留念

河西為一 陝西為一 河東河北燕雲為一

京東西為一 淮南為一 兩浙江東西為一

湖南北為一 四川為一 二廣福建為一

大略如此更詳闕狹裁之相合處須令脗合不留縫罅乃佳

答李季章

熹罪戾之殿竟不免吏議然已晚矣又幸寬恩未即流竄杜門念答足以造日不足為故人道也累年欲脩儀禮一書釐折章句而附以傳記近方了得十許篇似頗可觀其餘度亦歲前可了若得前此別無魔障即自此之後便可塊然兀坐以畢餘生不復有世間念矣元來典禮清訛處古人都已說了只是其書索作一片不成段落使人難看故人不曾看便為俗人舞文弄法迷國誤朝若梳洗得此書頭面出來令人易看則此輩無所匿其姦矣於世亦非少助也 勿庸此說恐召坑焚之禍

荆公奏草不記曾附去否今性一通可見當日規摹亦不草草也禹迹圖云是用長安舊本刻刻然東南諸水例皆踈略頃年又見一蜀士說蜀中嘉州以西諸水亦多不合

今其顯然者如蜀江至瀘州東南乃分派南流東折逕二廣自番禺以入海以理勢度之豈應有與必是兩水南北分流而摹刻者誤連合之遂使其北入江者反為逆流耳然柳子厚詩亦言牂柯南下水如湯則二廣之水源計必距蜀江不遠但不知的自何州而分為南北耳又自瀘以南諸州今皆不聞必已廢併幸為詢究一一見喻其圖今往一紙可為勾抹貼說却垂示也

答李季章

真今歲益衰足弱不能自隨兩脅氣痛攻注下體結聚成塊皆前所未有精神筋力大非前日之比加以親舊凋零如蔡季通呂子約皆死朕所令人痛心益無生意快不能復支又矣所以未免惜此餘日正為所編禮傳已略見端倪而未敢卒就若更得年餘間未死且與了却亦可以聯目矣其書大要以儀禮為本分章附疏而以小戴諸義各綴其後其見於它篇或它書可相發明者或附於經或附於義又其外如弟子職係傳傳之屬又自別為篇以附其類其目有家禮有鄉禮有學禮有邦國禮有王朝禮有喪禮有終禮有大傳有外傳今其大體已具者蓋十七八矣因讀此書乃知漢儒之學有補於世教者不小如國君承祖父之重在經雖無明文而康成與其門人答問蓋已及之具於賈疏其義甚備若已預知後世當有此事者今吾黨亦未之講而檢核之徒又飾邪說以蔽害之甚可嘆也喻及仁里士人有志於學而能不事科舉者近亦似曾聞說但不知其姓名此殊不易得幸因風略報及也舊來諸

經說三四年來幸免燬燼今亦恐未可保然間因講說時  
有更定欲寄一本去恐可與西州同志者共之而未暇也  
留衛公得詩說日閱數版手加點林書來頌極稱實仍盡  
能提其綱亦甚不易老年精力乃能及此又不厭章句訓  
詁之煩也要是天姿深靜純實故能若此亦恨其聞此之  
晚不得早效區區之愚耳德脩文叔家吾亦何所務各有  
一書頗為致之子直亦然也今年關中鄭黃鄧皆物故氣  
象極覺蕭索楊子直得祠又遺駸項平父聞亦杜門不敢  
見人其它吾人往往裁頭縮頸不敢吐氣甚可笑也意明  
年七十已草告老之章只從本貫依庶官例陳乞亦不欲  
作廟堂書劄而或者尚恐觸犯禍機顧念禮律自有明文  
而罪戾之餘尚忝階官亦無不許致仕之法並已決意為  
之不復顧慮政使不免亦所其心蓋比之一時革流已獨  
為優幸矣尚欲低田貪戀微祿以負平生之懷復何為哉  
前此附書似是因李普州便書中缺煩借黃文叔家地  
里木圖為製一枝不知查否此近已自用膠泥起草似  
亦可觀若更得黃陶象照尤佳但恐此書或已浮沉不  
曾製得即亦不必為矣禮殿圖舊亦有之但今所寄家  
畫精好想正得古本筆意也三五之日不可考古事類  
此者多矣今日豈能必其是非也邪但既有是名號則  
必有是人易大傳但舉其制作之盛者而言耳如漢人  
但言高祖孝文豈可便謂其間無惠帝耶洮研發墨鋒  
鋒可畏此所難得足為佳玩矣

答李季章

熹伏承不鄙既以先正文簡公詩編行實并及三夫人二  
孀刻文聰頌伏讀足慰平生高山仰止之心而反復再三  
又見其立德立言明白磊落所以開發蒙吝有不一而足  
者幸甚幸甚至於不察熹之愚陋而將使之纂次其事刻  
之幽宮以視來世則熹之不德不文人知其不足以勝此  
寄矣顧念平生未嘗得拜文簡公之函丈而讀其書仰其  
人則為日蓋已久又嘗聽於下風而知公之所以相知亦  
有不待識其面目而得其心者是以願自附焉而不欲辭  
也唯是今者方以罪戾書名僞藉干居杜門屏氣結舌不  
敢輒出一語以干時禁而稟粟度日猶懼不免乃於此時  
忽爾破戒政使不自愛惜亦豈不為公家之累是以枋俾  
顧慮欲作復止而卒未有以副來命之勤也伏惟執事姑  
少察此而深計之竊意高文大筆取之今世不為無人固  
不必眷眷於一無狀罪廢之人而使盛德百世之傳不得  
以時定也

熹區區鄙意前幅具之詳矣始者亦嘗深念欲便草定而  
託以前日所為既而思之又似不誠而不可為也又念劉  
孫所定本出賢昆仲之手者自足傳信後世但循例必欲  
更經一手刪節則雖在今日陰竊為之亦自不害只是目  
下未可使人知有此作將來草定亦不可使人見有此書  
此則難應護耳來使本欲留以少俟渠亦以丁寧之切不  
來相逼但覺此終是未收落筆不如且遣之還俟一函更  
將呀示者子細審閱隨其所當曾損處密託人處令躬處  
又恐經由都下不使不若且少忍之若未即死固當有以

奉報或使盡先朝露亦當以付兒輩今轉奉聞也平生多  
做了閑文字不能無愧詞今此好題目可惜不做但又適  
當此時令人鬱鬱耳續通典見詩中及之恐有印本求一  
部長編改定本只寫改處不知有多少冊得為致之為幸  
或云建炎紹興事亦已成書不知然否尤所欲得但恐字  
多難寫耳頃見靖康間事楊龜山多有章疏不曾編入不  
知後來曾補否蓋汪丈所刻本不曾載福州成都二本皆  
然其奏議後來南劍一本却有之恐亦不可不補也

答范文叔

大學之序固以致知為先而程子發明未有致知而不在  
敬者尤見用力本領親切處今讀來喻知於主一蓋嘗用  
功則致知之學宜無難矣而尚欲更求其說何耶喜舊讀  
大學之書嘗為之說每以淺陋有所未安近加訂正似稍  
明白親知有取以錄本者今內一通幸試考之或有未當  
却望誨諭然切吉勿以示人益重不韙之罪也

答范文叔

讀書不覺有疑此無足怪蓋往年經無定說諸先生所疑  
或不同故讀書不能亡疑比年以來衆說盡出講者亦多  
自是無所致疑但要及復玩味認得聖賢本意道義實體  
不外此心便自有受用處耳尹和靖門人贊其師曰不哉  
聖漢六經之編耳順心得如誦己言要當至此地位始是  
讀盡人耳子約之去私計良便象先相從所論云何去歲  
相見不欵未得盡所欲言至今為恨耳講義及復詳明深  
得勸誦之體特寄此章豈亦有感於時論耶大學近閱舊

編復改數處今往一通試以舊本參之當見鄙意也

答范文叔

春風堂記久已奉諾安敢忘之但近覺孤氣之迹為當世  
所憤疾日以益甚遂絕口不敢為人出一語非獨畏行亦  
義理之當然也兼亦覺得此等空言無益於實世同戲劇  
區區紫點是亦徒為玩物喪志而已若論為己切實功夫  
豈此等所能助而為仁由己亦何待他人之助耶明道  
先生氣象如此乃是不遠仁之影子今於影外旁觀而玩  
其形似孰若深察其心之所到而身詣之之為實耶竊謂  
為仁之要固不出乎聖賢之言君子要所謂博學篤志切  
問近思夫子所謂克己復禮所謂恭敬忠恕可以備見其  
用力之始終矣幸深味乎此而實加功焉則為行以慰區  
區之望固不在於言語文字之間而已也

答陳君舉

熹自頃寓書之後南來擾擾未能嗣音至於懷仰德義則  
無日而不勦也乃蒙不忘專人枉教此意厚矣河域如之  
垂論詩說向見二君能道梗槩大指略同意其必有成編  
故以為請今承語及乃知爾雅蟲魚快非磊落人之所宜  
注也唐突負愧如何可言誨示之勤尤荷不鄙然嘗謂人  
之為學若從平實地上循序加功則其目前雖未見寸計  
之益而積累功夫漸見端緒自然不假用意策點不待用  
力支撐而聖賢之心義理之實心皆有以見其確然而不  
可易者至於講論之際心即是口口即是心豈容別生計  
較依違遷就以為諧俗自便之計耶今人為學既已過高

而傷巧是以其說常至於依違遷就而無所分別蓋其胃中未能無纖芥之疑有以致然非獨以避咎之故而後說於詞也若熹之愚自信已篤向來之辯雖至於遭讒取辱然至于今日此耿耿猶恨其言之未盡不足以暢彼此之懷合異同之趣而不敢以為悔也不識高明何以教之惟盡言無隱使得反復其說千萬幸甚老病幽憂死亡無日念此一大事非一人私說一朝淺計而終無面罵之期是以冒致愚悞鄉風引領不勝馳情

答陳君舉

前書所扣未蒙開示然愚悞之未能盡發於言者亦多每恨無由得遂傾倒以求鐫切近曹器之來訪乃得為道曲折計其復趨函丈必以布露敢丐高明少垂采擇其未然而痛摺擊之庶有以得其真是之歸上不失列聖傳授之統下使天下之為道術者得定于一非細事也惟執事圖之

與陳君舉

先人自少豪爽出語驚人踰冠中第更折節讀書慕為賈誼陸贄之學又之又從龜山楊氏門人問道授業踐修愈篤紹興初以館職即曹與脩神宗正史哲徽兩朝實錄而於哲錄用力為多其辨明誣謗刊正乖謬之功具見褒詔後以上疏詆講和之失忤秦相去國補郡不起秦祠以終

與陳君舉

先人贈告必已蒙落筆母妻二告如亦必命詞則前日失於其稟今再有懇先妣德性純厚事姑極孝敬祖母性嚴

先妣能順適之治家寬而有法歲時奉祀必躬必親換勝御有恩意無纖毫嫌忌之意亡婦先世自國初時以儒學登高科其父諱勉之字致中紹興中嘗以布衣召至都堂與秦丞相議不合而去東萊呂舍人所謂老大多才十年堅坐者也凡此曲折得頗見於詞命足為泉壤之榮幸辱矜念脫或已行亦乞判定幸甚幸甚

與劉德修

方念久不聞動靜忽聞邸報有房陵之行為之悵然寢食俱廢累日不能自釋不審彼以何日就道自簡至房道里幾何取道何州閱幾日而後至風土氣候不至甚異否居處飲食能便安否官吏士民頗知相尊敬否吾道之窮一至於此然亦久知會有此事但不謂在目前耳偶有鄂便託劉公度轉致此問知有的便亦望得一書之報使知動息少慰遠懷千萬之幸馮李亦復不容李章得邸而名見乃弟疏中恐亦非父安者李良仲鴻飛其使人深疾第恨不得扣其玄中之趣范文叔却幸未見物色想亦深自晦也熹足弱氣瘠已半年矣策杖人扶僅能略移跬步而腹脇脹滿不能俯案觀書作字一切皆廢獨於長者未敢依例口占耳數日又加右臂作痛寫字不成衰憊至此無復父存之理承教無期尚冀以時深為世道自愛耳喜隨例納祿幸已得請中間蓋亦小有紛紛後雖粗定然猶不免為之累亦可歎也一本為下空一字

答黃文叔度

八月二十二日具位朱熹頓首復書于知府顯謨正言執



事喜途伏窮山間執事之名舊矣未獲既見每竊恨焉去歲適召北歸道聞新天子以執事為賢權居言路方與善類同深喜幸以為上新即位首釋一人以為諫官即得執事之賢以充其選是必將用其言以新庶政無疑矣以執事之賢如此又遭難得之時如此其必將有以開寤上心謹始建極以慰中外之望又無疑矣而未一二日已聞出守之命則又為之惘然昏惑莫曉所謂比至中都亟問其故則凡有識無不扼腕而劉德脩獨取執事所上免章應本相視熹於是時亦復慨然浩歎蓋不唯為執事惜此事會亦為朝廷惜此舉措且自恨其失一見之便而又決知吾道之將不行矣曾未兩月果已罷遣道間聞高米葵又以行役有程不能宿留以俟車騎之來還家又苦疾病重以春夏之交氣候大變邪毒薰心危證悉見自謂必死矣固不能先自通於左右乃於呻吟之中忽奉手勅之辱二復醒然過望幸甚然而執禮過謙稱道浮實比擬非倫則非淺陋之所敢當也豈其戲耶則執事壯士也非以言為戲者也以為誠耶則懼其有傷執事者閔理之明知人之哲也至論古昔聖賢所處之難易則執事之意可知矣如喜之愚蓋不自揆度而妄竊有志於此然學未聞道言語無力精神不專不足以動人悟物蓋昔人所謂說將尚不下者而又何足以議此耶雖然今亦老矣衰病益侵且暮且死此心雖不敢忘亦無復有望於將來矣顧今運祚方隆聖德日新有求之圖必將與明者慮之則夫所謂致一以格天者乃執事也執事其亦察乎舜之所謂人心

道心者為如何擇之必精而不使其有人心之雜守之必固而無失乎道心之純則始終惟一而伊尹之所以格天者在我矣於以正君定國而大成斯人於無窮豈不偉哉鄙見如此不識執事以為如何如有未當願及復之以卒承教之願千萬幸也前此承書未久即聞去郡來使遂不復來取報章今想已還會稽不審為況復何如特論日新尚復何說因趙主簿歸天台寓此為謝不能盡所欲言又苦目痛不能多作字不得親書深以愧恨相望千里遞無晤見之期惟冀以時自重使斯世猶有賴焉則幸甚不宜

答徐元敏

昨者拜書方愧草率人選賜教勤至區區疎及已不自勝別紙垂誨警發尤際但詞意之間謙卑已甚非晚學小子所敢當伏讀再三益增恐懼然竊伏觀尊誨之微指大率以曲禮首章為脩己治人之大要喜其易行而病於難及此非擇善之精及躬之切何以及此願念平昔所聞於師友者其大端誠不外是然行之不力一暴十寒其樂舒肆喜談謔之病殆有甚於高明之所患者而何能有以少補於萬分抑又聞之主敬者存心之要而致知者進學之功二者交相發焉則知日益明守日益固而舊習之非自將日改月化於冥冥之中矣所聞如此然躬所未逮不自知其當否敢因壘問之及而以質焉儻蒙矜憐還賜誨飭使不迷於人德之方則嘉千萬幸甚

答林正夫

慕仰高風固非一日中間雖幸寅緣拜見然苦忽忽不得

欵奉誨語至今以為恨也歸來抱病人事盡廢無絲奉記以俟起居每深馳跂今茲揚通老來忽奉手誨之辱假借期許既非愚昧之所敢當而執禮過恭尤使人恐懼跋踏而無所避也雖然高明之所以見屬之意豈若世之指天誓日而相要於聲利之場者哉况在今日而言之尤足以見誠之至而好之篤是以不敢隱其固陋而願自附於下風焉蓋嘗聞之先生君子觀浮圖者仰首注視而高談不若俯首雁階而漸進蓋觀於外者雖足以識其崇高鉅麗之為羨執若入於其中者能使真為我有而又可以深察其層累結架之所由哉自今而言聖賢之言具在方冊其所以幸教天下後世者固已不遺餘力而近世一二先覺又為之指其門戶表其梯級而先後之學者由是而之焉宜亦甚易而無難矣而有志焉者或不能以有所至病在一觀其外粗規彷彿而便謂吾已見之遂無復入於其中以為真有力而力究之計此所以驟而語之雖知可悅而無以深得其味遂至半途而廢而卒不能以有成耳竊計高明所學之深所守之正其所蘊蓄蓋已施之朝廷而見於議論之實於此宜不待於愚言矣然既蒙下問不可以虛辱而喜之所有不過如此若不以告於門下以聽執事者之采擇則又有非區區之所敢安者是以敢悉布之可否之決更俟來教喜所虛佇而仰承也通老在此相聚甚樂比舊頗進知有切磋之益惜其相去之遠忽起歸興而不可留也從之聞以牙痛為庸醫所誤投以涼劑一夕之間遂至長往深可痛惜然此亦豈賢之所能為哉德脩崎嶇

速謫令人動心然聞其平居對客誦言因每以此自必乃今為得所頽然所關繫則不淺矣有馮其記文以來者已屬通老呈白想亦深為廢卷太息也元壽寓霄川殊不自安且晚必歸子宜今日方得書也喜氣痞不能久伏几案作字草草且亦未能究所欲言臨風引領悵想亡量惟高明察之

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第三十八

閩縣學訓導何器校

朱文公文集第三十八卷後

考異

荅袁機仲

八卦相錯其數殊塗其一本作二

以上五條以少簡柱杖簡下一本有括字

伏承別紙誨諭况說卦之本文云云未嘗有一陰一

陽始生之說也作一本况說卦之本文於巽則但取

其絮齊而位之東南於乾則但取其戰而位之西

北巽以三爻言之雖為一陰之生而所以位之

東南者初非有取乎其義至於乾則又三陽之全

体而初無一陽已生之義可得而取也按凡此崎

峴云云

來論謂坤之上六陽與復遇之說體一本易說垂示

以前論參之又一本作伍

荅周益公危碑既起而樂為之用一本無既字

前日之所為前一本當行之路當一本作常

荅林謙之簡易明白簡一本作坦

荅江元適孤陋晚生正名統實一本無筮字

熹嘗謂天命之性由徑而捷出由一本作曲

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第三十九

書問答

荅戴邁

熹來此得足下於衆人之中望其容色接其議論而知足

下之所存若有所蓄積而未得其所所以發之者心獨期足

下可共進於此道及以論語之說授諸生諸生方愕眙不

知所向而足下獨以為可信也手抄口誦而心惟之熹謂

足下將得其所所以發之者矣甚慰所望今辱書及以所抄

四大編示之而責其淺陋之辭託名經端則非熹之任而

足下之過也夫執經南面而以其說與門人弟子相授受

此其非熹之任明矣熹無所復道獨敢竊議足下之所以

過顧寬其僭易而幸聽之夫學期以自得之而已人知之

不知之無所與於我也今足下自謂其已自得之耶則宜

無汲汲於此而熹之言亦何為足下重不然雖熹妄言之

於足下何有足下之為甚過足下勉自求之期有以自得

之而後已熹雖荒落矣尚能與足下上下其說而講評之

四編且以歸書室而其所以然者報足下幸察

荅林謙

辱示書及所為文三篇若以是質於熹者熹少不喜辭長

復懶廢亡以副足下意然管聞之學之道非汲汲乎辭也

必其心有以自得之則其見乎辭者非得已也是以古之

立言者其辭粹然不期以異於世俗而後之讀之者知其

卓然非世俗之士也今足下之詞富矣其主意立說高矣

然類多採摭先儒數家之說以就之耳足下之所以自得

者何如哉夫子所謂德之棄者蓋傷此也足下敗之甚善示喻推所聞以講學問里問亦甚善記曰教然後知困知困則知所以自彊矣熹所望於足下者在此足下勉旃

答林鈞

率性之謂道脩道之謂教

伊川先生說率性之謂道通人物而言更以其說思之脩道之謂教二先生及侯氏說却如此然恐不如呂游揚說尤溪集解想已見之

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

伊川先生云涵養於未發之時則可求中於未發之前則不可宜更思之檢此段熟看

民鮮能久矣與甚矣吾衰也久矣之久同

久矣之意得之

夫婦之愚

伊川先生論之已詳大抵自夫婦之所能知能行直至聖人天地所不能盡皆是說費馳而所謂隱者不難於此也

道不遠人

此段文義未通又多用佛語尤覺走作且更熟玩其文義為佳

正己而不求人則無怨

凡讀書且虛心看此一處文義令語意分明趣味淡冷乃佳切不可妄引他處言語來相雜非惟不相似且是亂了此中正意血脉也

答呂侗

惠書其對所守審如是足下之所存誠遠且大非熹所能及也顧不能不以貧自累而求有以得於人則足下之忍其大而不忍其細又非熹之所能知也抑熹之官於此樣不足以仁其家而無以副足下之意敢以所聞為謝冀足下之堅其守也貧者士之常惟無易其操則甚善

答楊宋卿

前辱柬手啓一通及所為詩一編吟諷累日不忍去手足下之賜甚厚吏事匆匆報謝不時足下勿過熹聞詩者志之所之在心為志發言為詩然則詩者豈復有工拙哉亦視其志之所向者高下如何耳是以古之君子德足以求其志必出於高明純一之地其於詩固不學而能之至於格律之精粗用韻屬對比事遣辭之善否今以魏晉以前諸賢之作考之蓋未有用意於其間者而况於古詩之流乎近世作者乃始留情於此故詩有工拙之論而葩藻之詞勝言志之功隱矣熹不能詩而聞其說如此無以報足下意姑道一二盛編再拜封納弁以為謝

答柯國材翰

辱書示以類子子貢俱以仁為問而夫子告之有若不同者此固嘗思之而非如足下之說也為仁由己此論為仁之至要蓋始終不離乎此夫其所以求師友而事之心豈自外至哉既得師友而事之矣然不求諸己則師友者自師友耳我何有焉以此意推之則二說者初不異也如足下之言恐非長善救失之善定下思之而反復其說則喜之類也所以見屬者豈喜所敢當哉戴陳二生趣向文

辭皆可觀固知其所自矣有友如此足以輔仁敢以為足下賀而僕亦將有賴焉齊居無事宜有暇日以時過我幸得講以所聞而非所較望也

答柯國材

蔡強來領三月六月九月三書急拆疾讀如奉誨語良慰久別不聞問之懷幸甚幸甚信後歲已晚矣不審為况何如伏惟味道有相尊候萬福其奉親粗遣武學閣尚有三年勢不能待目今貧病之迫已甚且夕當宛轉請祠也親年日老生事益聊落雖吾道固如此然人子之心不能不慨然耳時事竟為和戎所悞今歲虜人大入據有淮南留屯不去監前事之失不及及於渡江欲圖萬全之舉此可為寒心而我之所以待敵者內外本末一切列弊又甚於往年妄論之時矣奈何奈何速書不能詳言也意自延平逝去學問無分寸之進汨汨度日無朋友之助未知終何所歸宿邇來雖病軀粗健然心力凋弱目前之事十七八九至於觀書全不復記以此兀兀於致知格物之地全無所發明思見吾國材精篤之論而不可得臨書恍然也所示易卦次叙此未深究不敢輕為之說但本圖自初爻而陰陽判始三十二卦其一陽爻又一變而又交交與與巽而入卦小成矣其上因而重之而成六十四卦此其明也

之大倫處矣如何如何李君好學禮賢其志可嘉國材想亦推誠與之講論有可采處若得同為此來真安陋之幸也春秋工夫未及下手而先生棄去蓋亦以心志周旋不堪記憶此書雖云本根天理然實與人事貫通若不稽考事跡參以諸儒之說亦未易明也故未及請其說然嘗略聞其一二以為春秋一事各是發明一例如看風水移步換形但以今人之心求聖人之意未到聖人麗然處不能無失耳此亦可見先生發明之大旨也論語比年累加工夫亦只是文義訓詁之學終未有脫然處更有詩及孟子各有少文字地遠不欲將本子去又無人別寫得不得相與商確為恨爾若逐此來之約則庶幾得講之耳三序示及想見用心之精但每每推與過當恐未得為不易之論又論語序云學為仁一節不知見得仁字如何分明後面節吹如何成塊此義頃旬句有下落始得不可只如此含糊也近衢州一江元適登仕疎以書來云頃歲獨學常窺求仁之端又謂須明識所謂元者體諸中而無疑則道之進也化也基諸此矣此論似非苟然默識試一思之如何江君未相識書多好議論亦是一老成前輩也易序中云此以無思似以至此恐亦不能無病試更思之近方再讀此經建陽一學者亦欲講之因招之來年教兒輩得與其學用年歲工夫看如何昨齊仲奇旋義來乃不知是石承者妄虛批鑿非所施於素昧平生之人然渠既以此道相期必不相惟但在意有楷平之咎耳所欲言者無窮以久不得書無所發端今得來示又以來人立後天業

手冷作字不成不能究悉宵中所欲言千里相望豈勝慨嘆但願果能乘便一來庶得傾倒不然終非紙札所能具也閣正孺人令郎各安佳老人以下幸安每動問念至感末由會晤之前千萬以時進道自愛不宣閏月晦日熹頓首再拜國材丈執事

欲識仁字大槩且看不仁之人可見蓋其心頑如鐵石不問義理事任已知是以謂之不仁識此氣象則仁之爲道可推而知矣因書試言所得以答合否如何耳

### 答柯國材

傳序鄙意不欲如此昨因論語小傳之作已罄鄙懷不蒙領畧遂更不敢復言今所惠書反謂有所愛於言何耶行行之號尤非所以矯氣習之偏而反之於中和之域區區之意亦不願老丈之爲此稱也如何

### 答柯國材

示諭忠恕之說甚詳舊說似是如此近因詳看明道上蔡諸公之說却覺舊有病蓋須認得忠恕便是道之全體忠體而恕用然後一貫之語方有落處若言恕乃一貫發出又却差了些意也如未深曉且以明道上蔡之語思之反復玩味當自見之不可以迫急之心求之如所引忠恕爲欽以下尤不干事彼蓋各入道之門求仁之方耳與聖人之忠恕道體本然處初不相干也一陰一陽不記舊說若如所示即亦是謬妄之說不知當時如何敢胡說今更不須理會但看一陰一陽往來不息即是道之全體非道

之外別有道也逆順之說康節以爲先天之數今既曉圖子不得強說亦不通不若且置之易序兩句大病在彼此二字上今改得下面不濟事也凡此數說姑置來問未知中否有便却望再教幸甚其古文相聚所談何事其篤誠好學已不易得而識論明快想講論之際必所凝滯也書來有少反復草草作答不能盡所言大抵講學只要理會義理非人所能爲乃天理也天理自然各有定體以爲深遠而抑之使近者非也以爲淺近而鑿之使深者亦非也學者患在不明此理而取衷於心夫心何常之有好高者已過高矣而猶患其卑薄於近者已太近矣而猶病其遠此道之所以不明不行而學者所以各自爲方而不能相通也前此以陳許二友好爲高奇真立新說往往過於義理之中正故常因言益之蓋因其病而藥之非以爲凡講學者皆當盡於淺近而遂止也然觀聖賢之學與近世諸先生長者之論則所謂高遠者亦不在乎創意立說之間伊川云吾年二十時解釋經義與今無異然思今日意味覺得與少時自別又尹和靖門人稱尹公其經書不爲講解而耳順心得如誦已言此豈必以創意立說爲高哉今吾輩望此地位甚遠大學讀書且因先儒之說通其文義而玩味之使之浹洽於心自見意味可也如舊說不通而偶自見得別有意思則亦不妨但必欲於傳注之外別求所謂自得者而務立新說則於先儒之說或未能究而遷奪之矣如此則用心愈勞而去道愈遠恐駸駸然失天理之正而陷於人欲之私非學問之本意也且謂之自得

則是自然而得豈可強求也哉今人多是認作獨自之自故不安於他人之說而必已出耳凡此皆石丈書中未及盡布者或因講論之次開為及之幸甚幸甚并以呈齊仲順之下知如此卑說還可高意否二公更不及別書也徐丈惠書云有疑難數板却未見之宜封書時道之耶偶數時村中紙亦不別拜狀只煩為致此意幸甚幸甚順之書中似以播弄平易其心之說為不然談何容易更且思之為佳蓋所謂平易者非苟簡輕易之謂也群居終日別作何工夫便中千萬字及一二苟有未安不憚獻所疑以求益也

答許順之

示論記中語高的高段云知用其力而不知所以用力之方則未有不反為之累如何大抵見道未明揣摩求合自然有漏礙處得公如此琢磨為益大矣後便見報幸甚兩書皆有來意甚慰所望當在何時耶近讀何書工夫次第如何喜論語說方了第十二篇小小疑悟時有之但終未見道體親切處如說仁者渾然物同體之類皆未自實見與反思茫然為將奈何甚比因堂劄促行再入文字乞候終秩萬一諸公不欲如此得一教官之屬南去即相見之期近矣但分別之事皆可預料耶山間無他事歲盡未暇農家極費力然細民飽食遂無他志亦一幸也

答許順之

喜衰老幸向安然氣體虛弱非復昔時心力亦未復都不敢思慮為業在學無所發明及而未之似於存養用力處

未有地位甚以自懼耳如吾交於此却已有餘第未能達於詞命之間恐其間亦有未徹底處却宜於事物名數上着少工夫蓋既無精粗本末之異即此亦不可忽也喪禮留意其佳但其度數亦不易曉若衰弱之實則吾友素知之矣當盡有餘味也近得橫渠語錄有云曲禮乃天地五藏之靈心府寓於其事試思此語亦足以發耳記文如所改甚善但所辨說未能盡曉其意蓋云心之為體亦微矣彼不知用力於此者因拘於物欲而不自知餘即悉如來示蓋不能用其力之語亦似有病了真如象有模象達者見之可付一笑

答許順之

禮弓筓云殷既練而拊周卒哭而拊孔子善殷據孔子以殷禮為善則當從殷禮練而拊無疑矣然今難遵從者蓋今喪禮皆周禮也葬而虞虞而卒卒哭而拊是一項事首尾相貫若改從殷禮練而拊即周人之虞亦不可行欲求殷禮而證之又不可得是以雖有孔子之言而未敢改也近世亦有改者然經不傳及禮文極是密察不可僥倖故聖人致詳於此象髮不差蓋未詳未盡則於己之心且不能安民之不從尚未論也疑夫子於代之禮必有類此者闕其一二則無所證矣前書因見讀禮故勸以致詳微細因有損所有餘勉所不足之言來書言謂本末精粗本無二致何用如此分別此又誤矣若每每如此則更無用功處更無開口處矣子身對子游之語以為從之草木區以別矣何嘗如此籠侗來惟密察於區別之中見其

本無二致者然後上達之事可在其中矣如吾子之說是先向上達處坐却聖人之意正不如是雖至於充弊孔子之聖其自處常只在下學處也上達處不可著工夫更無依泊處日用動靜語默無非下學聖人豈曾離此來今動不動便先說箇本末精粗無二致正是鶴峯春棗向來李文說鐵籠罩却之病恐未免也

### 答許順之

承在懸崖為諸生講說甚善其善但所寄諸說求之皆似太過若一向如此恐駭駭然遂失正途入於異端之說為害亦不細差之豪釐謬以千里況此非特豪釐之差乎三復來示為之悵然已輒用愚見附注於下然其曲折非筆端可盡恐當且以二先生及范尹二公之說為標準反復玩味只於平易處尋覓之處認取至當之理凡前日所從事一副當高奇新妙之說並且倚閣久之見管理自然都使不著矣蓋為從前相聚時喜亦自有此病所以相漸染成此習尚今日乃成相誤惟以自咎耳如子韶之說直截不可是正理說得儘高儘妙處病痛愈深此可以為戒而不可學也何由而面話究此精微臨風擊結無有窮已兩材元聘為况如何昨寄得疑難來又足一般說話大抵齊仲順之失之大幽深而甚而三公失之大執著執著者有時而通矣中間一條平坦官路却沒人行著只管上山下水是其意思因書可錄此意及二序送之為致不及書之意范伯崇學大進劉德明者亦稍識理趣皆可喜耳伯崇雜說一紙附去可見其持守不差見理漸明之大槩矣然其說有

未盡更求之却以見喻伯崇去年春間得書問論語數段其說甚高妙因以呈李先生李先生以為不然令其愆實做工夫後來便別此亦是一格也然其當時高妙之說亦只是依諸先生說而推言之過當處耳非如順之所示硬將文義物橫說却也切宜速改至視至視大抵文義先儒盡之蓋古今人情不相遠文字言語只是如此但有所自得之人看得這意味不同耳其說非能頓異於眾也不可只管立說求奇恐失正理却與流俗詭異之學無以異也只據他文理反後玩味久之自明且是管中開泰無許多勞攘此一事已快活了試依此加功如何

### 答許順之

讀書大抵只就事上理會着他語意如何不必過為深昧之說却失聖賢本意自家用心亦不得其正陷於支離恠僻之域所害不細矣切宜戒之只就平易處實處理會也必有事焉之書不會接得不知如何上蔡云出入起居無非事者正以待之則先事而迎忘則涉乎去念助長則近於留情聖人之心如鏡所以異於眾人也觀此所謂事者只是事事之事遇此一事則事此一事本體昭然此便見所謂操則存舍則亡也見此理極平易只在目前人自貪慕高遠所以求之過當而自失之也近再看論語凡先生說句句有意味可更玩之不可以為常談而忽之也伊川先生云立言當各畜意思不可使知他者取無德者感此言深有味更思之如何

### 答許順之



空空如也或者多引真空主義如何

二程先生說此段甚分明橫渠說似過當了惠謂且以二程先生之說為主理會正當文義道理自在裏許只管談玄說妙却恐流入詖淫邪遁裏去

貧而樂云云善莫病於有為學莫病於自足有為則無為而或矜自足則不足而或止此學者之大病而賢達之必期於進德也蓋善自己之當然而學須至於不厭知所當然則貧而樂富而好禮驕與語無所事也知所不厭則切瑳以道學琢磨以自脩學問明辯之不可已也是宜引詩以自况亦明道學之無窮也

此段雖無病然語脉中空礙處亦多大凡不必如此立說此先儒之說已畧具矣李光祖說甚善

不逆詐不億不信此有以見聖人皆欲天下後世歸於寬厚長者之域處蓋天下不能皆君子不能皆小人私淑艾之可也今設有詐與不信之人彼未必不心知其非第此以誠實之道處之亦未必不觀感而化不亦善乎何用逆億為然君子可欺以其方難罔以非其道被以小人之道來使此而不先覺豈不為所罔乎故亦在所先覺方為賢耳

逆詐億不信恐惹起自家機械之心非欲彼觀感而化也胡明仲云逆億在心是自詐自不信也只是此意若如此說便支離了不親切抑亦先覺者是賢乎李光祖曰理地明白則私智無所用之矣此說極善齊仲云抑亦二字當玩味有深意固是如此莫頂也著先覺方是賢乎乎者疑

問之辭以上意未盡故疑問也

杜夫子曾語宰我明命鬼神以為黔首則百姓以畏萬民以服則知古人立社豈虛設哉亦以土地所宜之木而使民知戒懼其為教莫大焉然哀公問社宰我宰我受學聖人之門豈無格言以正其心術直以是而長之逢之宜得罪於聖人故反覆重言而深罪之如我戰則克夫子非不知陣而對靈公必以粗豆晉乘楚檣枕魯春秋孟子非不知陣而對威文以無傳凡此皆引君於當道曹胡宰我久學於聖人而不之知豈有補於名教者耶

此段只依古註為是又謂古人立木於社使民知所存者知社之神必有所司則國君所以守社稷其嚴乎三桓擅政而魯之權失所司則哀公之問社宰我因其問而言使民戰栗惜乎其說之不詳故夫子歎之曰成事不說謂不為之詳說也遠事不諫謂不因事而諫也使宰我之知不足以及知之則無責可矣知而言之不盡此聖人之所以惜之也既往不答蓋因其問而可以言而不言既往之夫今則無及矣無可咎也猶曰今無可言矣

答許順之

與四時俱者無近功所以可大受而不可小知也謂他

只如此一事之能否不足以盡君子之蘊故不可小知任天下重而不懼故可大受小人一才之長亦可器而使但不可以任大事耳

和順道德而理於義窮理盡性以至於命莫非命也順受其正則君子於此將如何哉亦曰脩其在己者以聽其在天者而已矣

和順於道德是默契本原處理於義是應變合宜處物物皆有理須一一推窮性則是理之極處故云盡命則性之所自來處以此推之自不重複不必如前所說

### 答許順之

山間有一二學者相從但其間絕難得好資質者近得一人似可喜亦甚酷厚將來亦可望也齋舍迫狹已遷在圭甫屋後佛頂菴中相聚矣向聞與齊仲在淨隱不知得多少時看何文字如何作工夫今歲復相聚否所有發明條示數端得及復焉亦勝空書在來耳所示孟子說備見用意之精然愚意竊謂如此反似求索太過援引大雅使聖賢立言之本意泯沒不明已逐段妄以己意畧論其一二梗槩矣可以類推其餘不能一一備論也語錄中有一節正論此今亦錄去可詳味之便見病痛處亦非小疾不可執吝以為無傷而不之改也齊仲元聘書中各有少辨論大抵亦止是理會近時學者過高之失可并取觀也

### 答許順之

亦將以利吾國乎

以利心為仁義即非仁義之正不待有不利然後仁義阻也

孟子見梁襄王出語人曰云云

定于一只是混一之與德惟一之一不同不必過為此

說出而語人亦是偶然說及不必言公天下之善以下云云之說

齊宣王問曰齊桓晉文之事可得聞乎云云君子之道

譬如行遠必自邇譬如升高必自卑推之有本用之有序初非有其高難行之事但病不求之耳歸而求之有餘師安在乎行險以僥倖區區於霸者之為而昧於遵王之道哉故孟子特拈惻怛愛牛之一端以啓其行不著而習不察之病欲齊王之知吾有是心亦曾於愛牛處見之吾安得而自失之耶反之吾身急於百姓何止乎及禽獸而已正納約自牖之論因其明以投之也惜乎齊王終身由之而不知其道且曰夫我乃行之反而求之不得吾心是亦豈真知反而求之哉第不過見孟子之論而一時消盡鄙吝之心故有是云爾使真知求之則明益明而聖益聖能自已乎不得吾心無有是也此段甚好然語亦有過當處

齊宣王問曰交鄰國有道乎

湯事葛之事見於孟子詳味其曲折則知聖人之心矣

君子不以天下儉其親云云此極言仁人孝子之心親切處當其親親之重雖大而天下苟得用心亦不以為大而儉於其親而不用也况其餘乎非必天下也推其心是如此

此說甚好真舊說此句以猶為也不為天下惜一棺殮之費而儉於其親也更參酌看如何為穩却示報也

有餘不敢盡云云在我雖有餘然猶不敢以為盡謂只

如此了蓋道體無窮雖文王亦只得云望道而未之見耳

有餘不敢盡似止是過者俯而就之之意故下文云言顧行行顧言君子胡不慥慥爾其文意可見也

答許順之

石丈惠書以夫子見謂詳此二字古人用之本非尊稱如伐顛史之季氏毀仲尼之叔孫皆得以稱蓋猶曰夫夫之人之比耳然以孔門弟子稱仲尼以此故後之人往往避其號蓋不惟不敢使人以是加諸已亦不敢以是加諸人也熹初通書不欲紛紜及此幸為一言繼此惠音削去二字乃所願望不然不敢拜而受也告為深陳之至懇至懇且既以道相知凡百禮文之過其宜者恐亦有可刊落者得并及之幸甚幸甚

答許順之

此間窮陋夏秋間伯崇來相聚得數十日講論稍有所契自其去此間幾絕講矣幸秋來老人粗健心間無事得一意體驗比之舊日漸覺明快方有下工夫處日前真是一目引眾盲耳其說在石丈書中更不縷縷試取觀之為如何却一語也更有一絕云半畝方塘一鑑開天光雲影共徘徊問渠那得清如許為有源頭活水來試舉似石丈如何湖南之行勸止者多然其說不一獨吾友之言為當然亦有未盡處後來劉帥遣到人時已熱遂撥行要之亦是

答許順之

書中所諭皆的當之論所恨無餘味耳更向平易著實處子細玩索須於無味中得味乃知有餘味之味耳之所譬焉如石丈所說反求諸身亦是要切但經文拈惹恐不必如此脩身等事前章已說了此章正是理會脩身齊家中間事若不如此即愛憎予奪皆不得其所矣譬字只是度重擬議之意義以方外之事然義初不在外也如何如何敬齋記所論極切當近方表裏看無疑此理要人識得識得即雖百千萬億不為多無聲無臭不為少若如所疑即三綱五常都無頭處九經三史皆為刺語矣此正是順之從來一箇窠臼何故至今出脫不得豈自以為是之過耶聞有敬字不活之論莫是順之敬得來不活否却不干敬字事惟敬故活不敬便不活矣此事所差豪釐便有千里之繆非書札所能盡切在細思會當有契耳先覺之論只若得誠字感字亦是贊語只如文字不敢與柯丈見便是逆許德不信了吾人心中豈有許多事耶夜氣之說近得來答始覺前說之有病也

答許順之

今歲却得擇之在此大有利益始知前後多是悠悠度日自茲策勵不敢不虔但道力衰薄未知能終不退轉否耳大學之說近日多所更定舊說極陋處不少大抵本領不是只管妄作自誤誤人深為可懼耳向所論敬字不活者如何近日又見此字緊切處從前亦只是且如此說擇之必相報矣

答許順之

真一出幾半年學問思辯之益警發為多大抵聖門求仁格物之學無一事與釋氏同所以尋常議論間偶因記憶自然及之非是特然立意與之爭勝負較曲直也想見孟子之闢揚墨亦是如此故其言曰子豈好辯哉予不得已也今觀所與祝弟書乃有謗釋氏之語殊使人驚嘆不知吾友別後所見如何而為是語也及細讀二書則所可怪者不特此耳且論其大者如所謂棲心淡泊與世少求玩聖賢之言可以資吾神養吾貞者一勸過只此二十餘字無一字不有病痛夫人心是活物當動而動當靜而靜動靜不失其特則其道光明矣是乃本心全體大用如何須要棲之淡泊然後為得且此心是箇什麼又如何其可假也耶聖賢之言無精粗巨細無非本心天理之妙若真看破破便成已成物更無二致內外本末一以貫之豈獨為資吾神養吾貞者而設哉若將聖賢之言作如此看直是全無交涉聖門之學所以與異端不同者灼然在此若看不破便直喚作謗釋氏亦何足佐吾友若信得及且做半歲工夫屏除舊習案上只看六經語孟及程氏文字著開擴心腎向一切事物上理會第一不得妄作方知體用處事昏心地一源顯微無間是真實語不但做兩句好言語說為資神養貞胡荅自己之說而已也又承見警此則甚荷相愛之深然儒者之學於此亦只是順理而已當顯則顯當默則默若涵養深淳則發必中節更無差互既未到此地位自是隨其氣習所發不同然若一向矯枉過直則柔弱者必致狂暴剛強者必為退縮都不見天理之當然惟聖門之

學以求仁格物為先所以發處自然見得是非可否不差毫髮其工夫到與不到却在人今吾友見教要使天下之人不知有自家方做得事且道此一念從何處來喚做本心得否喚做天理得否直是私意上又起私意縱使磨挫掩藏得全不發露以箇沒氣底死人亦只是計校利害之私與聖門求仁格物順理涵養氣象大故懸隔信知儒釋只此豪釐間便是緣以千里處却望吾友更深思之仍將此書遍呈諸同志相與反復商確不可又似向來說先覺之義更不與徐柯二丈見也朋友商論正要得失分明彼此有盪何必於此揜覆只此是私意根株若不拔去使之廓然太公何緣見得義理真實處耶所論好善優於天下只是一箇公字此等處何不公之甚也

答許順之

充陰書來議論極佳不知平日講論於此等處有異同否若無異同則亦可疑耳擇之所見日精工夫日密甚覺可畏如真筆今只是見得一大綱如此不至墮落邪魔外道耳君子細工夫則豈敢望渠也徐柯二丈及汝器近思諸友相聚說何等話向者程舶來求語錄本子去刊因屬今送下邑中委諸公分校近得信却不送柱只令葉學古就城中獨校如此成何文字已再作書答之再送下覆校千萬與二丈三友子細校過但說釋氏處不可上下其手此是四海九州千年萬歲文字非一己之私也近聞越州洪造欲刊張子韶經解為之憂嘆不能去懷若見得孟子正人心承三聖意思方知此心不是苟然也二先生集一部

納去可與二丈及林王陳諸友同看已有一本并通書送  
懸學通書偶盡且寄此去亦適值只有此一本不能偏寄  
耳聞已與肉其善惟此則而

答許順之

承上巳日書知嘗到城中校書曲折甚慰甚慰但且據舊  
本為定若顯然誤謬商量改正不妨其有闕誤可疑無可  
依據者寧且存之以俟後學切不可私意輒有更改蓋  
前賢措意深遠容易更改或失本真以誤後來其罪將有  
所歸不可容易千萬千萬萬亦好妄意有所增損近來  
或得別本證之或自思索看破極有可笑者或附出所幸  
當時只是附注其傍不曾全然塗改耳亦嘗為人校書誤  
以意改一兩處處之不及至今以為恨也

答許順之

文字鏤板有次第否無異論否徐柯二丈通問否學之不  
講似是而非之論肆行而莫之禁所欲言者非書可既

答許順之

石兄書來云順之旦夕到彼深欲去相聚以此間事緒牽  
繫動不得屈指月日直到來年春夏間始得少閒耳勿兒  
未有讀書處甚以為挽地遠不能遣去尤溪甚可恨也經  
閣所要二書偶未有本俟有寄去

答許順之

乾之為卦上下純乾天之動也人欲不與馬潛只得潛  
見合當見三則過矣君子尤當致謹四則德盛仁熟窮  
不磷涅不淄不可以常情測進退去就時不可失皆所

以進吾德脩吾業也先儒多以舜自深山之中及其為  
天下之事明之其弊恐必至於王氏謂九三之知九五  
之位可至而至之得非以利而言乎

乾卦皆聖人之德六爻乃其所處之位也如以舜明之深  
得其象舜亦非知克之位可至而往至之也孰讀程傳可  
見不須別立說若專以進德為言則九五上九兩爻又如  
何解

人而不仁如搜何人而不仁如樂何仁也者人也合而  
言之道也既已不仁痺痲疾痛已尚不知頑冥之甚安  
知其禮樂之為禮樂也是其無如之何也宜矣  
大畧如此更宜玩味看教著實

何有於我哉自聖人觀衆人則福為爾德無不可者自  
衆人觀聖人則猶天之不可階而升也故聖人因事發  
見示之以無有也猶曰女異不曰云云皆其本分事爾  
此意固好然聖人之詞不如是之夸也恐只是謙退不居  
之詞論語有兩處何有於我哉頂并觀之

夜氣不足以有始論豈無仁義之心哉然之是生不得  
惟其物交物則惟知有物遂與隔絕孟子於夜氣言之  
當其萬慮澄寂之中體之虛明自別引而畏之者無有  
矣故欲以復之初爻及之庶幾有以用力如何

人皆本有仁義之心但為物欲所害恰似都無了然及其  
夜中休息之時不與物接其氣稍清自然仁義之良心却  
存得些子所以平旦起來未與物接之際好惡皆合於理  
然才方如此且晝之所為便來格亡之此仁義之心便依

前都不見了至其甚也夜間雖得休息氣亦不清存此仁  
義之心不得便與禽獸不遠學者正當於旦晝之所為處  
理會克己復禮懲忿窒慾令此氣常清則仁義之心常存  
非是必待夜間萬慮澄寂然後用功也若必如此則日間  
幹當甚事也不慮復更難易博首

操則存仁之舍則亡仁之不能出入無時莫知其鄉惟必  
之謂與仁也如是以操則存舍則亡為人心惟危出  
入無時莫知其鄉為道心惟微妄意推測慙作之甚七

賜提誨一二庶知所向幸甚幸甚

孟子此四句只是說人心是箇活物須是操守不要放舍  
亦不須如此安排也心一也操而存則義理明而謂之道  
心舍而亡則物欲肆而謂之人心亡不是無只是自人心  
而收回便是道心自道心而放出便是人心頃刻之間恍  
惚萬狀所謂出入無時莫知其鄉也所引仁字尤不是正  
是倒說了且更平心玩味不要說得太高妙無形影非唯  
教他人理會不得自家亦理會不得也大率講學本為聖  
賢之言難明故就下面說出教分明若是向上面說將去  
即轉見理會不得矣如建州人未識泉州須且教他從南  
劍州問路去豈可教他過漳州尋耶此是大病不可不知

答許順之

所論操舍存亡之說大槩得之然有未分明處須他日面  
論也在山頭理會數條始知舊說太高之弊如君子不謂  
命止是以所值於外者而言如舜之於替股文王之於紂  
晏嬰之於孔子孔子之不得時位之類不須說氣質不同

蓋為下兩句說不行故也凡若此類甚多皆好高之弊大  
抵讀書以此為戒且於平易切近分明處理會為佳耳

答許順之

春來予喪問疾畧無少暇前月水間元復又不起疾交遊  
凋落可為傷歎而歲月如流悔吝日積亦將無聞而死為  
可懼耳所喻孟子疑處甚善鄙意尋常正以疑此若如諸  
家之說即每事只說得一邊要須說口之於味云云此固  
性之所欲然在人則有所賦之分在理則有不易之則皆  
命也是以君子不謂之性而付命於天仁之於父子云云  
在我則有厚薄之要在彼則有遇不遇之殊是皆命也然  
有性焉是以君子不謂之命而責成於己須如此看意思  
方圓無欠闕處請試思之更與石丈諸公參較喻及為幸

答許順之

尤川學政甚肅一方向風極可喜擇之書來云古田宰聞  
之亦欲效顰果爾則石宰之化不止行於尤川矣天下事  
無不可為但在人自彊如何耳觀此可見也順之既有室  
家不免畧營生理書中所說不知當如何措畫此固不得  
不爾也粗有衣食之資便免俯仰於人敗人意思此亦養  
氣之一助也但不可及及皇皇役心規利耳想順之於此  
必有處決不至如此也

答許順之

齋記子細看未甚活絡未湏刻刻如何學不到此地位強  
勉關湊不通檢點如此如此便是靈驗處也

答許順之

閣中安好想亦能井淡泊相助經家務也脩身齊家只此是學更欲別於何處留心耶熹因循苟且今將老矣而進脩之功略不加進於此每有愧焉相見似無可說別後又覺得有無限說話合商量以此臨風每深懷想耳

答許順之

真為朝廷不許辭免州府差官逼迫甚無好况然亦只得力伸已志他無可言者示喻是吾憂也楊謝之說固未為得順之所論亦過當唯尹公乃是發明程子之意試更思之以亦只是無已勉人之意聖人本意似只如此也

答許順之

所示數條鄙意有未安者已具紙尾大抵舊來多以佛老之似亂孔孟之真故每有過高之弊近年方覺其非而亦未能盡革但特有所覺祈趨平穩耳順之此病尤深當痛省察矯揉也鄙耐待已受人如此甚不易得但今時學者輕率大言先將恭敬退讓之心壞了不是小病若實有為已之意先去此病然後可耳

答許順之

潮州有一許敬之者聞嘗相過甚好不知謝簿識之否頃為問云今在何處因書報及陳君詩亦佳大凡學者勉其務實少近名為佳耳

答陳齊仲

向所寄示詩解用意甚深多以太深之故而反失之凡所疑處重已標出及錄舊說求教幸試思之因便垂誨幸幸三事之論甚善但既知其驕矜走失而猶以為未可去不

知更欲如何方可去也差之毫釐繆以千里豈容公然走失耶相馬之說恐與忠恕之意不同蓋忠恕之理則一而人之所見有淺深耳豈有所揀擇取舍於其間哉學者欲知忠恕一貫之指恐亦當自違道不遠處著力方始隱約得一箇氣象豈可判然以為二物而不相管耶格物之論伊川意雖謂眼前無非是物然其格之也亦須有緩急先後之序豈遽以為存心於一草木器用之間而忽然懸悟也哉且如今為此學而不窮天理明人倫講聖言通世故乃兀然存心於一草木一器用之間此是何學問如此而望有所得是炒沙而飲其成飯也來論似未看破此處病敗恐不免出入依違之弊耳近嘗辯論雜學家數家之說緩錄此數條去不審高明以為如何順之不二法門則不可休不可休似未是不二法門請更於此下語如何渠所寄來孟子說大抵其說亦苦於太高却失本意可更商量須於平易明白中薦取不必如此打遠也

答徐元聘

文王無伐紂之心而天與之人歸之其勢必誅紂而後已故有肅將天威大勳未集之語但紂惡未盈天命未絕故文王猶得以三分之二而服事紂若使文王未崩十二三年紂惡不悛天命已絕則孟津之事文王亦豈得而辭哉以此見文武之心未嘗不同皆無私意視天與人而已伊川謂無觀政之事非深見文武之心不能及此非為存名教而發也若有心要存名教而於事實有所改易則夫子之錄泰誓武成其不存名教甚矣近世有存名教之說

大害事將聖人心迹都做兩截看了殊不知聖人所行便是名教若所行如此而所教如彼則非所以為聖人矣  
周公東征不必言用權自是王室至親與諸侯連衡背叛當國大臣豈有坐視不救之理帥師征之乃是正義不待可與權者而後能也若馬鄭以為東行避謗乃鄙生腐儒不達時務之說可不辨而自明陳少南於經肯多踈略不通點點處處多不足據以為說來教所謂周公之志非為身謀也為先王謀也非為先王謀也以身任天下之重也此語極佳

召公不說蓋以為周公歸政之後不當復留而已亦老而當去故周公言二人不可不留之意曰嗚呼君已曰時我我亦不敢寧于上帝命弗求遠念天威越我民周允違又歷道古今聖賢倚賴老成以固其國家之事又曰予不惠若茲多誥予惟用閔于天越民只此便見周公之心每讀至此未嘗不喟然太息也試於此等處虛心求之如何

答徐元聘

承喻人物之性同異之說此正所當疑當講者而考訂精詳又見志意之不衰也慰幸慰幸喜聞之人物之性本無不同而氣稟則不能無異耳程子所謂率性之謂道無人物而言又云不獨人爾萬物皆然者以性之同然者而言也所謂人受天地之正氣與萬物不同又云只是物不能推人則能推之者以氣稟之異而言也故又曰論性不論氣不備論氣不論性不明二之便不是熟味此言可見先生之意豈若釋氏之云哉來喻云云胡子知言正如此說

思一章有云子然性只是理恐難如此分裂只是隨氣質所賦之不同故或有所蔽而不能明耳理則初無二也至孟子說中所引乃因孟子之言只說人分上道理若子思之意則本兼人物而言之也性同氣異只此四字包含無限道理幸試思之若於此見得即於聖賢之言都無窒礙矣

答王近思

向所寄論筆勢甚可觀但少主宰著眼目多被題目轉却是大病又多用莊子語虛浮無骨肋試取孟韓子班馬書大議論處熟讀之及後世歐曾老蘇文字亦當細考乃見為文用力處今人多見出莊子題目便用莊子語殊不知此正是千人一律文章若出莊子題目自家却從別處做將來方是出衆文字也老鈍又不為文如此主張未知是否更思之更思之抑人之為學亦不專為科舉而已不審吾友比來於為己之學亦嘗致意否汝器諸友相聚日所講者何事因來更詳及此為佳

答王近思

窮居且爾憂苦之餘無復仕進意杜門脩身以畢此生而已累書所問緣多出入無人收拾往往性散落以此不及來報然其大畧只是要做文字應科舉誇世俗而已年來懶廢於此充悉棄置不能有所可否於其間也

答王近思

示喻學之難易及別紙所疑足見好問之意本欲一一答去然熟觀之似未嘗致思而泚然發問者若此又率然奉



答竊恐祗為口耳之資而無益問學之實今且請吾友只將所問數條自加研究自設疑難以吾心之安否驗聚理之是非縱未全通亦須可見大畧然後復以見論計其間當有不待問而決者矣所云或者競生新意不知此是何人弄幸喻及

答王近思

別紙所示適此冗冗不及細觀大抵似有要說高妙作文章之意此近世學者之大患也但日用之間以敬為主而於古昔聖賢及近世二先生之言逐一反復子細玩味勿遽立說以求近功則久之當有貫通處而宵次了然無疑矣

答王近思

所論縷縷已悉大抵吾友明勉有餘而以持重鶻晦氣象此是大病今秋若與薦送能迂道一見過幸幸所懷當面布之乃可盡耳聞祝弟持大學說及觀過知仁辨論去皆是向來草蕘性返未定之說渠乃不知本末持去誤人其不便可為焚之

答王近思

前此欲銘先夫人之墓以未嘗習為之無以應命亦自念君子之事親以誠正不在此但能篤志力行使人謂之君子之子則其為親榮也大矣祭文尤所未解凡喪父在父為主今自主之一失也古者將葬祖奠遺奠祝以事告而無文辭二失也古人居喪則言不文蓋哀感勝之不能文也今文甚矣又將振而矜之此三失也孔子曰喪與其易

也寧戚吾友其未之恩歎大抵吾友誠慙之心似有未至而華藻之飾常過其哀故所為文亦皆辭勝理文勝質有輕揚詭異之態而無沉潛溫厚之風不可不深自警省訥言敏行以改故習之謬也

答王近思

校書閣用力甚勤近作一序畧見編纂之意若但欲旦夕自警則亦何必求其辭之美耶精思力行於送往事居之際而識其所由來是則學者之急務也

答王近思

所示疑問深見好學之篤已輒具注所見於下且更於先達所言之中擇取其精要者一說反復玩味久而不忘當自有心解處不可妄以私意穿鑿恐失之漫遠難收拾也如必聞其政之說亦駁駁然走作了也戒之戒之

答王近思

到此忽忽三月政不得施教不得行日有愧怍而已所論已悉洪範說未暇細看此間相去不遠不知能畧見訪相聚數日否此事須款曲講論方見意味非文字言語可寄也人還草草餘俟面道

答王近思

平時無事是非之辯似不能感事至而應則陷於非者十七八雖隨即追悔後來之失又只如故今欲臨事時所謂可喜可懼可畏可沮者不能移其平時之心其道何由

此是本心陷溺之久義理浸灌未透之病且宜讀書窮理

常不間斷則物欲之心自不能勝而本心之義理安且固矣

顏子在陋巷而顏路其肯有關則人子不能無愛顏子方不改其樂必有處此矣

此說亦只是上條意思此重則彼自輕別無方法別無意思也

孔子謂夷齊不念舊惡則是其父子兄弟之間猶有可議也蘇氏違言之說果可據乎孔子之言必有見矣

伯夷既長且賢其父無故舍之而立叔齊此必有故故蘇氏疑之觀子貢問怨乎之意似或有此意然不必疑但看後來求仁得仁便無怨處則可以見聖賢之心便有甚死

雖亦只如此消融了也

孫思邈膽欲大之說有所未喻彼丈夫也我丈夫也吾何畏彼哉

霍光小心謹厚而許后之事不可以為不知馬援戒諸子以口過而褻冕之禍乃口過之所致二人之編在小

學無亦取其一節耶

采葑采菲無以下體取人之善為已師法正不當如此論也

答王近思

昨在郡忽忽不能欬曲至今為恨耳別紙疑義已悉奉答亦恨向來不得面論也意歸來數日卜葬未定胡南誤恩不容祇赴又聞經界報罷不見信於朝廷如此如何更可任一道之寄耶初辭未允近已上章自劾次第必得請矣

答王近思

吾道一以貫之

此說未是更檢精義中二程先生及謝侯二說熟看揚尹說正是錯會明道意然曾子是力行得熟後見得今人只是說得自是意味不同正便說得十分亦不濟事

仁

此說未是更檢伊川先生說孝悌為仁之本博愛之謂仁心譬如穀種三處看更檢易傳復卦彖辭及孟子論四端處子細看

答魏元履

欲為春秋學甚善但前輩以為此乃學者最後一段事蓋自非理明義精則止是較得失考同異心緒轉雜與讀史傳摭故實無以異况如老兄心中本闕恐非所以矯失而趨中也愚意以為不若只看論語用年歲工夫却看證候淺深別作道理然但論語中看得有餘餘亦迎及而解矣聖人之言平易中有精深處不可穿鑿求速成又不可苟且開看過直須是置心平淡愜實之地玩味探索而虛恬省事以養之遲久不懈當自覺其益切不可以輕易急迫之心求口暮之功又不可因循偷惰虛度光陰也語錄中一兩段說此事處別紙上呈可見此非臆說亦見春秋之未易學也若於此見得一義理血脉方覺從前一團私意妄想自家身心尚且奈何不下如何說得行道救時底話肯足可笑語錄散漫亦難看卒無入頭處若只欲遮眼又不濟事不若且只就論語中做工夫有胡文會義初本

不二先生說論語處皆在其中矣大抵只有二先生及其門人數家之說是矣會義中如王元澤二蘇宋成雜說甚多皆未須看徒亂人耳所欲言者在多然其序說未到幸且勉力終不敢自外也

答魏元履

喪父所云欲於論語作數說此語可疑尋常讀書只為骨中偶有所見不能默契故不得已而形之於口恐其遺忘故不得已而筆之於書初不覺其成說也若讀書而先有立說之心則此一念已外馳矣若何而有味耶若兄所論昭烈知有權而不知有正惡意則以謂先主見幾不明經權俱失當劉琮迎降之際不能取荊州烏在其知權耶至於狼狽失據乃不得已而出於盜竊之計善用權者止不如此若登罪致討以義取之乃是用權之善蓋權不離正自有權二者初非二物也子房用智之過有微近謂處其小者如躡足之類其大則扶漢以爲韓而終身不以語人也若武侯即名義俱正無所隱匿其爲漢復讎之志如青天白日人人得而知之有補於天下後世非子房比也蓋爲武侯之所爲則難而子房投間乘隙得爲即爲故其就之爲易耳頃見李先生亦言孔明不若子房之從容而子房不若武侯之正大也不審尊意以爲如何

答魏元履

比來觀何書大抵人當有以自樂則用行捨藏之間隨所遇以安之和平先生云如霧則行如潦則休此言有味也三哥失解能自遣否後生所慮學不足身不立爾得失區

區何足深介意也

與魏應仲 元履子

三哥年長宜自知力學以副親庭責望之意不可自比兒曹虛度時日逐日早起依本點禮記左傳各二百字參以釋文正其音讀儼然端坐各誦百遍訖誦孟子三二十遍熟復玩味詠看史數板五六反復數遍此語與前同大抵所讀經史切要及後精詳方能漸見旨趣誦之宜舒緩不迫令字字分明更須端莊正坐如對聖賢則心定而義理易究不可貪多務廣涉獵箇莽纔看過了便謂已通小有疑處即更思索思索不通即置小冊子逐日抄記以時省閱俟歸日逐一理會切不可含糊護短耻於資問而終身受此黑暗以自欺也又置簿記逐日所誦說起止以俟歸日稽考起居坐立務要端莊不可傾倚恐至昏怠出入步趨務要凝重不可票輕以害德性以謙遜自牧以和敬待人凡事切須謹飭無故不須出入少說閑話恐廢光陰勿觀雜書恐分精力早晚須自點檢所習之業每旬休日將一旬內書溫習數過勿令心少有放佚則自然漸近道理講習易明矣

答范伯崇 榮子

前書所詢民可使由之一段意竊謂兩說似不相妨蓋民但可使由之耳至於知之必待其自覺非可使也由之而不知不害其爲循理及其自覺此理而知之則沛然矣必使之知則人求知之心勝而由之不安甚者遂不復由而惟知之爲務其害豈可勝言釋氏之學是已大抵由之而

自知則隨其淺深自有安處使之知則知之必不至至者亦過之而與不及者無以異此機心惑志所以生也

### 答范伯崇

蘇氏陳靈以後未嘗無詩之說似可取而有病蓋先儒所謂無詩者固非謂詩不復作也但謂夫子不取耳康節先生云自從刪後更無詩者亦是此意蘇氏非之亦不察之甚矣故熹於集傳中引蘇氏之說而繫之曰愚謂伯樂之所不顧則謂之無馬可矣夫子之所不取則謂之無詩可矣正發明先儒之意也大抵二蘇議論皆失之太快無先儒惇實氣象不奈咀嚼所長固不可廢然亦不可不知其失也十五國風次序恐未必有意而先儒及近世諸先生皆言之故集傳中不敢提起蓋說隨非所安而辨論非所敢也歐陽公本末論甚佳熹亦收在後語中矣似此等且當闕之而先其所急乃為得耳不可使知之謂凡民耳學者固欲知之但亦須積累涵泳由之而熟一日脫然自有知處乃可亦非可使之彊求知也機心惑志就呂博士之說求之則只如前日所說為是學者未知所止則不必言機心惑志只是冥行妄作耳機心惑志正謂見得一斑半點而鑿知自私之流也聖人教人不過博文約禮而學者所造自有淺深此喟然弗畔所以不同也顏子見聖人接人處都從根本上發見橫渠所指是也餘人但能因聖人所示之方博文以窮理約禮以脩身如此立得定則亦庶乎可以不為外物誘怵其端遠惑矣自今觀之顏子地位見處固未敢輕議只弗畔一節亦恐工夫未到此不可容

易者也性中只有仁義禮智易嘗有孝悌來此語亦要體會得是若差了即不成道理蓋天下無性外之物豈性外別有一物名孝悌乎但方在性中即但見仁義禮智四者而已仁便包攝了孝悌在其中但未發出來未有孝悌之名耳非孝悌與仁各是一物性中只有仁而無孝悌也所包攝之心皆所包攝也猶天地一元之氣只有水火木金土言水而不曰江河淮濟言木而不曰梧桐楸棘非有被而無此也伊川又云為仁以孝悌為本本字是也論性則以仁為孝悌之本本字是也此皆要言細思之則自見矣

### 答范伯崇

衛君待子而為政

善嘗問先生賢殺人事先生曰廟贖父子只為無此心所以為法律所縛都轉動不得若舜之心則法律縛他不住終身新然樂而忘天下求仁得仁何怨之有然此亦只是論其心爾豈容他如此去得問先儒入議之說如何曰此乃蔽罪時事其初須著執之不執則士師失其職矣善嘗以先生之意參諸明道及文定之說明道說見師訓文定說見卷二竊謂廟贖父子之事其進退可否只者執之心如何爾若執有拒父之心則固無可論若有避父之心則衛之臣子以君臣之義當拒廟贖而輔之若其必辭則請命而更立君可矣設或執賢而國人不聽其去則為執者又當據輕重而處之使君臣父子之間道並行而不相悖亦必有道苟不能然則逃之而已矣義至於此已極精微但不可有

毫髮私意於其間耳來喻以謂廟饋之來諸大夫當身任其責請命於天子而以逆命討之是矣祀廟饋之則不謂命但云輒不與謀其事避位而聽於天子則恐不免有假手於大夫以拒父而陰幸天子之與已之心焉掩耳盜鐘為罪愈大許多私意都在只是免與自欺犯手情理尤不然也又云遽然與師以脅其父於人子之心安乎自衛國言之則與師以拒得罪於先君而不當立之世子義也自報言之則雖已不與謀而聽大夫之所為請命於天子而討之亦何心哉來喻本欲臣子之義兩得立意甚善但推而言之便有此病是於輒之處心緊要處看得未甚灑落所以如此孟子所謂不河者此也故愚竊謂輒之心但當只見父子之親為大而不可一日立乎其位自始至終自表至裏只是一箇逃而去之便無一事都不見其他方是直截不審伯崇以為如何

子貢問士

伊川先生所云以子貢平時氣象知之又味夫子所答之意有耻不辱纔是依本分不踈脫不是過當底事儘似退後一步說然考其實則甚難所謂篤實自得之事也便可見往來答問意旨子貢所以請問其次者蓋為自者見得有未穩當處可見孔門學者為己之實若曰固已優為便是失照管也

答范伯崇

來書謂聖人未嘗以得天下為心是矣但謂可取則取未可以取則不取莫非順乎天理如此則是有待而為也語

似有病嘗謂文王之事紂惟知以臣事君而已都不見其他致其所以為至德也若謂三分天下紂尚有其一未忍輕去臣位以商之先王德澤未忘曆數未終紂惡未甚聖人若之何而取之則是文王之事紂非其本心蓋有不得已焉耳若是則安得謂之至德哉至於武王之伐紂觀故于商亦豈有取之之心而紂罔有後心武王灼見天命人心之歸已也不得不順而應之故曰予弗順天厥罪惟均以此觀之足見武王之伐紂順乎天而應乎人無可疑矣此悅與來書云云固不多爭但此處不容有毫髮之差天理人欲王道霸術之所以分其端特在於此耳來書以謂文武之心初無異旨固是如此但恐此處不分明即所謂無異旨者乃是一時差耳孟子論取之而燕民不悅則勿取文王是也取之而燕民悅則取之武王是也此亦止為齊王欲取燕故引之於文武之道非謂文王欲取商以商人不悅而止而武王見商人之悅而歸已而遽往取之也如言仲尼不有天下益伊尹周公不有天下豈益周公伊尹仲尼皆有天下之願而以無天子薦之與天意未有所廢而不得乎直是論其理如此耳凡此類皆須研究體味見得聖人之心脫落在無私毫髮罅處方見義理之精微於日用中自然得力所謂知至而意誠也蓋幾微之間象理昭晰雖欲自欺而不可得矣至此方可說言外見意得意忘言不然止是鑽故紙耳愚意如此不知伯崇以為如何恐有疎謬處切望反復幸其三分天下一節似則十亂之事而遜言之無此前後數章皆是歷舉古聖王

事如孟子辨明庶物以下教章之比更詳考見教為幸達  
卷黨人本不知孔子但歎美其博學而惜其無所成名謂  
不以一番得名也此言至為淺近然自察運言者觀之則  
於此便見聖人道德純備不可以一番名愚夫愚婦可以  
與知而其所不然者聖人有所不知也故孔子不欲以黨  
人之所稱者自居而曰必欲使我有所執而成名則吾嘗  
執御矣何不以其見名乎此章呂與叔說蓋如此但其辭  
約耳餘說似皆未滿人意如何如何

答范伯宗 同品子約精子先

易變易也隨時變易以從道也易也時也道也皆一也  
自其流行不息而言之則謂之易自其推遷無常而言  
之則謂之時而之所以然之理則謂之道時之古今乃  
道之古今時之盛衰乃道之盛衰人徒見其變動之無  
窮也而不知其時之運也徒見其時之運也而不知其  
道之為也道之為道實造化之樞機生物之根本其隨  
其從非有所隨有所從也一氣運行自有所得已焉  
耳所謂易有太極其此之謂歟一說當處便是時其變  
動不居往來無窮者易也其所以然者道也一說易道  
之生也故曰易變易也然易有太極故又曰隨時變易  
以從道也故伊川曰君子順時如影之隨形可離非道  
也夏葛冬裘飢食渴飲宜有一毫人為加乎其間哉隨  
時而已時至自從而自不可須臾離也以是知隨時變  
易以從道三者雖若異名而易之於道初無兩物也然  
自學者分上言之苟未識夫所謂易則時食而飲特葛

而裘菴簞之差其應皆忒則將以何為道哉又嘗以是  
思之蓋天下之變而已不自道者其易之體歟未嘗藏  
然離折者其斯之謂道歟易變易也隨時變易以從道  
也此指易而言謂人事也以理言之一流行而無窮則  
時之遷移固自未嘗不隨其所當然而然也當然而然  
即從道也就人言之衆人不識易而不能體則時既遷  
而不知遂以倒行逆施而違其時之所當然惟聖賢之  
流行無窮而識之體之其身即易故能變易以從道所  
謂隨時變易以從道猶曰時中云耳道不可直謂之中而言耳

未知是否

易指卦爻而言以乾卦之潛見躍飛之類觀之則隨時變  
易以從道者可見矣

有以見天下之動而觀其會通以行其典禮者聖人事  
也先觀動之一字則知會通者變動之總也天下之事  
變動無窮而所以至於如此變動無窮者必有一事  
為之端由也此一事者萬變之所總也聖人則有以見  
天下之動而舉目即觀夫變動之所總故無窮之事變  
滔滔然各入其綱目而事事物物各處之以其所當然  
所謂行其典禮也典禮事物中之所有而當然者也一  
說觀會通以行典禮會通綱要也事物之樞也觀會通  
猶云知至行典禮猶云至之也如父子之會通惟  
慈孝而已至於父止於慈子止於孝各止其則是乃行  
其典禮也苟不知父父之慈子子之孝則將何自而行  
其禮乎一說會通會而且通也未知孰是

會以物之所聚而言通以事之所宜而言

聖人生而知之者也然未生於天地之間則始終之理

雖具而大明之者誰乎雲行雨施品物流形聖人出焉

大明天道之終始便是卦之六位應時俱成更無漸次

由是時乘六龍以御天而變化無窮焉天地設位理固

皆具聖人成能理乃大明具者天也明者人也云林

自大哉乾元至品物流形是言元亨之義大明終始至以

御天是說聖人體元亨之用耳

四德之元專言之則全體生生之理也故足以包四者

偏言之則指萬物發生之端而已故止於一事

孔子之言仁專言之也孟子之言仁義偏言之也

保合大和即是保合此生理也天地氤氳乃天地保合

此生物之理造化不息及其萬物化生之後則萬物各

自保合其生理不保合則無物矣

各正性命言其稟賦之初保合大和言於既得之後天地

萬物蓋莫不然不可作兩節說也

見龍在田德施普也如日方升雖未中天而其光已無

所不被矣

九二君德已著至九五然後得其位耳

元者善之長也亦仁而已體仁則疇疴疾痛舉切吾身

故足以長人亨者嘉之會會通也會而通也通有交之

意嘉會猶言慶會會通而不嘉者有矣如小人同謀其

和合於義即利也利物足以和義蓋義者得宜之謂也

處得其宜不逆於物即所謂利利則義之行豈不足以

和義乎貞者事之終微顛微尾不可久闕人之遇事所

以類情不立而失其素志者不貞故也此所謂貞固足

以幹事文言四德大槩就人事言之自君子體仁以下

體乾之德見諸行事者也是以條之曰君子行此四德

者故曰乾元亨利貞

嘉之會聚美之會也如萬物之長暢茂蕃鮮不約而會也

君子能嘉其會則可以合於禮矣如動容周旋無不中禮

是也利是義之和處義有分別斷割疑於不和然行而各

得其宜是乃和也君子之所謂利也利物謂使物各得其

所非自利之私也幹猶身之有骨故拔築之栽謂之植幹

推此可以識貞之理矣

乾元亨利貞猶言性仁義禮智

此語甚穩當

初九龍德而潛隱止言其自信自樂而已至九二出見

地上始見其純亦不已之功也

潛者隱而未見行而未成德雖已完特未著耳

既處無過之地則唯在閑邪純敬而已雖曰無過然而

不閑則有過矣確乎其不可拔非專謂退避不改其操

也憂樂行違時焉而已其守無自而可奪如富貴不淫

貧賤不移之意忠信脩辭且大綱說所以進德脩業之

進步脩辭立誠只於平日語默之際以氣上驗之思與不思而發意味自別明道所謂體當自家敬以直內義以方外之實事者只觀發言之手易躡妄便見其德之厚薄所養之淺深矣知至則知其道之所止至之乃行矣而驗其所知也知終則見其道之極致終之乃力行而期至於所歸宿之地也知而行而知者交相警發而其道日益光明終日乾乾又安得一息之間哉九三雖曰聖人之學其實通上下而言學者亦可用力聖學淵源幾無餘蘊矣

忠信心也脩辭事也然蘊於心者所以見於事也脩於事者所以養其心也此聖人之學所以內外兩進而非判然兩事也知至之主至知終終之主終程子此說極分明矣

上下無常進退無恒非為邪枉非離群類則其心之所處果安在哉

隨時而變動靜不失其宜乃進德脩業之實也

遺書云仁道難言唯公近之非以公訓仁當公之時仁之氣象自可默識

公固非仁然公乃所以仁也仁之氣象於此固可默識然學者之於仁非徒發識之而已

### 卷之伯崇

有朋自遠方來以平生之所聞驗之若合符節而無絲髮之差豈不學哉此出於上蔡而其本說太廣撮其要如此

此但以志合道同故可樂謝先生謂無絲髮之差不免過言

事君則能格其非心不至於以訐為直格君心之非者大人之事孝悌固是順德然所造有淺深未必皆能大人之所為也犯顏而諫主於愛君夫子之告子路亦曰勿欺也而犯之然則所謂犯上者恐不如此直謂出事公卿凡在已上者能移孝心以事之不至犯分而已犯上不必專為事君凡在已上者皆是舉事君如此則其他可知孟子曰惟大人為能格君心之非而穆王命伯冏以繩愆糾繆格其非心則不必大人也前賢如董仲舒之流非一人皆能使其君媿畏而不敢為非是亦格其非心也

記曰辭欲巧詩美仲山甫而以令儀令色稱之則巧言令色非盡不仁也若巧言令色而無德以將之以是說人之觀聽此之謂失其本心焉得仁有諸中而形諸外則其色必莊而非有意於令其辭必順而非有意於巧君子所以貴乎道者如此詩人所以美仲山甫之德而非巧言令色之謂也辭欲巧自承上文情欲信為說蓋曰既有誠心須善辭令以將之耳與此異旨辭者立言婉微之體所謂辭不迫切而意已獨至者若謂非盡不仁則巧言令色有時而仁矣義恐未安又曰無德以將之故鮮仁竊謂巧言令色其本已不正何能復有德以將之耶

辭欲巧乃斷章取義有德者言雖巧色雖令無害若徒巧



言令色小人而已

信近於義橫渠說與謝說自不同如橫渠說遠耻辱一句恐不通竊謂此章意在謹始如言須當近義慮其後之不可復也恭須當近禮恐其自貽耻辱也不敢失親於可賤之人懼其非所可宗也有言必慮其所終行必稽其所敬之意

此論頗善

退而省其私亦足以祭以私為私室如古注說恐未安竊謂私是顏子自受用處夫子退而默省之以為亦足以啓予矣此大能說蓋非顏子不能深喻夫子之言非夫子不足以知顏子之所以潛心也

以私為顏子自受用處恐未安退非夫子退乃顏子退也祭落發也始也如愚人似無所啓祭今省其私乃有落發與啓予之啓不同

視其所以此章蓋述上文為說退而省其私私所安也論語立言雖間以類相從每稱子曰即自為一段不必專以上下文求之

溫故知新學至此而無窮矣至於夫子而猶曰學不厭非以其無窮哉可以為師者以其足以待無方之問也溫故而不知新雖能讀三墳五典八索九立足以為史而不足以為師也

此論甚佳

人而無信車之與馬牛本兩物以輓軓交乎其間而引重致遠無所不至焉物與我未合亦二物以信行乎其

間則物我一致矣夫然後行

本文只言車無輓軓不可行譬如人無信亦不可行今乃添入馬牛於其間此蘇氏之鑿

說

子入太廟舊說謂禮主於敬每事問所以為敬恐勝今

揚先生之說甚長

王制喪三年不祭天地社稷惟越紼而行事鄭氏不解不祭之義按呂博士云人事之重莫甚於哀死故有喪者之毀如不欲生大功之喪業猶可廢喪不貳事如此則祭雖至重亦有所不行蓋祭而誠至則忘哀祭而誠不至則不知不祭之為愈後世哀死不如古人之隆故多疑於此鄭氏解惟祭天地社稷云不以卑廢尊也愚謂此說非是按天子諸侯之喪所不祭者惟宗廟爾郊社五祀皆不廢也天地可言尊於宗廟五祀社稷不尊於宗廟也但內事用情故宗廟雖尊而有所不行外事由文故社稷五祀不可廢其祭曾子問疏所謂外神不可以已私喪久廢其祭其說優於鄭氏矣內事用情者以子孫衰感之情推祖考之心知其必有所不安於此曾子問疏曰天子崩國君薨視取葬廟之主而薦祖廟鄭氏注曰象有凶者喪也愚謂此蓋示與子孫同憂之意而子孫之於祖考至敬不文又不可使人攝事必也親之則衰羸不可以臨祭又不可以釋衰而吉服徇情而廢禮亦明矣外事由文者有國家者百神爾主天子之於天地諸侯之於社稷大夫之於五祀皆禮文之不



益果能受其實攻而不憚改焉則彼亦將不憚啓告之類矣區區所以相告者不過如此恐臨別匆匆不能盡舉預以拜聞惟所材擇

答范伯崇

熹比聘二子過寒泉招李通來相聚更有一二朋友來相聚初不廢講議但昏惰不敏自救不給何能有以及人而學者氣稟強弱不齊各有病痛未見卓然可恃者此亦殊可懼也知老兄官守不向又得賢守相聽從得以少伸已志深副所望向來猶恐應變之才有所不周今乃如此信乎氣質之用小道學之力大而程子所謂一命之士苟存心愛物於人必有所濟若非虛語也凡百勉旃以大遠業之基增吾黨之氣幸甚但久留郡中於簿領之責竊恐曠弛亦似非便受納既畢所謂他事若他人所可辦者即不若且歸邑中之為愈也如何或未能歸凡百亦須戒懼遠避嫌疑無為恩怨之府乃佳  
欽夫得行所學吾道之幸但此事大難不可喜而可懼近復如何得正月書亦未有異聞也論學依舊有好高傷快之弊喜近覺此事全放在底下著實涵養口味方見工夫有一二段雜問答漫寫呈當否俟喻及他所欲言非書所能盡也

答范伯崇

伯諫前日過此李通亦來會相與劇論儒佛之異因問伯諫天命之謂性此句為實邪為空邪渠以為實蓋云如此則作空見者誤矣且今欲窮實理亦何賴於前日之空見

哉又為李通指近事譬喻渠遂釋然似肯放下舊學若自此不為異議所移則吾道又得此人其實稟志尚過人數等真有望矣

答范伯崇

欽夫日前議論傷快無涵養本原功夫總是覺得應事匆匆熹亦近方覺此病不是小事也伯恭講論甚好但每事要鷓圖說作一塊又生怕人說異端俗學之非護蘇氏尤力以為爭校是非不如欲藏持養頃見子澄有此論已作書力辦之不知竟以為如何也子澄通書否渠向疑處當時答得却有病近看此書病尤多文定云好解經而不喜讀書大抵皆是捉住一箇道理便橫說豎說都不曾涵泳文理極有說不行處如程子文字往往尤看不熟也因作子澄書為致意

答范伯崇

伯崇近日何以用功官事擾擾想不得一向靜坐着書然暇時速須收斂身心或正容端坐或思泳義理事物之來隨事省察務令動靜有節作止有常毋使放逸則內外本末交相浸灌而大本可立衆理易明矣此外別無著力處官事有可以及人處想不憚出力然檢身取下尤不可不加意也

答范伯崇

前書所論數事大槩得之但語意多未著實曾子有疾之說近嘗通考諸說私論其故今以上呈幸更為訂之心無死生所論意亦是但所謂自我而立自觀我者而言此語

却大有病知言中議論多病近疏所疑與謝大伯恭議論  
有小往復文多未能錄寄亦懼頗有摭掎前輩之嫌大抵  
如心以成性相爲體用性無善惡心無死生天理人欲同  
體異用先識仁體然後敬有所施先志於大然後從事於  
如本天道變化爲世俗酬此類極多又其辭意多迫急  
小辭及論辨夏問孝之類少寬裕良由務以智力探取全無涵養之功所以至此可  
以爲戒然其思索精到處亦可及也巨室恐如呂與叔  
大學解中云乃吾之一家耳室者私室家則室之巨者也  
蓋承上文之意讀之只合如此說意思方正當語勢亦穩  
帖若以巨室爲彊家便有著心牢籠之意雖說不可違道  
干譽終是專立此意爲標準便有縫罅不似聖賢平日規  
模也如何舊說天下歸仁用呂與叔贊說夫子言性與天  
道用上蔡說近覺皆未是試更推之復以見告觀書比何  
所得因來亦告及之極所欲聞也

欽夫近爲學者類集論語仁字各爲之說許寄來者然嘉  
却不欲做此工夫伯崇以爲然否欽夫又說當仁不讓於  
師要當此時識所以不讓者何物則知此仁矣此說是否

答范伯崇

異端害正固君子所當闢然須是吾學既明洞見大本達  
道之全體然後據天理以開有我之私因彼非以察吾道  
之正議論之間彼此交盡而內外之道一以貫之如孟子  
論養氣而及告子義外之非因夷子而發天理一本之大  
此豈徒攻彼之失而已哉所以推明吾學之極致本原亦  
可謂無餘蘊矣如此然後能距楊墨而列於聖賢之徒不

然說說相譬以客氣爭勝負是未免於前輩自蔽之譏也

梅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第三十九

閩縣儒學教諭王製校

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第四十

書 如舊門人問答

答劉平甫

新年人事幾日而定後進業恐不可廢昨日歲前有欲奉聞者以無間處不暇及亦嘗令四弟相告曾及之否大抵家務冗幹既多此不可已者若於其餘時又以不急雜務虛費光陰則是終無時讀書也愚意講學幹疊之外挽弓鳴琴抄書繼校之類皆可且罷此等不惟廢讀書亦妨幹也平甫試思此等於吾身計果孰親且急哉又比來遊從稍雜與此曹交處最易親狎而驕慢之心日滋既非所以養成德器其於觀聽亦自不美所損多矣有國家者猶以近習傷德害政况吾徒乎然亦非必絕之但吾清心省事接之以時遇之以禮彼將自疎如僕輩固不足道然平甫亦嘗見衡門之下有雜賓乎以禮來者以禮接之亦嘗有留連酒炙把臂並遊對林夜語者乎此不足為外人道但欲平甫自知而節之若徒暴露於外而無見聽之實但使眾怨見歸為僕作禍耳千萬幸察裴丈正歲出山來幸為道區區此公勁直凡所告戒千萬信受不可如聽喜言之悠悠恐不能堪耳

答劉平甫

前日奉聞可且自觀書恐衆說紛紜未能自決即且理舊書如何二南說未編次可及今為之它日相聚裁定也論語向者看四篇似未浹熟可兼新舊看為佳去歲所治大抵未熟者今悉溫尋之為善向數奉語可錄出所作工夫

次第作一紙時復省察了與未了分數此最善可便為之蓋雖相聚一年所進業殊少所當為而未為者殊多今又疾病如此羸頓勢未能出與兄相聚相聚亦思齋講究未得恐負太碩人與共甫兄相責望之意特復奉白幸惟思之無事勿出入蓋共甫兄不在宅中別無子弟戶門深閑事有不可勝虞者不惟惰遊廢業為不可賓客至若談說戲笑度無益於身事家事者少酬酢之則彼自不來矣切勿且溫習勿廢使有常業而此心不放則異日復相聚亦易收拾試思自去冬以來已過之日多少其間用心處放蕩幾何存在幾何則亦足以自警矣

答劉平甫

甚表頌者令式合高多少若所有石不及格便可買石不必問字之多少也臨時分上一截寫額下一截刻文却看廣狹如何為字大小今雖預定也舊文兩日多所更定漸覺詳備銘文亦已得數語但不甚佳并歸日面議也尊嫂聞向安殊可喜點視湯藥之暇可以理舊學矣日月易得毋因循失之乃所深望前以戲謔奉親能留意否先聖言君子不重則不威學則不固向曾講此至熟日用之閒只此一句勿令違失則工夫已過半千萬千萬以同

召者例有任滿指揮不允援例陳請范丈亦以為兄至此渠元甚不得欵語然却儘有合處不至如早賦之有肯也歸日當面言之惟益力進所學力行所知示覆向至泰寧舉兄於諸人問不容口無使為過情之詞則甚善

答劉平甫

昨因聽包贊誦詩偶得此義可以補橫渠說之遺謾錄去可於疑義簿上錄之

一章言后妃志於求賢審官又知臣下之勤勞故來卷耳備酒漿雖后妃之職然及其有懷也則不盈頂陸而棄置之於周行之道矣言其憂之切至也

二章三章皆臣下勤勞之甚思欲酌酒以自解之辭凡言我者皆臣下自我也此則述其所憂又見不得不汲汲於求卷耳也四章甚言臣下之勤勞也

又定之方中匪直也人云云言非特人化其德而有塞淵之美至於物被其功亦至衆多之盛也

答劉平甫

關雎章句亦方疑之當作四章三章章四句一章章八句乃安但於舊說俱不合莫可兼存之否好述如字乃安毛公自不作好字說更於免且好仇處看音如何恐不須點破也蘇黃門併載馳詩中兩章四句作一章八句文意亦似關雎末後兩章琴瑟友之鐘鼓樂之作一章八句依故訓說亦得

答劉平甫

燕承詢及影堂按古禮廟無二主嘗原其意以為祖考之精神既散欲其萃聚於此故不可以二今有祠版又有影是有二主矣古人宗子世家主祭仕不出卿故廟無虛主而祭必於廟惟宗子越在他國則不得祭而庶子居者代之祝曰孝子某之子使介子某之子執其事然猶不敢入廟特望墓為壇以祭蓋其尊祖敬宗之嚴如此今人主

祭者遊宦四方或貴仕於朝又非古人越在他國之比則以其田祿脩其薦享尤不可闕不得以身去國而使支子代之也禮意終始全不相似泥古則關於事情徇俗則無復品節必欲酌其中制適古今之宜則宗子所在奉二主以從之於事為宜蓋上不失萃聚祖考精神之義主謂精神而下使宗子得以田祿薦享祖宗宜亦款之處禮之變而不失其中所謂禮雖先王未之有可以義起者蓋如此但支子所得自主之祭則當留以奉祀不得隨宗子而徙也所喻留影於家奉祠版而行恐精神分散非鬼神所安而支子秋祭上及高曾又非所以嚴大宗之正也明則有禮樂幽則有鬼神其禮一致推此思之則知所處矣學絕道喪此語世所罕聞聞之必以為笑然以吾友下問之動不敢不以正對待次試以稟知更與主甫熟講斷然行之一新弊俗共甫博學多聞亦不應以此為怪也更詳思之

答劉平甫

夫子云不學詩無以言先儒以為心平氣和則能言易繫辭曰易其心然後語謂平易其心而後語也明道先生曰凡為人言者理勝則事明氣忿則招拂告子云不得於言勿求於心孟子以為不可此此言與人交際之道人記曰子事父母父母有過下氣怡色柔聲以諫此事親之道也適以此意奉聞大略然此等事更留意體察勤加錫治為妙此別須有旬月之期懷不能已聊復言之他日相見只此可驗進學工夫更不須問疑難也在彼凡事存此意善處為佳途中望寬

懷自愛

孟子之意以言有不順理不自得處即是心有不順理不自得處故不得於言須求之於心就心上理會也心氣和則言順理矣然亦須就言上做工夫始得伊川曰發聲躁妄內斯靜事是也內外表裏照管無少空闊始得相應試如此用工夫如何

答劉平甫

近收耕老書說一貫之旨甚善但忠恕即說成兩貫了兩貫之理全然透不過忠恕裏面來如此即恐在其為一貫耶此事政須自得而渠堅守師說自作障礙無如之何但循循不差却無曠等之患亦可貴爾

與平父書中雜說

近得廟堂記一本奇其蓋百十年前物刻畫完好尚有界行恨未令平甫見也

論語讀之想有味訓蒙草草不堪看只看要義自佳也沙縣羅家傳得先聖像甚佳并武侯成都本與廟本大異此像嚴毅沈正恐差遠之也

二先生邵張公四象今并欲煩為背之惟橫渠一象服章不類或有此闕縮并告為摹易之如二先生野服如何元履此劄曾寄呈擬兄否此題目難做非韻俊等上帝之比而彼易為之亦不思矣又時宰何嘗知有此事率爾發之殊不中節比以書正之已不及矣可笑可笑

襄父詩勝他文近體又勝古風今乃見之幸甚曾詩有廬山圖者不知有此圖否若未得遊且得一圓想像勝處亦佳

佳

書熾燿如初貧病日侵而仕宦之意愈薄吾命有所制矣程氏遺書細看尚多誤字蓋元本如此今以它本參之乃覺其誤耳

文定春秋并二書傳之甚善更問欽夫看如何渠似不甚愛通旨愚意則以為亦可傳也

答吳耕老

胡文昔年答黃繼道問一貫義云一貫誠也忠恕思誠也誠者天之道思誠者人之道此語形容得甚妙中庸曰鳶飛戾天魚躍于淵言上下察也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婦及其至也察乎天地此是子思在天舉一物在地舉一物在人舉夫婦鳶與魚其飛躍雖不同其實則一物為之耳夫婦之道亦不出乎此是皆子思發見一貫之道也孔子繫易辭有曰以言乎遠則不禦以言乎邇則靜而正以言乎天地之間則備矣亦發明斯道也如何如何

來教引中庸易傳之言以證一貫之理甚善愚意所謂一貫者亦是如是但據其所見而以諸先生之說益之則忠恕便已在一貫之中如所謂鳶飛魚躍雖不同然其實則一物之意是也若耕老之說則是鳶魚飛躍內外精粗合為一貫矣而一貫之外不知忠恕二字恐非聖賢之意也胡丈以一貫為誠而以忠恕為思誠也若熹之意則曾子之言忠恕即誠也子思之言遠邇不遠孟子之言求仁莫近乃思誠也試推此思之如何

答何叔京

五月十八日新安朱熹謹再拜裁書復于知丞學士執事  
熹少而魯鈍百事不及人獨幸稍知有意於古人為己之  
學而求之不得其要晚親有道粗得其緒餘之一二方幸  
有所向而為之焉則又未及卒業而遽有山頹梁壞之歎  
倭倭然如瞽之無目施埴索途終日而莫知所適以是竊  
有意於朋友之助顧以鄙朴窮陋既不獲交天下之英俊  
以資其所長而天下之士其聰明博達足以自立者又往  
往流於詞章記誦之習少復留意於此熹所以越趨於世  
求輔仁之益所不得不過一二人而已聞者竊聞執事家學  
淵源之正而才資敏銳絕出等夷其深造默識固有超然  
非誦說見聞之所及也而其口講心潛躬行力踐已非一  
日之積是以嘗欲一見執事而有謁焉聽於下風又聞執  
事蓋嘗過聽遊談之誤憐其穎學之久而未始有聞且將  
引而寘之交游之末使得薰沐道誼之餘以自警飭以此  
充欲及時早遂此願而貧病之故不能羸糧數舍求就正  
之益以慰風心而承厚意自惟薄陋聲迹本疎又不敢率  
然奉咫尺之書以煩隸人而為異日承教之漸惟是瞻仰  
不能一日而忘而且愧且恨亦未嘗不一日往來于心也  
不謂執事不鄙其愚一日惠然辱臨以書意者高明抱道  
獨立亦病夫世之末學外鷲不可告語於是有取乎意之  
鈍愚靜退以為臭味之或同而不盡責其餘耳至於詞旨  
奧僻反復通貫三復揀然有以仰見所存之妙竊不自勝  
其振厲踴躍以為雖未獲瞻望於前而亦無以異於親承

指誨也惟其稱道太過責望太深乃熹所欲請於左右者  
而怠緩不敏反為執事所先此則不能不以為媿然道之  
在天下天地古今而已矣其是非可否之不齊決於公而  
已矣然則熹之所望於執事而執事之所以責於熹者又  
豈有彼此先後之間哉繼自今以往執事有以見教而熹  
有以求教願悉屏去形迹之私商訂辨析務以求合乎至  
當之歸庶幾有以致廣大盡精微而不帶於一偏之見則  
熹之幸也執事之賜也其它未暇一二姑先以此為謝復  
喬伯崇轉致不審高明以為如何暑雨煩鬱伏惟承顏盡  
懽尊候神相萬福熹杜門奉親日益孤陋向風引領不任  
馳情承許秋涼見過何幸知之而非所敢望也未聞更冀  
以特為道千萬自愛進為時用以張斯文慰山野之望幸  
甚

答何叔京

熹孤陋如昨近得伯崇過此講論踰月甚覺有益所恨者  
不得就正於高明耳它日伯崇相見或通書當能備言之  
或有差誤不吝指誨幸甚李先生教人大抵令於靜中體  
認大本未發時氣象分明即處事應物自然中節此乃龜  
山門下相傳指訣然當時親炙之時貪聽講論又方竊好  
章句訓詁之習不得盡心於此至今若有若亡無一的實  
見處事負教育之意每一念此未嘗不愧汗沾衣也脫然  
之語乃先生稱道之過今日猶如掛鈎之魚當時寧有是  
耶然學者一時偶有所見其初皆自悅擇以為真有所自  
得矣及其久也漸次昏暗淡泊又久則遂泯滅而頑然如



初無所睹此無他其所見者非卓然真見道體之全特因  
聞見揣摩而知故耳竊意當時日間至言觀懿行其心固  
必有不知所以然者泊失其所依歸而又加以歲月之久  
汨沒浸漬今則充然為庸人矣此亦無足怪者因下問之  
及不覺悵然未知其終何所止泊也東平先生遺事猥蒙  
垂示得以窺觀前賢出處之大致先廷問學之淵源與夫  
高明纂輯成書以傳世垂後之意幸甚甚更容熟復續  
得具稟也語錄頃來收拾數家各有篇帙首尾記錄姓名  
比之近世所行者差為完善故各仍其舊目而編之不敢  
輒有移易近有欲刻板於官司者方欲持以畀之前已判  
行當得其摹本以獻今無別本可以待內也孟子集解本  
欲自備遺志抄錄之際因遂不能無少去取及附已意處  
近日讀之句句是病不堪拈出它時若稍有所進當悉訂  
定以求教今未敢也見所與伯崇講論敬仰之深然有少  
疑嘗與伯崇論之恐未中理更乞垂諭以警不逮幸甚甚

答何叔京

昨承不鄙惠然枉顧得以奉教累日答發蒙陋為幸多矣  
杜門奉親碌碌仍昔體驗操存雖不敢廢然竟無脫然自  
得處但比之舊日則亦有間矣所患絕無朋友之助終日  
兀然猛省提掇僅免憤憤而已一小懈則復惘然此正天  
理人欲消長之幾不敢不著力不審別來高明所進復如  
何向來所疑定已冰釋否若果見得分明則天性人心未  
變已疑渾然一致更無別物由是而克已居敬以終其業

則日用之間亦無適而非此事矣中庸之書要當以是為  
主而諸君子訓義於此鮮無遺恨比來讀之亦覺其有可  
疑者雖子程子之言其門人所記錄亦不能無失蓋記者  
之誤不可不審所取也孟子集解當悉已過目有差繆處  
切望痛加刊削警此昏憤幸甚其伯崇云論語要義武  
陽學中已寫本次第下手刊板矣若成此書甚便學者觀  
覽然向上儘索眼力若在本領處久不透徹則雖至言妙  
論日陳於前只是閑言語也廣文更欲刊通書此亦甚善  
今人知趣向如此者亦自少得往往伯崇遊談之助為多  
也孟子看畢先送伯崇處近城都寄得橫渠書數種來其  
間多可附入者欲及注補也淵源錄亦欲早得邵氏且留  
不妨也本欲專人致書以謝臨辱又苦農收乏人只附此  
於伯崇處未知達在何時臨書悵惘不自勝

答何叔京

專人賜教所以誨誘假借之者甚厚恐非所敢當然而此  
意不可忘也謹當奉以周旋益思其所未明益勉其所未  
至庶幾或能副期待之意耳杜門奉親幸粗遣日無足言  
者前此失於會計妄意增葺弊廬以奉賓祭工役一興財  
力俱耗又勢不容中止數日窵冗方劇幾無食息之暇也  
來春又當東走政和展墓南下尤川省親此行所過留滯  
非兩三月不足往返比獲寧居當復首夏矣光陰幾何而  
靡散於事役塗路之間動涉時序雖隨事應物不敢弛其  
警省之功然客氣盛而天理微才涉紛擾即應接之間尤  
多舛逆如來教一言未終已覺其有過言一事未終已覺

其有過行者在高明未必然而熹實當之矣以此常恐因循汨沒辜負平生師友之教尚頗尊兄未即避棄猶時有以振德之也前此所論未能保其不無純樸乃殊不蒙指告來論動勤若真以其言爲不妄者何哉豈其以是進之欲其肆志極言而無毫髮之隱因有所擇取於其間哉不然則庸妄所聞必有偶合高明之見者矣欣幸欣幸中庸集說如戒歸納愚意竊謂更當精擇未易一槩去取蓋先賢所擇一章之中文句意義自有得失精粗須一一究之令各有下落方極人意然又有大者昔聞之師以爲當於未發已發之幾默識而心契焉然後文義事理觸類可通莫非此理之所出不特區區求之於章句訓詁之間也向雖聞此而莫測其所謂由今觀之始知其爲切要至當之說而竟亦未能一蹴而至其域也僭易陳聞不識專意以爲如何孟子集解重蒙頌示以遺說一編見教伏讀喜幸開豁良多然方冗慢未暇精思姑具所疑之一二以求發藥俟且夕稍定當釋其尤精者著之解中而復條其未安者盡以請益欽夫伯崇前此往還諸說皆欲用此例附之昔人有古今集驗方者此書亦可爲古今集解矣既以自備遺忘又以傳諸同志友朋之益其利廣矣語錄比因再閱尚有合整頓處已畧下手會中較它特附呈未晚大抵劉質夫李端伯所記皆明道語餘則雜有至永嘉諸人及揚遵道唐彥思張思叔所記則又皆伊川語也向編次時有一目錄近亦脩改未定又忙不暇拜呈并俟它日淵源聞見二錄已領西山集委示得以披讀乃知李文謙論

本末如此甚幸甚幸其間有合請教者亦俟詳觀乃敢以進也高文委示充荷意愛之厚大抵必根於義理而詞氣高妙又足以發夫中之所發言者非近世空言無用之文也易說序文敬拜大賜三復研味想見前賢造詣之深踐履之熟故詞無枝葉而藹然有篤厚慤誠之氣它特若得盡見遺編何幸如之遺錄行狀并且歸內既定後更望別示一本幸幸孔明傳近爲元履借去示喻孔明事以爲天民之未粹者此論甚當然以爲略數千戶而歸不肯徒還乃常人之態而孔明於此亦未能免俗者則熹竊疑之夫孔明之出祁山三郡嚮應既不能守而歸則魏人復取三郡必齟齬首事者墳墓矣牧衆而歸蓋所以全之非賊人諱空手之謂也近年南北交兵淮漢之間數有降附而吾力不能守虜騎復來則委而去之使忠義遺民爲我死者肝腦塗地而莫之收省此則孔明之所不忍也故其言曰國家威力未舉使赤子困於豺狼之吻蓋傷此耳此見古人忠誠仁愛之心招徠懷附之畧恐未必如明者之論也妄論如此如有未當因使有以見教幸甚雜學辨出於妄作乃蒙品題過當深懼上累知言之明伏讀恐悚不自勝宗禮處亦未有便因書當如所戒也伯崇近過建陽相見得兩夕之欵所論益精密可喜其進未可量也大抵學者用志不分必有進益惟熹懶墜日甚不覺有分寸之進世間無有不進而不退者然則其却行者必矣自此子書當痛加鞭策庶乎不爲小人之歸舍是而唯唯焉殆非所望於直諒多聞之友也

答何叔京

伏蒙委撰味道堂記前者已嘗懇辭今又辱貶諭充切悚  
 畏喜於文辭無所可取使爲它文則或可以率意妄言無  
 問黷點今欲發揚先志昭示後來故事體重豈宜輕以假  
 人切望更加三思無輕其事則非獨小人免於不避之譏  
 亦不爲賢者失人之累幸甚幸甚我殺子文近建陽印本  
 納上數紙其間雖涉語恠然施之旨俗亦近而易知不爲  
 無助幸以授鄰里使張之通塗要津也呂公之說龜山嘗  
 論之亦以爲不過喻以利害其論尤粹而切向喻元履令  
 附其說於後今不見恐是忘記別紙錄呈若鄰里間有可  
 說論者令別刻一版附此呂說之後爲佳不然則別得老  
 兄數語跋之却於跋中載龜山之語一節發明庶幾曲終  
 奏雅之意尤善如何若然則跋中更不須說機祥報應事  
 矣

答何叔京

竊奉親屏居諸况仍昔所憂所懼大畧不異來教之云而  
 又有甚者焉耳躁妄之病在賢者豈有是哉顧意則方患  
 於此未能自克豈故以是相警切耶佩服之餘嘗竊思之  
 所以有此病者殆居敬之功有所未至故心不能宰物氣  
 有以動志而致然耳若使主一不二臨事接物之際真心  
 現前卓然而不可亂則又安有此慮哉或謂子程子曰心  
 術最難執持如何而可子曰敬又嘗曰操約者敬而已矣  
 惟其敬足以直內故其義有以方外義集而氣得所養則  
 夫喜怒哀樂之發其不中節者寡矣孟子論養吾浩然之

氣以爲集義所生而繼之曰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  
 助長也蓋又以居敬爲集義之本也夫必有事焉者敬之  
 謂也若曰其心儼然常若有所事云爾夫其心儼然肅然  
 常若有所事則雖事物紛至而沓來豈足以亂吾之知思  
 而宜不宜不可不之幾已判然於胸中矣如此則此心晏  
 然有以應萬物之變而何躁妄之有哉雖知其然而行之  
 未力方竊自悼敢因來教之及而以質於左右不識其果  
 然乎否也遺說所疑重蒙鵠喻開發爲多然愚尚有未安  
 者及後八篇之說并以求教有未中理伏惟不憚反復之  
 勞有以振德之孔明天三郡非不欲盡使其民意其倉卒  
 之際力之所及止是而已若其心則豈有窮哉以其所謂  
 因於對恨之吻者觀之則亦安知前日魏人之暴其邊境  
 之民不若今之胡虜哉孔明非急近功見小利詭舉而自  
 欺者徙民而歸殆亦昭烈不肯棄民之意歟欽夫傳論弄  
 喜所疑數條請求指誨幸以一言決之味道堂記誠非淺  
 陋所敢當故有前日之懇非敢飾辭以煩再三之辱既不  
 蒙聽察而委諭益勤益重不敏之罪謹再拜承命不敢復  
 辭矣然須少假歲月使得追繹先志之所存俟其畧見彷彿  
 佛而後下筆庶幾或能小有發明可以仰丐斤削耳下諭  
 行已臨官之道此在高明平日所學舉而措之則夫世俗  
 所謂儼謹公勤有不足言矣區區乃方有愧於此其何以  
 仰助萬分之一乎祠堂記推尊之意甚善而所謂人心天  
 理不容亡滅學者於此百世以俟聖人而已者亦佳但亦  
 有可議者如以字謂諸先生一也立不教坐不議無言心

成乃莊周荒唐之說非聖賢授受本有二也以穆尹歐陽文章未核比方聖學擬不以倫三也明道無恙時學者甚衆今日未嘗爲師也呂正獻之未薨伊川已去講席蓋其道有非當時諸賢所及知者是以難合非特以兩公之在亡爲輕重今日二公薨而伊川去五也又曰正叔自謂道已大成可以無魏氣象淺狹恐非先生之志六也世傳了翁所序明道中庸乃呂與叔所著了翁蓋誤而今又因之七也撫其語而論之其失如此蓋其大槩切切然以辨誘釋言爲事亦淺乎其知先生矣嘗愛明道墓表有云學者於道知所向然後見斯人之爲功知所至然後信斯名之稱情蓋此事在人隨其所至之淺深而自知之彼不知者豈可以口舌彊爭彼知之矣則又何待較短長而後喻哉記中所稱兼山氏者名忠孝語錄中載其問疾伊川之語然項見其易書弱象數之說去程門遠甚而尹子門人所記則以爲忠孝自黨論起絕迹師門先生沒不致奠而問疾之語亦非忠孝也然則其人其學亦可見矣愚見與所聞如此不審明者謂之何哉歲前報葉魏登庸將參頤政陳懇求回樞密知院事南北之使交贊往來元夕有旨州縣張燈山間所闢者不過如此羅季之除則未知也聞相麻以四事戒飭理財用省冗官汰冗兵其一則未聞蓋未嘗見麻但傳聞爾宰相帶知國用參政同知皆入銜并恐欲聞之金聲玉振之說改定舊說寫呈求教不知足否諸葛傳所疑瑣細不能盡錄其大者帖於冊內矣

答何叔京

昨承示八道說後八篇議論甚精非淺陋所至或前儒所未發多已附於解中其間尚有不能無疑者復以求教更望反復之幸甚

巨室之說亦已附入可以補舊說之未備然廢舊說而專主此意則又似有牢籠駕御之心非聖賢用處也麥立邑人之語亦陳天下之理以警其君耳如孟子聞誅一夫紂矣之語豈可謂脅其君哉引之欲證得罪二字出於人君之身有不正而非巨室怨望之私也莫亦無害於理否林少穎引裴晉公豎朝廷之力能制其死命哉直以處置得宜能服其心之語爲證亦甚善當時不能盡載尋當添入其意乃備耳

仁義二字未嘗相離今日事親以仁守身以義恐涉支離隔截爲病不細孝弟也者其爲仁之本歟此言孝弟乃推行仁道之本仁字則流通該貫不專主於孝弟之一事也但推行之本自此始耳爲字蓋推行之意今以對乃字立文恐未詳有子之意也程子曰論行仁則以孝弟爲本論性則以仁爲孝弟之本此語甚盡

手舞足蹈所論得之然李說亦有不可察者今注於其下則理自明矣其間句意小有未安處欲更定躍如也爲左右逢原神明其德爲從容中道如何

乘輿濟人之說與熹所聞於師者相表裏但不必言姦人聖賢所警正爲仁人君子豪釐之差爾姦人則尚何說哉諸若此類稍加密察爲佳辟除之弊乃趙氏本說與上下文意正相發明蓋與舍車濟人正相反也此段注釋近畧

稍改稍詳於舊略云惠謂私恩小利政則有公平正大之體綱紀法度之施焉惠而不知為政者亦有仁心仁聞而不能擴充以行先王之道云爾又云十月成梁蓋時將寒五不可使民徒涉又農功既畢可以役民之時先王之政細大具舉而無事不合民心順天理故其公平正大之體綱紀法度之施雖纖悉之間亦無遺恨如此豈子產所及哉諸葛武侯之治蜀也官府大舍橋梁道路莫不繕理而民不告勞蓋其言曰治世以大德不以小惠其亦庶幾知為政矣又云君子能行先王之政使細大之務無不畢舉則惠之所及亦已廣矣是其出入之際雖辟除人使之避已亦上下之分固所宜然何必曲意行私使人知已出然後為惠又況人民之眾亦安得人人而濟之哉

有故而去非大義所係不必深為之說臣之去國其故非一端如曰親戚連坐則先王之制父子兄弟罪不相及亦豈有此事哉但昔者諫行言聽而今也有故而去而君又加禮焉則不得不為之服矣樂毅之去燕近之

非禮義之禮義所論善矣但以為其心皆在於異俗而避名則不必皆然蓋有擇焉不精以為善而為之者知言所謂緣情立義自以為由正大之德而不知覺者也此句之失與論子產而指魯人相類

孟子鄙王驪而不與言固是然朝廷之禮既然則當是之時雖不鄙之亦不得與之言矣鄙王驪事於出平處已見之此章之意則以朝廷之禮為重時事不同理各有當聖賢之言無所苟也豈為愧魯人為已甚而始以是若之哉

正所以明朝廷之禮而警衆人之失也

象憂喜亦憂喜此義集解之說初若不明及細玩之則詞不達意之罪也今畧改定云言舜喜象之來非不知其將殺已但舜之心見其憂則亦憂見其喜則亦喜今見其喜而來故亦為之喜蓋雖明知彼之將殺已而自我觀之則吾弟耳兄弟之愛終豈能忘也哉或曰云云愚聞之師曰兄弟之親天理人倫蓋有本然之安矣雖有不令之人傲狠鬪鬪於其間而親愛之本心則有不可得而磨滅者惟聖人盡性故能全體此理雖遭橫逆之變幾殺其身而此心湛然不少搖動伊川先生所謂云云正謂此耳或者之云固善然恐非所以語聖人之心也如此言之莫稍盡否周訓蒙蔽得之方訓術數恐未是周以非其道者獨非術數耶蓋愛兄放魚欺以其方也市有虎曾參殺人罔以非其道也井有壯君子不逆詐故可欺然燭理明故彼以無是道之語來則豈得而蒙蔽哉

艾讀為又說文云艾草也从艸左ノ右ノ艾草之狀故六書為指事之屬自艾微艾皆有斬絕自新之意懲又訓又亦取諸此不得復引彼為釋也

金聲玉振之說未安金聲博學之事玉振則反約矣反約者不見始終之異而始終之理具焉如射畢而觀破的之矢不見其巧力而巧力皆可見故下文又以射譬之若以金聲始隆終殺兼舉博約之事則玉振無所用矣愚意如此亦恐未盡俟更思之

尚文章所謂口道先王語而行如市人者恐非孟子尚友

之所取以論其世者正欲知其言行之曲折精微耳意說

桐梓之說甚善但不必分身心為兩節又以木根為譬似太拘滯蓋言身則心具焉壹是皆以備身為本是已今但云以理義養其心則德尊而身安矣意亦自見

恨疾之訓甚善然古字多通用不必言誤也如孟子中由猶二字常互用之

天爵二說其一極善其一未安亦由集解之說白不明白有以致疑今改其答辭曰亦觀其心之所存者如何耳若假仁要利之心不去則夫不捨其天爵者亦將以固其所

得之人爵而已是或可以幸而不至於亡然根於鄙吝之私是豈可以入堯舜之道哉必也真知固有之可貴而寔忘其平日假仁要利之私則庶乎其可矣大抵假仁與利

仁不同須曉折不差然後可耳易傳論聖人之公與玉之私亦見此意見此卦象論

鄉道志仁不可分為二事中庸曰脩道以仁孟子言不志於仁所以釋上文不鄉道之實也又下誘引其君以當道

志於仁而已亦言志仁之為當道爾舍生取義諸先生說已盡之矣義重於生不假言也

夜氣以為休息之時則可以為寂然未發之時則恐未安竟交而憂百感紛紜安得為未發而未發者又豈專在發

寐間耶赤子之心程子猶以為發而未發乎中然則夜氣特可以言復而見天地心之氣象耳若夫未發之中則無

在而無乎不在也

耳目之官即心之官也恐未安耳目與心各有所主安得同為一官耶視聽淺滯有方而心之神明不測故見聞之際必以心御之然後不失其止若從耳目之欲而心不幸焉則不為物引者鮮矣觀上蔡所論顏曾下功處可見先立乎其大之意矣書之不役耳目百變惟貞亦此意也

拜匠之說理則甚長但恐文意繁雜頭緒大多不如尹氏之說明白而周盡故云必如拜之說率大匠之規矩然後為至則是拜與大匠自別有說率規矩與孟子意正相戾矣若是所以教人之規矩說率則只是眾所甘由之法又非所以言至也

歐陽公論世宗之事未為失但以孟子為為世立言之說則言於理矣夫聖賢之立言豈不度其事之可行與否而姑為是可喜之論以供世之傳誦道說而已哉蓋必有是理然後有是心有是心而後有是事有是事然後有是言

四者如形影之相須而未始須臾離也皇陶之執舜之逃天理人倫之至聖人之心所必行也夫豈立言之說哉聖人類事有不能必得如其志者則輕重緩急之間於是乎有權矣故緣人之情以制法使人人得以企而入議之說

生焉然其所謂權者是亦不離乎親親貴貴之大經而未始出於天理人心之外也今必以正理為空言而唯權之為狗不幸而有毫釐之差則不失於正者鮮矣此義龜山亦嘗論之見集第二十一卷

躍如也正是形容懸解頓進之意意有所感觸而動却不親切感觸二字自佳但少頓進意耳引而不發則其則也深恐之既深則有

躍如也正是形容懸解頓進之意意有所感觸而動却不親切感觸二字自佳但少頓進意耳引而不發則其則也深恐之既深則有

躍如也正是形容懸解頓進之意意有所感觸而動却不親切感觸二字自佳但少頓進意耳引而不發則其則也深恐之既深則有

所感觸而動其進也必繫矣

如此而言意似稍備然

好名之人如此說甚善但苟非其人一句不通而此章兩事亦無收拾結斷愛子戒季札守節者也恐其不可謂役志於物

反身而誠言能體而有之者如此欲作言能體強恕而行言既夫而父之者如此欲作言能體強恕而行造未至也欲作不先

機變之巧所論甚當更欲增數語云乘時逐便以快其欲人所甚羞而已方且自以為得計蓋唯知有利而已何所復用其愧耻之心哉如此乃盡其情如何

人心亦皆有害趙氏謂人心為利欲所害此說甚善思謂飢渴害其知味之性則飲食雖不甘亦以為其利欲害其仁義之性則所為雖不可亦以為可求踰辭費而理煩恐非孟子長於譬喻之本旨也

執中當知時苟失其時則亦失中矣此語恐未安蓋程子謂子莫執中比揚墨為近而中則不可執也當知子莫執中與舜禹湯之執中不同則知此說矣蓋聖人義精仁熟非有意於執中而自然無過不及故有執中之名而實未嘗有所執也以其無時不中故又曰時中若學未至理未明而徒欲求夫所謂中者而執之則所謂中者果何形狀

而可執也殆愈執而愈失矣子莫是也既不識中乃慕夫時中者而欲隨時以為中吾恐其失之彌遠未必不流而為小人之無忌憚也中庸但言擇善而不言擇中其曰擇

乎中庸亦必繼之曰得一善豈不知善端可求而中體難

識乎夫惟明善則中可得而識矣

仁義者道之全體此說善矣又云能居仁由義則由是而推焉無所往而非道則又似仁義之外猶有所謂道者矣是安得為全體哉親親而加以恩似有夷子施由親始之病夫親親之有恩非加之也欲親親而不篤於恩不知猶有病否大抵墨氏以儒者親親之分仁民而親親反有不厚釋氏以儒者仁民之分愛物而仁民反有未至

山徑之蹊恐不必言為高子祭人心皆然一息不存則放僻邪侈之心生矣

不聞君子之大道者肆情妄作無所不至不但袂勢陵人而已

鄉原之論甚佳但孔子所稱具臣者猶能有所不從若馮道之徒則無所不從矣許以具臣已過其分有以更之如何

答何叔京

嘉祿祿講學親旁思索不敢廢但所見終未明了動靜語默之間疵吝山積思見君子圖所以洒濯之者而未可得今年却得一林同人在此名用中相與討論其人操履其謹思索愈精大有所益不但勝已而已欽夫亦時時得書

多所警發所論日精詣向以所示遺說數段寄之得報如此始亦疑其太過及細思之一一皆然有智無智豈止校

三十里也今錄去上呈其它答問反復及它記序等文尚多以伯脩行速不能抄為恨真則此書中所請教者於尊意云何竊意其說不過如此但持之不力恐言語間不容

無病深望指海得以自警而改之幸也向曾上稟迂夫到日借數人來爲相聚數日之計今恐已熱難出入又意此人已到不能又留而尊兄已就道矣或已到官亦未可知三四舍之遠阻隔不相聞如此可爲深恨也武侯傳讀之如何更有可議處否問疑數條例小差以書問之欽夫皆以爲然但熹欲傳未畧載諸葛瞻及子尚死節事以見善善及子孫之義欽夫却不以爲然以爲瞻任兼將相而不能早去黃皓又不能奉身而去以冀其君之悟可謂不克肖矣此法甚嚴非慮所及也老兄以爲如何但欽夫極論復見天地心不可以夜氣爲比熹則以爲夜氣正是復處固不可便謂天地心然於此可以見天地心矣易中之意亦初不謂復爲天地心也又老兄云人皆有是善根故好是懿德欽夫說見別紙熹則竊以爲老兄此言未失但不知奸者爲可欲而以懿德爲可欲此爲失耳蓋奸者善根之發也懿德者衆善之名也善根無對之善也衆善者有對之善也無對者以心言有對者以事言夫可欲之善乃善之端而以事言之其失遠矣此兩條更望思之却以見教幸甚幸甚西山集讀之疑信相半姑留此以俟的便近事一二傳聞可慶然大病新去尤要調攝將護不知左右一二公日夕啓沃用何說耳此又似可慮如何如何欽夫書今致願交之意恨未詹識它日有可見教者無相棄也恐願聞之

荅何叔京

示喻溫習之益體驗之功有以見用力之深無少逸豫歎

服之餘悚厲多矣錄寄數條無非精微廣大之致顛鄙陋向足知之然貪於求教輒復以管見取正於左右却望指適見告幸甚熹近來尤覺昏憤無進步處蓋緣日前始墮苟簡無深探力行之志凡所論說皆出入口耳之餘以故全不得力今方覺悟欲勇革舊習而血氣已衰心志亦不復強不知終能有所濟否今年有古田林君擇之者在此相與講學大有所益區區稍知復加激厲此公之力爲多也遺說向來草草具稟其間極有淺陋踈脫處都不蒙一指擊何耶前日伯脩書有欽夫所論數條其精試一思之當有發耳大率吾曹之病皆在淺急處於道理上纔有一說似打得過便草草打過以故爲說不難而造理日淺今方欲痛自懲革然思慮昏窒已甚不知能復有所進否左提右挈之所助深不能無望於尊兄也所喻孔明於管樂取其得君以行志此說恐未盡欽夫論瞻權兼將相而不能極諫以去黃皓諫而不聽又不能奉身而退以冀主之一悟兵敗身死雖能不降僅勝於貢國者耳以其猶能如此故書子瞻嗣爵以微見善善之長以其智不足稱故不詳其事不足法也此論甚精愚所不及不知高明以爲如何所借書悉如所戒但易傳無人抄得只納印本去此有別本遂留几間可也知言所傳已借出却借得一本在此看本欲轉以上內然所借書已多一日之力何能遽及無乃有妨精思坐進之功耶熹蓋宿有此病者今未能除然已覺知是病矣西山集前便恐有浮沉不敢附今付來人其間大有可疑處未暇論也



答何叔京

承諭及味道堂記文惕然若驚比既敢諾安敢食言然頃少假歲月庶幾賴天之靈或有少進始敢措辭耳金聲王振不知當時寓去者云何近嘗思索更定其說始亦以為無疑矣比再閱之又覺有礙更望相與探討異時各出其說以相參驗亦進學之一方也道理無窮思索見聞有限聖人之言正在無窮處而吾以具有限者窺之開鎖重重未知何日透得盡耳自占之說甚不足較然舊說未之商賈似亦無害若農民則先王制民之產自有常度不待自占然後知其豐約矣所謂倍十折衡者恐非先王之法以奔之盛德猶以同律度量衡為先孔子亦言謹權量審法度夫豈以倍折為可耶度量權衡天理至公之器但操之者有私心耳以其操之者私而疾夫天理之公是私意成此展轉相生而卒歸於大不公也近事久不聞春間能曾皆以副帥去國英斷赫然中外震隔而在廷無能將順此意者今其黨與布護呈羅未有一人勸蒞堅在途亦復遲遲其行亦宜尚有反予之望耶倚伏之機未知所決雖在默畝竊不勝過計之憂不審高明以為如何

答何叔京

本親遣日如昔但學不加進鄙吝日滋思見君子以求切磋之益而不可得日以憤憤未知所濟也向來支論持敬之說亦不自記其云何但因其良心發見之做法者提所使心不昧則是做工夫底本領既立自然下學而上達矣若不察於良心發見處即渺渺茫茫恐無下手處也

中間一書論必有事焉之說切儘有病殊不蒙辨詰何耶所喻多識前言往行罔君子之所急喜向來所見亦是如此近因友求未得箇安穩處却始知此未免支離如所謂因諸公以求程氏因程氏以求聖人是隔幾重公案若默會諸公以立其本而其言之得失自不能逃吾之鑒耶欽夫之學所以超然自在自得分明不為言句所桎梏以為合下入處親切今日說話雖未能絕無滲漏然是本領是當非吾輩所及但詳觀所論自可見矣諸葛之論乃是春秋責備賢者之法貞之於瞻不薄矣春秋褒死節然亦有不言者甚多取舍之間必有微意思之未精考之未備不敢輕為之說請俟它日也惟微者心也復者所以傳是心也若滴滂汨汨與物競馳而不反亦何自見此而精一之功乎有對無對之說誠未盡善然當時正緣好是懿德而立文耳如易所謂元者善之長元宜與善而二哉但此善根之發迥然無對既發之後方有若其情不若其情而善惡遂分則此善也不得不以惡為對矣其本則實無二也凡此數端據愚見直書遠來質正又疑孟之說尚有未盡之意輒因來教引而伸之別紙具呈更有二段釋之前日為說其精偶其還家未得寫內日夕附便致之也今此所論且望不吝痛加反復幸甚近日狐鼠雜去主人未知室其穴繼來者數倍於前已去者未必容其後來但獨斷之權執之益固中書行文書適臣具負充位而已其姦險者觀望迎合至謂天下不患無財皆欣然袖之此則可憂之大者其它未易以言既也此處責歸降甚急予之

則失信生亂不予又慮生變際未有以應之然廟堂之議斷然不予但上近者損八十萬緡築揚州之城羣臣之諫不聽其附會贊成者遂得美遷觀此逸事亦不能久寧矣根本如此何以待之可慮可慮

答何叔京

所喻疑義大抵諸說一槩多病蓋於大本處未甚脫然見得所以臆度想象終亦有差如云持志則心自正心正則義自明又云能體認之則為天德又云心性仁義之道相去毫髮之間此語尤有病心者發而未動及論鬼神能誠則有感必通此數條皆句句有差不知何故如此豈偶思之未熟耶大學之序格物致知至於知至意誠然後心得其正今只持志便欲心正義明不亦太草草乎性天理也理之所具便是天德在人識而體之爾云能體認之便是天德體認乃是人力量何以為天德乎性心只是體用體用豈有相去之理乎性即道心即仁語亦未瑩須更見曲折乃可心者體用周流無不貫徹乃云發而未動則動處不屬心矣恐亦未安也思神之體便是箇誠以其實有是理故造化發育響應感通無非此理所以云體物而不可遺非為人心能誠則有感應也此等處尚多人事冗迫不容詳述布此稟亦已草畧且舉大綱而老兄思之可也仍恕備易幸甚又聞高卿之賢好學得聞其餘論尤以為喜此道知好之者日衆孤陋真有望矣幸為道意未敢率然拜書也所欲細論者甚多不知何日得會面也所欲文字偶在城中無緣取內然博觀草草徒費心目之力不若就一處

猜思之為有益也如仁字恐未能無疑且告錄出孔孟程謝說疑及復玩味須真見得則其它自可見恕性等說皆不待別立說也高卿是韓子之言固失之而老兄所論亦未盡得博愛之不得為仁正為不見親切處耳若見親切處則博愛固仁者之事也試以此意思之如何博施濟眾一段不知高卿如何著恐更須子細也

答何叔京

今年不謂饑歉至此夏初所至涵涵遂為縣中委以賑糶之役中間又為隣境羣盜竊發百方區區僅得無事今早稻已熟雖有未浹洽處然想無它虞矣對後事變不敢廢體察以為庶幾或可寡過然悔尤之積打不過處甚多即自自懼耳自老兄南去日以為念讀來書知志不獲伸細詢來使乃盡知曲折此朋友之責也夫復何言謹已後書蕭臺且為兄求一差微來建邵到即又徐園所處因此且可暫為寧親之計亦急事也今日所向如此但臨汀深僻王靈不及當愈甚爾朝政比日前不作矣近又去一二近習近臣之附麗者亦斥去之但直道終未可行王龜齡自夔府造朝不得留出知湖州又不容而去今汪帥來凡看又如何上以薦者頗力又熟察其所為其眷待少異於前矣然事係安危未知竟如何耳真無以之蹤不足為輕重然亦俟此決之耳欽夫臨川之除薦者意不止此亦係時之消長非人力能為也近寄得一二篇文字來前日伯崇方借去已寄語令轉錄呈其間更有合商量處也前此備易拜稟博觀之敬誠不自揆乃蒙見是何幸如此然觀來

喻似有未能遽舍之意何耶此理甚明何疑之有若使道  
可以多聞博觀而得則世之知道者為不少矣熹近日因  
事方有少省發疑如鳶飛魚躍明道以為與必有事焉勿  
正之意同者今乃曉然無疑日用之間觀此流行之體初  
無間斷處有下功夫處乃知日前自詭誑人之罪蓋不可  
勝贖也此與守書冊泥言語全無交涉幸於日用間察之  
知此則知仁矣所欲言甚衆不欲久稽來使草草略具報  
如此殊不盡懷

向蒙垂示先大夫易集義得以伏讀竊窺觀象玩辭之意  
知前輩求道之勤蓋如此不勝歎仰願恨不得執經門下  
躬扣所疑三復遺篇徒深感悵昨承見索以在府中不得  
即歸內今謹封識以候來人至幸檢納不勝幸甚

上蔡語錄上卷數段極親切暇日試涵泳之當自有味不  
必廣求愈令隨語生解不得脫灑耳

答何叔京

一出五旬而後反歸來隨分擾擾未得開卷歲月逝矣天  
理未明物欲方熾每得朋友論辯之書為之媿汗不能已  
未知終何以自脫於小人之蹄也幸閭里粗寧老幼平遠  
雖貧悴日甚且復推遷官期亦未及區區甚憚此行欲俟  
暫到復為請祠計若不獲命始當奉來教以周旋敬大相  
為謀亦如此也竊承深以去親為念又歎從仕之害其所  
學浩然有歸與之志此固吾人之所同然仕州縣者遷就  
於法令之中猶或可以行所志之一二仕於朝者又不復  
有此但知其不可而冒進自處便不是了更無可說此所

以徘徊之久而重於一行也承喻溫厲之說不記當時如  
何及之若直以厲為主誠可謂一偏之論矣或恐以氣質  
之偏而欲矯以趨中則有當如是者亦不為過矣然聖人  
之溫而厲乃是天理之極致不勉不思自然恰好毫髮無  
差處要須見此消息則用力矯揉隨其所當自有準則不  
至偏倚矣不然正恐如扶醉人也來教所謂聖人所以處  
中似非本旨更告詳之伯崇近得書講學不輟似亦稍進  
但為偷兒入室夜囊為之一空亦非貧者所宜遭也寄示  
答問六條得以見邈來用功處然鄙意多所未安輒敢條  
析以求訂正亦未敢自以為是也

宗禮之亡可傷不知後來所學如何似未能脫去禪學也  
今朋友間資質如此人亦不易得惜其止於此耳

答何叔京

示喻所以居官之意甚善昔范巽之問政於橫渠橫渠告  
之曰尊所聞力所及願尊兄益充此心則力之所及初亦  
無限量也來使云頗認得流亡復業及募得新民願受一  
廬者此最厚下固本之良策然更有方便與寬得一兩項  
泛科亦久遠之利來者必益衆矣如何聞新倉使鄭景望  
甚賢或可告語耳喜奉親粗遣官期已及再被堂帖趣行  
然區區本志已不欲往而近見交親入仕於朝無不失其  
故步學力未充深有此懼已遺書馬祠矣萬一不遂或當  
一行但單行非所安迎養又不便只此一節便自難處其  
曲折又有非遠書所能致者

答何叔京

真蒙階堂記陳及之浮此固所不敢忘者但題目大未敢  
率爾措辭意欲少假歲時尚冀學有分寸之進而後為之  
庶有以窺則先志之一二而形容之不為虛作耳區區此  
心更望垂察幸甚幸甚知言一冊納上語錄程憲未寄來  
也所疑記善足見恩索之深然得失亦相半別紙具稟其  
詳向者轉說固不能無病來誨反復添修蒙滯所未安歟  
亦具別紙更望提耳幸甚幸甚和篇之喻非所敢當正此  
沉懸未有以為計何暇揀人之疾乎尹氏解無終食違仁  
蓋本明道先生之言而失之明道云猶亦三月不違仁  
之篇也又其次則月人心私欲道心天理此亦程氏遺  
月至焉此是三等人言中間疑之後乃得其所謂舊書中兩段錄呈有未然者  
更告指喻

答何叔京自此至如龍言仁共  
五段云與王子合

來教云天地之心不可測識惟於一陽來復乃見其生生  
不窮之意所以為仁也熹謂若果如此說則是一陽未復  
已前別有一截天地之心漠然無生物之意直到一陽之  
復見其生生不窮然後謂之仁也如此則體用乖離首尾  
衡次成何道理王野之說便是如此  
所以見則於程子也須知元亨利貞便是  
天地之心而元為之長故曰大哉乾元萬物資始便是有  
此乾元然後萬物資之以始非因萬物資始然後得元之  
名也

仁者心之用心者仁之體此語大有病程子已嘗關之矣  
其下文乃有殺種之說正是發明關此之意今引殺種為  
說而立論乃如此非惟不解程子所關之意竊恐并殺種

之意而不明也

答何叔京

喜所謂仁者天地生物之心而人物之所得以為心此雖  
出於一時之臆見然竊自謂正發明得天人無間斷處稍  
似精密若看得破則見仁字與心字渾然一體之中自有  
分別毫釐有辨之際却不破碎恐非如來殺所疑也  
性情一物其所以分只為未發已發之不同耳若不以未  
發已發分之則何者為性何者為情耶仁無不統故惻隱  
無不通此正是體用不相離之妙若仁無不統而惻隱有  
不通則體大用小體圓用偏矣觀謝子為程子所難直得  
面赤汗下是乃所謂羞惡之心者而程子指之曰只此便  
是惻隱之心則可見矣孟子此章之首但言不忍之心因  
引孺子入井之事以驗之而其後即云由是觀之無惻隱  
羞惡辭讓是非之心則非人也此亦可見矣  
知覺言仁程子已明言其非明卷十蓋以知覺言仁只說  
得仁之用而猶有所未盡不若愛字知說得仁之用平正  
周備也

答何叔京

盡心知性知天言學者造道之事窮理盡性至命言聖人  
作易之事  
樂天知命天以理言命以付與言非二事也五十而知天  
命亦知此而已矣知只是知得此道理初無它說不知命  
無以為君子此知命字真與知天命不同程子嘗言之矣  
存心養性便是正心誠意之事然不可謂全在致知格物

之後但必物格知至然後能盡其道耳

體會非心不見橫渠本語未曉其說

至誠之至乃極至之至如至道至德之比

惟精惟一固是敬然如來諭之云却殊不端的精一二字

亦有分別請弁詳之

九德之目蓋言取人不可求備官人當以其等耳豈德不

可僭之謂耶

洗心聖人玩辭觀象理與心會也齊戒聖人觀變玩占臨

事而敬也

明德統言在己之德本無瑕垢處至善指言理之極致隨

事而在處

著以七為數是未成卦時所用未有定體故其德負而神

所以知來卦以八為數是已成卦之變而成已有定體故其

德方以知所以藏往卦惟三易有之皆筮法也若灼龜而

卜則謂之兆見於周禮可考也

安土者隨所遇而安也敦乎仁者不失其天地生物之心

也安土而敦乎仁則無適而非仁矣所以能愛也仁者樂

山之意於此可見

无妄災也說者似已得之不知所疑者何謂却望批誨

耕菑固必因時而作然對穫畬而言則為首造矣易中取

象亦不可以文害辭辭害意若必字字拘泥則不耕而望

穫不菑而望畬亦豈有此理耶

建牧立監與巡狩之義並行不悖祭天朝諸侯躬巡撫之

意皆在其中矣先王之政體用蕪蕪本末備具非若後世

儒者一偏之說有體而無用得本而遺末也

時習三省固未為聖人成德事然亦不專是初學事也蓋

通上下之言耳

答何叔京

公羊分陝之說可疑蓋陝東地廣陝西只是關中雍州之

地耳恐不應分得如此不均周公在外而其詩為王者之

風召公在內而其詩為諸侯之風似皆有礙陳少南以其

有礙遂創為分岐東西之說不惟穿鑿無據而召公所分

之地愈見促狹蓋僅得今隴西天水數郡之地耳恐亦無

此理二南篇義當以程子之說為正

邶鄘衛之詩未詳其說然非詩之本義不足深究歐公此

論得之

罪人斯得前書已具報矣不知看得如何此等處須著箇

極廣大無物我底心會看方得若有一毫私吝自愛惜避

嫌疑之心即與聖人做處天地懸隔矣萬一成王終不悟

周公更待罪幾年不知如何收殺胡氏家錄有一段論此

極有意思深思之如何

倬彼雲漢則為章于天矣周王壽考則何不作人乎

此等語言自有箇血脉流通處但涵泳久之自然見得

條暢泔洽不必多引外來道理言語却壅滯却詩人活底

意思也周王既是壽考豈不作成人材此事已自分明更

著箇倬彼雲漢為章于天喚起來便愈見活潑潑地此六

義所謂興也興乃興起之義凡言興者皆當以此例觀之

易以言不盡意而立象以盡意蓋亦如此

答何叔京

後書所論持守之說有所未喻所較雖不多然此乃實下  
功夫田地不容小有差互嘗與季通論之季通以為尊兄  
天資粹美自無紛擾之患故不察夫用力之難而言之  
易如此此語甚當然意竊觀尊兄平日之容貌之間從容  
和易之意有餘而於莊整齊肅之功終若有所不足豈其  
所存不主於敬是以不免於若存若亡而不自覺其舍而  
失之乎二先生拈出敬之一字真聖學之綱領存養之要  
法一主乎此更無內外精粗之間固非謂但制之於外則  
無事於存也所謂既能勿忘勿助則安有不敬者乃似以  
敬為功效之名恐其失之益遠矣更請會集二先生言敬  
處子細尋繹自當見之

答何叔京

持敬之說前書亦未盡今見嵩卿具道尊意乃得其所以  
差者蓋此心操之則存而敬者所以操之之道也尊兄乃  
於覺而操之之際指其覺者便以為存而於操之之道不  
復致力此所以不惟立說之偏而於日用功夫亦有所間  
斷而不周也愚意竊謂正當就此覺處敬以操之使之常  
存而常覺是乃乾坤易簡交相為用之妙若便以覺為存  
而不加持敬之功則恐一日之間存者無幾何而不存者  
什八九矣願尊兄以是察之或有取於愚言耳所喻旁搜  
廣引頗費筋力者亦所未喻義理未明正須反復鑽研參  
互考證然後可以得正而無失古人所謂博學審問慎思  
明辯者正為是也奈何憚於一時之費力而草草自欺乎

竊謂高明之病或恐正在於此試反求之當自見矣

答何叔京

持敬之說前書已詳稟矣如今所喻先存其心然後能視  
聽言動以禮則是存則稜亡則舍而非操則存舍則亡之  
謂也由乎中而應乎外乃四箴序中語然此一句但說理  
之自然下句制之於外所以養其中方是說下功夫處以  
織語考之可見矣若必曰先存其心則未知所以存者果  
若何而着力邪去冬嘗有一書請類集程子言敬處考之  
此最直截竊觀累書之論似未肯於此加功也宜憚於費  
力而不為邪

答何叔京

示喻根本之說敢不承命但根本枝葉本是一貫身心內  
外元無間隔今日專存諸內而畧夫外則是自為間隔而  
此心流行之全體常得其半而失其半也曷若動靜語默  
由中及外無一事之不敬使心之全體流行周浹而無一  
物之不備無一息之不存哉觀二先生之論心術不曰存  
心而曰主敬其論主敬不曰虛靜淵默而必謹之於衣冠  
容貌之間其亦可謂言近而指遠矣今乃曰不教人從根  
本上做起而便語以敬性性一向外馳無可據守則不察  
乎此之過也夫天下豈有一向外馳無所據守之敬哉必  
如所論則所以存夫根本者不免著意安排揠苗助長之  
患否則雖曰存之亦且若存若亡莫知其鄉而不自覺矣  
愚見如此伏惟試反諸身而察焉有所未安却望垂教也  
太極中正仁義之說玩之甚熟此書條暢洞達絕無可疑

只以乾元亨利貞五字括之亦自可盡大抵只要識得上  
下主賓之辨耳

答何叔京

伏蒙示及心說甚善然恐或有所未盡蓋入而存者即是  
真心出而亡者亦此真心為物誘而然耳今以存亡出入  
皆為物誘所致則是所存之外別有真心而於孔子之言  
乃不及之何邪子重所論病亦如此而子約又欲弁其出  
而亡者不分真妄皆為神明不測之妙二者蓋胥失之真  
向答二公有所未盡後來答游誠之一段方稍穩當今謹  
錄呈幸乞指誨然心之體用始終雖有真妄邪正之分其  
實莫非神明不測之妙雖皆神明不測之妙而其真妄邪  
正又不可不分耳不審尊意以為如何儲君之論則異乎  
所聞矣其所誦說環溪之書雖未之見然以其言考之豈  
其父嘗兄環溪而環溪者即謙溪之子元翁兄弟也歟元  
翁與蘇黃遊學佛談禪蓋失其家學之傳已父其言固不  
足據且儲君者又豈非清逸家子弟耶清逸之子亦參禪  
雖或及識謙溪然其學則異矣今且據此書論之只文字  
語言便與太極通書等絕不相類蓋通書文雖高簡而體  
實淵懿且其所論不出乎陰陽變化倚已治人之事未嘗  
劇談無物之先文字之外也而此書乃謂中為有物而必  
求其所在於未生之前則是禪家本來面目之緒餘耳殊  
不知中者特無偏倚過不及之名以狀性之體改而所謂  
性者三才五行萬物之理而已矣非有一物先立乎未生  
之前而獨存乎既沒之後也其曰執曰用口建亦體此理

以脩已治人而已矣非有一物可以握持運用而建立之  
也通書論中曰云中和也又其後所謂立象示  
人以乾元為主者尤為詭誕無稽大槩本不足辨以來較  
未有定論故畧言之因來誨諭幸甚幸甚

答何叔京

心說已前但所謂聖人之心如明鏡止水天理純全者即  
是存處但聖人則不操而常有耳衆人則操而存之方其  
存時亦是如此但不操則不存耳存者道心也亡者人心  
也心一也亦是實有此二心各為一物不相交涉也但以  
存亡而異其名耳方其亡也固非心之本然亦不可謂別  
是一箇有存亡出入之心却待反本還原別求一箇無存  
亡出入之心來換却只是此心但不存便亡不亡便存中  
間無空隙處所以學者必汲汲於操存而雖舜禹之間亦  
以精一為戒也且如世之有安危治亂雖堯舜之聖亦只  
是有治安而無危亂耳豈可謂堯舜之世無安危治亂之  
可名邪如此則便是向來胡氏性無善惡之說請更思之  
却以見教

答何叔京

承示近文伏讀一再適此冗中未及子細研味但如云仁  
義者天理之施此語極未安如此則是天理之未施時未  
有仁義也而可乎心性仁愛之說所以未契正坐此等處  
未透耳竊意不若云仁義者天理之目而慈愛羞惡者天  
理之施於此看得分明則性情之分可見而前日所疑皆  
可迎刃而判矣

答何叔京

天理既渾然然既謂之理則便是箇有條理底名字故其中所謂仁義禮智四者合下便各有一箇道理不相混雜以其未發莫見端緒不可以一理名是以謂之渾然非是渾然裏面都無分別而仁義禮智却是後來旋次生出四件有形有狀之物也須知天理只是仁義禮智之總名仁義禮智便是天理之件數更以程子好學論首章求之即可見得果然見得即心性仁愛之說皆不辨而自明矣

答何叔京

未發之前太極之靜而陰也已發之後太極之動而陽也其未發也敬為之主而義已具其已發也必主於義而敬行焉則何間斷之有哉

主敬存養雖說必有事焉然未有思慮作為亦靜而已所謂靜者固非槁木死灰之謂而所謂必有事者亦豈求中之謂哉

真而靜是兩字純一無偽却只說得真字

仁是用功親切之効心是本來完全之物人雖本有是心而功夫不到則無以見其本體之妙故熹向者妄謂人有是心而或不仁則無以著此心之妙以此故爾非謂旋安排也但著字差重可然舍此又未有字可下只此似亦不妨若下句則似初無病仁是用功親切之効

心主於身其所以為體者性也所以為用者情也是以貫乎動靜而無不在焉以此言之已似太粗露了何得更為

無著莫乎

孟子雖多言存養然不及其日至論養氣則只以義為主比之類子便覺有疎闊處程子之言恐不專為所稟與氣象蓋所學繫於所稟氣象又繫於所學疎則皆疎密則皆密唯大而化之然後不論此可

兩木冰上温故雨而不雪下冷故著木而冰

答楊庚書論存心明理主敬窮理兩段意好然無總攝却似相反使人不知所先後要之須說二字交相養互相發而操存者為主乃分明耳答作肅書所謂性理之本此語未安夫本對末之名也今以性為理之本然則以理為性之末可乎所引元者善之長為比亦不類元在衆善之先故為衆善之長與此文意自不同也呂與叔云中庸之道所由出程子以為若謂道出於中則道在中內別為一物正今日之異同也覺與動字固不同然覺字須貫動靜而無不在若睡覺之喻則是動靜分屬性情只留得中間字子欲動未動處屬心也與前所謂心無時不在者亦自相矛盾矣又云心情亦可通言而又云情即心也此皆未安又難作肅云性者理之會是性本無須待理會於此方以為性此亦非也所謂理之會者猶曰衆理之總會處爾又所引率性之謂道亦正是呂氏之說熹向說此三句語雖未瑩然却是程子意見東試參考之或有取爾又云所以言性理之本以其一源也此亦未安體用是兩物而不相離故可以言一源性理兩字即非兩物謂之一源却倒說

開了餘已見答

出母有服所論得之記得儀禮却說為父後者則無服此



尊祖敬宗家無二主之意先王制作精微不苟蓋如此子上若是子思嫡長子自合用此禮而子思却不如此說此則可疑竊意禮弓所記必有失其傳者

云能不改樂仁便在此亦未安唯仁故能不改樂耳

云敬久則誠誠者忠信之積此語恐未安

光武雖名中興實同創業所立廟制以義起之似亦中節

不審果何如更望參訂也餘論皆當向見胡明仲侍郎論

李固事亦正如此也

答何叔京

人之本心無有不仁但既汨於物欲而失之便須用功觀切方可復得其本心之仁故前書有仁是用功觀切之功之說以今觀之只說得下一截心是本來完全之物又却只說得上一截然則兩語非有病但不圓耳若云心是通貫始終之物仁是心體本來之妙汨於物欲則雖有是心而失其本然之妙惟用功觀切者為復之如此則庶幾近之矣孟子之言固是渾然然人未嘗無是心而或至於不仁只是失其本心之妙而然耳然則仁字心字亦須畧有分別始得記得李先生說孟子言仁人心也不足將心訓仁字此說最有味試思之

顧孟氣象此亦難以空言指說正當熟讀其書而玩味之

耳

體用一源者自理而觀則理為體象為用而理中有象是一源也頭微無間者自象而觀則象為顯理為微而象中

且既曰有理而後有象則理象便非一物故伊川但言其一源與無間耳其實體用顯微之分則不能無也今日理象一物不必分別恐陷於近日舍胡之弊不可不察

天命之謂性有是性便有許多道理總在裏許故曰性便是理之所會之地非謂先有無理之性而待其來會於此也但以伊川性即理也一句觀之亦自可見矣心妙性情

之德妙字是主宰運用之意又所引孝德之本雖不可以本末言然孝是德中之一事此孝德為本而彼眾德為末耳今日性理之本則謂性是理中之一事可乎又云天下

之理皆宗本於此則是天下之理從性生出而在性之外矣其為兩物不亦大乎記得前書所引程呂答問者似已盡之更乞詳考

光武之事始者特疑其可以義起耳非以為正法當然也所論立伯升之子以奉私廟此最得之但成哀以下即陵為廟似已允當蓋彼皆效寇亡國之君又未嘗命光武以與復自不當更立廟於京師也如漢獻帝晉懷帝又不同蓋昭烈元帝嘗受二帝之命矣此等事乃禮之變節須精於義理乃能於毫釐之間處之不差若只守常執一便不相應如溫公伊川論禮園事之不同亦可見矣

龜山人欲非性之語自好昨來胡氏深非之近因廣仲來問熹答之云云此與廣仲書隨其所問而答之故與今所論者不相似不能盡錄然觀來教謂不知自何而有此人欲此問甚緊切熹竊以謂人欲云者正天理之反耳謂因天理而有人欲則可謂人欲亦是天理則不可蓋天理中

本無人欲惟其流之有差遂生出人欲來程子謂善惡皆  
天理此句甚可勝謂之惡者本非惡但過與不及便如  
此此句問此句答了所引惡亦不可不謂之性意亦如此

答何叔京

示喻必先盡心知性識其本根然後致持養之功此意甚  
善然此心此性人皆有之所以不識者物欲昏之耳欲識  
此本根亦須合下且識得箇持養功夫次第而加功焉方  
始見得見得之後又不合其持養之功方始守得蓋初不  
從外來只持養得便自若見但要窮理功夫互相發耳來  
喻必欲先識本根而不言所以識之道忌亦未免成兩  
截也主於成者以進爲文主於盈者以及爲文中間便自  
有箇恰好處所謂性情之正也此固不離於中和然只喚  
作中和便說殺了須更玩味進反之間見得一箇恰好處  
方是實識得中和也

學仕是兩事然却有互相發處

毋不敬是統言主宰處儼若思敬者之貌也安定辭敬者  
之言也安民哉敬者之効也此只言大綱本領而事無過  
舉自在其中若只以事無過舉可以安民爲說則氣象淺  
迫無涵畜矣

敬則心有主宰而無偏系惟勿忘勿助者知之體物而不  
可遺今人讀此句多脫却可字故說不行當知鬼神之妙  
始終萬物物莫得而遁焉所謂不可遺也

窮盡物理然後好善如好色惡惡如惡臭故必知至而後  
意誠

答何叔京

雖曰未學吾必謂之學矣

天下之理有大小本末皆天理之不可無者故學者之務  
有緩急先後而不可以偏廢但不可使未勝本緩先急耳  
觀聖人所謂行有餘力則以學文者其語意正如此若子  
夏之論則矯枉過其正矣故吳才老病其言蓋有見於此  
者來喻之云却似未領其意唯呂伯恭謂才老蓋以記誦  
爲學者故其言雖若有理然其意之所主則偏矣此論爲  
得之蓋意偏論正自不相妨也

三年無改於父之道

來喻云父或行有不善子不爲則可矣何改之有蓋謂不  
爲便是改聖人之意正要於此處之得宜耳此章之指初  
不爲有國家者設也大意不忍改之心是根本處而其事  
之權衡則游氏之說盡之試詳考之可見龜山之說施於  
此章誠非本文之意然其所謂不忍死其親者恐與之死  
致生之病不同幸詳之

小大由之

當依伊川說但入自少時即讀屬下句故今乍見其說突  
兀耳平心味之自見歸著省無限氣力也若屬下句即上  
句說不來又與知和而和意思重疊

信近於義

來喻云信必踐言則復言非信也此句素所未曉  
蜡賓之問當時必有來歷恐傳者或失其真故其言不能  
無失耳

伯恭夷齊之論大槩得之讓國之事若使柳下惠少連處之不知又當如何恐未遽飄然遠引也

危論等語此或者道伯恭之言其間頗有可疑處故因書扣之而伯恭自辨如前所云耳隨時云者正謂或危或孫無不可隨之時耳若曰當視時之可隨與否則非聖人所謂隨時矣

專心致志等語正是教人如此著力教者但務講明義理分別是非而學者汎然聽之若存若亡則亦何由入於曾次而有所醒悟邪

仁愛之說累書言之已詳請更檢看更并仁義禮智四字分別區處令各有去著則自當見之不欲多言以取瀆告之咎也

若如來論則孟子側隱之心仁之端也此語亦當有兩當云公愛之心仁之端也乃為備耳如此立言有何干涉乎

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第四十

閩縣儒學教諭王製校

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第四十一

書人問答

答馮作肅

所論兩條如叔京兄所論孔子非沮子貢乃勉其進此意甚善而作肅所疑亦有不得不疑者但此章自不必別為之說但看伊川先生解云我不欲人之加諸我吾亦欲無加諸人仁也已所不欲勿施於人恕也恕則子貢可勉而能仁則非子貢之所及此意極分明矣博施濟眾之問與此語先後不可考疑却因能近取譬之言用力有功而有欲無加人之說也喜嘗謂欲立人欲達人即子貢所謂欲無加人仁之事也能近取譬求仁之方即孔子所謂勿施於人恕之事也熟玩文意似當如此然諸先達未之嘗言未知是否幸試思之更白叔京兄質其可否復以見諭幸甚又所引與點為證恐聖人與點之意不止如此亦可并商量也

答馮作肅

所諭懲創後生妄作之弊甚善然亦不可以此而縲於窮理但勿好異求新非人是已則知識益明而無穿穴之害矣若因陋畜疑不為勇決之計又非所以矯氣質之偏而進乎日新也

答馮作肅

示諭頗為他慮所牽不得一意講習只得且將明白義理澆灌涵養令此義理之心常勝便是緊切功夫久之須得力也

答馮作肅

敬義之說甚善然居敬窮理二者不可偏廢有所偏廢則德孤而無所利矣動靜仁智之體對下文樂壽為仁智之效而言猶言其體段如此耳非體用之謂也學者求為仁智之事亦只如上章居敬窮理之說便是用力處若欲動中求靜靜中求動却大支離然亦無可求之理也

以伊尹為天民蓋以其事言之如耕莘應聘之事即分明見得有此蹤跡也治亦進亂亦進是指五就湯五就桀而言乃是就湯之後以湯之心為心非不待可行而遽行之謂也傳說是大賢比伊尹須少貶其見可而後行雖同但所以行者或不及耳周孔又高直是正已而物正之事可行而行亦有所不足道矣

二南乃天子諸侯燕樂用之鄉人用之邦國所以風天下也然隨事自有正樂者則兼及之如無禮節有無正樂者則專用之如無飲酒也恐是如此然亦未及考也一而所施則異當更深察之

性情等說有已見叔京書者但所與高卿論者今議其得失於此高卿云理即性也不可言本此言得之性即理也今見遺書但其下分別感有內外則有病作肅非之是也作肅又云性者自然理則必然而不可悖亂者此意亦近之有語但下云理不待性而後有必因性而後著此則有大病蓋如此則以性與理為二也下云性者理之會却好理者性之通則又未然蓋理便是性之所有之理性便是

理之所會之地而高卿失之於太無分別作肅又失之於太分別所以各人只說得一邊也作肅云情本於性故與性為對心則於斯二者有所知覺而能為之統御者也未動而無以統之則空寂而已已動而無以統之則放肆而已此數句却好但必以不動為心則又非矣若心本不動則孟子又何必四十而後不動心乎須知未動為性已動為情心則貫乎動靜而無不在焉則知三者之說矣知言曰性立天下之有情效天下之動心妙性情之德此言甚精密與其他說話不同試玩味之則知所言之失矣

答連高卿

正顏色斯近信矣此言持養又熟之功正其顏色即近於信蓋表裏如一非但色莊而已以上下兩句考之可見非謂正顏色即是近信也若非持養有素則正顏色而不近信者多矣

宿諾者未有以副其諾而預諾之如今人未有此物而先以此物許人之類集補用此盡心以見處而言盡性以行處而言易筭結縷未須論優劣但看古人謹於禮法不以死生之變易其所守如此便使人有行一不義殺一不幸而得天下不為之心此是緊要處子路任衛之失而董論之多矣然子路却是見不到非知其非義而苟為也

則道義息意亦可見

天地設位而易行乎其中以造化言之也乾坤成列而易立乎其中以卦位言之也

乾者萬物之始對坤而言天地之道也元者萬物之始對亨利貞而言四時之序也錯綜求之其義乃盡

功用妙用之說來論得之

所謂天地之性即我之性豈有死而遷亡之理此說亦未為非但不知為此說者以天地為主耶以我為主耶若以天地為主則此性即自是天地間一箇公共道理更無人物彼此之間死生古今之別雖曰死而不亡然亦有我之得私矣若以我為主則只是於自己身上認得一箇精神魂魄有知有覺之物即便目為己性把持作弄到死不肯放舍謂之死而不亡是乃私意之尤者尚何足與語死生之說性命之理哉釋氏之學本是如此今其徒之黠者往往自知其陋而稍諱之却去上頭別說一般玄妙道理雖若澆漾不可致詰然其歸宿實不外此若果如此則是一箇天地性中別有若干人物之性每性各有界限不相交雜改名換姓自生自死更不由天地陰陽造化而為天地陰陽者亦無所施其造化矣是豈有此理乎煩以此問子晦渠必有說却以見論

答蕭卿

為其多聞也為其賢也多聞何以謂之師夫賢有大小記曰以人望人則賢者可知至於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易之大畜故可以為師

賢與多聞細分固當有別但若只如此理會則與王氏新經何異恐不必深致意也下段春秋補助之說攷此

配義與道而不言仁充塞天地之間則仁在其中矣孟子言氣至於集義故也

更孰看上下文字細思索不可只如此草草說過樂正子有諸己之謂信與反身而誠則能動人也如何信有諸己誠則能動人也

信與誠大槩相似但反身而誠所指處地位稍高亦未論能動人不也

孟子不見儲子謂其儀不及物夫儲子之平陸特遣人致幣交於孟子則其接也不以禮孟子何以受其幣而不見豈非不骨教誨之道與孔子不見孺悲而鼓瑟之義同

初不自來但以幣交未為非禮但孟子既受之後便當來見而又不來則其誠之不至可知矣故孟子過而不見施報之宜也亦不屑之教誨也

楚令尹子南之子棄疾雍糾之妻一告而殺夫一告而殺父二者亦不幸而遇此然當如何為正

居二者之間調護勸止使不至於相夷者上也勸之不從死而以身悟之次也舍是亦無策矣

桓公不足以為民不免左衽管仲之不絕得為仁乎或以為管仲自信其才雖不遇而仲之仁自若也若夫成功則天也

孔子許管仲以仁正以其功言之耳非以管仲為仁人也

若其無功又何得為仁乎

答連高卿

恭敬二字語孟之言多矣如敬而無失與人恭而有禮居處恭執事敬行己也恭事上也敬責難於君謂之恭陳善閉邪謂之敬伊川先生言發於外者謂之恭有諸中者謂之敬蓋恭敬只一理表裏之言以此意解語孟之言似不契莫是有輕重否

恭主容敬主事自學者而言則恭不如敬之力自成德而言則敬不如恭之安

鬼神馮依此亦有理莫見乎隱莫顯乎微而已此莫只是誠之不可揜感而遂通之意否

鬼神馮依之說大槩固然然先生蓋難言之亦不可不識其意也

窮神則無易矣

此言人能窮神則易之道在我矣豈復別有易哉乾是聖人道理坤是賢人道理

乾是自然而坤便有用力處

論性不論氣不備論氣不論性不明

論性不論氣則無以見生質之異論氣不論性則無以見理義之同

兵法遠交近攻須是審行此道智崇禮卑之意蓋學者其知要

高明其行須切近立則見其參於前所見者何事竊謂

言忠信行篤敬所主者誠敬而已所主者既誠敬則所見者亦此理而無妄矣故坐必如尸立必如齊此理未

嘗不在前也

二說皆善

頴淵問仁孔子告之以仁與禮仁與禮果異乎竊謂五常百行理無不貫仁者人此者也義者宜此禮者履此仁之與禮其命名雖不同各有所當皆天理也人之所以滅天理者以為人欲所勝耳人能克去己私則天理者復動容周旋中禮仁孰大焉

仁禮之說亦得之但仁其統體而禮其飾文耳

答連高卿

德輔如毛氏鮮克舉之孔子所謂為仁由己也仁以為己任不亦重乎程子所謂克己最難也周子亦曰至易而行難果而確無難焉蓋輕故易重故難知其易故行之必果知其難則守之宜確能果能確則又何難之有乎恐不必引克舜病諸以為任重之證也

死生有命言稟之素定非今日所能移富貴在天言制之在彼非人力所能致如所論却費力也

天下歸仁孰考經文及程氏說似只謂天下之人以仁歸之與呂氏贊不同蓋事事合理則人莫不稱其仁如宗族

稱孝鄉黨稱悌之比若有毫髮之私留於胸中則見乎外者必有所不可揜矣人亦必以其實而稱之又何歸仁之有

知化只是知化育之道不必以知為主但窮神知化存神過化伊川橫渠說此二義皆不同試考其說當孰從耶忠質文不見於經然亦有理蓋忠則只是誠實質便有損

文就質之意矣

曾子言仁人此義宜此只就孝上說孟子言仁之實義之實則兼孝悌而言程子言此雖只是一理然須分別得出是亦理一而分殊之意大凡道理皆如此也

一人此一段

夫仁者已欲立而立人已欲達而達人所謂以己及物仁也能近取譬可謂仁之方也已所謂推己及物恕也

並行不悖一章甚善此君子所以不謂命也但克舜孔子為疏感之異似未必然此各是發明一事皆不以天而廢人者然所謂人者是亦天而已矣此所以並行而不相悖也

答程允夫洵

讀蘇氏書愛其議論不為空言竊敬慕焉

蘇氏議論切近事情固有可喜處然亦謫矣至於街浮華而忘本實貴通達而賤名檢此其為害又不但空言而已然則其所謂可喜者考其要歸恐亦未免於空言也

為學之道憂憂乎難哉

為學之道至簡至易但患不知其方而溺心於淺近無用之地則反見其難耳

穎濱浩然一段未知所去取

反復讀孟子此章則蘇氏之失自見

孟子集解先錄要切處一二事如論養氣論性之類

孟子集解雖已具案然尚多所疑無人商確此二義尤難明豈敢輕為之說而妄以示人乎來書謂此二義為甚切處固然然學者當自博而約自易而難自近而遠自下而

高乃得其序今舍七篇而直欲論此是躐等也為學之序不當如此而來書指顛須索氣象輕肆其病尤大

窮理之要不必深求先儒所謂行得即是者此最至論若論雖高而不可行失之迂且矯此所謂過猶不及其

為失中一也

窮理之要不必深求此語有大病殊駭聞聽行得即是固為至論然窮理不深則安知所行之可否哉宰予以短喪為安是以不可為可也子路以正名為迂是以可為不可也彼親見聖人日聞善誘猶有是失况於餘人恐不但如此而已窮理既明則理之所在動必由之無論高而不可行之理但世俗以苟且淺近之見謂之不可行耳如行不由徑固世俗之所謂迂不行私謁固世俗之所謂矯又豈知理之所在言之雖若甚高而未嘗不可行哉理之所在即是中道惟窮之不深則無所準則而有過不及之患未有窮理既深而反有此患也易曰精義入神以致用也蓋惟如此然後可以應務未至於此則凡所作為皆出於私意之鑿真行而已雖使或中君子不貴也

前所論蘇穎濱正以其行事為可法耳

蘇黃門謂之近世名卿則可前書以顏子方之僕不得不論也今此所論又以為行事可法本朝人物最盛行事可法者甚眾不但蘇公而已大抵學者貴於知道蘇公早捨蘇張之緒餘晚醉佛老之糟粕謂之知道可乎古史中論黃帝克舜禹益子路管仲曾子子思孟子老聃之屬皆不中理未易舉但其辨足以文之世之學者窮理不深因

為所眩耳僕數年前亦嘗惑焉近歲始覺其繇

所謂行事者內以處己外以應物內外俱盡乃可無悔  
古人所貴於時中者此也不然得於己而失於物是亦  
獨行而已矣

處已接物內外無二道也得於己而失於物者無之故凡  
失於物者皆未得於己者也然得謂得此理失謂失此理  
非世俗所謂得失也若世俗所謂得失者則非君子所當  
論矣時中之說亦未易言若如來論則是安常習故同流  
合汙小人無忌憚之中庸後漢之胡奮是也豈所謂時中  
者哉大抵俗學多為此說以開苟且放肆之地而為蘇學者  
為尤甚蓋其源流如此其誤後學多矣

答程允夫

所示詩文筆力甚快書中所云則未敢聞命別紙條析以  
往試熟看數過當自見得大抵自道學不明十有餘年為  
士者習於耳目見聞之陋所識所趣不過如此如欲為文  
章之士而已則以吾弟之才少加勉勵自應不在人後但  
不當妄談義理徒取誦於識者若果有意於古人之學則  
如所示皆未得其門而入者要須把作一件大事深思力  
究厚養力行然後可議耳但恐浮艷之詞染習已深未能  
勇決棄彼而取此則非僕之所敢知也

答程允夫

真承寄示前書所諭皆未中理不得不相曉來書謂喜之  
言乃論蘇氏之粗者不知如何而論乃得蘇氏之精者此  
在吾弟必更有說然意則以為道一而已正則表裏皆正

請則表裏皆請豈可以析精粗為二致此正不知道之過

也又謂洗垢索癩則孟子以下皆有可論此非獨不見蘇  
氏之失又并孟子而不知也夫蘇氏之失著矣知道愈明  
見之愈切雖欲為之覆藏而不可得何待洗垢而索之耶  
若孟子則如青天白日無垢可洗無癩可索今欲掩蘇氏  
之疵而援以為北豈不謬所以彰之耶黃門比之乃兄似  
稍簡靜然謂簡靜為有道則與子張之指清忠為仁何以  
異第深考孔子所答之意則知簡靜之與有道蓋有間矣  
况蘇公雖名簡靜而實陰險元祐末年規取相位力引小  
人揚畏使傾范忠宣公而以己代之既不效矣則誦其彈  
文於坐以動范公此豈有道君子所為哉此非意之言前  
輩固已筆之於書矣吾弟乃謂其躬行不後二程何其考  
之不詳而言之易也二程之學始焉未得其要足以出  
入於佛老及其反求而得諸六經也則豈固以佛老為是  
哉如蘇氏之學則方其年少氣豪固嘗妄解禪學如大悲  
閣中和院等記可見矣及其中歲流落不偶鬱鬱失志然  
後旬旬而歸焉始終迷惑進退無據以比程氏正楊子先  
病後廖先瘵後病之說吾弟比而同之是又欲洗垢而索  
孟子之癩也又謂程氏於佛老之言皆陽抑而陰用之夫  
竊人之財猶謂之盜况程氏之學以誠為宗今乃陰竊異  
端之說而公排之以蓋其跡不亦虛擅主人之意乎必若  
是言則所謂誠者安在而吾弟之所以敬仰之意果何謂  
也挾天子以令諸侯乃權臣跋扈借資以取重於天下豈  
真尊主者哉若儒者論道而以是為心則亦非真尊六經



者此其心術之問反覆畔援去道已不啻百千萬里之遠方且自為邪說談行之不暇又何暇攻百氏而望其服於已也凡此皆蘇氏心術之蔽故其吐辭立論出於此者十而八九吾弟讀之愛其文辭之工而不察其義理之悖日往月來遂與之化如入鮑魚之肆久則不聞其臭矣而此道之傳無聲色臭味之可娛非若侈麗閑街之辭縱橫揮闔之辨有以眩世俗之耳目而盡其心自非真能洗心滌慮以入其中真積力久卓然自見道體之不二不容復有毫髮邪妄雜於其間則豈肯遽然舍其平生之所尊敬向慕者而信此一夫之口哉故伊川之為明道慕表曰學者於道知所向然後見斯人之為功知所至然後見斯名之稱情蓋為此也然世衰道微邪偽交熾上溺於見聞之陋各自是其所是若非痛加剖析使邪正真偽判然有歸則學者將何所適從以知所向况欲望其至之乎此熹之所不得不為吾弟極言而忘其僭越之罪也程氏書布在天

下所至有之此間所不過是耳謾寄大全集一本龜山語錄一本去大全中有他人之文目錄中已題出矣恐已自有之如未有且留有夏中寄來未晚也程氏高弟尹公嘗謂易傳乃夫子自著欲知其道者求之於此足矣不必傍觀他書蓋語錄或有他人所記未必盡得先生意也又言先生踐履盡一部易其作傳只是因而寫成此言尤有味試更思之若信得及試用年歲之功併去雜學致精於此自當有得始知前日所謂蘇程之室者無以異於韃靼猶冰炭於一器之中欲其芳潔而不汙蓋亦難矣蘇氏文辭偉麗近世無匹若欲作文自不妨模範但其詞意矜豪譎詭亦有非知道君子所欲聞是以平時每讀之雖未嘗不喜然既喜未嘗不厭往往不能終帙而罷非故欲絕之也理勢自然蓋不可曉然則彼醉於其說者欲入吾道之門豈不猶吾之讀彼書也哉亦無怪其一胡一越而終不合矣蘇程固嘗同朝程子之去蘇公嗾孔文仲訖而去之也使其道果同如吾弟之所論則雖異世亦且神交豈至若是之矣耶文仲為蘇所嗾初不自知晚乃大覺憤悶嘔血以至於死見於呂正獻公之遺書尚可考也吾弟未之見耳因筆及此似傷直矣然不直則道不見吾弟察之幸甚

答程允夫

仁者天理也理之所發莫不有自然之節中其節則有自然之和此禮樂之所自出也人而不仁滅天理夫何有於禮樂

此說甚善但仁天理也此句更當消詳不可只如此說過明則有禮樂幽則有鬼神鬼神者造化之妙用禮樂者人心之妙用

此說亦善

禮之用和為貴禮之用以和為貴也和如和羹可否相濟先王制禮所以節人情抑其太過而濟其不及也若知和而和則有阿偏勝如以水濟水誰能食之中庸曰發而皆中節謂之和知和而和則不中節矣以和對同則和字中已有禮字意思以和對禮則二者又

不可不分恐不必引和黃相濟之說

政者法度也法度非刑不立故欲以政道民者必以刑齊民德者義理也義理非禮不行故欲以德道民者必以禮齊民二者之決而王伯分矣人君於此不可不審

此一正君而國定之機也

此說亦善然先王非無政刑也但不專恃以為治耳

孔氏之門雖所學者有淺深然皆以誠實不欺為主子曰由誨汝知之乎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是知也教

之以誠也若未得謂得未證謂證是謂自欺如此人者其本已差安可與入道樊遲問智孔子既告之矣又質

之子夏反覆不知已不敢以不知為知也凡此皆為學用力處

此說亦善

非其鬼而祭之誚也誚於鬼則於人可知矣

推說則如此亦可但本文誚字止謂誚於鬼神耳

自孔子謂季氏八佾舞於庭至季氏旅於泰山五段皆聖人欲救天理於將滅故其言哀痛激切與春秋同意

此說亦然

夏殷之禮祀宋固不足徵然使聖人得時得位有所制

作雖無所徵而可以義起者亦必將有以處之為是言

者恐後生以私意妄議先王典禮耳

夏殷之禮夫子固嘗講之但祀宋衰微無所考以證吾言

耳若得時有作當以義起者固必有以處之但此言之發

非謂後生妄議而云耳

身有死生而性無死生故鬼神之情人之情也

死生鬼神之理非窮理之至未易及如此所論恐墮於釋氏之說性因無死生然性字須子細理會不可將精神知覺做性字看也

居上不寬為禮不敬臨喪不哀吾何以觀之哉寬敬哀

皆其本也聖人觀人必觀其本實不足而文有餘者皆

不足以入道

此說得之

心有所知覺則明明則公故曰惟仁者能好人能惡人

仁者固有知覺然以知覺為仁則不可更請合仁義禮智四字思惟就中識得仁字乃佳

一念之善則惡消矣一念之惡則善消矣故曰苟志於

仁矣無惡也又曰未有小人而仁者也

此意亦是然語太輕率似是習氣之病更當覺察療治也

行不由道而得富貴是僥倖也其可苟處乎行不由道

而得貧賤是當然也其可苟去乎然則君子處貧賤富

貴之際視我之所行如何耳行無愧於道去貧賤而處

富貴可也故曰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

不處也貧與賤是人之所惡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

當以不以其道為一句得之為一句其字無下落恐不

理此文

此章只合依先儒說有得富貴之道有得貧賤之道為是

張子韶云此言君子審富貴而安貧賤亦甚簡當

朝聞道夕死可矣天下之事惟死生之際不可以容偽

非實有所悟者臨死生未嘗不亂聞道之士原始反終知生之所自來故知死之所自去生死去就之理了然於心無毫髮疑礙故其臨死生也如晝夜如夢覺以為理之常然惟恐不得正而斃耳何亂之有學至於此然後可以託六尺之孤寄百里之命臨大節而不可奪也此又雜於釋氏之說更當以二程先生說此處熟味而深求之知吾儒之所謂道者與釋氏迥然不同則知朝聞夕死之說矣

君子懷德小人懷土君子懷刑小人懷惠君子安於德義如小人安於居處君子安於法度如小人之安於惠利心之所安一也所以用其心不同耳

此蘇氏說之精者亦可取也

放於利而行多怨利害為對利於己必害於人利於人必害於己害於己則我怨害於人則人怨是利者怨之府也君子循理而行理之所在非無利害也而其為利害也公故人不得而怨人且不得而怨而况於己乎此說得之

德不孤中德也中必有鄰夫子之道至今天下宗之非有鄰乎

此說非是

心本仁違之則不仁顏子三月不違仁不違此心也熟味聖人語意似不如此然則何以不言回也其身三月不違心乎

凡人有得於此必有樂於此方其樂於此也寢可忘也

食可廢也蓋莫能語人以其所以然者唯以心體之乃可自見周濂溪嘗使二程先生求顏子所樂者何事而先生亦謂顏子不改其樂其字有味又云使顏子樂道則不為顏子夫顏子含道亦何所樂然先生不欲學者作如是見者正恐人心有所繫則雖以道為樂亦猶物也須要與道為一乃可言樂不然我自我道自道與外物何異也須自體會乃得之

此只是贊味得一箇樂字未嘗正當說著聖賢樂處更宜於著實處求之

易曰敬以直內義以方外敬以養其心無一毫私念可以言直矣由此心而發所施各得其當是之謂義此與中庸言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相表裏中庸言理易言學

此說是也

聖言其所以行智言其所以知聖智兩盡孔子是也若伯夷伊尹柳下惠者其力皆足以行聖人之事而其知不逮孔子故惟能於清和任處知之盡行之至而其他容有所未周然亦謂之聖者以其於此三者已臻其極雖使孔子處之亦不過如此故也前輩言人固有力行而不知道者若三子非不知道知之有所未周耳知之未周故伯夷於清則中而於任於和未必中也伊尹柳下惠於任於和則中而於清未必中也易大傳論智常與神相配而中庸稱舜亦以大智目之則智之為言非天下之至神孰能與於此

此說亦是但易大傳以下不必如此說智有淺深若孔子之金聲則智之極而無所不周者也學者則隨其知之所及而為大小耳豈可樂以為天下之至神乎

學道者始於知之終於行之猶作樂者始以金奏終以玉節也孟子之意特取其終始言之不必於金玉上求其義

此說亦是但孟子正取金玉以明始終智聖之義蓋金聲有洪纖而玉聲則首尾純一故也

不動心一也所養有厚薄所見有正否則所至有淺深觀曾子子夏子路孟子告子比宮黜孟施舍之議論趨操則可見矣

此章之說更須子細玩索不可如此草草說過郭立之以不動心處已以擴充之學教人與王介父以高明中庸之學併為二致何以異

郭立之議論不可曉多類此尹和靖言其自黨論起不復登程氏之門伊川沒亦不弔祭則其所得可知矣此論未理會析為二致止怨其所謂不動心者未必孟子之不動心也

答程允夫

去冬走湖湘講論之益不少然此事須是自做工夫於日用間行住坐卧處方自有見處然後從此操存以至於極方為已物爾敬夫所見超詣卓然非所可及近文甚多未暇錄且令寫此一銘去此尤勝他文也密院關期尚遠野性難馴恐不堪復作吏然亦姑任之不能預以為憂耳所

示語蓋諸說深見日來進學之力別紙一一答去更且加意如此探討不已當有得耳丁寧葉仁來時去取書恐更有商榷處一一示及孤陋無所用心惟得朋友講論則欣然終日千萬有以慰此懷也可欲之謂善此句尋常如何

看因來論及龜山易傳傳出時已缺乾坤只有草萊數段不甚完備繁辭三四段不絕筆亦不成書此有寫本謾附去然細看亦不甚滿人意不若程傳之厭厭克足潘子淳

書頃亦見之蓋雜佛老而言之者亦不必觀向所論蘇學之蔽吾弟相信未及今竟以為如何他時於已學上有見

處此等自然冰消瓦解無立脚處遊於聖人之門者難為言真不虛語正蒙已領近泉州刊行程氏遺書乃二先生

語錄此間所錄旦夕得本首當奉寄也此學寂寥士友不肯信向吾弟幸有其志又有其才每一得書為之增氣更願專一工夫期以數年當有用力處如良齋銘便是做工

夫底節次近日相與考證古聖所傳門庭建立此箇宗旨相與守之吾弟試熱味之有疑却望示論秋試得失當已決早了此事亦佳然是有命焉亦不足深留意也

答程允夫

可欲之說甚善但云可者欲之不可者不欲非善矣乎此語却未安蓋只可欲者便是純粹至善自然發見之端學者正要於此識得而擴充之耳若云可者欲之則已是擴充之事非善所以得名之意也又謂能持敬則欲自寡此語甚當但紙尾之意以為須先有所見方有下手用心處則又未然夫持敬用功處伊川言之詳矣只云但莊整齊

肅則心便一一則自無非僻之干又云但動容貌整慮慮則自然生敬只此便是下手用功處不待先有所見而後能也須是如此方能窮理而有所見惟其有所見則可欲之幾時然在自然樂於從事欲罷不能而其敬日躋矣伊川又言涵養須用敬進學則在致知又言入道莫如敬未有致知而不在于敬者考之聖賢之言如此類者亦衆是知聖門之學別無要妙徹頭徹尾只是箇敬字而已又承

苦於妄念而有意於釋氏之學此正是元不曾實下持敬工夫之故若能持敬以窮理則天理自明人欲自消而彼之邪妄將不攻而自破矣至於鳶飛魚躍之間則非他人言語之所能與亦請只於此用力自當見得蓋子思言君子之道費而隱以至于天下莫能載莫能破因舉此兩句以形容天理流行之妙明道上蔡言之已詳想非有所不解正是信不及耳欲信得及捨持敬窮理則何以哉所示宗派不知何人為之昔子貢方人而孔子自謂不暇蓋以學問之道為有急于此者故也使人而如此理則宜亦

有所不暇矣無見於此則又何所依據而輕議此道之傳乎若云只據文字所傳則其中差互叢雜亦不可勝道今亦未暇泛論且以耳目所及與前輩所嘗論者言之圖內游定夫所傳四人喜識其三皆未嘗見游公而三公皆師潘子醇亦不云其出游公之門也此殆見游公與四人者皆建人而妄意其為師弟子耳至於張子韶喻子才之徒雖云親見龜山然其言論風旨規摹氣象自與龜山大不相同相似胡文定公蓋嘗深聞之而喜載其說於程氏遺書之

後試深考之則世之以此學自名者其真偽皆可覈矣胡公答仲并語切中近時學者膏肓之病尤可發深省也三年無改只是說孝子之心如此非指事而言也存得此心則雖或不得已而改焉亦無害其為孝矣元祐之於熙豐固有所謂不得已者然未知當時諸公之心如何若蘇公野花啼鳥之句得無亦有幸禍之心耶

答程允夫

亦足以發

顏子所聞入耳著心布乎四體形乎動靜則足以發明夫子之言矣

忠恕誠仁之別

誠字以心之全體而言忠字以其應事接物而言此義理之本也若曾子之言忠恕則是聖人之事故其忠與誠恕與仁得通言之本以推己及物得名在侯氏說未嘗誤萬物者誠有病

有德者必有言有仁者必有勇洵竊謂有德者未必有言然因事而言則言之中理可必也仁者未必有勇然義所當為則為之必力可必也故皆曰必有有德者未必以能言稱仁者未必以勇著然云以下各如所說  
天下有道則庶人不議不議謂不得與聞國政非謂禁之使勿言也如陽虎之流以庶人而與國政者也  
恐不如此陽虎饋豚於孔子蓋以大夫自處非庶人也蘇說之誤

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洵竊謂四時  
行百物生皆天命之流行其理甚著不待言而後明聖  
人之道亦猶是也行止語默無非道者不為言之有無  
而損益也有言乃不得已為學者發耳明道先生言若  
於此上看得破便信是會禪亦非謂此語中有禪蓋言  
聖入之道坦然明白但於此見得分明則道在是矣不  
必參禪以求之也

如此辨別甚善近世其有病此言者每以此意曉之然不  
能如是之快也

子夏曰仕而優則學學而優則仕洵竊謂仕優而不學  
則無以進德學優而不仕則無以及物仕優而不學固  
無足議者學優而不仕亦非聖入之中道也故二者皆  
非也仕優而不學如原伯魯之不說學是也學優而不  
仕如荷蓐丈人之流是也子夏之言似為時而發其言  
雖反覆相因而各有所指或以為仕而有餘則又學學  
而有餘則又仕如此則其序當云學而優則仕仕而優  
則學今反之則知非相因之辭也不知此說是否

此說亦佳舊亦嘗數酌向次序顛倒今云各有所指其佳  
遺書載司馬溫公嘗問伊川先生欲除一人為必事巾  
云洵竊謂若以公言之何嫌之足避豈先生於此亦  
未能自信耶

前賢語默之節更宜詳味吾輩只為不理會此等處故多  
恂恂耳近正有一二事可悔忽讀此問為之斐然

上蔡語錄中有真我之語洵竊謂不必如此立論恐格

後人好奇之弊蓋母我之我與我既固有之我字同義  
異本自分明只下一真字便似生事二程先生議論不  
如此上蔡之學所造固深此亦似是其小疵也  
此說甚當上蔡所云以我視以我聽者語亦有病

答程允夫

龜山曰宰我問三年之喪非不知其為薄也只為有疑  
故不敢隱於孔子只此無隱便是聖人作處  
龜山之意當是如此然聖人之無隱與宰我之無隱亦當  
識其異處

伊川舟行遇風端坐不為之變自以為誠敬之力烈風  
雷雨而奔不迷錯其亦誠敬之力歟  
舜之不迷此恐不足以言之

善為說辭則於德行或有所未至善言德行則所言皆  
其自己分上事也

此說得之  
善與人同以己之善推而與人同為之也會己從人樂  
取諸人以為善以人之善為己之善也

此說亦善  
賢賢事父母事君與朋友交此四者皆能若子夏之言  
可以言學矣然猶有雖曰木學之語若猶慎乎學者蓋  
雖能如是而不知其所以能如是者從何而來則所謂

行之而不著習矣而不察者也  
此句意思未見下落請詳言之方可識其得失也

若惡之心義之端故人不可使之無廉恥無廉恥則無

以起其好義之心若之何而可化聖人之於民必使之有恥且格者此也

人自是不可無恥不必引羞惡好義為言也

知敬親者其色必恭知愛親者其色必和此皆誠實之發見不可以偽為故子夏問孝孔子答之以色難

據下文恐是言承順父母之色為難然此說亦好

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周君子循理之所在周流天地之間無不可者其親之也理之所在當親也其遠之也理之所在當遠也何比之有

尊賢容衆嘉善而矜不能此之謂周湯愛狗私黨同伐異此之謂比周周偏也比偏比也不必言周流天地之間

謝上蔡曰慎言其餘慎行其餘皆有深意惟近思者可以得之蓋言行有絲毫不慎則於理有絲毫之失則與天地不相似矣

慎言其餘慎行其餘藉用白茅之意似此推言於理不害然恐未遽說到此也

小人之陵上其初蓋微僭其禮之末節而已及充其僭禮之心遂至於弑父弑君此皆生於恐也故孔子謂季氏八佾舞於庭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

敬僭其禮便是有無君父之心

人有中雖不然而能勉彊於其外者君子當求之於其中中者誠也外者偽也故父在當觀其事父之志行者行其志而有成者也父沒則人子所以事父之大節始終可觀矣故父沒當觀其事父之行事父之行既已終

始無愧而於三年之間又能不失其平日所以事父之道非孝矣乎

此說甚好然文義似未安

敏於事如必有事焉之事當為即為不失其幾也

事只是所行之事必有事焉不知尋常如何說請詳論之乃見所指之意大抵說經以彼明此因為簡便然或失其本意則彼此皆不分明所以貴於詳說也

子貢曰貧而無諂至告諸往而知來者此為學之法也亦可以見聖賢悟入深淺處凡窮理自有極致觀聖人如此發明子貢則可見矣

此章論進學之實效非論悟入深淺也悟入兩字既是釋氏語便覺氣象入此不得大學所謂知至格物者非悟入之謂

死生一理也死而為鬼猶生而為人也但有去來幽顯之異耳如一晝一夜晦明雖異而天理未嘗變也

死者去而不來其不變者只是理非有一物常在而不變也更思之

子聞之曰是禮也三字可以見聖人氣象宏大後世諸子所不及也

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與關雎樂而不淫哀而不傷皆聖人教人讀詩之法

此類言之太略不曉所主之意恐其間有差或致千里之繆也

見實理是為智得實理是為仁

惟仁者能得是理而以得實爲仁則仁之名義隱矣得實  
下疑當  
有理字

理之至實而不可易者莫如仁義禮智信非仁不成如  
孝弟禮樂恭寬信敏惠皆仁之用也

此數句亦未見下落

學者須先有所立故孔子三十而立又曰患所以立然  
則若何而能立曰窮理以明道則知所立矣

立是標存踐履之效所說非是患所以立承不患無位而  
言蓋曰患無以立乎其位云爾

古者言之不出恥躬之不逮也如諸葛孔明草廬中對  
先主論曹操利害其後輔蜀抗魏其言無一不酬者  
蓋古人無侈心故無侈言如此

所引事不相類

劉器之問誠之目於溫公曰當自不妄語入此易所謂  
脩辭立其誠也

近之

子謂公冶長可妻也長之可妻以其平昔之行也非以  
無罪陷於縲繼爲可妻也

雖嘗陷於縲繼而非其罪則其平昔之行可知

吾斯之未能信言我於此事猶未到不疑之地豈敢益  
官臨政發之於用乎

此事謂何事

子謂子貢曰女與回也孰愈孔子以此問子貢則子貢  
之才亦顏曾之亞然其所以不及二子者正在於以見

聞爲學孔子未欲以見聞外事語之故姑云吾與女弗  
如他日乃警之曰汝以予爲多學而識之者歟道非多  
學所能識則聞一知十亦非所以爲顏子

子貢言聞一知十乃語知非語聞也見聞之外復謂  
何事請更言之

忠與清皆仁之用有覺於中忠清皆仁無覺於中仁皆  
忠清

以覺爲仁近年語學之大病如此四句尤爲乖戾蓋若如  
此則仁又與覺爲二而又在其下矣

又敬不違非從父之令謂事親以禮無違於禮也所謂  
起敬起孝

見志不從又敬不違則不得已而從父之令者有矣勞而  
不怨則所謂悅則復諫不敢疾怨也若不從而遂違之則  
父子或至相夷矣

居簡而行簡則有志大略小之患以之臨事必有怠忽  
不舉之處居敬而行簡則心一於敬不以事之大小而

此敬有所損益也以之臨事必簡而盡

居敬則明燭事幾而無私意之擾故其行必簡

爲仁固難歟曰孔子不以易啓人之怠心亦不以難啓  
人之怠心故曰仁遠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又曰爲之

難言之得無詭乎

仁固不遠然不欲則不至仁固難爲之則無難  
致知以明之持敬以養之此學之要也不致知則難於  
持敬不持敬亦無以致知



二者交相為用固如此然亦當各致其力不可恃此而資彼也

丘之禱又矣聖人與天地合其德與鬼神合其吉凶我即天地鬼神天地鬼神即我何禱之有

自他人言之謂聖人如此可也聖人之心豈以此而自居耶細味丘之禱也久矣一句語意深厚聖人氣象與天人之分自求多福之意皆可見

以能問於不能以多問於寡有若無實若虛犯而不校此聖人之事也非與天同量者不能顏子所以未達一間者正在此故第曰嘗從事於斯非謂已能爾也

此正是顏子事若聖人則無如此之迹有如此說處便有合內外之意如舜善與人同舍己從人好祭邇言用中於民必兼言之惟顏子行而未成故其事止於如此耳

子總四蓋以此教人也故曰毋毋者戒之之辭毋史記作無當以無為正

未見其止也學必止於中而止非息也於中止行耳百尺竿頭猶須進步豈有止法乎

據上下章止字皆但為止息之意學止於中乃止其所之止非止息之意字同用異各審其所施竿頭進步狂妄之言非長於譬喻者

四科乃述論語者記孔氏門人之盛如此非孔子之言故皆字而不名與上文不當相屬或曰論語之書出於曾子有子之門人然則二子不在品題之列者豈非門人尊師之意歟

四科皆從於陳蔡者故記者因夫子不及門之歎而列之君子之道本末一致灑掃應對之中性與天道存焉行之而著習之而察則至矣孰謂此本也宜先而可傳此末也宜後而可倦哉譬諸草木其始植也為之區別而已灌溉之長養之自芽蘗以至華實莫不有序豈可誣也然學者多慕遠而忽近告之以性與天道則以為當先而傳教之以灑掃應對則以為當後而倦焉躐等陵節相欺以為高學之不成常必由此惟聖人下學上達有始有卒故自志學克而至於從心不踰矩自可欲之善克而至於不可知之神莫不有序而其成也不可與焉觀孟子謂徐行後長者為堯舜之孝弟則灑掃應對進退之際苟行著而習察焉烏有不可至於聖者

子夏言我非以灑掃應對為先而傳之非以性命天道為後而倦教但道理自有大小之殊不可誣人以其所未至唯聖人然後有始有卒一以貫之無次序之可言耳二先生之說亦是如此但學者不察一例大言無本末精粗之辨反使此段意指都無歸宿須知理則一致而其教不可關其序不可兼耳蓋惟其理之一致是以其教不可關其序不可兼也更細思之

篤實也學當論其實論其實則與君子者乎與色莊者乎君子有實者也色莊無實者也

得之 克己之道應敬致知而已非禮勿視勿聽勿言勿動篤敬也所以知其為非禮者致知也

克己乃篤行之事固資知識之功然以此言之知以不切只合且就操存持養處說方見用力切要處

言顧行行顧言故古者言之不出耻躬之不逮也中庸曰力行近乎仁論語司馬牛問仁子曰為之難言之得無詘乎

答司馬牛之意更宜思之

質直而好義則能脩身察言而觀色則能知人內能脩身外能知人而又持之以謙此盛德之士也雖欲不達得乎此與操在其中同意名實相稱之謂達有名無實之謂聞察言觀色如孟子所謂聽其言也觀其眸子入焉瘦哉

孔子所言三句皆誠實退讓之事能如此則不期達而自達矣非謂能脩身知人而持之以謙也說知人猶遠正意子路問政子曰先之勞之請益曰無倦凡不教而殺不戒視成慢令致期皆無以先之也既有以先之又當有以勞之帝堯曰勞之來之凡生之而不傷厚之而不困皆勞之之謂也此堯舜之政也其要在力行耳故復告之以無倦

先之謂以身率之勞之謂以恩撫之二者苟無誠心又必倦矣故請益則曰無倦而已

簿書期會各有司存然後吾得以留意教化之事故曰先有司

先有司然後綱紀立而責有所歸

答程允夫

張子曰天性在人猶水性之在水凝釋雖異其為物一也觀張子之意似謂水凝而為冰一凝一釋而水之性未嘗動氣聚而為人一聚一散而人之性未嘗動此所以以冰喻人以水性喻天性也然極其說恐未免流於釋氏兄長以為如何

程子以為橫渠之言誠有過者正謂此等發耳觀孔子子思孟子論性似皆不如此康節云性者道之形體也心者性之郭郭也身者心之區宇也物者身之舟車也

鬼神之理其向背蒙指示大意云氣之來者為神往者為鬼天地曰神曰祗氣之來者也人曰鬼氣之往者也此說與張子所謂物之始生氣日至而凝息物生既盈氣日反而游散至之謂神以其伸也反之謂鬼以其歸也之意同近見元長所著中庸說亦引此然張子所謂

物者通言萬物耶抑特指鬼神也若特指鬼神則所謂物者如易大傳言精氣為物之物爾若通言萬物則上四句乃泛言凡物聚散始終之理如此而下四句始正言鬼神也精氣為物嚮亦嘗與李通講此渠云精氣為物者氣聚而為人也遊魂為變者氣散而為鬼神也此說如何更望詳賜批教

易大傳所謂物張子所論物皆指萬物而言但其所以為此物者皆陰陽之聚散耳故鬼神之神體物而不可遺也所謂氣散而為鬼神者非是

程子曰鬼神者天地之妙用造化之迹也九氣之往來聚散無非天

答程允夫

地之用而鬼神充其妙者也然既已動於氣 呂氏曰萬  
見發用矣是形而下者也故曰造化之迹 物之莫不有是氣鬼也者神之盛也莫不有是鬼鬼也  
者鬼之盛也故人亦鬼神之會爾中庸說曰鬼神之為  
德雖不可以耳目見聞接然萬物之聚散始終無非二

氣之屈伸往來者是鬼神之德為物之體而無物能遺  
棄之者也向按此二節則張子所謂物之體生氣日至  
物聚散始於之理如此則鬼神者亦物之一爾因其體  
在物之中為北極故為物之體而莫有能遺之者人亦  
物之一也其然故然始於亦二氣之屈伸往來與鬼神同  
故呂氏曰人亦鬼神之會耳然則非神人也凡天地之  
間禽獸草木之聚散皆然其理者如此也其理一而其  
將於氣者有顯顯偏正厚薄之不同故其所以有鬼神  
異於物之謝氏曰鬼神是天地妙用流行充塞觸目皆是  
欲其有則有欲其無則無以氣成氣故能相為有無呂  
氏曰鬼神周流天地之間無所不在雖  
寂然不動然因感而必通即此意也

詳此兩段皆是人物鬼神各為一物是殆見廟中泥塑鬼  
神耳呂氏所謂人亦鬼神之會者其精更請細推之

答程允夫

太極解義以太極之動為誠之通麗乎陽而繼之者善  
屬焉靜為誠之復麗乎陰而成之者性屬焉其說本乎  
通書而或者猶疑周子之言本無分隸之意陽善陰惡  
又以類分又曰中也仁也感也所謂陽也極之用所以  
行也正也義也寂也所謂陰也極之體所以立也或者  
疑如此分配恐學者因之或漸至於支離穿鑿不審如  
何

此二義但虛心味之久當自見若以先入為主則辨說紛  
拏無時可通矣

仁義中正洵竊謂仁義指實德而言中正指體段而言  
然常疑性之德有四端而聖賢多獨舉仁義不及禮智  
何也

中正即是禮智

解義曰程氏之言性與天道多出此圖然卒未嘗明以  
此圖示人者疑當時未有能受之者也是則然矣然今  
乃遽為之說以傳之是豈先生之意耶

當時此書未行故可隱今日流布已廣若不說破却令學  
者枉生疑惑故不得已而為之說爾

濂溪作太極圖發明道化之原橫渠作西銘揭示進為  
之方然二先生之學不知所造為孰深

此未易窺測然亦非學者所當輕議也

程子曰無妄之謂誠不欺其次矣無妄是聖人之誠不  
欺是學者之誠如何

程子此段似是名理之言不為人之等差而發也

近思錄載橫渠論氣二章其說與太極圖動靜陰陽之  
說相出入然橫渠立論不一而足似不若周子之言有  
本末次第也

橫渠論氣與西銘太極各是發明一事不可以此而廢彼  
其優劣亦不當輕議也

程子曰孔子言語句是自然孟子言語句是事實  
所謂事實者豈非是當行可行底事耶然未可謂自然  
者豈以其猶是思焉而得之歟

大槩如此更翫味之

所教學者有精義說甚善然竊以為學者須先從師友講貫粗識梗槩然後如此用工不然恐眩於衆說之異同也

此乃憚煩欲速之論非所敢聞然亦非獨此書為然若果有志無書不可讀但能剖析精微詭味久熟則衆說之異同自不能眩而反為吾磨礪之資矣

答程允夫

昨來疑義久不奉報然後求長進又見得前說之是非也每與吾弟講論覺得吾弟明敏看文字不費力見得道理容易分明但似少却玩味踐履功夫故此道理雖看得相似分明却與自家身心無干涉所以滋味不長久纔過了便休反不如遲鈍之人多費功夫方看得出者意思却又遠此是本原上一大病非一詞一義之失也記得向在高沙因吾弟說覺得如此講論都無箇歸宿處曾奉答云講了便將來踐履即有歸宿此語似有味更告思之草此為報不能多及餘惟力學自愛

答程允夫

版籍固所職然執有所壓而不得為則亦無可奈何潘愈却要理會事俟出入少定試更白之或能相聽亦百里之幸也版籍分明自是縣道理財之急務今人只見重疊催稅之利而不察鄉吏隱瞞之害故不肯整理此是上下俱落在厮兒計中甚可歎也石鼓之役意思甚好但恐擇之却難處耳魏公好佛敬夫無如之何此正明道先生所謂今之人人因其高明所以為害尤甚不知這些邪見是壞

却世間多少好人破却世間多少好事也誠字得力甚著然知之亦已晚矣凡百就實事上更著力為佳

答黃子厚

知讀精義有得尤以為喜大指固不出二先生之說然並觀博考見其淺深疎密於毫釐之間尤能發人意思使人益信二先生之說不可易也忠信只是一事但自我而觀謂之忠自彼而觀謂之信此先生所以有盡已為忠盡物為信之論也鄙意如此試思之然否却見諭登山之興前日失之於跬步之間今復冒暑而往則有所不能矣或恐欲尋舊約即請見過却議行計也伯恭甚愛上嵐山水前日經行適值風雨尤快心目也

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第四十一  
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第四十一

考異

程允夫問答 此其心跡之間一作跡

此句更索消詳一作索

至於鷺飛魚躍之間一作問

理之至實一作道

閩縣儒學教諭王製校

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第四十二

書知德門人問答

答胡廣仲

欽夫未發之論誠若分別太深然其所謂無者非謂本無此理但謂物欲交引無復澄靜之時耳真意竊恐此亦隨人稟賦不同性靜者須或有此時節但不知敬以主之則昏憤駁雜不自覺知終亦必亡而已矣故程子曰敬而無失乃所以中此語至約是實實下功夫處願於日用語默動靜之間試加意焉當知其不妄矣近來覺得敬之一字真聖學始終之要向來之論謂必先致其知然後有以用力於此疑若未安蓋古人由小學而進於大學其於灑掃應對進退之間持守堅定涵養純熟固已久矣是以大學之序特因小學已成之功而以格物致知為始今人未嘗一日從事於小學而曰必先致其知然後敬有所施則未知其以何為主而格物以致其知也故程子曰入道莫如敬未有能致知而不在敬者又論敬云但存此久之則天理自明推而上之凡古昔聖賢之言亦莫不如此者試考其言而以身驗之則彼此之得失見矣

答胡廣仲

大極圖舊本極荷垂示然其意義終未能曉如陰靜在上而陽動在下黑中有白而白中無黑及五行相生先後次序皆所未明而來論以為太極之妙不可移易是必知其說矣更望子細指陳所以為太極之妙而不可移易處以見教幸甚幸甚

解釋文義使各有指歸正欲以語道耳不然則解釋文義將何為邪今來論有云解釋文義則當如此而不可以語道不知如何立言而後可以語道也仁義之說頃答晦叔兄已詳今必以為仁不可對義而言則說卦孟子之言皆何謂乎來論又云仁乃聖人極妙之機此等語亦有病但有聖賢言仁處還曾有一句此等說話否來論又謂動靜之外別有不與動對之靜不與靜對之動此則尤所未論動靜二字相為對待不能相無乃天理之自然非以力之所能為也若不與動對則不名為靜不與靜對則亦不名為動矣但衆人之動則流於動而無靜衆人之靜則淪於靜而無動此周子所謂物則不通者也惟聖人無人欲之私而全乎天理是以其動也靜之理未嘗亡其靜也動之機未嘗息此周子所謂神妙萬物者也然而必曰主靜云者蓋以其相資之勢言之則動有資於靜而靜無資於動如乾不專一則不能直遠坤不翕聚則不能發散龍蛇不蟄則無以奮尺蠖不屈則無以伸亦天理之必然也來論又有動則離性之說此尤所未論蓋人生而靜雖天之性感物而動亦性之欲若發而中節欲其可欲則豈嘗離夫性哉惟夫衆人之動動而無靜則或失其性耳故文定春秋傳曰聖人之心感物而動知言亦云靜與天同德動與天同道皆未嘗有聖人無動之說也却是後來分別感物而通感物而動語意迫切生出許多枝節而後人守之太過費盡氣力百種安排幾能令賊三耳矣然甚難而實非恐不可不察也

知言性之所以一切見一本無不字後見別本有之尚疑

其誤繼而過考此書前後說頗有不一之意如子思子曰

一草是也故然實謂性有差別遂依別本添入不字今既

遺奪無之則當改正但其說性不一處愈使人不能無

疑耳昨來知言疑義中已論之不識高明以為然否上蔡

雖說明道先使學者有所知識却從敬入然其記二先生

語却謂未有致知而不敬者又自云諸君不須別求見

處但敬與窮理則可以入德矣二先生亦言根本須先培

擁然後可立趨向又言莊整齊肅久之則自然天理明五

本雖言知不先至則敬不得施然又云格物之道必先居

敬以持其志此言皆何謂邪其竊謂明道所謂先有知識

者以為知邪正識趨向耳未便遽及知至之事也上蔡五

峯既推之太過而來論又謂知之一字便是聖門授受之

機則是因二公之過而又過之試以聖賢之言考之似皆

未有此等語意却是近世禪家論話多如此若必如此則

是未知已前可以怠慢放肆無所不為而必若曾子一唯

之後然後可以用力於敬也此說之行於學者日用工夫

大有所害恐將有談玄說妙以終其身而不及用力於敬

者非但言語之小疵也上蔡又論橫渠以禮教人之失故

其學至於無傳棟二先生所論却不如此蓋曰子厚以禮

教學者最善使人先有所恪守但譏其說清虛一大使人

向別處走不如且道敬耳此等處上蔡說皆有病如云正

察謹節外而威儀非禮之本尤未穩當子文子知言疑

當不敢含糊不得不盡言耳

答胡廣仲

知仁之說前日答晦叔書已具論之今細觀來教謂釋氏

初無觀過功夫不可同日而語則前書未及報也夫彼固

無觀過之功矣然今所論亦但欲借此觀過而知觀者之

為仁耳則是雖云觀過而其指意却初不為遷善改過求

合天理設也然則與彼亦何異邪嘗聞釋氏之師有問其

徒者曰汝何處人對曰幽州曰汝思彼否口常思曰何思

曰思其山川城邑人物車馬之盛耳其師曰汝試反思思

底還有許多事否今所論因觀過而識觀者其切要處正

與此同若果如此則聖人當時自不必專以觀過為言蓋

凡觸目遇事無不可觀而已有所觀亦無不可因以識觀

者而知夫仁矣以此識彼是何異同浴而識裸程也耶

人欲非性之語此亦正合理會其竊謂天理固無對然既

有人欲即天理便不得不與人欲為消長善亦本無對然

既有惡即善便不得不與惡為盛衰譬如普天之下莫非

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此本豈有對哉至於晉有五胡

唐有三鎮則華夷逆順不得相與為對矣但其初則有

善而無惡有天命而無人欲耳龜山之意正欲於此毫釐

之間剖判分析使人於克己復禮之功便有下手處如孟

子道性善只如此說亦甚明白慈實不費心力而易傳大

有卦遺書第二十二篇論此又極分明是皆天

下之公理非一家所得而私者願虛心平氣勿以好高為

得失從違不難見矣蓋謂天命為不節於物可也以為不固於善則不知天之所以為天矣謂惡不可以言性可也以為善不足以言性則不知善之所自來矣知言中此等議論與其他好處自相矛盾者極多却與告子楊子釋氏蘇氏之言無以異昨來所以不克致疑者正為此惜乎不及批灑掃於五峯之門而面質之故不得不與同志者講之耳亦聞以此或頗得罪於人然極區之意只欲道理分明上不負聖賢中不誤自己下不迷後學而已它固有所不得而避也

答胡廣仲

伊川先生曰天地儲精得五行之秀者為人其本也直而靜其未發也五性具焉曰仁義禮智信形既生矣外物觸其形而動於中矣其中動而七情出焉曰喜怒哀樂愛惡欲情既熾而蘊莠其生髮矣志詩此數語與樂記之說指意不殊所謂靜者亦指未感時言爾當此之時心之所存渾是天理未有人欲之偽故曰天之性及其感物而動則是非真妄自此分矣然非性則亦無自而發故曰性之欲動字與中爾發字無異而其是非真妄特決於有節與無節中節與下中節之間耳來教所謂正要此處識得真妄是也然須是平日有涵養之功臨事方此識得告然然都無主宰事至然後安排則已緩而不及於事矣至謂靜字所以形容天性之妙不可以動靜真妄言則真却有礙焉蓋性無不致動靜之理具焉告學以靜字形容則又而却性字矣此以靜為天性只謂未感物之前私欲未萌耳

是理耳不必以靜字為性之妙也真妄又與動靜不同性之為性天下莫不具焉但無妄耳今言欲存與真而無之此韓公道無真假之言所以見識於明道也伊川所謂其本真而靜者真靜兩字亦自不同蓋真則指本體而言靜則指其初未感物耳明道先生云人生而靜之上不容統統說性時使已不是性矣蓋人生而靜只是情之未發但於此可見天性之全非真以靜狀性也愚意如此未知可否

答胡廣仲

真承論向來為學之病足見高明所進日新之盛一方後學家患厚矣然以真觀之則恐猶有所未盡也蓋不務涵養而專於致知此固前日受病之原而所知不精害於涵養此又今日切身之病也若但欲守今日之所知而加涵養之功以備其所不足竊恐終未克夫有病而非所及合內外之道必也盡棄今日之所已知而兩進夫涵養格物之功焉則庶乎其可耳蓋來書所論皆前日致知之所得也而其病有知左方所陳者伏惟幸垂聽而圖之夫太極之旨周子立象於前為說於後互相發明乎正洞達絕無毫髮可疑而舊傳圖說皆有繆誤幸其失於此者猶或有存於彼是以向來得以參互考證改而正之凡所更改皆有據依非出於己意之私也舊本圖下既差而說文意考正而制之矣若如所論必以舊圖為據而曲為之說意則巧矣然既以第一圖為陰靜第二圖為陽動則夫所謂太極者果安在耶又謂先有無陽之陰後有無陰

之陽則周子本說初無此意而天地之化似亦不然且程子所謂無截然為陰為陽之理即周子所謂互為其根也程子所謂升降生殺之大分不可無者即周子所謂分陰分陽也兩句相須其義始備故二夫子皆兩言之未嘗偏有所廢也今偏舉其一而所施又不當其所且所論先有專一之陰後有兼體之陽是乃截然之甚者此熹之所疑者一也人生而靜天之性者言人生之初未有感時便是渾然天理也感物而動性之欲者言及其有感便是此理之發也程子於頹子好學論中論此極詳但平心易氣熟玩而徐思之自當見得義理明白穩當處不必如此強說枉費心力也程子所謂常理不易者亦是說未感時理之定體如此耳非如來諭之云也此熹之所疑者二也知言疑義所謂情亦天下之達道此句誠少曲折然其本意却自分明今但改云情亦所以為天下之達道也則語意曲折闢矣蓋非喜怒哀樂之發則無以見其中節與否非其發而中節則又何以謂之和哉心主性情理亦曉然今不暇別引證據但以吾心觀之未發而知覺不昧者豈非心之上乎性者乎已發而品節不差者豈非心之主乎情者乎心字貫幽明通上下無所不在不可以方體論也今日以情為達道則不必言心矣如此則是專以心為已發知向來之說也然則謂未發時無心可乎此義程子答呂僊士最後一書說已分明今不察焉而必守舊說之誤此熹之所疑者三也性善之善不與惡對此本通山所開於五屬常摠者宛轉說來似亦無病然謂性之為善未有惡

可對則可謂終無對則不可蓋性一而已既曰無有不善則此性之中無復有惡與善為對亦不待言而可知矣若乃善之所以得名是乃對惡而言其曰性善是乃所以別天理於人欲也天理人欲雖非同時並有之物然自其先後公私邪正之反而言之亦不得不為對也今必謂別有無對之善此又熹之所疑者四也中庸說誠有未當然其說之病正在分曉太過無復餘味以待學者涵泳咀嚼之功而來論及謂未曾分曉說出不知更欲如何乃為分曉說出耶天命之性不可形容不須贊嘆只得將它骨子實頭處說出來乃於言性為有功故熹只以仁義禮智四字言之最為端的率性之道便是率此之性無非是道亦離此四字不得如程子所謂仁性也孝悌是用也性中只有仁義禮智而已曷嘗有孝弟來此語亦可見矣蓋父子之親兄弟之愛固性之所有然在性中只謂之仁而不謂之父子兄弟之道也君臣之分朋友之交亦性之所有然在性中只謂之義而不謂之君臣朋友之道也推此言之曰禮曰智無不然者蓋天地萬物之理無不出於此四者今以此為對說而反謂仁義因父子君臣而得各此善之所疑者五也中和體用之語亦只是句中少曲折耳蓋中者所以狀性之德而形道之體和者所以語情之正而顯道之用熹前說之失便以中和為體用則是猶便以方圓為天地也近已用此意改定舊語如來論所疑却恐未然又云中自過不及而得各此亦恐說未發之中不著此善之所疑者六也至於仁之為說昨兩得欽夫書詰難甚家



皆已報之近得報云却已皆無疑矣今觀所論大槩不出其中者更不復論但所引孟子知覺二字却恐與上蔡意旨不同蓋孟子之言知覺謂識痛痒能酬酢者乃心之用知之盡也上蔡之言知覺謂識痛痒能酬酢者乃心之用而不知之端也二者亦不同矣然其大體皆智之事也今以言仁所以多矛盾而少契合也憤驕險薄豈敢輒指上蔡而言但謂學者不識仁之名義又不知所以存養而張眉勞眼說知說覺者必至此耳如上蔡詞氣之間亦微覺少也夫以愛名仁固不可然愛之理則所謂仁之體也天地萬物與吾一體固所以無不變然愛之理則不為是而有也須知仁義禮智四字一般皆性之德乃天然本有之理無所為而然者但仁乃愛之理生之道故即此而又可以包夫四者所以為學之要耳細觀來論似皆未察乎此熹之所疑者七也論此大槩與吾上文同更不仁字須并義體智三字通看方見界分此段之大抵理會世學者貪從仁字而忽置三者所以無所據依卒并與仁字而不夫來教之為此數說者皆超然異於簡冊見聞之舊此其致知之功亦足以為精矣然以熹之所疑考之則恐求精之過而反失之於鑿也大抵天下事物之理亭當均平無無對者唯道為無對然以形而上下論之則亦未嘗不有對也蓋所謂對者或以左右或以上下或以前後或以多寡或以類而對或以反而對反後推之天地之間實無一物兀然無對而孤立者此程子所以中夜以思不覺手舞而足蹈也究觀來教條目固多而其意常主於別有一物之無對故凡以左右而對者則扶起其一邊以前

後而對者則截去其一段既彊加其所主者以無對之責名而於其所賤而列於有對者又不免別立一位以配之於是左右偏枯首尾斷絕位置重疊條理交併凡天下之理勢一切崎零贅刺側峻尖斜更無齊整平正之處凡此所論陰陽動靜善惡仁義等說皆此一槓中脫出也常安排此箇意思規模橫在胸中竊恐終不能到得中正和樂廣大公平底地此熹所以有所知不精害於涵養之說也若必欲守此而但少加涵養之功別為一事以輔之於外以是為足以合內外之道則非熹之所敢知矣要須脫然頓舍舊習而虚心平氣以徐觀義理之所安則庶乎其可也仰恃知照不鄙其愚引與前論以求至當之歸敢不整竭所懷以求博約蓋天下公理非一家之私儻不有益於執事之高明則必有警乎熹之淺陋矣

荅胡廣仲

久不聞問向仰良深即日秋涼伏惟燕居味道神相尊候萬福熹哀苦不死忽見秋序觸緒傷割不能自堪時來墳山幸有一二朋友溫繹舊聞且爾遣日實則不若無生之愈也欽夫召用甚慰人望但自造朝至今未收書傳聞賻叔且歸亦久未至使人懸情耳吾丈比來觀何書作何功夫想所造日益高明恨無從質問向嘗附使寄呈與欽夫擇之兩書不啻於尊意云何有求中理幸賜指誨此書附新清遠主簿楊子直方因其入廣西取道嶽前屬使求見渠在此留幾兩月講會稍詳此間動靜可問而知其人篤志於學朋友間亦不易得也恐其或欲寓書告為尋便達

來幸甚幸甚今月當遷家臨行草草布此不能它及邈無  
承救之期惟冀以時稱衛千萬幸甚

不<sub>及</sub>拜狀昨鄭司法行已嘗寫書矣不知達否子直亦欲  
求見幸遣人導之弁及此意此委勿外熹拜拜上問

昨承季立兄慰問欲具疏上謝又恐子直之行條統又  
致稽緩且夕還家作書附子飛處未必不先達也熹又

覆  
與吳晦叔

文叔出示近與諸公更定祭儀其間少有疑難以請教幸  
與諸公評之廟必東向此一句便可疑古人廟堂南向室

在其北東戶西牖皆南室西南隅為與尊者居之故神主  
在高詩所謂宗室牖下者是也主既在西壁下即須東向

故行事之際主人入戶西向致敬試取儀禮特牲少牢饋  
食等篇讀之即可見矣今通典開元禮釋奠儀饋於堂上

官皆西向仍辨古制今神位南向而獻官猶西向矣幾凡廟皆南向而王皆東向惟  
袷祭之時群廟之主皆升合食于太祖之時則太祖之主

仍舊東向而群昭南向群穆北向列於太祖之前此前代  
禮官所謂太祖正東向之位者為袷祭時言也非袷時則

群廟之主在其廟中無不東向矣廟則初不東向也至宋  
公按錄二先生語始有廟必東向之說恐考之未詳或記

錄之誤也且禮左宗廟則廟已在所居之東南禮家謂當  
若又東向則正背却中庭門道於人情亦不順矣故疑語

錄恐是錯東字然其後又言太祖東向則廟當南向而列

主如袷祭之位唐禮閣前東向祖北壁下南向又恐於今人情或不相稱牝牯如此似難盡從又考其說與  
後來伊川所定祭儀主式亦不相合伊川以四仲月祭而

之誤也又今儀冬至祭始祖并及祧廟之主夫冬至祭始  
祖立春祭先祖季秋祭禰廟此伊川之所義起也蓋取諸

天時參以物象其義精矣今不能行則已如其行之而又  
不盡更以己意竄易舊文失先賢義起精微之意愚意以

為始不若不行之為愈也此則新儀之誤矣其餘小小節  
文未備處未暇一一整頓只此兩大節目似不可不正試

與諸公議之如何如何

答吳晦叔

別紙所詢三事皆非淺陋之所及然近者竊讀舊書每恨  
向來講說常有過高之弊如文武之道未墜於地此但謂

周之先王所以制作傳世者當孔子時未盡亡耳夫子焉  
不學而亦何常師之有此亦是子貢真實語如孔子雖是

生知然何嘗不學亦何所不師但其為學與他人不同如  
舜之聞一善言見一善行便若決江河莫之能禦耳然則

能無不學無不師者是乃聖人之所以為生知也若向來  
則定須謂道體無時而亡故聖人目見耳聞無適而非學

雖不害有此理終非當日答問之本意矣其他亦多類此  
不暇一一辨折也鬼神者造化之迹屈伸往來二氣之良

能也天地之升降日月之盈縮萬物之消息變化無一非  
鬼神之所為者是以鬼神雖無形聲而遍體乎萬物之中

物莫能遺觀其能使天下之人齊明盛服以承祭祀便洋洋乎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便見不可遺處若見章灼不可得而掩矣前輩引用此句或有脫了可字者乃似鬼神有不遺物之意非物自不可得而遺也來喻亦脫此字豈或筆誤而然耶春秋書正據伊川說則只是周正建子之月但非春而書春則夫子有行夏時之意而假天時以立義耳文定引商書十有二月漢史冬十月為證以明周不改月此固然矣然以孟子考之則七八月乃建午建未之月暑雨苗長之時而十一月十二月乃建戌建亥之月將寒成梁之候國語引夏今又似併改月號此又何耶或是當時二者並行惟人所用但春秋既是國史則必用時王之正其此商書不同者蓋後世之彌文而秦漢直稱十月者則其制度之闕畧耳注家謂十月乃後人追改當更改之愚意如此未知是否因便復以求教幸還以一言可否之此區區所深望也尊兄近日所觀何書如何用力想必有成規恨未得面扣敬夫小試已不負所學使人增氣但從容講貫之際陰助為不少矣

答吳晦叔

陰陽太極之間本自難下語然却且要得大槩如此分明其間精微處恐儘有病在且得有之異時或稍長進自然見得諦當改易不難今切切如此較計一兩字迫切追尋恐無長進少氣味也伊川答橫渠書只云願更完養思慮涵泳義理又之自當條暢此可見前賢之用心矣如何如何仁右道左一段先生說得極有曲折然可疑者蓋仁是

道裏親切處道是衆所共由故有左右陰陽之別古人言道遠實平穩一一有下落處不若今人之漫無統約也

答吳晦叔

夫易變易也兼指一動一靜已發未發而言之也太極者性情之妙也乃一動一靜未發已發之理也故曰易有太極言即其動靜闢闢而皆有是理也若以易字專指已發為言是又以心為已發之說也此固未當程先生言之明矣不審尊意以為如何

答吳晦叔

前書所論周正之說終未穩當孟子所謂七八月乃今之五六月所謂十一月十二月乃今之九月十月是周人固已改月矣但天時則不可改故書云秋大熟未獲此即止是今時之秋蓋非酉戌之月則未有以見夫歲之大熟而未獲也以此考之今春秋月數乃魯史之舊文而四時之序則孔子之微意伊川所謂假天時以立義者正謂此也若謂周人初不改月則未有明據故文定只以商秦二事為證以彼之博洽精勤所取猶止於此則無它可考必矣今乃欲以十月隕霜之異證之恐未足以為不改月之驗也蓋隕霜在今之十月則不足依在周之十月則為異矣又何必史書八月然後為異哉况魯史不傳無以必知其然不若只以孟子尚書為據之明且審也若尚有疑則不若且闕之為愈不必強為之說矣詩中月數又似不曾但暑之類故兼向者疑其並行也

答吳晦叔

觀過一義思之甚審如來喻及伯達兄說必謂聖人教人  
以自治為急如此言乃有親切體驗之功此固是也然聖  
又言知人處亦不為少自治固急亦豈有偏自治而不務  
知人之理耶又謂人之過不止於厚薄愛惡四者而疑伊  
川之說為未盡伊川止是舉一隅耳若君子過於廉小人  
過於貪君子過於介小人過於通之類皆是亦不止於此  
四者而已也但就此等處看則人之仁不仁可見而仁之  
氣象亦自可識故聖人但言斯知仁矣此乃先儒舊說為  
說甚短而意味甚長但熟玩之自然可見若如所論固若  
親切矣然乃所以為迫切淺露而去聖人氣象愈遠也且  
心既有此過矣又不舍此過而別以一心觀之既觀之矣  
而又別以一心知此觀者之為仁若以為有此三物處相  
看觀則紛紜雜擾不成道理若謂止是一心則頃刻之間  
有此三用不亦匆遽急迫之甚乎凡此尤所未安姑且先  
以求教

答吳晦叔

臣下不臣之刑蓋施於邦君大夫之喪國亡家者君臣一  
體不待不然如漢廢昌邑王賀則誅其羣臣而本朝  
太祖下嶺南亦誅其亂臣龔登樞李托之類是也漢程  
氏乃飛燕惡來之比誅之自不為寬若昌邑詳臣與賀同  
惡者固不謂不誅其餘正可當古者墨刑之坐耳乃不分  
等叙則行誅殺是又如文定論楚子納孔儀處事雖不同  
則霍光之私意也則知成湯之制官刑正是奉行天討  
毫髮不差處何疑之有哉

孟子知覺二字程子云知是知此事覺是覺此理此言蓋

之謂心則立說也程子  
兩觀之分東則高歡西則宇文已非復有魏室矣當是之  
時見殺之士固已不立乎其位不幸而立乎其位其賤者  
乎則亦去之可也其貴者乎則左右近臣從君於西社櫻  
大臣守國於東而皆必思所以為安國靖難興復長久之  
計不齊則以死繼之而已此外復何策哉

前書所論觀過之說時處文行速急遽草率不能盡所陳  
然其大旨亦可見不知當否如何其未盡者今又見於廣  
仲伯逢書中可取一觀未中理處更得反復詰難乃所深  
望然前所示教引巧言令色剛毅木訥兩條以為聖人所  
以開示為仁之方使人自得者真猶竊有疑焉而前書亦  
未及論也蓋此兩語正是聖人教人實下功夫防患立心  
之一術果能戒巧令務敦朴則心不恣縱而於仁為近矣  
非徒使之由是而知仁也大抵向來之說皆是苦心極力  
要識仁字故其說愈巧而氣象愈薄近日究觀聖門垂教  
之意却是要人躬行實踐直內勝私使輕浮刻薄賞我賤  
物之態潛消於冥冥之中而吾之本心渾厚慈良公平正  
大之體常存而不失便是仁處其用功着力隨人淺深各  
有次第要之頭是力行久執實到此地方能知此意味蓋  
非可以想像臆度而知亦不待想像臆度而知也近因南  
軒寄示言仁錄亦嘗再以書論所疑大槩如此而後書所  
論仁智兩字尤為明白想皆已見矣并為參詳可否復以  
見教幸甚幸甚

答吳晦叔

五刑一段近得大紀諸論考之其說詳矣然有所未曉復以求教蓋此經文本有七句今於其間雜然取此五句以爲五刑之目而又去流取贖輕重不倫一也先贖後賊則非以重及輕先鞭後贖又非從輕至重先後無序二也又謂象以典刑施於士大夫而以不顯其過隨宜改叙爲近於流宥之法即不知正象刑是作如何行遣三也又臯陶作士本以治夫蠻夷寇賊之爲亂者若如此說則書所稱臯陶方施象刑惟明乃獨以其施於士大夫者言之不惟非命官之本意亦與本篇上文不相應四也又鞭朴自是輕刑得宥反遭流徙去輕即重不足爲恩五也金贖流宥本是一例而就其間贖又輕於流者今贖乃列於一刑之目而當贖得宥者反從流徙之坐尤爲乖戾六也移鄉謂之流猶爲近之改叙他官及坐嘉石入園土則與流字意義不同矣七也凡此七條皆所未曉更望參訂下諭幸甚幸甚

答吳晦叔

熹伏承示及先知後行之說及復詳明引據精密整發多矣所未能無疑者方欲求教又得南軒寄來書深頌之則凡喜之所欲言者蓋皆已先得之矣特其曲折之間小有未備請得而細論之夫處論知行之理而就一事之中以觀之則知之爲先行之爲後無可疑者如孟子所謂如指諸掌如行要須得先思及易文言所謂如指諸掌如行要須得先思及易文言所謂如指諸掌然合夫知之淺深行之大小而言則非有以先成乎其小亦將何以馴致乎其大者哉如指諸掌如行要須得先思及易文言所謂如指諸掌

忠信情辭之實及其少長而博之以詩書禮樂之文皆所以使之即夫一事一物之間各有以知其義理之所在而致爲踐履之功也此小學之事知之及十五成童學於大學則其灑掃應對之間禮樂射御之際所以涵養踐履之者略已小成矣於是不離乎此而教之以格物以致其知焉致知云者因其所已知者推而致之以及其所未知者而極其至也是必至於舉天地萬物之理而一以貫之然後爲知之至而所謂誠意正心脩身齊家治國平天下者至是而無所不盡其道焉此大學之道知之今就其一事之中而論之則先知後行固各有其序矣誠欲因夫小學之成以進乎大學之始則非涵養踐履之有素亦豈能居然以夫雜亂紛糾之心而格物以致其知哉且易之所謂忠信脩辭者聖學之實事貫始終而言者也以其淺而小者言之則自其常規毋詭男唯女俞之時固已知而能之矣知至至之則由行此而又知其所至也此知之深者也知終終之則由知至而又進以終之也此行之大者也故大學之書雖以格物致知爲用力之始然非謂初不涵養踐履而直從事於此也又非謂物本格知未至則意可以不誠心可以不正身可以不脩家可以不齊也但以此爲必知之至然後所以治己治人者始有以盡其道耳若曰必俟知至而後可行則夫事親從兄承上接下乃人生之所不能一日廢者豈可謂吾知未至而暫緩以俟其至而後行哉

所未安可抑聖賢所謂知者雖有淺深然不遺如前所論二端而已但至於廓然貫通則內外精粗自無二致非如來教及前後所論觀過知仁者乃於方寸之間設為機械欲因觀彼而反識乎此也漢子所謂若然而論之是如南軒所謂知處事者恐亦未免此病也又來論所謂端謹以致知所謂克已私集眾理者又似有以行為先之意而所謂在乎兼進者又若致知力行初無先後之分也凡此皆鄙意所深疑而南軒之論所未備者故敢復以求教幸深察而詳諭之

答吳晦叔

復非天地心復則見天地心此語與所以陰陽者道之意不同但以易傳觀之則可見矣蓋天地以生物為心而此卦之下一陽爻即天地所以生物之心也至於復之得各則以此陽之復生而已猶言臨泰大壯夬也豈得遂指此各以為天地之心乎但於其復而見此一陽之前於下則是因其復而見天地之心耳天地以生物為心此句自無病昨與南軒論之近得報云亦已無疑矣大抵近年學者不肯以愛言仁故見先生君子以一陽生物論天地之心則必歎然不滿於其意復於言外生詭推之使高而不知天地之所以為心者實不外此外此而言則必溺於虛論於靜而體用本末不相管矣聖人無復故未嘗見其心者蓋天地之氣所以有陽之復者以其有陰故也眾人之心所以有善之復者以其有惡故也若聖人之心則天理渾然初無間斷人執得以窺其心之起滅耶若靜而復動則亦有之但不可以善惡而為言耳愚意如此恐或未然更

乞詳諭

踐形之說來論得之但說得文義未分明耳意謂踐形如踐言之踐程子所謂克人之名是也蓋人之形色莫非天性如視則有明聽則有聰動則有節是則所謂天性者初不外乎形色之間也但常人失其性故視有不明聽有不聰動有不中是則雖有是形而無以踐之惟聖人盡性故視明聽聰而動無不中是以既有是形而又可以踐其形也可以踐形則無愧於形矣如此推說似稍分明不知是

否

絕四有兩說一說為孔子自無此四者毋即無字古書通用耳史記孔子世家正作無字也一說為孔子禁絕學者毋得有此四者今來論者乃此意也兩說皆有意思然以文意攷之似不若只用前說之為明白平易也又來論母意一句似亦未安意只是私意計較之謂不必以溢美溢惡證之恐太遠却文意也餘三句則所論得之無可議者矣大抵意是我之發我是意之根必在事前固任事後嘗在二者之間生於意而成於我此又四者之序也所示下學上達先難後獲之說不貴空言務求實得立意甚美顧其間不能無可疑者請試論之蓋仁者性之德而愛之理也愛者情之發而仁之用也公者仁之所以為仁之道也元者天之所以為仁之德也仁者人之所固有而私或蔽之以陷於不仁故為仁者必先克己克己則公公則仁仁則愛矣不先克己則公豈可得而旋存未至於仁則愛胡可以先體哉至於元則仁之在天者而已非一人

之心既有是元而後有以成夫仁也若夫知覺則智之用而仁者之所無也元者四德之長故兼亨利貞仁者五常之長故兼義禮智信此仁者所以必有知覺而不可便以知覺名仁也大凡理會義理須先剖析得名義界分各有歸著然後於中自然有貫通處雖曰貫通而渾然之中所謂粲然者初未嘗亂也今詳來示似於名字界分未嘗剖析而遽欲以一理包之故其所論既有已攬牽合之勢又有雜亂重複支離渙散之病而所謂先難下學實用功處又皆倒置錯陳不可承用今更不暇一一疏舉但詳以此說考之亦自可見矣

答吳晦叔

人心私欲之說如來教所改字極善本語之失亦是所謂本源未明了之病非一句一義上見不到也但愚意猶疑向來妄論引必有事焉之語亦多未的當蓋舜禹授受之際所謂人心私欲者非若衆人所謂私欲也但微有一毫把捉底意思則雖云本是道心之發然終未離人心之境也所謂動以人則有妄類子之有不善正在此間者是也既有妄則非私欲而何須是都無此意思自然從容中道才方純是道心必有事焉却是見得此理而存養下功處與所謂純是道心者蓋有間矣然既察見本源則自此可加精一之功而進夫純爾中間儘有次第也惟精惟一亦未離夫人心特須如此乃可以克盡私欲全復天理儘不如此則終無可至之理耳

之耳

前書云即人心而論道心此本無害所此書時記本語故

孟子操舍一章正為警悟學者使之體察常操而存之呂子約云因操舍以明其難存而易放固也而又指此為心體之流行則非矣今石子重方伯謀取以評之者大意良是但伯謀以為此乃人心惟危又似未然人心私欲耳豈孟子所欲操存哉又不可不辨也

答吳晦叔

未發之旨既蒙許可足以無疑矣又蒙教以勿恃簡策酒是自如思索絕然自見無疑方能自信此又區區平日之病敢不奉承然此一義向非得之簡策則傳聞聽見終身錯認聖賢旨意必矣又况簡策之言皆古先聖賢所以加惠後學垂教無窮所謂先得我心之同然者將於是在乎在雖不可一向暴行數墨然亦不可遽舍此而他求也程子曰善學者求言必自近易於近者非知言也愚意却願尊兄深味此意毋遽忽易凡吾心之所得必以考之聖賢之書脫有一字之不同則更精思明辨以益求至當之歸毋憚一時究索之勞使小惑苟解而大礙愈張也

答石子重

竊謂人之所以為學者以吾之心才若聖人之心故也心未能若聖人之心是以屬理未明無所準則隨其所好高者過卑者不及而不自知其為過且不及也若吾之心即與天地聖人之心無異矣則尚何學之為哉故學者必因先達之言以求聖人之意因聖人之意以達天地之理求之自淺以及深至之自近以及遠循循有序而不可以

發速迫切之心求也夫知是以浸新經歷審熟詳明而無躡等空言之弊馴致其極然後吾心得正天地聖人之心不外是焉非固欲盡於淺近而忘深遠舍吾心以求聖入之心棄吾說以徇先儒之說也

### 答石子重

所論仁之體用其當甚當以此意推之古今聖賢之意歷歷可見無一不合者但其用力則不過克己之私而私之難克亦已甚矣區區不敏竊願與長者各盡力於斯焉猶恐墮弊不克自強尚賴時有以勉彙之幸甚幸甚

### 答石子重

按孔子言操則存舍則亡出入無時莫知其鄉四句而以推心之謂與一句結之正是直指心之體用而言其周流變化神明不測之妙也若謂以其舍之而亡致得如此走作則是孔子所以言心體者乃只說得心之病矣聖人立言命物之意恐不如此兼出入兩字有善有惡不可皆謂舍之而亡之所致也又如所謂心之本體不可以存亡言此亦未安蓋若所操而存者初非本體則不知所存者果為何物而又何必以其存為哉但子約謂當其存時未及察識而已遷動此則存之未熟而遽欲察識之過昨報其書嘗極論之今錄求教其餘則彼得之已多不必別下語矣因此偶復記憶胡文定公所謂不起不滅心之體方起方滅心之用能常操而存則雖一日之間百起百滅而心固自若若自是好語但讀者當知所謂不起不滅者非足塊然不動無所知覺也又非百起百滅之中別有一物不

起不滅也但此心瑩然全無私意是則寂然不動之本體其順理而起順理而滅斯乃所以感而遂通天下之故者云爾向來於此未明反疑其言之太過自今觀之却是自家看得有病非立言者之失也不審高明以為如何因風却望示教

### 答石子重

心說甚善但恐更須收斂造約為佳耳以心使心所疑亦善蓋程子之意亦謂自作主宰不使其散漫走作耳如孟子云操則存云求放心皆是此類豈以此使彼之謂邪但今人著箇察識字便有箇尋求捕捉之意與聖賢所云操存主宰之味不同此毫釐間須看得破不爾則流於釋氏之說矣如胡氏之書未免此弊也昨日得叔京書論此殊未快答之如此別紙求教如此言之莫無病否窮理盡性等說不記話頭是如何然此亦非大節所存俟徐講之未晚也

### 答石子重

喜自去秋之中走長沙閱月而後至留兩月而後歸在道繚繞又五十餘日還家幸老人康健諸况粗適他無足言欽夫見履卓然不可及從游之久反復開益為多但其天資明敏從初不歷階級而得之故今日語人亦多失之太高相中學子從之游者逐一例學為虛談其流弊亦將有害比來頗覺此病矣別後當有以揀之然從游之士亦自絕難得朴實頭理會者可見此道之難明也胡氏子弟及它門人亦有語此者然皆無實得拈提豎拂幾如說禪矣



典文定合下門庭大段相反更無商量處惟欽夫見得表裏通徹傳來習見微有所偏今此相見盡覺釋去儘好商量也伯崇精進之意反不逮前而擇之見趣操持愈見精密敬字之說深契鄙懷只如大學次序亦須如此看始得非格物致知全不用誠意正心及其誠意正心却都不用致知格物但下學處須是審察見得後便泰然行將去此有始終之異耳其實始終是箇敬字但敬中須有體察功夫方能行著習察不然兀然持敬又無進步處也觀夫子答門人為仁之問不同然大要以敬為入門處正要就日用純熟處識得便無走作非如今之學者前後自為兩段行解各不相資也近方見此意思亦慮未得打成一片耳大化之中自有安宅此立語固有病然當時之意却是要見自家主宰處所謂大化須就此識得然後為飛魚躍觸

答石子重

聚亦嘗微之否此道寂寥近來又為邪說汨亂使人曠懼聞洪适在會稽蓋取張子韶經解板行此禍甚酷不在洪水夷狄猛獸之下令人寒心人微學淺又未有以遏之惟盜思自勉更求朋友之助庶有以追蹤聖徒稍為後人指出邪徑俾不至全然陷溺亦一事耳順之聞之必反以為誇子韶也和篇拜賜甚寵足見比來胷中灑落如光風霽月氣象但見屬之意甚過而稱謂屢請不蒙改更深不自安自此萬望垂聽乃荷愛予不然恐與來教再拜而辭之則不得復資勝已之益矣千萬誠告伏惟裁之熹忽有編摩之命出於意外即不敢當復聞闕期尚遠足以遠颺引避遂且拜受然亦不敢久冒空名旦夕便為計矣但順之又未必以為是耳

處洞然若但泛然指天指地說箇大化便是安宅安宅便是大化却恐顛頂儼侗非聖門求仁之學也不審高明以為如何克齋恐非熹所敢記者必欲得之少假歲年使得更少加功或所見稍復有進始敢承命耳欽夫為人作一克齋銘錄呈它文數篇并性有可評處幸與聞之欽夫聞老兄之風亦甚傾企今熹致頌交之意也順之此來不及一見所養想更純熟留書見傲甚至但終有彘門伊蒲塞魚味到家後又寄書來與此間親戚問湘中議論而曰謗釋氏者不須寄來觀此意見恐於吾儒門中全未有見又云不如且棲心淡泊於世少求時玩聖賢之言可以資吾神養吾真者一一勘過似此說話皆是大病不知向來相

所論懸崖事前書已具稟矣若如今者所論則事體尤重須有傳道授業解惑之實乃能當之不然則以懸崖事力遽為此事典憲譏訶恐有所不能免耕老雖故舊食貧心極念之無不敢贊兄為此也必欲相見招其一來為旬日之欽則不妨一書納上書中之說只云老兄欲相見它不敢及也大抵講學難得是當而應事接物尤難中節向來見理自不分明不得入德門戶而汲汲為人妄有談說其失已誤人非一事矣今每思之不覺心悸故近日議論率多畏怯無復向來之勇銳惟欲脩治此身庶幾寡過自非深信得及下得其實功夫者未嘗敢輒告語以此取怒於人益多然與其以妄言妄作得罪於聖人不若以此得罪

於流俗之爲愈私心甚欲一見長者面論而未可得不知  
尊兄近日觀書立論比向日如何因書得示一二便是平  
日受用處矣

### 荅石子重

國材苦學最可念所恨教雜滯泥自無受用處深欲一見  
之或到能津遣一來爲幸明道集中所論學制最爲有本  
曾經意否每讀其書觀其論講學處未嘗不慨然發歎恨  
此生之不生於彼時也伊川元祐所修條制立尊道堂之  
類亦是此意然特措從宜處亦有曲折幸併取觀之當有  
所契

### 荅石子重

南軒語解首章其夫在於不曾分別學習二字又謂學者  
工夫已無間斷却要時習只此二事可疑耳擇之雖欲分  
別學習二字而不曾見得分明却遂便差排硬說充覺紛  
擊不成條理大抵學習二字却是龜山將頽子事形容得  
分明上蔡所謂傳者得之於人習者得之於己其說亦是  
然統而言之則只謂之學故伊川有博學審問慎思明辨  
篤行五者廢其一非學也之語分而言之則學是未知而  
求知底功夫習是未能而求能底功夫須以博學審問爲  
學慎思明辨篤行爲習故伊川只以思字解習字蓋舉其  
要也學者既學而知之又當習以能之及其時習而不忘  
然後無間斷者始可得而馴致矣若已無間斷則又何必  
更時習乎習字南軒之說正顛倒了擇之所論又不分明  
而詞氣不和意象輕肆尤非小病所宜深警省也

行有餘力此章所辨詞意殊不分明大率行有餘力止是  
言行此數事之外有餘剩底工夫方可將此工夫去學文  
藝耳非謂行到從容地位爲有餘力必如此然後可學文  
也

### 荅石子重

伊川言孝子居喪志存守父在之道與張解志哀而不暇  
它問之語不同游氏說在所當改而可以未改與張解可  
以改可以未改之語亦異釋之辨說雖多却不及此何也  
從事於斯是著力否若是著力却是知自己能自己多  
須要去問不能與寡者自知已有已實須要若無若虛  
不幾於詐乎若說不著力却是聖人地位曰頽子只見  
在已不足在人有人有餘何嘗以已爲能爲多爲有爲實嘗  
子却見得頽子以能問不能以多問寡有若無實若虛  
故贊歎其所爲如此非謂其著力也到得聖人則如天  
地不必言能不能多寡有無虛實矣此只是頽子地位  
真按此謂頽子只見在已不足在人有人有餘者得之矣然只  
問不能問寡若無若虛便是更有用力處在但不足著力  
作此四事耳若聖人則固如天地然亦未嘗自以爲有餘  
也

篤信猶曰深信伊川謂只是無愛心其實只是未知味  
知味而愛所謂信之篤者也若不篤信安能好學守死  
謂死得有落著善道謂善其道猶工欲善其事善於其  
職之善守死所以善道

篤有厚意深字說不盡守死只是以死自守不必謂死得

有落著蓋篤信乃能好學而守死乃能善道也又能篤信好學然後能守死善道又篤信所以能守死好學所以能善道又篤信不可以不好學守死須要善得道此所謂死也又篤信好學須要守死善道數義端緒其始始備

且如自己為學官為館職遇朝廷有利害得失或是宰執臺諫所當理會者它不理會自己要滅默又不忍國家受禍要出來說又有出位謀政之嫌如之何則可曰若任他事却不可若以其理告君何故不可

若是大事繫國家安危生靈休戚豈容緘默館職又與學官不同 神宗固嘗許其論事矣但事之小者則亦不必每事數言也

子欲居九夷與乘桴浮海同意當時傷道之不行中國之陋實起欲居九夷之念已而不去亦是順理都無私意君子居之何陋之有言君子所居則化何陋之有或問九夷尚可化何故不化中國曰此是道已不行中國已不化所以起欲居九夷之意化與不化在彼聖人豈得必所居則化理如此耳中國之不化亦怎奈何

當時中國未嘗不被聖人之化但待君不用不得行其道耳

未見其止止是聖人極致處所謂中是也顏子見得中分明只是未到到便是聖人故夫子歎之問吾止也與未見其止同異曰止則一般但用處別未見其止是止於其所止吾止也是於其所不當止而止

以上下文考之恐與吾止之止同

知以明之仁以守之勇以行之其要在致知知之明非仁以守之則不可以仁守之非勇而行之亦不可三者不可闕一而知為先

此說甚善正吾人所當自力也

知者不惑仁者不憂勇者不懼此是成德事先知後仁從外做入由用以至體自明而誠誠之者人之道也先仁後智從裏做出由體以及用自誠而明誠者天之道也三句雖同只仁智先後不同便有成德進德之間不可不辨也

程先生自分別此兩條今如此推說亦詳盡也

夫子之道忠恕動以天者也由仁義行也誠者天之道也不思而得中而中也譬如做梁柱聖人便是尺度了不用尺度纔做便揆著它人須用尺度比量大小間狹方圓後方始揆著

此說亦善

顏淵死孔子若有財還與之椁否順之曰不與喪稱家之有無顏淵家本無則其無椁乃為得宜孔子若與之椁便是使顏淵失宜孔子必不肯蓋椁者可有可無者也若無棺則必與之矣

孔子若有財必與顏淵為椁蓋朋友有通財之義况孔子之於顏淵視之如子耶所謂喪具稱家之有無者但不可以非義它求耳

鼓瑟希鏗爾舍瑟而作對曰異乎三子者之撰天機自

動不知其所以然

門人詳記曾哲含怒之事但欲見其從容不迫灑落自在之意耳若如此言則流於莊列之說矣且人之舉動孰非天機之自動耶然亦只此便見曾哲狂處蓋所見高而涵養未至也

伊川云灑掃應對便是形而上者理無大小故也故君子只在謹獨灑掃應對是事所以灑掃應對是理事即理理即事道散在萬事那箇不是若事上有毫髮蹉過則理上便有間斷欠關故君子直是不放過只在慎獨此意甚好但不知無事時當如何耳慎獨須貫動靜做工夫始得

伊川云克己最難故曰中庸不可能也此有必有事焉而勿正之意過猶不及只要恰好  
克盡己私渾無意必方見得中庸恰好處若未能克己則中庸不可得而道矣此子思明道之意也必有事焉而勿正是言養氣之法與此不同

言動猶可以禮視聽如何以禮凡如見惡色聞惡聲若不視不聽何以知得是惡色惡聲知得是惡色惡聲便是已聽已視了曰此之視聽是以心受之若從耳目過如何免得但心不受便是不視不聽  
視聽與見聞不同聲色接於耳目見聞也視聽則耳目從乎聲色矣不論心受與不受也

在邦無怨在家無怒猶言無可憾者若它人之怨不怨則不敢必天地之大人猶有所憾

以文意觀之恐是他人之怨

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就體上說已所不執勿施於人就用上說在邦無怨在家無怒就效處說此說甚好擇之疑出門使民已是用處然亦不妨蓋此兩事只是自家敬其心耳未有施為措置也

其言也認有嘿而存之不言而信存乎德行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之意或曰說得深了只是箴司馬牛多言之失仁者其言也認此仁者與仁者不憂仁者安仁之仁者不同正與仁者人也義者宜也之仁者一

前說誠太深仁者其言也認蓋心存理著自是不胡說耳後說亦恐未然

能言距楊墨者聖人之徒也楊氏為我近乎義墨氏兼愛近乎仁當時人皆以為真仁義也靡然從之未有言距之者若不是見得聖人這邊道理明白如何識得楊墨之非仁義故曰能言距楊墨者亦聖人之徒也

出邪則入正出正則入邪兩者之間蓋不容髮也雖未知道而能言距楊墨者已是心術向正之人所以以聖人之徒許之與春秋討賊之意同

好名之人能讓千乘之國苟非其人簞食豆羹見於色順之云此言過不及也好名之人能讓千乘之國過也苟不是這樣人簞食豆羹必見於色此不及也二者俱非也擇之云好名之人能讓千乘之國若非有德之人雖以慕名而能讓然於簞食豆羹有時却見於顏色其

心本不知是故也。正所謂人能碎千金之璧不能無失聲於破釜者也。

兩說皆通。舊來只知後說。然亦嘗疑其費力。但前說又無甚意味。耳請更商確之。

身不行道不行於妻子。使人不以道不能行於妻子。言身若不行道則妻子無所取法。全無畏懼。了然猶可使也。若使人不以道則妻子亦不可使矣。擇之如此。說順之云。不行於妻子百事不行不可使亦在其中。不能行於妻子。却只指使人一事言之。

順之說是。

事親仁之實從兄義之實蓋人之生也。莫不知愛其親及其長也。莫不知敬其兄。此乃最初一著。其它皆從此充去。故孟子曰：無它達之天下也。有子曰：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為仁之本歟。孟子又謂徐行後長者。謂之弟。疾行先長者。謂之不弟。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豈非事親仁之實從兄義之實乎。

仁義只是理事。親從兄乃其事之實也。

在天為命。在人為性。無人言命不得無天。言性亦不得但言命。則主於天。言性則主於人。耳。誠者合內外之道。無性命而為言者也。

誠者以下語似有病。

心該誠神備。體用故能寂而感。感而寂。其寂然不動者。誠也。體也。感而遂通者。神也。用也。體用一源。顯微無間。惟心之謂歟。

此說甚善。

動而不正不可謂道。用而不和不可謂德。

此兩句緊要在正字和字上。

在中之義。義者理也。只是這箇理在中者中。也在外者。和也。中者性之體段。和者情之體段也。

義字說得太重。伊川本意亦似只說體段。云爾。和者情之體段。語意未備。

止於至善。至善乃極。則擴之曰不然。至善者本也。萬善皆於此乎出。

至善乃極則。

思是餘用之機。君子為善。小人為惡。那事不從這上出。但君子約入裏面來。小人拖出外面去。故曰思者聖功之本。而吉凶之機也。

正當於此。謹之君子所以貴慎獨也。

聖人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靜。所以主靜者以其本靜。靜極而動。動極復靜。靜也者物之終始也。萬物始乎靜。

終乎靜。故聖人主靜。

伊川先生曰：動靜無端。陰陽無始。若如此則倚於一偏矣。動靜理均。但靜字勢重耳。此處更宜深玩之。

動靜有終始。賓主方其動也。動為主。靜為賓。及其靜也。靜為主。動為賓。動極而靜。則動却終。靜却始。靜極。

復動。則動却始。靜却終。雖然方其動也。靜之理未嘗不存也。及其靜也。動之理亦未嘗不存也。

擇之云。此段甚好。但更欠說主靜之意。

業學者之事始之之事也及成德之事終之之事也

周子之意當是如此然於此亦可見主靜之意

誠敬如何分順之曰誠字體面大敬字却用力曰伊川

曰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是微上微下語如此敬亦是

聖人事曰固是畢竟將敬做誠不得到得誠則恭敬忠

皆其蘊也

誠是實理聖人之事非專之謂也推此意則與敬字不同

自分明矣聖人固未嘗不敬如堯欽明舜恭己湯聖敬日

躋是也但自是聖人之誠與賢人以下不同耳

一陰一陽之謂道陰陽氣也所以陰陽道也道也者陰

陽之理也

此說得之

致中和致極也與盡字同致中和便是盡性

此說亦是然致字是功夫更有推而極之之意充之書中

亦講此段然其意亦雜牽并以此示之渠又論慎獨意亦

未盡大抵獨字只是耳目見聞之所不及而心獨知之之

地耳若謂指心而言而不謂之心蓋恐指殺似不然也故

君子慎其心是何言耶

答石子重

口之於味等事其當然者天理也若然謂之理則便只成

釋氏運水般柴之說

不可離恐未有不可得而離之意以下文觀之可見  
此一節當分作兩事戒謹不睹恐懼不聞如言聽於無聲  
視於無形也是防於未然以全其體謹獨是察之於將然

以審其幾不知高明以為如何

此道無時無之然體之則合背之則離也一有離之則當

此之時失此之道矣故曰不可須臾離君子所以戒謹不

睹恐懼不聞則不敢以須臾離也所謂以下文觀之者如此

小人閒居為不善惡惡不如惡惡臭也必見君子然後著

其善好善不如好好色也皆所以自欺而已

德無常師主善為師善無常主協于克一此言於天下之

德無一定之師惟善是從則凡有善者皆可師也於天下

之善無一定之主惟一其心則其所取者無不善矣協猶

齊也如所謂協時月

答石子重

孝弟也者其為仁之本歟是為仁自孝弟始也仁道之

大而自孝弟始者以其即愛親從兄之心習而察則仁

矣然而不敢說必無犯上作亂故曰辭其或有之以其

習而不察故有子之言以人人有是心是以為仁患在

不察故爾表記曰事君處其位不履其事則亂也謂違

君命為亂此所謂犯上者犯類作亂者違命也

孝弟順德化上作亂逆德論孝弟却說犯上作亂底事

只為是它喚做孝弟恰似小人之中庸也小人而無忌

憚也一般君子則不然先理會箇根本根本既立道自

此生曷惟其已許順之云其為人也孝弟猶是泛而論

之如君子之道夫婦之愚不肖可與知可能行非不孝  
弟也惟知務之不如君子也然孝弟順德終是不善之  
心辭矣

此二說大抵求之過矣。只是少聖賢之言大槩寬裕不似今人愛迫便說殺了此章且看伊川說深有意味。

我不欲人之加諸我。吾亦欲無加諸人。伊川解曰：我不欲人之加諸我也。吾亦欲無加諸人。仁也。施諸已而不願亦勿施諸人。恕也。又語錄曰：施諸已而不願亦勿施諸人。正解此兩句又曰：我不欲人之加諸我。吾亦欲無加諸人。恕也。近於仁矣。然未至於仁也。以有欲字。前以爲仁。後以爲恕。而未仁二義不同。若以有欲字。便以爲未仁。則我欲仁。斯仁至矣。亦有欲字不知如何。

二先生說經如此。不同處亦多。或是時有先後。或是差斜。當以義理隱度而取捨之。如此說則當以解爲正。蓋其義理最長。而亦先生晚年所自著。尤可信也。欲仁之欲。與欲無加諸我之欲。文意不同。不可以相比。更推詳之。

君子所貴乎道者三。動容貌。斯遠暴慢矣。正顏色。斯近信矣。出辭氣。斯遠鄙倍矣。明道曰：動容貌。周旋中禮。暴慢斯遠。正顏色。則不妄斯近。信矣。出辭氣。正由中出。斯遠鄙倍。此動容貌。正顏色。出辭氣。皆不著力。是成德之事。斯遠暴慢。斯近信。遠鄙倍。猶云便遠暴慢。便近信。便遠鄙倍。自然如此也。伊川曰：辭氣之出。不使至於鄙倍。却是就遠字上用。工上蔡云：動也。正也。出也。君子曰：牧

處又曰：緊要在上三字說。不同如何。

熹詳此意。當以明道之說爲正。上蔡之說。尤有虧克齋記。說天下歸仁。處先本云：天下之人。亦將無不以仁歸之。後本云：視天下無一物不在吾生物氣蒙之中。

先後意甚異。畢竟天下歸仁。當如何說。初意伊川說。後覺未穩。改之如此。乃呂博士說。恐當以後說爲正。蓋所謂伊川說。亦止見於外書雜說中。容或未必然也。

克齋記不取知覺言仁之說。似以愛之說爲主。近子細玩味。似若知覺亦不可去。蓋不知覺則亦必不愛。惟知覺故能愛。知覺與愛並行。而不相悖。恐亦無害於言仁。但不可專以知覺爲仁耳。醫者以四支頑痺爲不仁。頑痺則不知痛痒。又安能愛。更乞開錄。

此義近與胡南諸公論之。甚詳。今畧錄一二。上呈亦可見大意矣。  
一答胡廣仲書仁之  
一答張敬夫書

所疑荷批。誨今皆已釋然。蓋仁者心。有知覺。謂知覺爲仁。則不可知覺。却屬智也。理一而分殊。愛有差等。殊與差等。品節之。却屬禮施之。無不得宜。却屬義也。禮也。智也。皆仁也。惟仁可以包夫三者。然所以得名。各有界分。須索分別。不然混雜爲一。孰爲仁。孰爲義。孰爲智。仁字之說。甚善。要之。須將仁義禮智作一處看。交相參照。方見疆界分明。而疆界分明之中。却自有貫通總攝處。是乃所謂仁包四者之實也。近年學者。專說仁字。而於三者不復致思。所以含糊湏湏。動以仁包四者爲言。而實不識其所以包四者之果何物也。今得專兄精思明辯。如此學

者。益有賴矣。幸甚。

問縣儒學教諭王製校

書知傳門人問答

答陳明仲

愚窮居奉養粗安義分無足言者惟是精力有限而道體  
 無窮人欲易迷而天理難復凜乎日以憂懼蓋未知所以  
 脫於小人之歸者方念未能得叩餘論以自警發忽得來  
 教乃知高明之見已如此自顧疲驚雖禪十駕之勤亦無  
 以相及矣瞿然驚嘆不知所言至於反復再三則有不能  
 無疑者蓋來喻自謂嘗有省處此心直與孔孟無異言行  
 之間既從容而自中矣如此則兄弟之學已到聖賢地  
 位尚復何疑而其後乃復更有學無得老將至之歎則又  
 無以異於某所憂者此雖出於退讓不居之意然初之  
 所言亦太相反矣使意將何取信而能亡疑於長者之言  
 耶又以其他議論參考之竊意老兄涵養之功雖至而窮  
 理之學未明是以日用之間多所未察雖言之過而亦不  
 自知也老兄既不鄙其愚而辱問焉竊雖淺陋亦不敢以  
 虛厚意也區區管見願老兄於格物致知之學稍留意焉  
 聖賢之言則反求諸心而加涵泳之功日用之間則精察  
 其理而審毫釐之辨積日累月存驗擴充庶乎其真有省  
 而孔孟之心殆可識矣示喻讀書之日恐亦太多姑以應  
 課程可矣欲其從容玩味理與神會則恐決不能也程子  
 之書司馬張揚之說不知其果皆出於一轍耶抑有所不  
 同也此等處切須著眼不可尋行數墨備禮看過而已既  
 荷安子直以此道相期不覺僭易盡布所懷伏惟既以溫

公之心為心必有以容之然說而繹從而改尚不能無望  
 於高明也但能如程子所謂不敢自信而信其師如此著  
 力兩三年間亦當自見得矣汪丈每以呂申公為準則比  
 觀其家傳所載學佛事殊可笑彼其德器渾厚謹嚴亦可  
 謂難得矣一晒其心於此乃與世俗之見無異又為依違  
 中立之計以避其名此其心亦可謂支離之甚矣顧自以  
 為簡易則吾不知其說也程子曰欲不學佛見得他小便  
 自然不學真知言哉

答陳明仲

所示諸說見留意便遽未暇條對大抵終有未脫禪學  
 規模處更願於平易著實處理會不必以類然有省為奇  
 只要漸覺意味明白際長便是功效然亦不可存此計較  
 功效之心但循循不已自有至矣

答陳明仲

前書所論不求安飽惟在敏於事上著力此恐倒却文意  
 兼義亦不如此蓋惟無求飽求安之心乃能敏於事耳謹  
 於言亦不專為耻躬之不逮大凡言語皆當謹也愚見如  
 此未知是否

答陳明仲

喻及論語諸說以此久不修報然觀大槩貪慕高遠說得  
 過當處多却不是言下正意如首章論耻躬不逮便說古  
 人誠貫天地行通神明今人作偽行詐欺世盜名都未合  
 說到此且熱味古者言之不出耻躬之不逮也緊要用力  
 處是如何不必說向前去如此久之意味自別且如尹和



靖講說便都無似此簡約精微極好涵泳也推此一草餘皆可見

答陳明仲

程集衍借及略看一二處止是長沙初開本知易傳序於流作汧流祭文姪作猶子之類皆胡家以意改者後來多所改正可從于飛求之殊勝此本也

答陳明仲

累承示經說比舊益明白矣然猶有推求太廣馳反失本意今不暇一一具稟異時面見當得一一指陳以求可否大抵讀書當擇先儒舊說之當於理者反復玩味朝夕涵泳便與本經正言之意通貫浹洽於胸中然後有益不必段段立說徒為觀美而實未必深有得於心也講學正要反復研窮方見義理歸宿處不可只略說過便休也

答陳明仲

向辱書喻有意於程氏之學甚善甚善然向聞留意空門甚切不知何故乃復舍彼而將求之於此豈亦知前之失而然邪抑以為彼此初不相妨既釋而不害其為儒也二者必有一矣由前之說則程氏教人以論孟大學中庸為本須於此數書熟讀詳味有會心處方自見得如其未熟讀之不厭熟讀之不厭煩非如釋氏指理為障而兀然坐守無義之語以俟其僥倖而一得也此數書程氏與其門人高弟為說甚詳試訪求之自首至尾循守加功須如小兒授書節節而進乃佳不可勿勿緒閱無補於事又不可雜以他說徒亂宗旨也如薛氏若曰彼此不相妨儒釋可

以並進則非淺陋所敢聞也

答陳明仲

示諭讀書遺忘此士友之通患無藥可醫只有少讀深思令其意味浹洽當稍見功耳讀易亦佳但經書難讀而此書為尤難蓋未開卷時已有一重象數大槩工夫開卷之後經文本意又多被先儒硬說殺了令人看得意思局促不見本來開物成務活法廷老所傳鄙說正為欲救此弊但當時草草批出疎畧未成文字耳然試畧考之亦粗見門戶梗槩君有他說則非吾之所敢聞也

答陳明仲

丞事如過割一條亦是民間休戚所係須在同安見官戶富家更入市戶典買田業不肯受業操有餘之勢力以坐困破賣家計狼狽之人殊使人扼腕每縣中有送來整理者必了於一日之中蓋不如此則村民有宿食廢業之患而市人富家得以持久困之使不敢伸理此最弊之大者嘗見友人陳元滂說昔年趨事吏部許公於邵陽許公自言吾作縣有八字法請問之則曰開收人丁推割產稅而已此可謂知為政之本者願高明志之明道行狀及門入敘述中所論政事叙指無事亦宜熟看殊開發人意思也所詢喪禮別紙具稟頗亦考未精又適此數時擾擾不及致思恐未必是更可轉詢知禮之士庶不誤耳

別紙

靈席居中堂

家無二主似合少近西為宜

朔祭子為主

按喪禮凡喪父在父為主則父在子無主喪之禮也又曰父沒兄弟同居各主其喪注云各為妻子之喪為主也則是凡妻之喪夫自為主也今以子為喪主似未安

先遣柩歸而奉窆帛終喪埋帛立主禮注也此於古無初既不能盡從古制即且如此亦可然終不是也

奉祀者題其子

此亦未安且不須題奉祀之名亦得

廟別三世別設一位於其下

禮卒哭而祔於祖姑三年而後入廟今既未葬則三虞卒哭之制無所施不若終喪立主而祔祔畢於家廟旁設小位以奉其主不可於廟中別設位也愚見如此未知是否告更以溫公書儀及高氏送終禮參考之當有定論也

答陳明仲

喻及喪禮踰菴主祭之疑此未有可考但司馬氏大小祥祭已除服者皆與祭則主祭者雖已除服亦何害於主祭乎但不可純用吉服須略如弔服或忌日之服可也更告博詢深於禮者議之

答陳明仲

祭禮比得書亦及此數條各已隨事釐正如配祭只用元妃繼室則為別廟或有庶母又為別廟或妻先亡又為別廟弟先亡無後亦為別廟與伯叔祖父兄之無後者凡五等須各以一室為之不可雜也冬至已有始祖之祭是月

又是仲月自當時祭故不更別祭其他俗節則已有各依鄉俗之文自不妨隨俗增損但元旦則在官者有朝謁之禮恐不得專精於祭事燕鄉里却止於除夕前三四日行事此亦更在斟酌也忌日服制王彥輔塵史載雷鄭公用垂脚縑紗幘頭縑布衫脂皮帶如今人禪服之制此亦未得汪丈報不知以為如何也

答陳明仲

喪服前書已具去昨日又略為元伯道一二恐古制未明或且只用四脚襦衫之制亦可但虞祭後方可釋服然後奉主歸廟耳自啓殯至虞其間吉禮權停可也次日恐亦未宜遽講賀禮恐令嗣有未安尊兄以禮意喻之則無疑矣此最禮之大節精意所在衣裳制度抑其次耳

答陳明仲

苟欲開過但當一一容受不當復計其虛實則事無大小人皆樂告而無隱情矣若切切計較必與辨爭恐非告以有過則喜之意也

答陳明仲

不遠遊與三年無改各是一章文義自不相蒙或欲牽合禮為一說非聖人本意也竊謂夫子此言只是發明孝子之心耳蓋父之所行雖或有所當改然苟未至於不可一朝居則為之子者未忍遽革而有待於三年亦可見其不忍死其親之心矣此心是本但能存得此心則父之道或終身不可改或一日不可行皆隨其事之重輕而處之不失其宜矣聖人特指此心以示人所謂貫徹上下之言而

豈曰姑必是為中制也哉若如所喻章句文義固已不通而其間又極有字義理處夫謂三年而免於父母之懷者實宰予耳父母之愛其子而子之愛其親皆出於自然而無窮豈計歲月而論施報之為哉若所謂中乃天理人倫之極致隨時而所在不同以禹稷顛子之事觀之則可見矣今日姑以中制言之則是欲於非上落下之間指為一定之中以同流俗合汙世而已豈聖人之所謂中也哉

答陳明仲

為長府與季氏聚飲事相因與否不可知不必附會為說子路鼓瑟不和蓋未能盡變其氣質所云未能上達不已語不親切

屢空之空恐是空乏屢空空乏而處之能安此顛子所以庶幾於道也下文以子貢貨殖為對文意尤分明若以空為心空而屢空猶頻復則顛子乃是易傳所謂復善而不罷固之人矣何以為顛子

子路非謂不學而可以為政但謂為學不必讀書耳上古未有文字之時學者固無書可讀而中人以上固有不待讀書而自得者但自聖賢有作則道之載於經者詳矣雖孔子之聖不能離是以為學也捨是不求而欲以政學既失之矣况又責之中材之人乎然子路使子羔為宰本意未必及此但因夫子之言而託此以自解耳故夫子以為伎而惡之

曾點見道無疑心不累事其曾次洒落有非言語所能形容者故雖夫子有如或知爾之間而其所對亦未嘗少出

其位焉蓋若將終身於此者而其語言氣象則固位天地育萬物之事也但其下學工夫實未至此故夫子雖喟然與之而終以為狂也

克己之目不及思所論大槩得之然有未盡蓋竊謂洪範五事以思為王蓋不可見而行乎四者之間也然操存之漸必自其可見者而為之法則切近明白而易以持守故五事之次思最在後而夫子於此亦徧舉四勿而不及大思焉蓋欲學者循其可見易守之法以養其不可見不可餘之心也至於久而不懈則表裏如一而私意無所容矣程子四箴意正如此試熟玩之亦自可見

學固以至聖為極習固是作聖之方然恐未須如此說且當理會聖賢之所學者何事其習之也何術乃見入德之門所謂切問而近思也人不知而不愠和靖所謂學在己知不知在人何愠之有者最為的當蓋如此而言乃見為己用心之約處若以容人為說竊恐為己之心不切而又涉乎自廣廣人之病其去道益遠矣嘗見或人說此乃有容天之論此又欲大無窮而不知其陷於狂妄者也

答李伯諫甲

詳觀所論大抵以釋氏為土而於吾儒之說近於釋者取之異於釋者在孔孟則多方遷就以曲求其合在伊洛則無所忌憚而直斥其非夫直斥其非者固未識其旨而然所取所合亦竊取其似是而非者耳故語意之間不免走作不得於言而求諸心則從切實孔孟伊洛文字正是實舉業此課書固無緣得長術歸所以較謂聖學止於如此

至於後來學佛乃是怕生死此亦來者而力究之故陷溺

深從始至末皆是利心所謂差之毫釐者其在茲乎然敢

試伊洛而不敢非孔孟者直以舉世尊之而吾又身為儒

者故不敢耳豈真知孔孟之可信而信之哉是猶不敢顯

然背畔而毀冠裂冕拔本塞源之心已竊發矣學者豈可

使有此心簡於胷中哉

來書云於程氏雖未能望其堂奧而已窺其藩籬矣喜竊

謂聖人道在六經若日星之明程氏之說見於其書者亦

詳矣然若只將印行冊子從頭揭過略曉文義便為得之

則當時門人弟子亦非全然鈍根無轉智之人豈不能如

此領會而孔門弟子之從其師厄窮飢餓終其身而不敢

去程氏之門已仕者忘爵祿未仕者忘飢寒此講察此亦

必有謂矣試將聖學做禪樣看日有孜孜渴才而進竊恐

更有事在然後程氏藩籬可得而議也

來書謂聖門以仁為要而釋氏亦言正覺亦既能仁又引

程氏之說為證喜竊謂程氏之說以釋氏窮幽極微之論

觀之似未肯以為極至之論但老兄與儒者辨不得不借

其言為重耳然儒者言仁之體則然至語其用則毫釐必

察故曰仁之實事親是也又曰孝弟也者其為仁之本與

此體用所以一源而顯微所以無間也釋氏之云正覺能

仁者其論則高矣美矣然其本果安在乎

來書引天下歸仁以證滅度眾生之說真竊謂恐相似而

不同伊川先生曰克己復禮則事事皆仁故曰天下歸仁

來書云夫子語仁以克己為要件此論性以無心為宗而

以龜山心不可無之說為非蓋謂所謂己者對物之稱乃

是私認為己而就此起計較生愛欲故當克之克之而自

復於理則仁矣心乃本有之物虛明純一貫徹感通所以

蓋性體道皆由於此今以為妄而欲去之又自知其不可

而曰有真心存焉此亦味則又是有心矣如此則無心之

說何必全是而不言無心之說何必全非乎若以無心為

是則克己乃是有心無心何以克己若以克己為是則請

從事於斯而足矣又何必克己於此而無心於彼為此二

本而技其辭也

來書云輪回因果之說造妖捏怪以誑惑眾故達磨亦

排斥之喜竊謂輪回因果之說乃佛說也今以佛為聖人

而斥其言至於如此則老兄非特叛孔子又謗佛矣豈非

知其說之有所窮也而為是遁辭以自解免哉抑亦不得

已於儒者而姑為此計以緩其攻也嗚呼吾未見聖人立

說以誑愚惑眾而聖人之徒倒戈以伐其師也孰謂本末

殊歸首尾猶夾如是而尚可以為道乎

來書云韓退之排佛而敬大顛則亦未能排真佛也喜謂

退之稱大顛頗聰明識道理能外形骸以理自勝不為事

物侵亂而已其與原道所稱以之為已則順而祥以之為

人則愛而公以之為天下國家則無所處而不當若果如

何耶

來書云形有死生真性常在喜謂性無偽冒不必言真未

維天之命於穆不已大哉乾元萬物資始者也焉嘗不在  
而豈有我之所能私乎釋氏所云貞性不知其與此同乎  
不也同乎此則古人盡心以知性知天其學固有所為非  
欲其死而常在也苟異乎此而欲空妄心見真性惟恐其  
死而失之非自私自利而何是猶所謂廉賈五之不可不  
謂之貨殖也伊川之論未易遽非亦未易遽曉他日於儒  
學見得一箇規模乃知其不我欺耳

來書謂伊川先生所云內外不備者為不然蓋無有能立  
內而不能方外者此論甚當據此正是真所疑處若使釋  
氏果能敬以直內則便能義以方外便須有父子有君臣  
三綱五常闕一不可今日能直內矣而其所以方外者果  
安在乎又豈數者之外別有所謂義乎以此而觀伊川之  
語可謂失之恕矣然其意不然特老兄未之察耳所謂有  
直內者亦謂其有心地一段工夫耳但其用功却有不同  
處故其發有差他却全不管著此所以無方外之一節也  
固是有根株則必有枝葉然五穀之根株則生五穀之枝  
葉華實而可食梯稗之根株則生稗稗之枝葉華實而不  
可食此則不同耳象木以根株而命疾物以根株而殺  
人其所以殺人者豈在根株之外而致其毒哉能於根株  
之外別致故明道先生又云釋氏惟務上達而無下學然  
則其上達處豈有是也元不相連屬但有間斷非道也此  
可以見內外不備之意矣然來書之云却是從儒向佛故  
猶猶先生之言以為重若貞胡種族則亦不肯格認此語  
矣如何如何

來書云以理為障者特欲去其私意小智喜謂認私意小  
智作理字正是不識理字來書又謂上蔡云佛氏不肯就  
理者為非喜謂若不識理字則此亦未易以口舌爭也他  
日解此乃知所言之可笑耳

來書云儒佛見處既無二理其設教何異也蓋儒教本人  
事釋教本死生本人事故緩於見性本死生故急於見性  
喜謂既謂之本則此上無復有物矣今既二本不知所同  
者何事而所謂儒本人事緩見性者亦殊無理三聖作易  
首曰乾元亨利貞子思作中庸首曰天命之謂性孔子言  
性與天道而孟子道性善此為本於人事乎本於天道乎  
緩於性乎急於性乎然若急乎俗儒正坐不知天理之大  
故為異說所迷反謂聖學知人事而不知死生豈不誤哉  
聖賢教人盡心以知性躬行以盡性終始本末自有次第  
一皆本諸天理緩也緩不得急也急不得直也盡性至命  
方是極則非如見性之說一見之而迷已也上蔡云釋氏  
之論性猶儒者之論心釋氏之論心猶儒者之論意此語  
剖析極精試思之如何

來書云子貢之明達性與天道猶不與開熹竊謂此正寢  
人前說夢之過也來書又謂釋氏本死生悟者須徹底悟  
去故祖師以來由此得道者多喜謂徹底悟去之人不知  
本末內外是一是二二則道有二致一則死生人事一以  
貫之無所不了不知傳燈錄中許多祖師幾人做得究竟  
為獲幾人做得文武周孔須有微驗來書云特聖人以中道自任不欲學者瀆尊熹謂此正是

王氏高明處已中庸處人之說龜山嘗力詆之矣須知所謂不欲學者躡等者乃是天理本然非是聖人安排教如此譬諸草木區以別矣且如一莖小樹不道他無草木之性然其長須有漸是亦性也所謂便欲當人立地成佛者正如將小樹來噴一口水便要他立地于雲蔽日豈有是理佛亦說來書中語設使有此幻術亦不可謂之循理此亦見自私自利之規模處

來書云引大易生死之說程氏語默日月洪鐘之論熹按此四者之說初無二致來書許其三排其一不知何所折衷而云然然則所許三說恐未得其本意也愚意以為不必更於此理會且當按聖門下學工夫求之父自上達所謂未知生焉知死也

來書云聖人體易至於窮神知化未之或知之妙熹疑此語脉中有病又云生死之際必不如是之任滅也熹謂任滅二字亦是釋氏言之聖人於死生固非任滅亦初不見任滅之病段夢之

來書云曹參揚億不學儒不害為偉人熹前書已奉答矣而細思之則老兄固云夫子之道乃萬世仁義禮樂之主今乃有不學儒而自知道者則夫子何足為萬世仁義禮樂之主也且仁義禮樂果何物乎又曹參揚億二人相擬正自不倫曹參在漢初功臣中人品儘竊踈後來却能如此避正堂舍蓋公治齊相漢與民休息亦非常人做得其所見似亦儘高所可惜者未聞聖人之道而止於是耳揚億工於戲麗浮巧之文已非知道者所為然資稟清介立

朝獻替略有可觀而釋子特以為知道者以其有八角磨盤之句耳然既謂之知釋氏之道則於死生之際宜亦有過人者而方丁謂之逃萊公也以他事召億至中書億乃恐懼至於便溺俱下面無人色當此時也八角磨盤果安在哉事見蘇黃門龍川別志第一卷然則此二人者雖皆未得為知道然億非參之倫也子比而同之過矣蓋老氏之學淺於佛而其失亦淺正如申韓之學淺於楊墨而其言亦淺因論二人謾及之亦不可不知也

來書云鹽官講義急於學者見道便欲人立地成佛真於前段已論之矣然其失亦不專在此自是所見過中無者實慶氣象之間蓋亦可見

來書所謂發明西洛諸公所未言者即其過處也嘗聞之師曰二蘇聰明過人所謂語孟儘有好處蓋天地間道理不過如此有時便見得到皆聰明之發也但見到處却有病若欲窮理不可不論也見到處却有病此語極有味試一思之不可以為平常而忽之也

答李伯諫

承喻及從事心性之本以求變化氣質之功之說此意甚善然愚意此理初無內外本末之間凡日用間誦詠本原酬酢事變以至講說辯論考究尋繹一動一靜無非存心養性變化氣質之實事學者之病在於為人而不為己故見得其間一種稍向外者皆為外事若實有為己之心但於此顯然處嚴立規程力加持守日就月將不令退轉則便是孟子所謂深造以道者蓋其所謂深者乃功夫積累

之深而所謂道者則不外乎日用顯然之事也及其真積力久內外如一則心性之妙無不存而氣質之偏無不化矣所謂自得之而居安資深也豈難外而內惡淡而深舍學問思辯力行之實而別有從事心性之妙也哉至於易之為書因陰陽之變以形事物之理大小精粗無所不備尤不可以是內非外厭動求靜之心讀之鄙意如此故於來喻多所未安竊恐向來學佛病根有未除者故敢以告然恐亦未必盡當於理惟高明擇之

答李伯諫

論論動勤深荷不鄙然人之為學各有所見豈能必於盡同亦各信其所信而勉焉耳今高明所造日深日遠而愚蒙底滯不能變其初心竊意必無可合之理來書乃欲曲加鐫誨期之異日雖荷春舊之私然恐亦徒為競辨而無補於進脩之實也謹此少謝厚意之辱伏幸裁照

答吳公濟

來書云儒釋之道本同末異喜謂本同則末必不異末異則本必不同正如二木是一種之根無緣却生兩種之實來書云夫子專言人事生理而佛氏則兼人鬼生死而言之喜按伯諫書中亦有此意已於答伯諫書中論之矣他日取觀可見鄙意抑又有說焉不知生死人鬼為一乎為二乎若以為一則專言人事生理者其於死與鬼神固已無之矣不特兼之而後兼也若須別作一頭項窮究晚會則是始終幽明却有間隔似此見處竊恐未安

喜謂聖人於死生鬼神雖不切切言之然於六經之言格物誠意之方天道性命之統以至文為制度之間名器事物之小莫非示人以始終幽明之理蓋已無所不備若於此講究分明而心得之則仰觀俯察洞然其無所疑矣豈聞之而反有所惑耶但人自不學故聖人不能使之必知耳非有所秘而不言也今乃反謂聖人秘而不言宜其惑於異說而不知所止也

來書云賢士大夫因佛學見性然後知夫子果有不傳之妙論語之書非口耳可傳授喜謂論語固非口耳所可傳授然其間自有下工夫處不特學佛而後知也學佛而後知則所謂論語者乃佛氏之論語而非孔氏之論語矣用此語者乃佛氏之論語而非孔氏之論語矣

來書云因語孟見理然後知佛氏事理俱無礙之說喜按上文言因佛學見性此言因語孟見理理與性同乎異乎幸剖折言之以曉未悟但恐真見語孟所言之理則釋氏事理無礙之間所礙多矣

來書云幽明之故死生之說晝夜之道初無二理明之於幽生之於死猶晝之於夜也鬼神之情狀見乎幽者為不可認則輪回因果之說有不可非者謂上智不在此域可也謂必無是理不可也喜竊謂幽明死生晝夜固無二理然須是明於大本而究其所自來然後知其實無二也不然則所謂無二者恐不免於彌縫牽合而反為有二矣鬼神者造化之跡謝川乃二氣之良能也謂集不但見乎幽而已以為專見乎幽似此未識鬼神之為何物所以溺於

輪回因果之說也雖則有鬼神者大抵未嘗執究聖人六經之旨而遽欲以所得於外學者籠罩臆度言之此所以多言而愈不合也至又謂不可謂無此理特上智不在此域此尤害理蓋不知此理是合有耶合無耶以為不可謂必無是理則是合有也合有則盈天地之間皆是此理無空闕處而上智之人獨不與焉不知又向其處安身立命若是合無則凡此所謂不可無之理乃衆生之妄見而非真諦也此其與聖人之心大相遠矣而曰聖人無兩心吾不信也

答趙佐卿

所示易說足見玩意之深不勝歎服此經舊亦嘗伏讀然每病其未有一處乃承見喻使反復其論蓋又不知其所以對也顧厚意不可以終辭姑以已意畧疏其後未知當否惟高明裁之復有以誨警之則幸甚大抵聖經惟論孟文詞平易而切於日用讀之疑少而益多若易春秋則尤為隱奧而難知者是以平日畏之而不敢輕讀也

答曹晉叔

近仁之說來喻固未安擇之說亦有病竊原聖人之意非是教人於此體仁乃是言如此之人於求仁為近耳雖有此質正須實下求仁功夫乃可實見近處未能如此即須矯揉到此地位然後於仁為近可下功夫若只守却剛毅木訥四字要象思量出仁體來則恐無是理也

答林擇之用中

喜以崇安水災被諸司檄來與縣官議賑恤事因為之通

走山谷間十日而後返大率今時肉食者漠然無意於民直是難與圖事不知此箇端緒何故汨沒得如此不見頭影因知若此學不明天下事決無可為之理王丞相文字足罷去因力薦何叔京攝其事若得此人來特來檢放一段事須有條理但只恐才不足然終是勝今日諸人耳此水所及不甚廣但婺源處皆是高山裂石涌水川原田畝無復東西皆為巨石之積死傷幾百人行村落間視其漂蕩之路聽其冤號之聲始不復能為懷云云所寄李先之記文體面甚佳趣向甚正但緊切處殊不端的只云此為仁此為義如何如便由此而用之且若肯知仁義之實則又不可云以誠而意以正而心此類非一大抵此是尤緊切處只如此他可勿論也恐更有可指處因來更論之以起情氣也

答林擇之

喜奉養粗安舊學不敢棄得擴之朝夕議論相助為多幸甚敬夫得書竟主觀過之說因復細思此說大害事復以書扣之擴之錄得藁子奉呈不知擇之以為如何也伯達來問造端夫婦之說偶亦嘗思之前此說得汎濫不謹察今答之如此擴之亦已錄去矣近見古人下工夫處極是精密日用之間不敢不勉庶幾他時相見或有尺寸之進耳敬夫又有書理會祭儀以墓祭節例為不可然二先生皆言墓祭不害義理又節物所尚古人未有故止於時祭今人時節隨俗燕飲各以其物祖考生存之日蓋嘗用之今子孫不廢此而能超然於祖宗乎此恐大泥古不盡如



事存之意方欲相與反復庶歸至當但舊儀亦甚草草近再修削頗可觀一歲只七祭為正祭自元日以下皆用告朔之禮以薦節物於隆殺之際似勝舊儀便遽未及寫去

答林擇之

熹侍旁如昨祠官再請若更不得請當如所戒近事則無可說觀左史之除可見綱紀之紊但如諸公若不相捨不得不一行又聞亦有招致南軒之意果爾猶或庶幾但恐終不能用爾所欲言甚衆速書不欲多談可默會也元履竟為探路所逐雖其多言未必一一中節亦坐勝葦四出之故然其為吾君謀也則忠士大夫以言見逐非國家美事亦使幽隱之賢難自進耳近得南軒書諸說皆相然諾但先察議後活養之論執之尚堅未發已發條理亦未甚明蓋乍易舊說猶待就所安耳敬以直內為初學之急務誠如所論亦已報南軒云擇之於此無異論矣此事統體操存不作兩段日用間便覺得力嘗驗之否康節云若非前聖開蒙各幾作人間小丈夫誠哉是言近讀易傳見得陰陽剛柔一箇道理儘有商量未易以書見也兩段之疑動靜之說甚佳赤子之心前書已嘗言之謂言其體則無今日赤子之心已前此似亦未理會到此試為思之如何是皆其用而已此似亦未理會到此試為思之如何來論謂其言非寂然不動與未發不同為將動靜做好說似初無此意但言不專此而言則無已發感通之用在其中耳今者只如前書推明程子之意則亦不須如此分別費力矣

答林擇之

此有李伯諫住特溺於禪學近忽微知其非昨來此留數日蔡季通亦來會劇論不置遂肯捨去舊習此亦殊不易蓋其人資稟本佳誠心欲為為己之學雖一邊陷溺而每事講究求合義理以故稍悟天命之性非空虛之物然初猶戀著舊見謂不相妨今則已脫然矣尚可尚仲尼馬學體物而不可遺春王正月謂禪谷神不死此數義近皆來問者幸各以數語明之遺書論天地之中數段亦告為求其旨見喻更以周禮唐天文志系之為佳

答林擇之

昨得晉叔書說剛毅木訥近仁云擇之嘗告以仁者人所以肖天地之機要頂就發見處看得通神自然識得細看此說似非所以曉人乃所以惑人晉叔錄此說得來轉沒交涉不免就其說答之以稍平穩今謾錄去不知還更有病否孔門求仁功夫似只是如此著實說未有後來許多玄妙也通神之語恐亦有病况不務涵養本根而直看發處尤所未安仁者人所以肖天地之機要此句極好然知只是一句好說話正如世俗所謂卦影者未知仁者定理會不得知仁者又不消得如此說與它要之聖賢言仁自不如此觀論語孟子可見矣如何如何

答林擇之

所答二公問甚精當熹亦嘗答之只說得大槩不能如此之密然勸深父且看語孟大學其意亦如所示也仲弓一段太迫切觀葉氣質與識致所及似禁不得如此鉗錘也晉叔亦是自悠悠諸公覺得且知此何丞近得書亦未有

進處餘則不聞問也李通兩日儘得講論亦欲附書未暇  
渠終是未專一若降伏得此病痛下方有可用力處已深  
告之未知如何終日憤憤自救不了更添得此累思與吾  
擇之相聚觀感警益之助何可得耶瞻仰非虛言也昨日  
書中論未發者看得如何兩日思之疑舊來所說於心性  
之實未有差而未發已發字頓放得未甚穩當疑未發只  
是思慮事物之未接特於此便可見性之體段故可謂之  
中而不可謂之性也發而中節是思慮事物已交之際肯  
得其理故可謂之和而不可謂之心心則通貫乎已發未  
發之間乃大易生生流行一動一靜之全體也云云舊疑  
遺書所記不審今以此勘之無一不合信乎天下之書未  
可輕讀聖賢指趣未易明道體精微未易究也

答林擇之

太山為高矣然太山頂上已不屬太山此喻道體之無窮  
而事業雖大終有限量爾故下文云云意可見也又既得  
後須放開此亦非謂須要放開但謂既有所得自然意思  
廣大規模開廓頤字如用必字若未能如此便是未有所得只是  
守爾蓋以放開與否為得與未得之驗若謂有意須放教  
開則大害事矣上蔡論周恭叔放開忒早此語亦有病也  
為飛魚躍察見天理正與中庸本文察字異指便入堯舜  
氣象亦只是見得天理自然不煩思勉處爾若實欲到此  
地位更有多少功夫而可易其言耶疑上蔡此語亦傷快  
也近來玩索漸見聖門進趣實也但苦情廢不能如人意  
爾

答林擇之

竹尺一枚煩以夏至日依古法立表以測其日中之景細  
度其長短示及孟詵正欲煩訂正俟見面納向來數書所  
講亦併俟面論但願遺記憶語中數段予細看皆好只太  
山頂上已不屬太山此但論道體之無窮而事業雖大終  
有限量耳故下文云云意可見矣竊以大春來未得書聞歲  
前屢對上意甚向之然十寒衆楚愛莫助之未知竟何如  
耳鄭丈至誠樂善當時少比必能相觀其德器粹然從容  
厚重亦可佳也

答林擇之

比因朋友講論深究近世學者之病只是合下欠却持敬  
工夫所以事事破裂其言敬者又只說能存此心自然中  
理至於容貌詞氣往往全不加工設使真能如此存得亦  
與釋老何異此語便又况心慮荒忽未必真能存得耶  
程子言敬必以整齊嚴肅正衣冠尊瞻視為先又言未有  
箕踞而心不慢者如此乃是至論而先聖說克己復禮尋  
常講說於禮字每不快意必訓作理字然後已今乃知其  
精微縝密非常情所及耳近畧整頓孟子說見得此若直  
是把得定但常放教到極險處方與一轉轉幹轉後便見  
天理人欲直是判然非有命世之才見道極分明不能如  
此然亦只此便是英氣害事處便是才高無可依據處學  
者亦不可不知也

答林擇之

熹哀苦之餘無他外誘日用之間痛自斂飭乃知敬字之

功親切要妙乃如此而前日不知於此用力徒以口耳浪費光陰人欲橫流天理幾滅今而思之怛然震悚蓋不知所以措其躬也

答林擇之

所論頗孟不同處極善極善正要見此曲折始無窒礙耳比來想亦只如此用功愈近只就此處見得向來所未見底意思乃知存久自明何待窮索之語是真實不誑語今未能久已有此驗况貞能久邪但當益加勉勵不敢少弛其勞耳拙齋和篇莊重和平讀之如見其人煩為多致謝意莊子詩亦皆有味但可惜只玩心於此耳竊恐論語孟程之書平易實處更有滋味從前咬嚼未破所以向此作活計然不敢借易獻此說頗無以謝其不鄙之意只願擇之從容為達此懷也呂公家傳深有警悟人處前輩玉養深厚乃如此但其論學殊有病如云不主一門不私一說則博而雜矣如云直截勁捷以造聖人則約而陋矣舉此二端可見其本末之皆病此所以流於異學而不自知其非耶而作此傳者又自有不可曉處如云雖萬物之理本末一致而必欲有為此類甚多不知是何等語又養則不明所載同時諸人或名或字非稟非既皆不可考至知蘇公則前字後名尤無所據豈其學無綱領故文字亦象之而然邪最後論佛學亦可駭歎程氏之門千言萬語只要見儒者與釋氏不同處而呂公學於程氏意欲直造聖人盡其平生之力乃反見得佛與聖人合豈不肯戾之甚哉夫以其質質之粹美為養之深厚如此疑若不叛於道

而窮理不精錯謬如此流傳於世使有志於道而未知所擇者與為所誤蓋非特考之亂苗紫之亂米而已也奈何奈何

答林擇之

所論大抵皆得之然鄙意亦有未安處如滿腔子是惻隱之心此是就人身上指出此理充塞處最為親切若於此見得即萬物一體更無內外之別若見不得却去腔子外尋覓則養奔蕩蕩愈無交涉矣陳經正云我見天地萬物皆我之性不復知我身之為我矣伊川先生曰他人食飽公無餓乎正是說破此病知言斤云擇之以虛空少界為己身而不知其父母所生之身亦是說此病也三代正朝以元祀十有二月考之則商人但以建丑之月為歲首而不改月號商亦以不改月號以孟子七八月十一月十二月之說若之則周人以建子之月為正月而不改時不改時不改月不改日不改節不改氣不改節不改氣田獵猶以春秋為正以書一月戊午厥四月哉生明之類考之則古史例不書時以程子假天時以立義之云考之則是夫子作春秋時特加此四字以整年見行夏時之意若如胡傳之說則是周亦未嘗改月而孔子特以夏正建寅之月為歲首月下所書之事即是周正建子月事自是之後月與事常相差兩月恐聖人制作之意不知是之紛更煩擾其所制作亦不知是之錯亂無章也愚見如此而考之則質夫說亦云先書春王正月而後書二百四十二年之事皆天理也似亦以春字為夫子所加王字亦非但更字為文但曾史本謂之春秋則又似元有此字而杜元凱左傳後序

載汲冢竹書乃晉國之史却以夏正建寅之月為歲首則又似胡氏之說可為據此間無竹書煩為見批齋和之或有此書借錄一兩年示及幸甚幸甚又漢書元年冬十月注家以為武帝改用夏時之後史官追正其事亦未知是否此亦更煩子細詢考也金聲或洪或殺清濁萬殊玉聲清越和平首尾如一故樂之作也入音克諧雖若無所先後然奏之以金節之以玉其序亦有不可紊者焉蓋其奏之也所以極其變也其節之也所以成其章也變者雖殊而所以成者未嘗不一成者雖一而所歷之變此微清濁亦無所不具於至一之中聖人之知精粗大小無所不周聖人之德精粗大小無所不備其始卒相成蓋如此此金聲而玉振之所以譬夫孔子之集大成而非二子之所得與也然即其全而論其偏則纖而不能洪清而不能濁者是其金聲之不備也不能備乎金聲而濇以玉振之雖其所以振之者未嘗有異然其所振之一全一闕則其玉之為聲亦有所不能同矣此與來喻大同小異更請詳之却以見告仲尼焉學舊來說得太高詳味文意文武之道只指先王之禮樂刑政教化文章而已故特言文武而又以未墜於地言之若論道體則不容如此立言矣但向來說說簡高底意思將此一句都瞞過了李光祖雖亦曲為之說然費氣力似不若四平放下意味深長也但聖人所以能無不學無不師而一以貫之便是有箇生而知之底本領不然則便是近世博雜之學而非所以為孔子故子貢之對雖若遜辭然其推尊之意亦不得而隱矣

答林擇之

遊山之計求裝借人行有日矣得自蔡書却欲此來遂從中輟山水之興雖不能忘然社內省事未必不信也蒲文之政為閩中第一其愛民好士近世誠少比恨未識之耳瑞叔向見欽夫樞之恭叔昨在建寧得一見匆匆不能款然知其感於世俗高妙之處誠失大抵好高欲速學者之通患而為此說者立論高而用功省適有以投其隙是以聞其說者欣然從之唯恐不及往往遺棄事物畧脫章句而相與馳逐於虛曠真漠之中其實學禪之不至者而自託於吾學以少避其名耳道學不明變惟百出以欺世眩俗後生之有志者為所引取陷於邪妄而不自知深可悼懼也擇之既從其招致要當有以開之使決然無惑於彼乃為不負其相向之意然擇之向來亦頗有好奇自是之弊今更當虛心下意向平實處加潛玩浸灌之功下令小有自主張之意則自益益人之功庶乎其兩進矣

答林擇之

所示疑義已畧看瑞叔蔡叔惠書極感其意但如此用功鄙意不能無疑要須把此事來做一平常事看卦實頭做漸去久之自然見效不必如此大驚小怪起甚畫樣也且朋友相聚逐日相見晤語自擊為益已多何必如此切切動形紙筆然後為講學耶如此非惟勞瘁無益且是氣象不好其流風之弊將有不可勝言者可試思之非小故也其間所論操存涵養苦要分別先後已是無緊要而元禮忽然生出一句心有未嘗放者遂就此上生出無限伎倆

不知今苦苦理會得此一句有甚緊切日用為已功夫處耶又如可欲之善向來說得亦太高了故端叔所論雖失之而擇之亦未為得也擴之云已子細報去此不復縷縷矣卷尾二段却好大抵說得是當自然放下穩帖無許多枝蔓窺隙處且如二公所論可欲之善是欲向甚處安頓也

答林擇之用中

不仁者不可以久處約長處樂後說得之蓋君子而不仁者有矣夫未有小人而仁者也此皆所謂不仁者但所失亦有淺深久速之差耳大抵聖人之言雖渾然無所不包而學者却要見得中間曲折也

好仁者無以易其所好則尚自尚也惡不仁者不使加乎其身則加自加也若謂人不能加尚之恐未遽有此意也兼我方惡不仁於此又安能必彼之不見加乎用力於仁又是次一等人故曰蓋有之矣若好仁惡不仁之人則地位儘高直是難得禮記無欲而好仁無畏而惡不仁者天下一人而已正是此意

曹交識致凡下又有挾貴求安之意故孟子拒之然所以告之者亦極親切非終拒之也使其因此明辨力行而自得之則知孟子之發已也深矣顧交必不能耳

子思泄柳之事恐無空留行道之別但謂穆公之留子思出於誠意今客之來非有王命耳

程子有言志壹氣壹專一之意若志專在淫僻豈不動氣氣專在喜怒哀不動志當只依此說來喻此一腔皆好位

此兩句正倒說却與本文下句不相應耳

按喪服傳出母之服甚但為父後者無服耳子思此事不可曉兼汗隆之說亦似無交涉或記者之誤與

易養事據曾子自言則非不知若蓋因季孫之賜而用雖有所緣然終是未能無失但舉扶而易之當下便冰消凍

釋耳  
文之不可無質猶質之不可無文若質而不文則虎豹之鞞猶犬羊之鞞矣鞞須依舊說細看來喻却覺文義不通天以誠命萬物萬物以誠順天此語固有病而所改云天命萬物萬物奉天誠也亦枯槁費力若曰天之命物也以其誠誠之在物也謂之天不知如何

答林擇之

誠之在物謂之天前書論之已詳來書所說依舊非本意向為此語乃本物與無妄之意言天命散在萬物而各為其物之天耳意雖如此然窮窮迫切自覺殊非佳語也

觀過知仁只依伊川說更以和靖說足之聖人本意似不過如此記曰仁者之過易辭也語曰苟志於仁矣無惡也如此推之亦可見矣

子張所問子文文子只說得事不見其心所以處此者的實如何所以見他仁與不仁未得伊川云若無喜愠何以知其非仁乎如此理會方見得聖門所說仁字直是親切

若如五峯之說却說出去得更遠了與仁字親切處轉無交涉矣

知言中說仁許多類此

切脉觀雞之說固佳然方切脉觀雞之際便有許多曲折

則一心二用自相妨害非唯仁不可見而脉之浮沉緩急  
雖之形色意態皆有所不暇觀矣竊意此語但因切脉而  
見血氣之周流因觀雖雜而見生意之呈露故即此指以  
示人如引醫家手足頑痺之語舉周子不去庭草之事皆  
此意爾若如來論觀雜之說文義猶或可通至切脉之云  
則文義決不如此又所云同一機者頗類無垢句法  
孟敬子問疾一章但看二先生及尹和靖說可見曾子之  
本意而知上蔡之為強說矣蓋非惟功夫淺迫至於文義  
亦說不去也

盡心之說謂盡字上更有工夫恐亦未然

答林擇之

喜怒哀樂渾然在中未感於物未有倚著一偏之患亦未  
有過與不及之差故特以中名之而又以為天下之大本  
程子所謂中者在中之義所謂只喜怒哀樂不發便是中  
所謂中所以狀性之體段所謂中者性之德所謂無倚著  
處皆謂此也擇之謂在中之義是裏面底道理看得極子  
細然伊川先生又曰中即道也又曰不偏之謂中道無不  
中故以中形道此言又何謂也蓋天命之性者天理之全  
體也率性之道者人性之當然也未發之中以全體而言  
也時中之中以當然而言也要皆指本體而言若呂氏直  
以率性為循性而行則宜乎其中以中為道之所由出也失  
之矣

答林擇之

何事於仁恐是何止於仁但下兩句却須相連說蓋博施

詳眾非但不止於仁雖聖人猶以為病非謂仁者不能而  
聖者能之也民鮮又矣只合依經解說但中庸民鮮能又  
級下文有不能養月守之說故說者皆以為又於其道之  
又細考兩章相去甚遠自不相蒙亦只合依論語說蓋其  
下文正說道之不明不行鮮能知味正與伊川意合也前  
寄三章大縣皆是但語氣有未粹處耳石兄向論在中之  
說甚精密但疑盡已便是用此則過之大抵此盡已推已  
皆是賢人之事但以二者自相對待便見體用之意也  
是則止上止推已若聖人之志恕則流行不息萬物散殊而已  
又何盡已推已之云哉師訓中一段極分明正是此意可  
更詳之

答林擇之

答熙之仁說甚佳其頗未盡處意欲其書復詳言之仁若  
於用用本於仁當時自不滿意今欲改云仁者心體之全  
其用隨事而見所舉伊川先生格物兩條極親切上蔡意  
固好然却只是說見處今且論涵養一節疑古人直自小  
學中涵養成就所以大學之道只從格物做起今人從前  
無此工夫但見大學以格物為先便欲只以思慮知識求  
之更不於操存處用力縱使窺測得十分亦無實地可據  
大抵敬字是徹上徹下之意格物致知乃其間節次進步  
處耳

答林擇之

所引人生而靜不知如何看靜字恐此亦指未感物而言  
耳蓋當此之時此心渾然天理全具所謂中者狀性之體

正於此見之但中庸樂記之言有疎密之異中庸做頭做尾說箇謹獨工夫即所謂敬而無失平日涵養之意樂記却直到好惡無節處方說不能及躬天理滅矣殊不知未感物時若無主宰則亦不能安其靜只此便自昏了天性不待交物之引然後差也蓋中和二字皆道之體用以入言之則未發已發之謂但不能慎獨則雖事物未至固已紛綸膠擾無復未發之時既無以致夫所謂中而其發必乖又無以致夫所謂和惟其戒謹恐懼不敢須臾離然後中和可致而大本達道乃在我矣此道也二先生蓋屢言之而龜山所謂未發之際能體所謂中已發之際能得所謂和此語為近之然未免有病舊聞李先生論此最詳後來所見不同遂不復致思今乃知其為人深切然恨已不能盡記其曲折矣如云人固有無所喜怒哀樂之時此謂之未發則不可言無主也又云致字如致師之致又如充言慎獨然後及中和此意亦嘗言之但當時既不須畧後來又不深思遂成踳過孤負此翁耳云云致與位字非聖人不能言只以此觀之亦自可見蓋包括無窮意義而言之初不費力此其所以難及耳

答林擇之

古人只從幼子常視無詛以上灑掃應對進退之間便是做活養底工夫了此豈待先識端倪而後加活養哉但從此活養中漸漸體出這端倪來則一一便為已物又只知平常地活養將去自然純熟今日即自所學便當察此端倪而加活養之功似非古人為學之序也人云活養則其

本益明進學則其智益固表裏互相發也此語甚佳但所引三傳語自始學以至成德節次隨處可用不必以三語分先後也蓋義理人心之固有苟得其養而無物欲之昏則自然發見明若待別求格物致知亦因其明而明之爾今乃謂不先察識端倪則涵養箇甚底不亦太急迫乎敬字通貫動靜但未發時則渾然是敬之體非是知其未發才下敬底工夫也既發則隨事省察而敬之用以行焉然非其體素立則省察之功亦無自而施也故敬義非兩截事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則此心卓然貫通動靜敬立義行無過而非天理之正矣

答林擇之

伊川論中直靜之字謂之就常體形容是也然靜字乃指未感本然言蓋人生之初未感於物一性之真湛然而已豈非常體本然未嘗不靜乎惟感於物是以有動然所感既息則未有不復其常者致意常以為靜者性之貞也不審明者以為如何主靜二字乃言聖人之事蓋承上文定之以中正仁義而言以明四者之中又自有賓主爾觀此則學者用工固自有次序須先有箇立脚處方可省察就此進步非謂靜處全不用力但須如此方可用得力爾前此所論敬義即此理也

答林擇之

精一之說誠未盡但擇之之說乃是論其已然須見得下工夫大意思乃往伊川云惟精惟一言專要精一之也如此方有用力處如擇之之說却不見惟字意思如何前日中和之說看得如何但恐其間言語不能無存其大體莫

無可疑數日來玩味此意日用間極覺得力乃知日前所以若有若亡不能得純熟而氣象浮淺易得動搖其病皆在此湖南諸友其病亦似是如此近看南軒文字大抵都無前面一截工夫也大抵心體通有無該動靜故工夫亦通有無該動靜方無透漏若必待其發而後察察而後存則工夫之所不至多矣惟涵養於未發之前則其發處自然中節者多不中節者少體察之際亦甚明審易為着力與異時無本可據之說大不同矣用此意看遺書多有符合讀之上下文極活絡分明無凝滯處亦曾如此看否

答林擇之

心有忿懣之說似亦無可疑心字只是喚起下文不得其正字非謂心有是四者也遺書云易無思無為也此戒夫作為也向來欲添非字以今觀之似不必然此意蓋明聖人之所謂無非漠然無所為也特未嘗作為耳只此便是天命流行活潑潑地戒之者非聖人之自戒特以作為為不可耳大抵立言欲寬舒平易云云

答林擇之

戒夫作為此對老子之無為而言既不為老子之無為又非有所作為此便是天命流行為飛魚躍之全體感而遂通天下之故未嘗離此然體用自殊不可不辨但當識其所謂一源者耳

答林擇之

費而隱一節正是叩其兩端處其實君臣父子人倫日用無所不該特舉夫婦而言以見其充切近處而君子之道

所以造端其微乃至於此而莫能破也但熟味上下文意及為飛魚躍上下察之意即見得顯微巨細渾是此理意義曉然也

答林擇之

此中見有朋友數人講學其間亦難得朴實頭負荷者因思日前講論只是口說不曾實體於身故在已在人都不得力今方欲與朋友說日用之間常切點檢氣習偏處意欲萌處與平日所講相似與不相似就此痛著工夫庶幾有益陸子壽兄弟近日議論却肯向講學上理會其門人有相訪者氣象皆好但其間亦有舊病此間學者却是與渠相反初謂只如此講學漸活自能入德不謂末流之弊只成說話至於人倫日用最切近處亦都不得毫毛氣力此不可不深懲而痛警也

答林擇之

近見莆中西銘解義其胡公說莫是向來所說呂氏別本否謂之胡說固非然恐亦不是呂說似初無甚發明不知何人所作而如此流行誤人兼其後有數段言語極可恠也

答林擇之

敬夫寄得書論二先生事實中數段來改正謬訛所助頗多但記二蘇排伊川處只欲改正云同朝之上有不相知者其流以為二蘇之於先生但道不同不相知耳不審賢者以為如何又欲削去常夷父張茂則兩段以為決無此事他議論亦尚多不能一一及之甚恨地遂不得相與訂



正也

答林擇之

游尉能與師魯游必有志者因一見之啓其要未見他事且令於百姓分上稍發些不可得身心亦是一事也

答林擇之

知言序如所論尤有精神又照管得前來貫穿甚善甚善寄得柳學擴齋二記其文亦此類不知何故如此不只是言語文字之病試為思之如何書中云常與右府書云願公主張正論如太山之安網繆國事無累卯之慮此語却極有味大抵長於偶語韻語往往嘗說得事情出也湘江諸人欲心不知果能便消否第恐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耳渠如此易其言正如廣仲說納交要譽易夫一般

答林擇之

酒諾已領前日讀之不詳但所疑悉如來示然初亦不曾得致思但覺礙人耳

答林擇之

所論聞人說性說命說仁說學等語自覺羞愧此又矯枉過直之論其下論注疏與諸老先生得失亦然大抵近見擇之議論文字詩篇及所以見於行事者皆有迫切輕淺之意不知其病安在若如此書所論則凡經典中說性命仁學處皆可刪而程張諸公著述皆可焚矣願深察之此恐非小病也

答林充之

所論陰陽動靜之說只以四方五行之位觀之便可見矣

優柔平中如充之所論得之中字於動用上說亦然明道云惟精惟一所以至之允執厥中所以行之即此意也然只云於動用上說却覺未盡不若云於動用上該本體認如何喪事不敢不勉只是一句程子亦有云喪事人所不勉恐解中亦且欲成文不免如此作句未必以四字包上三字也不成章不達此通上下而言所謂有節次者是也伊川所引充實光輝特舉一事以明之耳非必以成章專為此地位也

答林充之

充之近讀何書恐更當於日用之間為仁之本者深加省察而去其有害於此者為佳不然誦說雖精而不踐其實君子蓋深耻之此固充之平日所講聞也

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四十三

考異

答李伯諫詳觀所論將聖學做禪祿日有孜孜竭才

而進操才一無首

以釋氏窮竭作由始終幽明却有間隔作斷

答林擇之所論不知父母所生之身作身

好仁直是難也作得

闕縣儒學教諭王製校

答蔡季通 元定

昨日上狀必已達此人至又辱書三復感歎不能自已所謂一劔兩段者改過之勇固當如此改過青勇而防患貴怯二者相須然後真可以脩慝辨惑而成徙義崇德之功不然則向來竊矜悔過之言非不切至而前日之書頗至於此亦可驗矣自今以往設使真能一劔兩段亦不可以此自恃而平居無事常存祗畏警懼之心以防其源則庶乎其可耳易說三條昨亦思之此上下文本自通貫前此求其說而不得故各自為說而不能相通耳洗心齋戒特觀象玩辭觀變玩占之大者但方其退藏而與民同患之用已具及其應變則又所以齋戒而神明其德此則非聖人不能與精義致用利用崇德亦頗相類此下所言闔闔往來乃易之道易有太極則承上文而言所以往來闔闔而無窮者以其有是理耳有是理則天地設位而易行乎其中矣兩而生四四而生八至於八則三變相因而三才可見故聖人因之畫為八卦以形變易之妙而定吉凶至此然後可以言書耳前所謂易有太極者恐未可以書言也愚意如此不審如何

答蔡季通

人之有生性與氣合而已然即其已合而析言之則性主於理而無形氣主於形而有質以其主理而無形故公而無不善以其主形而有質故私而或不善以其公而善也

故其發皆天理之所行以其私而或不善也故其發皆人欲之所作此舜之戒禹所以有人心道心之別蓋自其根本而已然非為氣之所為有過不及而後流於人欲也然但謂之人心則固未以為悉皆邪惡但謂之危則固未以為使致凶咎但既不主於理而主於形則其流為邪惡以致凶咎亦不難矣此其所以為危非若道心之必善而無悲有安而無傾有準的而可憑據也故必其致精一於此兩者之間使公而無不善者常為一身萬事之主而私而或不善者不得與焉則凡所云為不待擇於過與不及之間而自然無不中矣凡物剛則之初凡當論其善不善二難一所以當其善不善也允執厥中則無此舜戒禹之本意而序文述之固未嘗直以形氣之發盡為不善而不容其有清明純粹之時如來論之所疑也但此所謂清明純粹者既屬乎形氣之偶然則亦但能不隔乎理而助其發揮耳不可便認以為道心而欲據之以為精一之地也如孟子雖言夜氣而其所欲存者乃在乎仁義之心非直以此夜氣為主也雖言養氣而其所用力乃在乎集義非直就此氣中擇其無過不及者而養之也來論主張氣字太過故於此有不察其他如分別中氣過不及處亦覺有差但既無與乎道心之微故有所不暇辨耳

答蔡季通

所翁以禮為先之說又似識造化之云不免倚於一物未是親切工夫耳大抵濂溪先生說得的當通書中數數拈出幾字要當如此譬地即自然有箇省力處無規矩中却

有規矩未造化時已有造化然後本應之顯推見至隱無處不昭合也

答蔡季通

觀過說猶未去前日二生所寫告為收毀仍試別加思索只於欽夫舊說中去得昨來所攻之病便自妥帖簡當也國寶程書告早為校正示及書堂誠欲速就然當使伯夷築之乃佳耳

小兒輩又煩收教充劇愧荷但放逸之久告痛加繩約為幸所示孟子數說未及細觀畧有大意皆好但恐微細有所未盡耳所與子直書論大本處甚佳雖云凡聖本同亦有明與不明之異昨見子直說及正疑其太簡侷今得此書乃釋然耳

通鑑東漢已後却未用得然昨日畧看更有一例如入主稱上稱車駕行幸皆臣子之詞我師我行人之屬皆內詞皆非所宜施於異代此類更須別考也但無道之君無故而入諸臣之家無詞以書只當書幸以見其出於私恩耳餘卷想看了若行李暫出告并所編例示及所發改處望子細開諭也環中國已見之初意書中別有密傳耳樂則曾理會否此便是七均八十四調之法變當是變微閉當是變官耳疑大樂亦只是如此推校律之高下未有準則王朴之樂想亦只是得此法而不得律之高下所云黃鍾之管與今黃鍾之聲相因而推之得十二律乃是只以當時見存之律為準如此安能得其真耶故歐公云凡其所為當時莫敢難者然亦莫能加也似亦以此等為疑

耳向所托校歸載告示及此以道易說亦望借及此書近細讀之恐程傳得之已多但不合全說作義理不純卜筮上着故其說有無頓著處耳今但作卜筮者而以其說推之道理自不可易但其間有不須得如此說處刺著道理耳正如詩之興若舊說常刺却一半道理也

答蔡季通

子大兒不

還家半月節中哀痛不自勝兩兒又欲遣去因循至今今意亦欲過寒泉矣謹令諸左右告便令入學勿令遊嬉廢業子幸大兒不兒令讀時文然觀近年一種淺切文字殊不佳須尋得數十年前文字寬舒有議論者與有為佳雖不入時無可奈何要之將來若能入場屋得失又須有命決不專在趨時也向借得子勉舊本書義皆今人所不讀者其間儘有佳作又此向年曾畧看論粹前後集其間亦多好論然當時猶以為俚俗而不觀安知今日乃作此曲拍乎可歎此兒讀左傳向舉經書要處更令溫繹為佳如韓歐曾蘇之文涉沛明白者揀數十篇令寫出反復成誦尤善垂首之屬皆未讀可更與蕪善斟酌度其線急而授之也此兒作文更無向背往來之勢自首至尾一律數段更有不得可惟望與鋪之小者尤難說然只作小時無益更量其材而誘之為幸近來覺得稍勝往年不知竟能少進否可慮錢物已令携去一千足米俟到后山遣致或彼價廉即寄錢去煩為釋也數日在家看得孟子兩篇今日讀滕文公論說其容景春之問五是痛快三復令人胸中浩然如濯江漢而染秋陽

也胡文定一書答朱子發舉南泉新語者集中有之否  
看此等處直是好著眼目也

所論始終條理甚精密矣引康節志文尤當兒寬未必是  
引孟子恐是古來樂家自有此語而因用之耳蓋前漢人  
多不甚說孟子也此亦無緊要但前日說中亦不曾如此  
說又其文太冗煩更刊定趨約乃佳耳持養之功想日有  
味要之以久則克伐怨欲之私自當退聽矣欽夫伯恭  
叔得書納去一觀却付此便回款夫書勿以示人也伯恭  
竟未脫然前日答書不免又極論持養欲莊實有愧於其  
語然不敢私其身之意當有能識之者所答書無暇寫去  
不彙是此意可見也擇之亦得書中有數條今并以往數  
書之說得暇試為一一論之相見日面講也伯諫前日過  
宿其家來書示之渠甚歎服精進但公濟孤立甚可念恨  
無力能挽回耳

道間思久假之說欲下語云五伯假之而至於功施當時  
名顯後世則是久假而不歸矣人亦安能知其本非真有  
哉孟子之言蓋疾矯偽之亂其傷時人之易惑而非毀五  
伯之辭也煩為呈似元禮可大二兄商量看如何今日因  
思此義偶得一法大抵思索義理到紛亂窒塞處須是一  
切掃去放教胸中空蕩蕩地了却舉起一着便自覺得有  
下落處此說向見李先生曾說來今日方真實驗得如此  
非虛語也

綱目數日曾看得否高紀中數詔極佳如立口賦法及水  
賢詔皆合入更煩推此類添入有着了附旋付此童來幸

甚易學辨惑及邵氏辨經暫借皆可付此人便欲用也

別又旬日已別馳情奉告承即日秋暑侍獲吉慶壽堂春  
集一一佳勝為慰前日之歎蓋見近日朋友談說紛然而  
躬行不力以至言談舉止之間猶未有以異於衆人是以  
憂之承問之及豈亦致疑於此耶古易納上坊中更有王  
日休所刊求之未獲可訪問考訂孰為得失也鄙意與伯  
諫深欲李通一來稍察便望命駕有合商量甚多非書  
札所能辨也通鑑簽貼甚精密乍到此未暇于細弁俟相  
見面論撥冗作書遣此人歸不及詳悉千萬早來為佳  
兼善遠訪無以堪其意愧惕不自勝然猶其舊學之非非  
李通深排痛抵之力亦不能辨朋友正當如此衰頹不振  
負愧多矣渠不肯少留未及于細亦恨賢者不在此共評  
訂耳兼向所論中和等說近細思之病敗不少理固未易  
窮然昏憤如此殊可懼安得即面言之佇俟來音旦夕別  
遣人奉候

啓蒙近又推得切樸之餘不五則九其數皆奇而其為數  
之實五三而九一之應圓三徑一之數第二三樸之餘不  
四則八其數皆偶而其為數之實四八皆二亦應圓四用  
半之數是三樸之次亦已自有奇偶之分若第二三樸不  
掛則不復有此差別矣如何星經紫垣固所當究太微天  
市乃在二十八舍之中若列於前不知如何指其所在恐  
當云在紫垣之旁某星至某星之外起某宿幾度盡某宿  
幾度又記其帝坐處須云在某宿幾度距紫垣幾度赤道  
幾度距垣四面各幾度與垣外某星相直及記其昏見及

昏且夜半當中之月其垣四向之星亦須注與垣外某星相直乃可易曉不知盛意如何也參同二冊鐘乳一兩炳上考異書安能決其是非但恐文義音讀間有可商量處耳

鍾律之篇大槩原於盛編而其先後不同蓋但用古書本語或注疏而以己意附其下方甚簡約而極周盡學樂者一覽可得梗槩其他推說之汎濫旁聚之異同不盡載也當俟歸日面呈決水訂正耳星經可付三哥畢其事也甚願早見之也近校得步天歌頗不錯其說雖淺而詞甚悽然亦初學之階梯也但恨難得人說話非惟不能有助亦自不曉人意令人鬱鬱無分付處想亦不能無此歎也

答蔡季通

人選承書為慰又承示及行日卦爻之說尤荷出念即此春暖共推尊獲萬福所苦比復如何頃鹿茸納天視至通鑑本末并注綱目提要第九第十冊以是未定不曾寫此物甚難作書法固不可不本春秋然又全用春秋不得舊有例一冊不知曾并送去了洪範新說恨未得聞侯向見以請弄工俟為尋訪然亦頂立一格目要得甚樣人始得如州縣檄司儘有能弄者但恐不能弄得耳人選承書知已選舍為慰易圖甚精但發劑中不能盡述當畧提破而籍圖以傳耳陳法大畧亦可見當如近日所說但未能洞曉其曲折耳藥圖煩更問于本此只有十二樣而調見之多何耶琴說亦告尋便示及千萬謂見說字登山失事又知如此雖遠事不諫亦可斟酌簡其功程也

二譜已領昨日過元善聽其攷歌二南七月頗可聽但恐蘇走孔夫子耳琴制乃賢者立論之失豈可推范蜀公蜀公若道季通許多說著處都不推我只這一事錯了便相執瑞則將何詞以對耶如此謹前恐為心術之害不但一事之失也

通書注脩改甚精元來誠幾德便足太極二五此老些子活計盡在裏許也前後知他讀了幾過都不曾見此意思於此益知讀書之難也近得林黃中書大罵康節數學橫渠西銘索機仲亦來攻邵氏甚急可笑嘗記共甫說往時有亡大夫坐乞毀通鑑板被責發來復官詞臣草其制有一聯云出幽谷而遷喬木朕姑示於寬恩以為鴉而笑鳳凰爾無沈於迷識此輩今亦可并按也一笑為鴉之說

前日七八九六之說於意云何近細推之乃自河圖而來即老兄所欲於洛蒙之首增此一篇并列河圖洛書以發其端而撰著法中只自大衍以下又分藥卦圖別為一篇此卦以後雖不畫卦亦列卦名庶幾易檢幸為錄示也河洛辨說甚詳然皆在夫子作傳之後其間極有不足據以為說者鄙意但覺九宮之圖意義精約妙疑其先出而八卦十數九疇五行各出一圖自不相妨故有虛中為易實中為乾之說自謂頗得其旨今詳所論亦是一說更俟面論然恐卒未有定論不若兩存以俟後人之為愈也歸奇多寡不同向時嘗辱見示無可疑者似合附入圖中今却附還幸便寫入四象之後也律呂新書并注題辭協律恨未得聞且愧其詞義之不稱也祭禮只是於

溫公儀內少增損之正欲商訂須俟開春稍暇乃可爲也程氏冬至立春二祭昔嘗爲之或者煩以階上爲疑亦不爲無理亦并俟詳議也

作肅所求素與其人不相熟今才一見耳固不容便作書亦見近日朋友憂道不如憂貧之切心甚愧恐平日所講果爲何事而一旦小利害便打不過欲望其守死善道難矣

### 答蔡季通

至臨江忽被政除之命超越非常不敢當也始者猶欲且歸里中俟辭召命予矣今既如此又得朝士書皆云召旨乃出上意親批且屢問及不可不來又云主上虛心好學增置講員廣立程課深有願治之意果如此實國家萬萬無疆之休義不可不一往遂自臨川改轍趨信上以俟辭免之報但嶽麓事簡書報乃廷老所定後兩日彥忠到却說合在風雲右手僧寺茶畦之中特負亭脚面對筆架山面前便有右邊橫按掩袍左邊坂亦拱揖勢似差勝但地盤直滾而橫闊恐須作排廳堂乃可容耳已屬廷老更畫圓來納去求正而未至更俟其來當別遣人但代者乃毀道學之人未知其能不敗此否耳焉老矣方學做官甚可笑朝從奔走皆非所堪但叨冒過分上恩深厚未敢言去耳經筵陳說不敢不盡區區上意亦頗相嚮但木蒙下問反復未得傾竭鄙懷耳若舉在上前陳說極詳懇勸懇其所長自不可及區區實敬愛之非但如承教所云也通理宗教之命已行前日亦已歸矣渠年少家溫所欠者腹

中書耳得關遠官閑更讀數年書未必不爲福也何必汲汲於此乎公濟不長進只管來討書若有相識自不須說若無如何寫得不知他許多禪寄放甚處臨此等小小利害便如此手足皆露也不知今已行未如未行煩致意不成臘月三十日亦問人討書去見閻家老子也諸公已各爲致意但黃文叔已逝去煮來亦不及見之此非獨吾黨借之亦爲宗社惜也

今日進講恭聞王音以爲太上心氣漸寧但尚苦健忘發引之前必得相見此亦是一大事幸甚幸甚恐欲知之也不知何時可赴三衢之約能乘興東下爲數日欵幸甚陳諸公亦數奉問也

循曆事若下須更高量蓋但測驗即人皆可爲或須改造則恐不免一出亦非今日一時事也史遷不可謂不知孔子然亦知孔子之粗耳歷代世變即六國表序是其極致乃是俗人之論知孔子者固如是耶正朔服色乃當時論者所共言如賈生公孫臣新垣平之徒皆言之豈獨遷也此等處自是渠輩眼目低故見得高了亦可笑耳祭法須以宗法參之古入所謂始祖亦但謂始爵及別子耳非如程氏所祭之遠上階則過於掃下階則奪其宗之爲未安也

曆事不知後來有何施行若如其說不知可爲一行否祭法世數明有等差未易遽改古人非不知祖不可忘而立法如此恐亦自有精意也史記不知渠說好處是如何好必須曾舉一二尤緊切處若只如曹器遠輩所說則亦不

足言也

答蔡季通 癸丑三月十一日

中間到宅上聞是日得子深為賀喜衰鈍之蹤素不利市  
 自年三十餘時每到人家輒令人生女知是凡五七處今  
 年乃值慶門得男則又似新有頃否守也之象既以奉慶  
 又竊自賀但恨其已晚耳夏口武昌一帶形勢既聞命矣  
 涉重湖窺衡相歷襄漢下吳會方羊而歸所得當益富風  
 指計歸程真得頗疎以聽劇談也律準前日一哥來此已  
 刻字調絃而去但中絃須得律管然後可定然則此器亦  
 是樂家第二義也聞記因難遲游又適此數日脚氣雖輕  
 而未愈今且右臂下自爪掌以上連肩背無處不痛寒熱  
 大作其勢非更數日卒未能定不知許數既滿彼中代者  
 為誰或同官中別有可託以竟此事者為誰亦已作書報  
 之及與元善說俟此間病愈一面徐合成當尋的便寄薛  
 卿處與之當無不達也今年病雖不重而氣體極衰至於  
 昨日遂至無力說話朋友遠來相守又不欲甚孤其意勉  
 強應接常慮相見之日不復更能長久季通倦游亦望早  
 歸相與切磋以盡餘年寔所願望

啓黎脩了未早欲得之通書皇極例等說不知已下手否  
 如未幸早為之乍歸窮甚變無欲請之人只欲得賢者一  
 來會語數日為幸切不必多與人同虛費又難語也可以  
 他意却之不必露此千萬千萬

所苦且喜向安亦宜更加將護也許見訪甚幸但亦自欲  
 一到寒泉未能預定日子恐或塗中相失也此行見上懷

予甚至言雖狂妄亦無忤色意謂可以少効尺寸而事之  
 不可料者乃發於先天訂頑之間是可笑也已專人自効  
 及盡還江右逐兵矣此等小小恠謬議論如蝦毛而起更  
 不可開口奈何始者信書太過而閱人不廣不謂萬物之  
 靈者乃如此不靈也奈何更五七日當有後命未知如何  
 也元善說欲下州郡月致筆札之費然此事亦當審度恐  
 此事面生後或有悔也

伯諫來此已兩三月初欲來日歸因與商量約左右一來  
 狃聚今專遣此人相挽渠亦遣人歸戒徒御少緩一兩日  
 來矣千萬即命駕其所論極不爭多孤城悉後合軍并力  
 一鼓可克也

中間報去欲改文王八卦卦邵子說應天特應地方說下注  
 即今履檢之不得其說恐前說有誤却錯改却印本煩令  
 一哥檢出錄示幸甚細詳此圖若以卦畫言之則震以一  
 陽居下兌以一陰居上而相對坎以一陽居中離以一陰  
 居中故相對巽以一陰居下艮以一陽居上故相對乾純  
 陽坤純陰故相對此亦是一說但不知何故四隅之卦却  
 如此相對耳此圖是說不得也聞有在陳之厄不能有以  
 相周為之歎息而已律說少有礙處便不可筆之於書此  
 意甚善不惟此一事而已它事亦何莫不然也但貞陔亦  
 須更手細如引漢志由此之義起十二律之周徑恐未免  
 有牽強處也商量積屢數之前台定方深圍徑之數以相  
 參驗證辨有章可早修定寄來商量此處無須難下語也  
 四象之數前日間推只自三畫未成之時已具此數蓋太

陽居一而含九少陰居二而含八少陽居二而含七太陰居四而含六不待揲著而後有也揲著歸奇之數乃是揲著此數過揲之數又是揲著歸奇之數耳近見論者專以過揲之數斷七八九六之說至於歸奇之數尚不能明况能及此乎嘗為之說曰四象之畫六七八九之祖也四象之次六七八九之父也歸奇者其子也過揲者其孫也此論似不可易又曰象之次自十倒數畫六而得太陰之四皆然又屈五指而計之一與九同二與八同三與七同四與六同此亦自然不言之妙直是可笑不由人安排也不知明者以為如何啓蒙所疑當得而扣然得先批示大畧充佳歸奇已具卦象固平日所常論但亦其中一小支節耳蓋其多寡不均無所發明於著卦之說正自不足深論也如何如何律說幸早改定過彼即借者或能相伴入城途中得妙曲訂尤幸也

中庸序云若吾夫子則雖不得其位昨看此間寫本脫一吾字煩一哥為看如少即添之此雖不繫義理然亦覺少不得也費隱之說今日終日安排終不能定蓋察乎天也終是說做隱字不得更說不得且是所說不知不能有限等句虛無恍惚如捕風繫影聖人平日之言然無是也

仁義之說固如來喻但於說卦六畫中安排則仁剛義柔不可易矣仁柔義剛又別是一說不相參雜也程先生謂天地間無截然為陰為陽之理然其升降生殺之火分不可無也正此意而表於此等處都費然不曉所以難說

話也脩身齊家周當警首至於有無之慮姑直任之不必切切介意若此等處更放不下即脩行轉無力矣區區於此可憂者大於若此等處亦只得隨事驅遣顧目之後一切任之亦不復屬自己界分矣中庸詩傳幸速脩政示及中庸更有數處今并錄呈幸即付之也

西山之約一何拒密之深耶俟武夷歸別當奉扣然臨風引頰以已開米穢之歌矣歸來又得伯恭書云學者須是專心致志絕利一源疑聚心為方始收拾得上此論甚當不敢不以告也吳曾文字已錄亦甚不易但無跋三篇似不甚條暢耳數日臨牒讀史記一兩卷沈着痛快真不可及不知永嘉諸人尊信此書而道得言語却不相似是何故也豈善學柳下惠者固如楚耶元吉尚未行何耶渠來此未嘗不思告之但渠自不耐煩而憤然訣去豈長於之絕乎季通似亦不煩枉費心力宋元憲公半龍之書言所不能而聖人亦已固有顯比之訓矣若必人人贈言以說之豈不勞哉

公齊伯諫得善否其歸塗過伯諫見收公齊書大段手批脚亂也大學誠意之說已再觀之果如所論想他書以此裏多須一一整頓也明道遺文納去一本

答蔡季通

律書中有改更別紙奉呈不審如此此否幸早報及也易中七八九六之數向來只從揲著處推起雖亦膠合然終覺曲折太多不甚簡易疑非所以得數之原近因間看四象次第偶得其說極為徑捷不審亦審如此推尋否亦



幸語及

本原第一章圍徑之說殊不分明此是最大節目不可草  
 草候氣章恐合移在第四五間蓋律之分寸既定便管理  
 管候氣以驗其應否至於播之五聲二變而為六十調者  
 乃其餘耳况審度嘉量謹權充不當在候氣之前也但候  
 氣章已有黃鐘之變半分數而前章未有明文恐合於正  
 律分寸章後別立一章具載六變律及正半變半聲律之  
 長短分寸乃為完備耳後段論說有發明此  
 審度章云云生於黃鐘之長改云以子穀秬黍中者九十  
 枚度之一為一分凡穀實於管中則十三枚而第一重積  
九寸積之數與一章十  
百抽以數其實一章十  
 嘉量章命合升斗斛皆當實計廣狹分寸  
 證辨第一章今欲求聲氣之中改云而莫適為準則莫若  
 且多截竹以擬黃鐘之管或極其短或極其長長短之內  
 每差一分而為一管皆即以其長權為九寸而度其圍徑  
 如黃鐘之法為如是則更迭以吹云云  
 司馬貞九分為寸之說本原既不載恐合於證辨中立為  
 一條以證前篇之說

諸尺是非後來考得如何已改定幸并錄示

答蔡李通

前日整行已拜狀不審即日行次何許每念遠別不勝惆  
 悵至於讀書玩理欲講而無從又不但常人離別之思也  
 云云喜連日讀參同頗有越知千周萬遍非虛言也但恨  
 前此不得面扣耳向見為抄一冊卦氣消息者不知了未

幸語一哥取以見予也又讀攝機後語何也數條充奇昔  
 益未有此體亦恨不得究其說耳平日相聚未知其樂別  
 後乃覺闕事可數可數

答蔡李通

別後得到豐城及宜春書知途中諸况足以為慰但至今  
 尚未聞到春陵後深以為懸念每至讀書講學無可咨和  
 無可告語充覺仰德之深也比日恭惟尊候萬福三哥手  
 陵一一安佳此亦時得一哥書八哥前日入城亦過此畫  
 足病前日幾作今又小定未知竟如何但精神日耗血氣  
 日衰舊學荒蕪有退無進恐遂沒沒無聞而死耳樂書非  
 敢忘之但方此錯舌豈敢更妄作耶此書決然限沒不得  
 近看他人所說更無堪入耳者不知老兄平日與元善相  
 處曾說到子細處否但怨子期不曾聽得便只似不曾說  
 也近因諸人論琴說一哥借得所畫圖子適合鄙意乃知  
 朝瑞只說得黃鐘一均內最上一弦而遽以論琴之全體  
 宜乎膠固偏執而無所合也學不欲陋豈不信然偶有邵  
 州便託彥中附此亦令過一哥處取交問矣政遠千萬為  
 道自愛

答蔡李通

云云琴說向寄去者尚有說不透處今別改定一條錄呈  
 比舊似差明白不審盛意以為如何琴固每絃各有五聲  
 然亦有一絃自有為一聲之法故沈存中之說未可盡以  
 為不然大抵世間萬事其間義理精妙無窮皆未易以一  
 言斷其始終須看得玲瓏透脫不相妨礙方是物格之驗

也衆至之患賢者所未克乃以散遺諸生見教何耶此亦任其去來若有患難雖杜門楮告亦未必可免也

答蔡李通

琴中旋宮一事正為初絃有緊慢而衆絃隨之耳若一定而不可移則旋宮之法何所施耶但恐午未以倭聲太高急而小絃斷絕故疑所謂五降者乃謂雜實以下不可為宮耳此說固未必然然與今所謂一定而不可易古所謂隨十二月為宮者必得中制試更推之如何復以見教也參同之說子細推尋見得一息之間便有晦朔弦望上弦者氣之方息自上而下也下弦者氣之方消自下而上也望者氣之盈也日沈于下而月圓于上也晦朔之間者日月之合乎上所謂舉水以滅火金來歸性初之類是也眼中見得了了如此但無下手處耳自從別後此等事更無商量處劇令人憤憤今此病中又百事不敢思量未知異時賢者之歸得復相見論此否耳

答蔡李通

前日

熹自開正即病至今未平今日方能把筆作書足猶未能平步也氣血日衰前去光景想亦不多病中塊坐又未能息心休養才方繙動冊子便覺前人闕畧病敗欲以告人而無可告者又不免輒起著述之念亦是開中一大魔障欲力去之而未能以此極思向來承晤之樂未知此生能復相從如在時否耳知着語益有味深慰所願已許誨示幸早寄及也前書奉扣琴譜旋宮之法不知考得果如何若初弦一定不復更可緊慢恐無是理也

答方伯漢

隨時變易以從道主卦爻而言然天理人事皆在其中今且以乾卦替見飛躍觀之其流行而至此首易而其定解之當然者道也故明道亦曰其體則謂之易其理則謂之道而伊川又謂變易而後合道易字與道字不相似也又云人隨時變易為何為從道也此皆可以見其意矣易中無一卦一爻不具此理所以公流而可以求其源也或以理之所聚而言通以事之所宜而言其實一也或躍在淵九四中不在人則其進而至于九五之位亦無難矣但君子本非有此心故云或躍而文言又以非為邪也等語釋之

九六之說揚遵道錄中一段發明傳意與來諭不同然亦未曉其說嘗謂五行成數夫其地十之上而不用則七八九六而已陽奇陰耦故七九為陽六八為陰陽進陰退故九六為老七八為少然陽極於九則退入而為陰陰極於六則進七而為陽一進一退循環無端此撰著之法所以用九六而不用七八蓋取其變也只以此說推之似無窒礙龜山所謂參之為九兩之為六乃廉節以三為真數故以三兩乘之而得九六之數今以一三五為九二四為六則乃是積數非參之兩之之謂且若此而為九六則所謂七八者又何自而來乎疑亦未安

大明始終傳意自明其曰明白見曰當非人而何更看揚遵道錄中一段則尤分明矣天人一理人之動乃天之運也然以私意而動則人而不天矣惟其替見飛躍各得其

時則是以人當天也然不言當天而言御天以見遲速進退之在我爾雖云在我然心理合一初無二體但主心而言爾

元者用之端而亨利貞之理具焉至於為亨為利為貞則亦元之為爾此元之所以包四德也若分而言之則元亨

誠之通利貞誠之復其體用固有在矣恐亦不得如龜山之說也以用言則元為主以體言則貞為主

彖詞乃卜筮詞釋彖則夫子推其理以釋之也以安貞之吉應地無疆為卜筮之詞恐記之誤也

答方伯謨

夫子夢寐周公正是聖人至誠不息處然特止特行無所疑滯亦未嘗不灑落也故及其衰則不復夢亦可見矣若是合做底事則豈容有所忽忘耶以忘物為高乃老莊之偏說上蔡所論曾點事似好然其說之流恐不免有此弊也

志於道志字如有向往求索之意大學格物致知即其事也

衛輒事龜山以為有靈公之命左傳史記皆無此說冉有子貢之疑只以嫡孫承重之常法言之似有可以得國之理耳謂夷齊不當去此說深所未曉且當闕之

不義而富且貴所謂富貴非指天位天職而言但言勢位奉養之盛耳此等物若以義而得則聖人隨其所遇若固有之無鄙厭之心焉但以不義而得則不以易吾飯蔬飲

水之樂耳

富而可求以文義推之當從謝楊之說東坡說亦是此意

似更分明蓋上句是假設之詞下句方是正意下句說從吾所好便見上句執鞭之事非所好矣更味而字雖字亦字可見文勢重處在下句也

答方伯謨

正所以立近之全字不穩當俟更思之

齊王見牛兩段當未祭見時便合涵養惟其平日有涵養之功是以發見著明而擴充遠大也若必俟其發見然後保夫未發之理則是未發之時漠然忘之及其發然後助之長也

泄柳申詳 聞李先生說正如是林說恐非天之生物使之一本前說是

王驥之說亦是

周公之過只依舊說

孟子言昔者所進今日不知其亡故王問何以識其不才而舍之而孟子告以進賢如不得已蓋於進退之間無所不審非但使之致察於去人殺人也

明道先生言性即氣氣即性生之謂也又云論性不論氣不備論氣不論性不明二之便不是大抵本然之性與氣質之性亦非判然兩物也前日之說只是論性雖有五然却亦不離乎一未有磨瑩澄治之意也

仁覺兩段互有得失然論愈精微言愈易差不若只遵伊川先生之說以公字思量而從事乎克復之責又當自有見也

正固便是事之餘故傳曰亨貞之體各稱其事明其義與

乾坤不殊但各主於其事而言耳

觀六三傳但以爲未至失道而求不失道耳非直以爲不  
失道也

鬼神功用之說得之李說不可曉不知如何自有一種意  
亦不解其文義也

揲法陽爻皆用九而不用七故於純陽之卦發此凡例凡  
揲而六爻皆九者則以此辭占之見群龍謂值此六爻皆

九也無首謂陽變而陰也剛而能柔故吉而聖人因之以  
發明剛而不過爲用剛之道也左傳蔡墨云在乾之坤曰

見羣龍無首吉杜注亦如此說

知至至之知終終之舊來所說未是遺書知至至之主知  
知終終之主終蓋上句則以知至爲重而至之二字爲輕

下句則以知終爲輕而終之二字爲重也存義言其有以  
有是理而不失非有取乎不過之義也

頌果不食只不食便有復生之意不必云推廣而言也

昨承致書久無便可報但每朋友議論未嘗不奉懷耳文  
字煩抄錄爲愧比復有更定一二且未可出以示人也所

論數條足見思索之深甚副所望正所以守守字誠未安  
但此字難下不知曾爲思之否因來及之得以反復也所

論聖賢立言之意亦中淺陋之失蓋當時欲矯其頽廢遲  
疑之弊不自覺其過而生病耳頃嘗語伯恭此是吾二人

氣質之偏當各加矯革古人韋弦之戒殆正爲此設也所  
論陰陽男女之說則未然天地之間陰陽而已以人分之

答方伯謨

則男女也以事言之則善惡也何適而不得其類哉中正  
仁義如君子時中順受其正仁者愛人義以爲質之類皆  
周子之意他處有不同者各隨所主而言初不相妨如子  
貢以學不厭爲智教不倦爲仁而中庸則以成己爲仁成  
物爲智此類亦可推矣甚思晤語秋前想未能來有便時  
寄所疑爲望

答方伯謨

真自春涉夏多病多故奔走出入不得少休近屏杯酌病  
才少愈惟是事端無窮未有寧息之期又迫朝命有託故  
稽留令憲肝覺察指揮勢或當一出前憂後愧未知所以  
爲計也甚欲一與伯謨相見不知能乘隙一見過否來月  
之初須且扶送叔母之喪還政和歸來月未方得爲去計  
也擇之來此已兩月秋間方歸日間時有講論然苦人事  
斷續不得專一若伯謨能一來爲旬日款款慰所望也  
亦到此三  
四日而行令舅府判侍次須爲致問訊意此便少遽未及  
拜書克明爲況何如曾再往光澤否欲作書及附趙宰書  
亦未暇悉須道區區或伯謨未能來近日講學所得所疑  
便還畧告批喻李君到彼畧周顧之爲幸未閱千萬力學  
自愛

答方伯謨

昨王夔還承書至慰不聞問又許久劇著伏惟侍履佳勝  
所論心說似未安蓋孔子說此四句而以惟心之謂與結  
之不應如此着力却只形容得一箇不好底心也來書所  
說自相矛盾處亦多可更詳之令舅府判侍次嘗及此否

試為質之必有至當之說也克明及諸朋友皆煩以此詭之誠之聞歸已久不知今在甚處或見煩致意南軒云有書附渠來告早尋便示及也

答方伯謨

前日託俞尉附一書當達比日遠惟侍學增勝前所懇令舅府判兄作字不知已為落筆否二月甲子下更著一朔字右佳仍望早附的便示及也近作得六先生畫象贊謔錄去煩呈令舅一觀求其未當處旦夕畫成當并以拜免早得判定為幸耳李積微篆字墨本近偶得之似亦不滿人意小技難精猶如此況其大者乎得連嵩卿書云廖子晦言天地之性即我之性豈有死而遽亡之理因引大全集中堯舜託生之語為證渠諸人未有以折之伯謨可與克明各下一語便中見喻也

月初至寒泉叔京約來相聚旬日不知能約諸同志者同為此會否但恐不欲令諸生又廢業耳

答方伯謨

昨附俞尉及崇化兩書不知皆達否得善善報云所要文字已發去想亦已到久矣前書託稟令舅向日所曉敬感更求注字魏道安已二月甲子新文後書欲甲子下增一朔字不知已為寫否如已寫下即於空處別寫此字不妨不必易紙也六先生象內去并煩求揮翰但不知前日所呈本子曾經參訂否今別錄去內畧有改更處又叔京疑伊川贊後四句不相應本意謂伊川之言平易深遠人所難識耳不知叔京之意如何渠又疑橫渠贊中逃字據行

狀云於是盡弃舊學淳如也即是舊時嘗有雜學下此字似亦不妨更稟令舅看如何若無可疑即乞為書付此便回并所懸此贊就畫象上寫一本須依今稿去本首尾就此界紙上寫一本首尾亦依今稿去本首尾就京之說當改或別有可疑處即且留此畫於彼人回喻及俟却報去也敬箴大本乃立一句乃字不知舊作甚字恐舊本不同即改作乃字為佳數以鄙語塵瀾妙筆何愧如之數日偶無事了得數篇文章未有人寫得去俟後便也向跋胡公帖煩錄一本并跋語付此人回或有講論亦可付此便此便甚的也

與方伯謨

入選承書至慰比日遠惟侍履佳勝篆字甚佳然其間不能無病筆已封寄去但恐彼欲磨崖則所書大字或不堪用今其人過彼更煩別為大書徑尺以上者封與誠之令轉呈南軒但筆路亦須稍重蓋恐崖石麤若字畫太細即不可辨耳向寄二刻不必寄來只留几間可也許來春見過幸甚但正初恐亦須畧出叔京又約相會於邵武若至此相聚尤便但恐人事擾擾不能從容耳所欲言者無窮未即會面千萬自愛

孟于說附還彼中朋友商量此書有疑處否

與方伯謨

昨承枉顧別遽累月馳向深矣比日春晚伏惟侍學增勝所與處者為誰見作何等工夫有可以見告者便中及之為幸 近嘗一至雲谷留十餘日朋友來集隨分有少講

論大率逮工舊說之太高者為多也克明德柄皆未及書  
頌為致意直翁聞問否欲作書亦未暇俟後使也濟之有  
少文字欲至彼粥之有可為鄉真處幸畧為致力幸甚長  
少人歸未耶

與方伯謨

別後一得手書亦無便可報今復久不聞問懷想可量比  
想劇暑待履佳處喜衰悴如昨欲住予茂實至今未能不  
免且遣人致書亦復因循不能得遣蓋目前百事敗人意  
當此午暑時兩眼幾不復可視物也向見所作平父諸小  
詩甚佳章辰州為人求詩頗甚無佳思輒以奉煩渠本取  
幸賢語名聞須畧點破也近讀何書向見頗有因循之病  
更宜勉勵區區所望於賢者不但如此而已也季通病甚  
強起如建陽料理墳墓數日不得書不知為况如何聞欲  
遂過邵武不知是否遣此人本欲子細作書適意思不佳  
草草附此殊不及所懷之一二季克佐卿皆已得郡季克  
侍闕否佐卿想便赴官也因見致音懣甚未及拜狀也方  
暑自愛

與方伯謨

喜此粗安免章雖未報然諸公已見許章下必委請無疑  
也前日所說伯恭昏事以書問之得其兄弟報字只要年  
長取善安貧輕族他所不計以吾輩度之已悉以屬茂賢  
亦畧與周佐說來祝其容之只與伯謨商量若有七八分  
以上可問即為微扣之却託茂賢專人來報也千萬留意  
至祝至祝茂賢仲本前日到此不及登山然却得靜坐兩

日說話頗款仲本託為齋記已為草寄當必見之也虞桐  
刻已寄來規模甚大文固不稱篆額似亦差小耳未有別  
本俟續得之當分去也前書所煩作字便中示及為幸置  
物亦然季通竟罹家難窘迫可念彼中葬事如何勢須俟  
荒敷復來耳仲本別時所寄聲奉聞者想已發之此不可  
已也

與方伯謨

昨承遠訪愧感良深別去惘惘入還奉告聞比日侍履佳  
勝為幸意悲悴如昨無可言甚感愛念寬勉之意然觸事  
傷懷亦未能遽平也七飭衣被弁領季通屢得書殊未有  
定論然亦未聞其西去之期不知果如何爾錄示九江文  
字甚發人意大體只須如此得失已自可見但恐未足以  
盡其情偽曲折之變彼或以吾曹為真可欺耳然世間自  
當有明眼人此亦初不足辨也得伯恭書云到會稽見伯  
諫守其所聞牢不可破自信之篤如此亦良可尚耳常德  
二書煩達之想日相聚所講論當益有緒因便示一二為  
幸因孫巨源見過附此草草襄事之後能一來顧慰此世  
贊否乎常德之官後別有學徒相從否因便早及之為望

與方伯謨

前日承書人選匆匆不能作報比日秋暑德履佳勝永福  
收近信否喜此諸况如前所與廷老書此後竟未得兩折  
情萬方平生所不欲為者皆為之亦卒無驗然每設醮慶  
為人引去天師前燒香即記著後僕書此亦何緣有效也  
球災之備不敢不勉但今日上下不相恤雖已具奏及申



及拜尊夫人皇恐不可言也大哥來開子端竟有夫子之  
悲深為惘然且煩致意不及附書為問也欲煩篆數十字  
納去紙兩卷各有題識幸便為落筆欲寄江西刻之巖石  
有人在此等候不能久也千萬便付此人回仍不須大作  
意只譬如等閒胡寫則神全氣定自然合作矣更欲篆六  
十四卦名及一等小字數十其界紙又作一封請并書之  
所寫之字各在封內矣意忽聞有鑄職罷祠之命尚未被  
受不勝皇恐何時可來相聚數日耶專人馳布不宣

大哥今日已行矣已成令速去恐碑倒也可因書更  
促之

與方伯謨

詹卿昨日過此尚在南林更兩三日方行不出見之否韓  
文欲并外集及順錄作考異能為負滿此功德否耶密子  
踐洪慶善楚辭補注中引頰之推說云是伏字齊南伏生  
即其後也如何如何

與方伯謨

昨辱惠書為慰但見元興及小兒皆說伯謨頗覺衰悴何  
為如此今想已強健矣更宜節適自愛但強其志則氣自  
隨之些小外邪不能為害也熹病軀粗遺諸醫亦時往來  
但亦隨事損益終是多服補藥不得令子間已歸韓文外  
集考與曾帶得歸否便中得早寄示幸幸正集者已為了  
更得此補足須更送去詳定莊仲為點勘已頗詳細矣近  
又看楚詞抄得數卷大抵世間文字無不錯誤可歎也趙  
幹之喻荷其不被冒此巖險尤見所存異於流俗之意但

憂畏之餘多所謝絕固不容獨破戒幸為道此區區多謝  
其意可也異時未死之間禁網稍寬則或尚可勉彊也用  
便寓此草草

與方伯謨

昨日承寄示呂公奏議至感至感比想待奉佳慶令子程  
試必甚如意聞將以望前一日揭榜冀聞吉語也奏議得  
一快讀甚幸朝廷無此議論六十年矣可為慨歎也但未  
卷乞詔定大舉策一篇未竟而定策大舉一篇全無幸更  
為補之乃佳耳韓考後卷如何得早檢示幸甚熹衰病百  
變支吾不暇近又得一奇證若寒症者問或腹中氣刺而  
痛未知竟如何姑復任之耳

答梁文叔

澹臺石刻已領考證詳密亦自是一種工夫也畧於制度  
之說不知謂何往往亦多是問得繁碎非學者所先或是  
從來剽判不得如論語十乘之圖注家自是兩說此等如  
何強通況又舍所急之義理而從事於此縱得其說亦何  
所用乎昨日有人問看史之法熹苦以當且治經求聖賢  
備已治人之要然後可以及此想見傳聞又說不教人看  
史矣

答梁文叔

日用功夫如此甚善然須實下功夫只說得不齊事也李  
先生意只是要得學者靜中有箇主宰存養處然一向如  
此又不得也皇極之說來說亦得之大抵此章自皇建其  
有極以下足總說人君正心脩身立大中至正之標準以



觀天下而天下化之之義無偏無陂以下乃是反覆贊歎  
正說皇極體段曰皇極之敷言以下是推本結殺一章之  
大意向見諸葛誠之說畧是如此但渠說有過當處耳

答梁文叔

示喻所處甚善不知幾道相數作何工夫近看孟子見人  
即道性善稱充舜此是第一義若於此看得透信得及直  
下便是聖賢更無一毫人欲之私做得病痛若信不及孟  
子又說箇第二節功夫又只引成颺頽淵公明儀三段說  
話教人如此發憤勇猛向前日用之間不得存留一毫人  
欲之私在這裏此外更無別法若於此有箇奮迅興起處  
方有田地可下功夫不然即是畫脂鏤冰無負實得力處  
也近日見得如此自覺煩得力與前日不同故此奉報可  
以呈幾道也

答梁文叔

鄭康成所說氣鬼雜學辨云精聚則鬼聚氣聚則鬼聚  
蓋精是陰氣如耳目之聰明乃陰精之所為故謂之魄  
或欲於魄中求鬼鬼中求魄竊謂氣在人之身一陽  
即為鬼陰則為魄嘘吸聰明乃是一身之中鬼魄之所  
發見而易見者耳恐不必於鬼中求魄魄中求鬼也  
精氣周流充滿於一身之中嘘吸聰明乃其發而易見若  
固如來喻然既周流充滿於一身之中則鼻之知臭口之  
知味非魄耶耳目之中皆有煖氣非鬼耶推之遍體莫不  
皆然佛書論四大處似亦祖述此意

體鬼歸于地先生云體魄自是兩物不知如何分別以

目之明言之則目之輪一成而不可變者體也睛中之  
明而能照鑑萬象者魄也魄既降則目之輪雖存而其  
精光則無矣以耳之聽求之未透蓋耳但見其竅而不  
見其他故也

所論目之體魄得之耳則竅即體也何服他求耶

體魄既是兩物不知竟與氣亦為兩物否孔穎達謂鬼  
附於氣中庸或問直指康成之說則孔氏之說亦未得  
為通論體魄從前所聞只指為一物是以今人言目魄  
亦皆以黑處為魄若以眼光落地之說推之竊恐月之  
全輪受光處為魄及其月光漸虧亦如人之魄降其黑  
處却是體注疏之說皆不然思之未通

魂氣細推之亦有精粗但其為精粗也微非若體魄之懸  
殊耳或問之意誠少子細也所論月魄恐不然日月不可  
以體言只有魂魄耳月魄即其全體而光處乃其鬼之發  
也

且鬼神鬼魄就一身而總言之不外乎陰陽二氣而已  
然既謂之鬼神又謂之鬼魄何耶竊謂以其屈伸往  
來而言故謂之鬼神以其靈而有知有覺而言故謂之  
鬼魄或者乃謂屈伸往來不足以言鬼神蓋合而言之  
則一氣之往來屈伸者是也分而言之則神者陽之靈  
鬼者陰之靈也以其可合而言可分而言故謂之鬼神  
以其可分而言不可合而言故謂之鬼魄或又執南軒  
陽鬼為神陰魄為鬼之說乃謂鬼神鬼魄不容更有分  
別竊謂如中庸或問雖曰一氣之屈伸往來然屈者

為陰伸者為陽往者為陰來者為陽而所謂陽之靈者陰之靈者亦不過指屈伸往來而為言也

鬼神通天地間一氣而言冤魄主於人身而言方氣之伸精魄固具然神為主及氣之屈冤氣雖存然鬼為主氣盡則魄降而純於鬼矣故人死曰鬼南軒說不記首尾云何然只據二句亦不得為無別矣

與吳茂實

近來自覺向時工夫止是講論文義以為積集義理又當自有得力處却於日用功夫全少點檢諸朋友往往亦只如此做工夫所以多不得力今方深省而痛懲之亦願與諸同志勉焉幸老兄徧以告之也陸子壽兄弟近日議論與前大不同却方要理會講學其徒有曹立之萬正淳者來相見氣象皆儘好却是先於情性持守上用功此意自好但不合自主張太過又要得省發覺悟故流於怪異耳若去其所短集其所長自不害為入德之門也然其徒亦多有主先入不肯捨棄者萬曹二君却無此病也

與吳茂實

所欲言者不過前夕然亦非謂全然不事其心但資次等級未應遽爾起躡頭物格知至然後意可誠心可正耳

答任伯起

希夷

示喻靜中私意橫生此學者之通患能自省察至此甚不易得此當以敬為主而深察私意之萌多為何事就其重處痛加懲窒久之純熟自當見效不可計功於旦暮而多為說以亂之也論語別本未曾改定俟後便寄去然且事

意就日用處做涵養省察功夫未必不勝讀書也

答任伯起

誠敬寡慾皆是緊切用力處不可分先後亦不容有所遺也然非逐項用力但試著實持守體察當自見耳

答任伯起

所喻已業荒廢比亦甚以為疑意謂世味漸深遂已無復此志今乃猶有愧恨之心足以見善端之未泯也一旦幡然如轉戶樞亦何難之有哉熹衰病之軀飲食起居尚未能如舊流竄放逐又已置之度外諸生遠來無可遣去之理朝廷若欲行遣亦須符到奉行難以遽自匆匆也詳觀來論似有仰人鼻息以為慘舒之意若方寸之間日日如此則與長戚戚者無以異矣若欲學道要須先去此心然後可以語上上蔡先生言透得名利關方是小歇處今之士大夫何足道能言真如鸚鵡也不知曾見此書否

答江德功

道千乘之國

以此五者為人君之德意則甚善然程先生只云論其所存故不及治具龜山只云苟無是心雖有政不行焉以此二言觀之則德字似太重矣無亦不必引道之以德為證似有牽合之病

子入太廟

所云已當執事不可不問固然亦須知聖人平日於禮固已無所不知而臨事敬慎又如此也

德不孤

據此文意但言同聲相應同氣相求德不孤立必以類至而已若如所訓則其文當云德不私於己必不私於人如此則成何文理耶

吾道一以貫之

一以貫之不專為彼已而發忠恕亦非專為一彼已而已也二程先生論此甚詳且宜潛心未容輕議也

子謂仲弓

此意甚佳東坡之說正如此但不必以仲弓字為絕句如子謂顏淵未見其止亦非與顏淵言也

加我數年

無大過恐只是聖人之謙辭蓋知吉凶消長之理進退存亡之道然後可以無大過耳謂易道無大過差雖是程先生說然文意恐不甚安謂使後人不敢輕立說聖人未必有此意然在今日深足以有警於學者

聖人吾不得而見之矣

此但為思其上者而不可得故思其次之意無不觀其質而觀其學之意也若論質學之異則聖人君子以學而言善人有常者則其質美而已張敬夫說如此似頗有理

曾子有疾

此章之指蓋言日用之間精粗本末無非道者而君子於其間所貴者在此三事而已謂其動容貌則能和敬而無暴慢也其正顏色則非色莊而能近信也其出詞氣則能當於理而無鄙倍也凡此三者皆其平日涵養功夫至到之驗而所以正身及物之本也故君子貴之若夫籩豆之

事則道雖不外乎此然其分則有司之守而非君子之所有事矣蓋平日涵養功夫不至則動容貌不免暴慢正顏色不出誠實出詞氣不免鄙倍矣一身且不能治雖欲區區於禮文度數之末是何足以為治哉此乃聖門學問成已成物著實效驗故曾子將死諄諄言之非如異端揚眉瞬目妄作空言之比也所謂道在容貌顏色詞氣者文意義理皆有所不通必若此言則道固無所不在君子所貴又何止於三乎且其氣象狂易恍惚不近聖賢意味尤非區區之所敢聞也

士不可以不弘毅

謂仁以為己任者體之而不違是也若曰循頂至踵知痛癢處都是仁則非聖賢之本意矣體而不違只是克己復禮無一念之不仁耳死而後已來說亦太過若曰生有限量仁無紀極則豈以死而遂已耶

吾有知乎哉

無知者聖人之謙詞叩其兩端而竭焉又言己雖無知而於告人不敢不盡大凡聖人氣象只是如此著實看自然見得無世俗許多玄妙虛浮之說也和兩端而竭只如程先生范尹諸公說盡之若曰只舉兩端教人默識取中間底此又近世禪學之餘三代以前風俗淳厚亦未有此等險薄浮誕意思也

唐棣之華

別為一章甚是精義中范公已有此說東坡亦然但其為說或未盡耳

其言似不足者

此說謝氏得之所謂意有餘者恐未是

當暑袵絺綌

先儒之說皆如來喻但鄙意常疑其不然似却是先著裏  
永表絺綌而出之於外乃得文意不知如何

不撤藟食

恐只合依舊說若如所云則是他物有可棄之於地者矣  
恐不然也

南人有言

此但甚言無常之不可初不論道藝之別也

其言之不作

此但謂大言不作者其實難副耳來說理意亦善但文勢  
稍倒恐不若依舊說

子路問君子

諸說之中此條尤為險峻深非鄙拙之所敢聞也若曰脩  
己以安百姓幾時安得了故曰堯舜其猶病諸然則其曰  
脩己以安人而不曰堯舜病諸者又何謂耶

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

只合依程先生說

誰毀誰譽

所論毀譽是加減了底甚當但此章更有曲折當熟玩之  
所謂如有所譽者又何謂耶

見善如不及

聖人之用舍行藏非但求志行義而已且此章文勢斷續

或有闕文或非一章皆不可考不必覆為之說

性相近也

此只合依程先生說若如所論似欲深而反淺欲密而反  
疏也性之在人豈得以相近而為言耶

子張問仁

所論行字之意甚善聖言著實大抵類此推之以及其餘  
則聖人之意可得而浮誕之見無所入於其中矣

飽食終日

此不欲啓博奕之端防慮甚密然聖人乃假此以甚彼之  
辭不必過為之說文義不通却成穿鑿也

君子有惡

諸先生有說夫子所惡以戒人子貢所惡以自警者此意  
得之恐無天人之別

子夏之門人小子

此章之說明道先生曰先傳後倦君子教人有序先傳以  
小者近者而後教以遠者大者非是先傳以近小而後不  
教以遠大也愚按諸家之說唯此數句明白的當試詳味  
之可見文義譬諸草木區以別矣只是說大小有序不可  
躡等之意君子之道焉可誣也東坡得之有始有卒其惟

聖人尹氏得之

猶之與人

舊說猶字只為譬字之意文義亦通若覺未穩即且闕之  
不必強為之說也

答江德功

有禮則安說立意甚善但詳本文之意只說施報往來之  
 禮人能有此則不忤於物而身安耳未慮及夫心安也况  
 古人之所以必由於禮但為禮當如此下得不由豈為欲  
 安吾心而後由之也哉若必為欲安吾心然後由禮以接  
 於人則是皆出於計度利害之私而非循理之公心矣大  
 抵近世學者弱於佛學本以聖賢之言為卑近而不滿於  
 其意顧天理民彝有不容於戚者則又不能盡反吾說以  
 歸於彼兩者交戰於胸中而不知所定於是因其近似之  
 言以附會而說合之凡吾教之以物言者則挽而附之於  
 已以身言者則引而納之於心苟以幸其不異於彼而便  
 於出入兩是之私至於聖賢之本意則雖知其不然而有  
 所不顧也蓋其心自以為吾之所見已高於聖賢可以咄  
 嗟指顧而左右之矣又况惟而高之鑿而深之使其精神  
 氣象有加於前則吾又為有功於聖賢何不可者而不自  
 知其所謂高且深者是乃所以卑且陋也此近世雜學之  
 士心術隱微之大病不但講說異同之間而已不審賢者  
 以為如何

大學諸說亦攸前意蓋不欲就事窮理而直欲以心會理  
 故必以格物為心接乎物不欲以愛親敬長而易其所謂  
 清淨寂滅者故必以所厚為身而不為家以至新民知本  
 聚矩之說亦反而附之於身蓋惟恐此心之一出而交乎  
 事物之間也至於分別君相諸侯卿大夫士庶人之學亦  
 似有獨善自私之意而無公物我合內外之心此蓋釋氏  
 之學為主於中而外欲強為儒者之論正如非我族類而

欲強以色笑相親意終有間隔礙阻不決洽契若欲真  
 見聖賢本意要當去此心而後可語耳

格物之說程子論之詳矣而其所謂格至也格物而至於  
 物則物理盡者意句俱到不可移易蓋之說實本其意  
 然亦非苟同之也蓋自十五六時知讀是書而不曉格物  
 之義往來於心餘三十年近歲就實用功更求之而參以  
 他經傳記內外本末反復證驗乃知此說之的當恐未易  
 以一朝卒然立說破也夫天生蒸民有物有則物者形也  
 則者理也形者所謂形而下者也理者所謂形而上者也  
 人之生也固不能無是物矣而不明其物之理則無以順  
 性命之正而處事物之當故必即是物以求之知求其理  
 矣而不至夫物之極則物之理有未窮而吾之知亦未盡  
 故必至其極而後已此所謂格物而至於物則物理盡者  
 也物理皆盡則吾之知識廓然貫通無有蔽礙而意無不  
 誠心無不正矣此大學本經之意而程子之說然也其宏  
 綱實用固已洞然無可疑者而微細之間上賓次第文義  
 訓詁詳密精當亦無一毫之不合今不深考而必欲訓致

知以窮理則於主賓之分有所未安如者吾心之知理者  
 以此字訓格字也 訓格物以接物則於充極之功有所  
 未明究其極是以雖物物接而不知其理之所以然也  
 其所以然也今日一與物接而不知其理之所以然也  
 蓋其所以然也今日一與物接而不知其理之所以然也  
 考之則不合以功用求之則又無可下手之實也竊意聖  
 人之言必不若是之差殊踈畧以病後世之學者也人所

謂非特形之所接乃志之所至所謂格物與小學同致知與小學異亦皆無當之言其為闕字增語反致讀者之疑多矣至於彊解程子之意以附已說其如他語之可證何又謂喜解以格物致知混為一說則其考之亦未詳也又謂老佛之學乃致知而離乎物者此尤非是夫格物可以致知猶食所以為飽也今不格物而自謂有知則其知者妄也不食而自以為飽則其飽者病也若曰老佛之學欲致其知而不知格物所以致其知故所知者不免乎蔽陷離窮之失而不足為知則庶乎其可矣

所厚者謂父子兄弟骨肉之恩理之所當然而人心之不能已者今必外此而厚其身此即釋氏滅天理去人倫以私其身之意也必若是而身修則雖至於六度萬行且足圓滿亦無以贖其不孝不弟之刑矣此謂知本以例推之凡言此謂者皆傳文非經之結句也

無所不用其極觀上文三引詩書而此以無所二字總而結之則於自新新民皆欲用其極可知矣自新固新民之本然天下無一物非吾度內者亦無一事非吾之所當為者譬如百尋之木根本枝葉生意無不在焉但知所先後則近道耳豈曰專用其本而直棄其末哉今日不求為新民而專求之德化則又賤彼責我之私心而無以合內外之道矣

盛德至善民不能忘此言聖人之事蓋渾然一體不可得而分焉者也但以人言則曰德以理言則曰善又不為無辨耳今日體至善以成德則乃學者之事而非傳文所指

矢然體而成德以至於盛而無思勉之累焉則亦聖人而已矣聽訟與新民之說畧同請詳評之又古人言語有序此傳未解格物以下數節不應先解結句况此謂知本之云又非經之結句乎

誠意一章大意頗善然此傳文意但解經文所謂誠意者只是教人不得自欺而欲其好善惡惡皆知好色惡臭之實然耳非以聖人而言也今之所發聖人所以即事即物而止於至善又恐人不信故即人所知者以明之則夫其指矣心廣體胖之說甚善其善人之其所親愛而辟焉訓之為至非是此等處雖非大義所濳然亦須虛心平氣徐讀而審思之乃見聖賢本意而在已亦有著實用處不必如此費力生說徒失本指而無所用也

此以心感彼以心應其效如此之速感應神速理固如此但著一以字便有欲速之意所謂懽懽往來朋從爾思者正柄此也

絮矩者度物而得其方也以下文求之可見今日度物以矩則當為矩絮乃得其義矣

治國平天下與誠意正心脩身齊家只是一理所謂格物致知亦曰知此而已矣此大學一書之本指也今必以治國平天下為君相之事而學者無與焉則內外之道異本殊歸與經之本肯正相南北矣禹稷類回同道豈必在位乃為為政哉風濤洶湧之說亦所未喻此篇所論自一身而推之以及天下平正簡易不費纖毫氣力與橫渠所論周官冢宰法制之事意思不同

答江德功

致知格物前說已詳來書只舉得一截正當說格字致字處乃遺而不道恐考之有未詳若但以格為法度之稱而欲執之以齊天下之物則理既未窮知既未至不知如何為法而執之且但守此一定之法則亦無復節節推窮以究其極之功矣此義且當以程子之說為主而以熹說推之不必疆立說徒費力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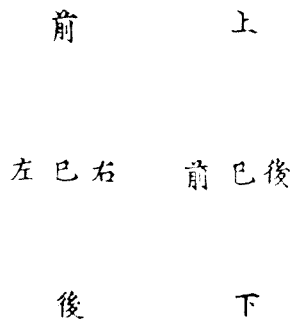
經文末後兩句來喻固與舊說有間矣但所論先後之序經中上文已屢言之而本亂末治之云又已該舉自不須說但聖人於此特下此語正要讀者有以知夫人道之大不可不著眼耳今不領此而又必以身言非釋氏之便見苟且遷就之意若信未及莫若兩存而徐玩之不必快取合於今日也

盛德至善盛也至也皆無以復加之詞而上下文規模氣象皆聖人事則此不得獨為賢人事矣且賦詩斷章此但取其味數不忘之意與衛武公初無干涉也

絮矩之說蓋以已之心度物之心而為所以處之之道爾來喻殊不可曉而所謂先自度者尤無所當今以鄙說畫為兩圖合而觀之則方正之形隱然在目中矣

側圖

地圖



有禮則安無禮則危如云仁則榮不仁則辱初無身心本末之辨蓋聖賢之言各有所指隨其淺深而莫非至理之極也今必以內外為精粗而欲去彼取此豈非有所陷溺其心而然耶且學者之勉強力行亦勉其所當為者而已若曰勉焉以冀其有以自慰則是先獲後難而為謀利計功者之所為矣聖學異端之別於此亦畧可見試深察之可也

答江德功

圓而神也其所以藏往者向之所謂方以知者也神武不殺言聖人不假卜筮而知吉凶也是以明於天之道以下言教民卜筮之事而聖人亦未嘗不敬而信之以神明其德也此章文義只如此程先生說或是一時意到而言不暇考其文義今但玩味其意別看可也若牽合經旨則費力矣

答江德功 庚十一月五日

中庸集解程先生曰生之謂性性即氣氣即性止聲有天下而不與焉者也然竊謂此段反復譬喻皆是生之謂性而必以性善之說間乎其中以性善之言證之於後何也若曰性只是理則夫爲惡者謂之非理可也何以言惡亦是性獨亦是水此理不爲堯桀存亡何以言流之遠近清之遠速此皆氣稟之變於性善之說自當分別却袞說了不知如何直翁以水譬氣稟清譬天理濁譬人欲切亦可喜恐只是元初水一句又解不得直翁又爲之說曰夫所謂繼之者善者以下皆因言性善而爲說水譬性就下孰清譬性善流而至於海終無所汚者此譬聖人之全天理流而濁者譬人欲也不可以濁者不爲水謂感物而動皆性之欲也及其清明却只是元初水謂復其本然之善也此說於不可以濁者不爲水一句似失性善之意不知先生以爲何如

此說但以性善爲本而以氣稟有善惡者錯綜之反復玩味自然見得

中庸曰人莫不飲食也鮮能知味也竊謂此兩句大意言百姓日用而不知程先生性字之譬却是不曾飲食而不知非日用不知也據程先生所言只譬如道者如人食牲牢須曾喫了方知非爲此章至於呂與叔謂必察於芻豢之性草木之滋火齊之節調飲之宜恐非本旨然竊謂味即指飲食而言若曰人莫不飲食鮮能知味也即飲食則行之而著習矣而察者也味與飲食只是作互用文耳不知如何直翁以飲食譬日用味譬理

此說亦似當不知是否直翁說是

中庸曰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婦及其至也察乎天地然竊謂此四句若本上文謂道始於夫婦之愚不肖意味殊少然竊妄意謂上下察是知得此理察乎天地是行到處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婦者子思下章已申言之曰君子之道譬如行遠必自邇譬如登高必自卑詩云妻孥子曰父母其順矣乎此察乎天地之次序也本意言君子所語而繼之以上下察故默謂是知此理蓋孟子難言之意也言君子之道而繼之以察乎天地故默謂是行到處蓋文王刑于寡妻之氣象也不知如何直翁云先生或問中已有易重咸常之說默未之見也此察字訓著不訓到觀此兩句只是疊說上文意思未有知到行到之意

論語精義伊川先生曰學必盡其心盡其心則知其性知其性云云反而誠之聖人也故洪範曰思曰睿睿作聖誠之道在乎信道篤信道篤則行之果行之果則守之固直翁所疑曰學而至於盡心則與道不隔非信道篤者能之也則所以誠之者特在存養而已至此豈待言信道篤而伊川云爾者蓋信道者通貫上下者也爲學之始固在夫信道之篤至於盡心之後亦在夫信道之篤也默以爲惟與道不隔者爲能信篤若與道隔則尚未識道安能信哉其所信者特信聖賢之言爾非



自信也故伊川信道篤必在於盡心知性之後學者要當先明盡心性為何學然後知學之可以為聖人決矣不知先生以為如何

信有淺深有是篤信聖賢而信之者有是自見得道理當然而信之者伊川之意蓋如德功之說然謂如此然後能信則又過矣又道字之義恐伊川之意與德功亦不同也伊川先生曰不達仁是無纖毫私慾有少私慾便是不仁直翁推之曰仁者天理也人能無慾則天理之妙渾然于中其心無所越於仁矣然謂越字與達別達字乃達背之意只私欲蔽了仁便是達也越字却是達越之意豈得達越得他直翁云幾有放心便是達越仁矣然云放心亦只是不能存其心云放心非是越也惟禮有品節可以言越仁者無外不可言越不知先生以為如何

何  
還猶離也去也  
此卷據鄙見奉報未知是否幸反復論之也  
易說則全然草率不通點檢未敢奉報告且子細未要如此容易立論千萬千萬至懇至懇

答江德功

所喻易中庸之說足見用心之切其間好處亦多但聖賢之言意旨深遠子細反覆十年二十年尚未見到一二分豈可知此幾方撥冗看得一過便敢遽然立論似此恐不但解釋文義有所差錯且是氣象輕率直與道理不相類似且放下此意思將聖賢言語反覆玩味直是有不通處

方可權立疑義與朋友商量庶幾稍存沉浸醱郁氣象所繫實不輕也直翁謹愿詳審好相聚講看所論遮欄意亦佳然前賢固已言之矣但在力行如何

答江德功

示喻誠敬之別此猶是以地位而言須看其命字之本意則誠是真實發是畏謹指意自不同也又論今昔用功之異此固曉然但不知今日之有昔日之無是同是別是相妨是不相妨更須他日欵曲面論今未敢懸斷可否也二銘意甚佳然亦皆有未安處如天理既循人欲自克彼已既融萬物同體等語亦當俟而講之但此等文字非有不得已者亦不必作不若默存此理於胸中而驗之行事之實也

答江德功 月五日

示喻諸說已悉前書所論誠敬字義不同正為方此論敬不當引誠為說本欲高妙反成支離耳意皆因事物而有然事物外至而意實內生但於中有邪正耳難以誠意為內邪意為外也來喻又云誠者體物而不可遺敬亦體物而不遺此語殊不可曉大率左右向來不曾子細理會文義及復涵泳義理故於此等處多是鹵莽恐更須加洋細也所喻推學之誤但為不將事試故不能自合義理今就義理上用工又患未能全合詳此意思似是欲因循學所見而加事試之功以補其闕耳正恐所見有差根脚便下是了雖加事試之功終不免兩截也義理名字呼喚得尚自有差却如何便得全合義理耶此等處仍是舊病躐等

欲速之意尤不可不察也

答江德功

越義俟細看奉報易說知煩改更甚善然學者以玩索踐履為先不當汲汲於著述既妨日用切已工夫而所說又未必是徒費精力此區區前日之病今始自悔故不願賢者之為之也絕學捐書是病倦後看文字不得正緣前日費力過甚心力俱衰且爾休息耳然亦覺意思安靜無牽動之擾有省察之功非真若莊生所謂也

答江德功

示及易說等書實不曉所謂不敢開卷累承喻及必欲見強使同其說隱之於心有未能安者遂不敢奉報今承見語欲成書而不出姓名以避近名之譏此與掩耳偷鈴之見何異不知賢者所見何故日見邪僻至於如此夫天下之理唯其是而已若是則出名何害若不是則不出名何益若如所論乾坤二字乃是料一部周易從頭鶴哭了豈能使易道著明乎若曰人人親見三聖而師之此尤不揆之言如所說乾坤字義恐自家未參見三聖在如何敢開此大口耶元書護用封納拙直之言盡於此書今後不復敢開命矣千萬見察

答江德功

所示經說孟子大意頗佳其間亦有少未合處徐議未晚也但易說愈見乖戾三復駭然因復慨念鄉里朋友清素朴實刻意讀書無世間種種病痛未有如德功者所以平日私心常竊愛慕思有以補萬分者亦荷德功不鄙三數

年來雖所論不合加以鄙性淺狹譏誚排斥無所不至而  
下問之意愈動不懈此在他人亦豈能及然自頃至今為  
日愈久而所執愈堅所見愈僻孜孜矻矻日夜窮忙不暇  
平心和氣參合彼已異同之說反覆論難以求至當之歸  
而專徇己意競出新奇以求己說之勝以至於展轉支離  
日益乖張而不悟不知用心錯誤何故至此使人更不可  
曉但竊歎恨而已今且攝來示而舉其一二言之如既曰  
乾健也而又曰能體其健之謂乾若乾本是健即別無體  
此健者若更要體得此健方謂之乾則是乾在健外以此  
合彼而後得謂之乾也又如羣龍无首乃用程傳无妄六  
二之說雖於理不謬然安頓不是地頭全然不是文理又  
且咬而為二互相矛盾蓋乾為萬物之始故天下之物无  
不資之以始但其六爻有時而皆變故有羣龍无首之象  
而君子體之則當謙恭卑順不敢為天下先耳非謂可天  
德而不可為首也又非謂乾不為首也可天德而不可為  
首不成文理無可言者若曰乾不為首則萬物何所資始  
而又誰使為之首乎且程傳之說為人不可以私意造始  
故為之戒耳若乾之為始乃是天理自然非若人有形體  
心思而能以私意造始也此二說者其失甚不難見原其  
所以失之大抵只是日前佛學玄妙之見尚在故以理為  
外以事為粗而必以心法為主然又若其與大易體面不  
同須至杜撰捏合所以欲高而反下欲密而反疎耳此是  
義理本原大差謬處不但文義之失然在今日德功病痛  
尚是第二義却是日用之間自己分上更不曾實下功夫

而窮日夜之力以為穿鑿附會之計此是莫大之害正使  
 撰得都是亦無用處不得力况其乖戾日甚一日豈不枉  
 費功夫虛度光陰不惟無益而反有害乎熹之鄙意竊願  
 德功放下日前許多玄妙骨董即就日用存主應接處實  
 下功夫理會箇敬肆義利是非得失之判若要讀書即且  
 讀語孟詩書之屬就平易明白有事迹可按據處有取道  
 理體面涵養德性本原又之漸次踏著實地即此等說話  
 須自見得黑白不須如此勞心費力矣若必欲便窮竟此  
 說亦請先罷穿鑿已見且更追思今日以前凡熹所說與  
 德功不同者并合兩家寫作一處子細較量考其是非痛  
 加辯詰亦庶幾有究竟處不至如今日只見一邊不相照  
 應而信口信筆無有了期也病起倦甚懷不能已畧此奉  
 報千萬詳之若以為是幸即加功若以為非即此書不煩  
 見答今後亦不須更下論矣

答江德功

熹災病相仍衰悴萬狀昨被按刑之命判不能往赴矣正  
 初忽聞奉事指揮疲曳進趨尤覺費力專人懇辭竟不得  
 命且夕不免就道或入文字而於前路俟報萬一不獲即  
 一到都下面愁而踣度此衰殘必蒙聖照也所示諸經序  
 解偶此冗劇未及細看然觀大畧似亦未離舊處也渾儀  
 詩甚佳其間黃傳所謂渾象者是也三衢有印本蘇子容  
 丞相所撰儀象法要正謂此俯視者為渾象也但詳異操  
 所說平分四孔加以中星者不知是物如何制作殊不可  
 曉恨未得見也

答江德功

老病之餘扶免造朝自取羞辱雖幸天月有以辨明然罪  
 終有未盡滌者已力請奉祠矣理直義明計必可得不然  
 雖使得罪亦勝忍耻作官也機衡之制在都下不久又苦  
 足痛未能往視然聞極踈畧若不能作水輪則姑亦如此  
 可矣要之以衡窺機仰占天象之實自是一器而今人所  
 作小渾象自是一器不當并作一說也元祐之制極精然  
 其書亦有不備乃最是緊切要必是造者秘此一節不欲  
 盡以告人耳

答黃直翁

商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  
 也是周益二代之制而損益之其文大備亦時使然也  
 聖人不能違時焉得不從周之文乎然亦少有不從  
 如行夏之時乘商之輅是也

周之文固可從而聖人不得其位無制作之時亦不得不  
 從也使夫子而得邦家則將損益四代以為百王不易之  
 法不專於從周矣

程子曰三讓者不立一也逃之二也文身三也實竊意  
 求之繼立以嫡聞父喪而奔身體不敢毀傷萬世之通  
 義也泰伯胡為而不然耶蓋不立者泰伯知王季之賢  
 又有文王之聖必能基成王業從而讓之亦太王之志  
 也不奔父喪非本心也奔則王季辭立矣而未有命李  
 璣必為叔逃而適他國是矣必之荆蠻斷髮文身而後  
 已者蓋不示以不可立則心不安其位未定終無以仁

天下繼父志而成其遠者大者也三者權也夫秦伯之讓上以繼太王之志下以成王季之業無非為天下之公而不為一身之私其事深遠民莫能測識而稱之茲其德所以無得而加也

此說亦是但以天下讓只依龜山說推本而言之為是所云不示以不可立則王季之心不安而位未定此意甚好非惟說得秦伯之心亦說得王季之心也蘇子由云漢東海王以天下授顯宗唐宋王成器以天下授玄宗皆兄弟終身無間言何必斷髮文身若使王季之心如漢顯宗唐玄宗則此說可也若有叔齊之心則不能一朝君矣王季之賢豈下叔齊也哉然秦伯三讓權而不失其正是乃所以為時中也故夫子以至德稱之

答黃直翁

衛君事伯謨書中已畧論之徐思不奉父命而逃去固為未善故程子亦以為不可但居勢如此不逃却不得如秦伯王季之事亦非常理但變而不失其正耳

答黃直翁

示諭誠敬異同之說已具德功書中矣且既曰誠之者擇善而固執之則敬者但可為誠之一事不可專以敬為誠之道也明道先生蓋舉其一事而言爾大凡看文字須認正意不可如此支蔓無了時也

答曹子野

示及史記疑數條喜向曾攷證來了功臣表與漢史功臣表其戶數先後及姓名多有不同二史各有是非當以傳

實證之不當全以史記所傳為非真也如淮陰為連敖與客漢史作票客顏師古謂其票疾而以賓客之禮禮之夫淮陰之亡以其不見禮於漢也蕭何追之而薦於漢王始為大將若已以賓禮禮之淮陰何為而亡哉此則史記之所載為是三代表是其疎謬處無可疑者蓋他說行不得若以為堯舜俱出黃帝是為同姓之人堯固不當以二女嬪于虞舜亦豈容受堯二女而安於同姓之無別又以為湯與王季同世田湯至紂凡十六傳王季至武王纔再世爾是文王以十五世之祖事十五世孫紂武王以十四世祖而代之豈不其繆矣耶通鑑先後之不同者却不必疑史家敘事或因時而記之或因事而見之田和遷康公通鑑載於安王十一年是因時而紀之也史記載於安王十六年是因事而見之也何疑之有只有伐燕一節史記以為湣王通鑑以為宣王史記却是攷他源流來通鑑只是憑信孟子温公平日不喜孟子到此又却信之不知其意如何張敬夫說通鑑有未盡處似此一節亦是可疑但二說今皆無所證未知孰是孰非更可反覆詳究如有所見却幸垂教

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第四十四

閩縣儒學教諭王製校

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第四十五

書知舊門人問卷

答虞士朋太中

易有太極是生兩儀者一理之判始生一奇一偶而為一畫者二也兩儀生四象者兩儀之上各生一奇一偶而為二畫者四也四象生八卦者四象之上各生一奇一偶而為三畫者八也爻之所以有奇有偶卦之所以三畫而成者以此而已是皆自然流出不假安排聖人又已分明說破亦不待更著言語別立議論而後明也此乃易學綱領開卷第一義然古今未見有識之者至康節先生始傳先天之學而得其說且以此為伏羲氏之易也說卦天地定位一章先天圖乾一兌二離三震四巽五坎六艮七坤八之序皆本於此若自八卦之上又放此而生之至于六畫則八卦相重而成六十四卦矣六十四卦之上又放此而生之至于十二畫則六十四卦相重而成四千九百六十六卦矣惟貞易林是也

剛柔雖若各有所偏必相錯而後得中然在乾坤二卦之全體當剛而剛當柔而柔則不待相錯而不害其為全矣其爻位之無過不及者如乾坤之二五亦不待相錯而不害其為中矣陰陽變化而太極之妙無不在焉於此蓋可見也今謂乾剛坤柔便有所偏恐於二卦之彖及二五之爻詞有不通者其論四爻過不及之淺深則為精密非它說之所及矣

用九用六當從歐陽公說為揲著變卦之凡例蓋陽爻百九十二皆用九而不用七陰爻百九十二皆用六而不用

八也特以乾坤二卦純陽純陰而居篇首故就此發之此歐陽公舊說也而愚又嘗因其說而推之竊以為凡得乾而六爻純九得坤而六爻純六者皆當直就此例占其所繫之辭不必更看所變之卦左傳蔡墨所謂乾之坤曰見羣龍无首者可以見其一隅也蓋羣龍无首即坤之牝馬先迷也利未貞即乾之不言所利也

學而首章甚善但學之一字實兼致知力行而言不可偏舉今所引顏子功夫乃專為力行事耳

二章所謂不失其愛敬之本心則仁不可勝用者甚善但有子亦據實理而正言之非曲為當世而發也

巧言令色求以悅人則失其本心之德矣不待利已害人然後為不仁也

三年無改乃謝氏之說其意美矣然恐過之不若游氏尹氏之為實也

無語無驕一章文義東坡得之蓋無語無驕隨事知戒足以自守矣然未見其於全體用功而有自得處也樂與好禮乃見其心之所存有非貧富之所能累者此子貢所以有切磋琢磨之譬也治骨角者既切而復磋之治玉石者既琢而復磨之皆先善而後詳先粗而後精之意大學乃斷章取義不必引以為說也

如愚之說為不知之說焉得知之說觀過之說皆恐失之過高後亦多類此者評其意味似從張無垢議論中來其為得失非但訓詁文義之間而已此須異日子細商量今未敢容易說也一以貫之乃聖門末後親傳家旨其所以

提綱挈領統宗會元蓋有不可容言之妙當時曾子默契其意故因門人之問便著忠恕二字形容出來則其一本萬殊脉絡流通之實益可見矣然自秦漢以來儒者皆不能曉直至二程先生始發明之而其門人又獨謝氏侯氏為得其說今不考焉而但以忘物我者為言吾恐其失之遠也况夫子以此語告子貢乃因博學多識而發其與忘物我者又有何關涉耶

### 答虞士朋

昨承寄示趙倉易論語說足皖愁疾易說簡易精密不惟鄙意多所未及警發之深而近世諸儒說不到處亦甚多甚不易其玩索至此深恨未得一見面扣其詳也但象數乃作易根本卜筮乃其用處之實而諸儒求之不得其要以至苛細繳繞令人厭聽今乃一向屏棄闕畧不復留意却恐不見制作綱領語意來歷似亦未甚便也昨於乾坤二卦畧記所疑之一二今謾錄呈幸為詳之試因話次以盛意扣之看有何說却以見報熹與之未相識不欲遽相辯難千萬不必云意所說也論語說有意古人為己之學意亦甚正但覺看張無垢文字太熟用意太切立說太高反致失却聖人本指處多今亦未欲遽論二說設往并煩扣之亦勿云熹所寄也

### 答游誠之九言

示喻讀書玩理次第甚慰所懷但嚴立功程寬著意思又之自當有味不可求欲速之功也所論日用功夫尤見其為己之意但心一而已所謂覺者亦心也今以覺求心以

覺用心紛擊迫切恐其為病不但擾苗而已不若日用之間以敬為主而勿忘焉則自然本心不昧隨物感通不待致覺而無不覺矣故孔子只言克己復禮而不言致覺用敬孟子只言操存舍亡而不言覺存昧亡謝先生雖喜以覺言仁然亦曰心有知覺而不言知覺此心也請推此以驗之所論得失自可見矣若以名義言之則仁自是愛之體覺自是知之用界分脉絡自不相關但仁統四德故人仁則無不覺耳然謝子之言侯子非之曰謂不仁者無所知覺則可便以心有知覺為仁則不可此言亦有味請試思之克齋記近復改定今別寫去後面不欲深詆近世之失波動危迫等語皆已削去但前所論性情脉絡功夫次第自亦可見底裏不待盡言而後喻也因見南軒試更以此意質之當有以相發明爾

### 答游誠之

仁覺之說前書已詳報矣此書所喻惻隱似非出於覺者此語甚佳但所謂覺之一字未必不佳者鄙意亦非以覺為不佳但謂功夫用力處在敬而不在覺耳上蔡云敬是常惺惺法此言得之但不免有便以惺惺為仁之意此則未穩當耳所喻從前馳騫之過此非明者不能自知甚善然既自知之則亦自改之而已它人不得而與也窮理涵養要當並進蓋非稍有所知無以致涵養之功非深有所存無以盡義理之奧正當交相為用而各致其功耳

### 答游誠之

心體固本靜然亦不能不動其用因本善然亦能流而入

於不善夫其動而流於不善者固不可謂心體之本然然亦不可不謂之心也但其誘於物而然耳故先聖只說操則存存則勝而其動舍則亡於是乎有動而出入無時莫知其鄉無一者亡也入者存也本無一定之時亦只此四句說得心之體用始終真妄邪正無所不備又見得此心不操即舍不出即入別無閒處可安頓之意若如所論出入有時者為心之正然則孔子所謂出入無時者乃心之病矣不應却以惟心之謂與一句直指而總結之也所答石呂二書寫呈但子約書中語尚有病當時不服子細剖析明者擇焉可也

答吳伯起

成都之諾乃爾輕發可恠然亦在我者有以致之但當自省不當責人也渠近辟韜仲不下次第愈縮手矣趙總卿頃得書甚相念不知所許竟如何然吾之所謂義者無窮而彼之具析體究對移者有盡但十二時中常切照管勿令有滲漏處則彼之來者不足問矣今人戚戚不能信命者固無足道然謂付之造物亦非極摯之語此處儘要見得分明便不動心不可只靠一言半句海上單方便以為足恐事變之來抵當不去恐成好笑也

答吳伯起

且審聞善感發判然義利之間衰懦之餘警省多矣然一時意氣易得消歇正要朝夕講求義理以培植之不可專恃此便為究竟也

答歐陽慶似 光祖

項在里中雖屢獲見而常苦匆匆不及盡所欲言然已固知所志之不凡矣今辱惠問乃慨然有志於學甚善其善抑嘗病今之學者不知古人為己之意不以讀書治己為先而急於聞道是以文勝其實言浮於行而終不知所底止方竊以是反而求之而未之有得也愧辱下問之勤無以稱塞敢私布之不識明者謂之然否

答歐陽慶似

所需序文迫歲冗甚不暇執筆然為學治己之方前此講之熟矣當官之務推此而達之則奉法愛民不求聞達皆吾分內事耳此固不待拙者之言又況其外之文乎呂氏童蒙訓下卷論守官之法亦頗明備暇日更試考之當有益也

答嚴居厚 七叔

示翰進學加功處甚善觸事未能不為事物所奪只是未遇事時存養未熟所以如此然又別無他岐不可欲速但常存此心勿令間斷講明義理以栽培之則久當純熟明快矣科舉之習前賢所不免但循理安命不迫時好則心地恬愉自無休迫之累昨見所論三子具體而微似未免太拘時好然務為奇險反使詞義俱不通暢又欲奉告而未及也因此布陳僭易階易

別紙喻及養氣之說足見講學不倦之意但此章文義正自難明且當虛心平氣反復諷誦又當有味今以迫切之心求之正猶治絲而棼之雖欲彊為之說終非吾心所安穿鑿支離愈叛於道矣今且據來喻而畧言之縮字訓直

禮書如此動多先儒之言似不可易查字非訓一便只是  
一字乃專一之意耳記得程先生有說志專在淫僻豈不  
動氣氣專在喜怒豈不動志試以是思之知言則知義理  
之所在無毫釐之差故日用之間有以集義而生浩然之  
氣誠陸那道四字有次序而無彼此之分如楊墨釋老之  
言無不具此四者然今亦未易遽論也請且如前說反復  
玩味要之以久自當釋然有解悟處不必廣求徒勞日力  
只二先生有說處抄出同看可也

答丘子野

示喻觀玩之別想已有成說茲因下問之及嘗竊思之敢  
布左右蓋易有象六則然後有辭之辨筮有變則陽然後  
有占之辭象之變也在理而未形於事者也辭則各因象  
而指其吉凶占則又因吾之所值之辭而決焉其示人也  
蓋以詳矣故君子居而學易則既觀象矣又玩辭以考其  
所履之當否動而取筮則既觀象矣又玩占以考其所值  
之吉凶善而吉者則行否而凶者則止是以動靜之間樂  
無違理而自天祐之吉無不利也蓋觀者一見而決玩若  
反復而不舍之辭也筮短龜長之說惟見於左氏元凱之  
注理固有之但先王制卜筮之法至嚴至敬虛其心以聽  
於鬼神專一則應疑貳則差故禮曰卜筮不相襲蓋為此  
也晉獻之欲立麗姬以理觀之不待卜而不吉可知及其  
卜之不吉也則亦深切著明已矣乃不勝其私意而復筮  
之是以私心為主而取必於神明也豈有感通之理哉此  
所以筮之雖吉而卒不免於凶也今不推其所以聽於鬼

神者之不專不一而遽欲即此以較龜筮之短長恐未免  
乎易其言之責也理則一而已矣其形者則謂之器其不  
形者則謂之道然而道非器不形器非道不立蓋陰陽亦  
器也而所以陰陽者道也是以一陰一陽往來不息而聖  
人指是以明道之全體也此一陰一陽之謂道之說也不  
審高明以為然否

答丘子服膺

寵辱若驚貴大患若身貴猶重也言寵辱細故而得之猶  
若驚焉若世之大患則充當貴重之而不可犯如愛其身  
也寵為下者寵人者上於人者也寵於人者下於人者也  
是辱固不待言而寵亦未足尚今乃得之而猶若驚而况  
大患與身為一而可以不貴乎若使人於大患皆若其將  
及於身而貴重之則必不敢輕以其身深預天下之事矣  
得如是之人而以天下托之則其於天下必能謹守如愛  
其身而豈有禍敗之及哉老子言道之真以治身又言身  
與名孰親而其言外其身後其身者其實乃所以先而存  
之也其愛身也至矣此其學之傳所以流而為楊氏之為  
我也辭子由乃以忘身為言友乃佛家夢幻泡影之遺意  
而非若氏之本真矣

答丘子服

兩日連得手示為慰貴大患如此說固好但後一肯字別  
為一義似未安耳出生入死章諸家說皆不愜人意恐未  
必得老子本指今只自夫何故以下看則語意自分明蓋  
言人所以自生而趨死者以其生生之厚耳聲色臭味居



處奉養權勢利欲皆所以生之者惟於此太厚所以物得而善之善攝生者遠離此累則無死地矣此却只是目前日用事便可受持他既難明似亦不必深究也如何如何

答李深御沐

昨擇之持示別紙教告甚悉時亦不暇奉報然因其行管口附區區不知高明以為然否夫儒釋正邪之異未易以口舌爭但見得分明則觸事可辨今未暇遠引且以來教所舉中庸首章論之則吾之所謂一者彼以為二吾之所謂實者彼以為虛其邪正得失於此已判然矣然世之學者於吾學初未嘗端的用功而於彼說顧嘗著力研究是以於彼說日見其高妙而視吾學為不足為陷溺益深則遂不復自知其為陷溺是雖以孟子之辨守而告之恐未易拔而況今日才卑德薄之人乎然有一於此疑若可祛蓋天理人心自有至當我順彼逆體勢不侔是以為吾學者深拒力排未嘗求合於彼而為彼學者支辭蔓說惟恐其見絕於我是於其心疑亦有所不安矣誠如是也則莫若試於吾學求其所以用力者如往時之一意於彼而從事焉假以歲時不使間斷則庶乎其可以得本心之正而悟前日之非矣所論不當啓後學輕視前輩之弊此則至論敢不承教然觀聖賢議論雖未嘗不推尊前輩而其是非非之際亦未嘗有毫髮假借之私若孟子之論伊尹夷惠狎揚其辭不一而足亦可見矣若呂氏之學在近世則亦近正矣然觀正獻對神祖空寂之問則以克弊所知所急為而途觀原明述正獻學佛之事則見正獻所學所

言為二致諸若此類不可殫舉蓋猶未免於習俗之蔽而以前輩之故一例推尊禁不得復議其失是孔子不當論臧文仲之不仁不智且當直許于文文子以仁然後為可也擇之講論精密務求至當似未為過但其間却實不免有輕視前輩之心此則不可去年因書蓋嘗箴之正如老兄之意但不敢謂緣此都不得別白是非也凡此二條皆近世學者深錮之弊是以因來喻之及而極論之願試以愚言思之一事正則其餘皆正矣蓋理無二致非如老兄所論中庸首章三句別為兩事與呂氏所知所急所學所言有彼此之殊也都見如此或有未當因來却望見教勿憚反復不有益於彼則必有益於此矣千萬至懇至懇

答胡寬夫

示喻疑義數條足見別後進學之篤甚慰甚慰大樂如此看更須從淺近平易處理會應用切身處體察漸次接續勿令間斷久之自然意味浹洽倫類貫通切不可容易躁急厭常喜新專揀一等難理會無形影底言語暗中想像自家未有所見判斷它不得兄察却自家合做底緊切工夫却與人爭一場開口舌有損無益尤當深戒也主一之功學者用力切要處承於此留意甚善但其它推說似太汗漫多病痛以喜觀之似不必如此只就如今做書會處理會便見漸次大抵自家所看文字及提督學生工夫皆須立下一定格目格目之內常切存心格目之外不受其想雜於且未要皆直待此段分曉說得反復不盡也

日誦宋前日却看後日用凡事皆如此  
以顯推之可見不談難從則事亦名夜想此主一之漸也  
若不如此方寸之間頃刻之際千頭萬緒卒然便要主一  
如何按伏得下試更思之我不欲人之加諸我吾亦欲無  
加諸人與子思所謂施諸己而不顧亦勿施於人此言且  
只各就本句中體味踐履久之純熟自見淺深今亦不須  
強分別也大抵學者之患在於好談高妙而自已脚根却  
不點地正所謂道在邇而求諸遠事在易而求諸難也大  
學解想亦有未到四哥又自有日課不欲妨它數人者須  
常存此心  
郭子和中庸項曾見之切不可看者轉迷悶也其它所  
欲文字合用者前已附去其他非所急者更不上內想自  
晚此意千萬息却此心且就日課中逐些理會總實踐履  
方有意味千萬千萬後生輩誦書亦如吾人講學只是量  
力不要貪多仍須反覆熟讀時時溫習是要法耳

答吳德夫

球喻仁字之說足見用力之深熹意不欲如此坐談但直  
以孔子程子所示求仁之方擇其一二切於吾身者篤志  
而力行之於動靜語默間勿令間斷則久久自當知味矣  
去人欲存天理且據所見去之存之功夫既深則所謂似  
天理而實人欲者次第可見今大體未正而便欲察及細  
微恐有放飯流啜而問無齒決之議也如何如何易之爲  
義乃指流行變易之體而言此體生生元無間斷但其間  
一動一靜相爲始終耳程子曰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其體  
則謂之易其理則謂之道其用則謂之神正謂此也此體  
在人則心是已其理則所謂性其用則所謂情其動靜則

所謂未發已發之時也此其爲天人之分雖殊然靜而此  
理已具動而此用實行則其爲易一也若其所具之理所  
行之用合而言之則是易之有太極者昨來南軒嘗謂太  
極所以明動靜之蘊蓋得之矣來喻以不易變易爲未發  
已發恐未安試以此說推之非惟見得易字意義分明而  
求仁用力要處亦可得矣

答楊子直方

求喻太極之說足見用力之勤深所歎仰然鄙意多所未  
安今且畧論其一二大者而其曲折則託季通言之蓋天  
地之間只有動靜兩端循環不已更無餘事此之謂易而  
其動其靜則必有所以動靜之理焉是則所謂太極者也  
聖人既指其實而名之周子又爲之圖以象之其所以發  
明表著可謂無餘蘊矣原極之所以得名蓋取樞極之義  
聖人謂之太極者所以指夫天地萬物之根也周子因之  
而又謂之無極者所以著夫無聲無臭之妙也然曰無極  
而太極太極本無極則非無極之後別生太極而太極之  
上先有無極也又曰五行陰陽陰陽太極則非太極之後  
別生二五而二五之上先有太極也以至於成男成女化  
生萬物而無極之妙蓋未始不在是焉此一圖之綱領大  
易之遺意與老子所謂物生於有有生於無而以造化爲  
真者始終者正南北矣來喻乃欲一之所以於此圖之說  
多所乖礙而不得其理也熹向以太極爲體動靜爲用其  
言固有病後已改之曰太極者本然之妙也動靜者所乘  
之機也此則庶幾近之來喻疑於體用之云甚當但所以

疑之之說則與熹之所以改之之意又若不相似然蓋謂太極含動靜則可而本體謂太極有動靜則可而流行若謂太極便是動靜則是形而上下者不可分而易有太極之言亦贊矣其它則李通論之已極精詳且當就此虛心求之又當自明不可別生疑慮徒自繳繞也持敬之說不必多言但熟味整齊嚴肅嚴威儼恪容貌整思慮正衣冠尊瞻視此等數語而寬加功焉則所謂直內所謂主一自然不費安排而身心肅然表裏如一矣豈陸棠之謂哉彼其挾詐欺人是乃敬之賊耳今反以敬之名歸之而謂敬之實真有不足行者豈不誤甚矣哉大抵身心內外初無間隔所謂心者固主乎內而凡視聽言動出處語默之見於外者亦即此心之用而未嘗離也今於其空虛不用之處則操而存之於其流行運用之實則棄而不省此於心之全體雖得其半而失其半矣然其所得之半又必待有所安排布置然後能存故有推苗助長之患否則有舍而不芸之失是則其所得之半又將不足以自存而失之孰若一主於敬而此心卓然內外動靜之間無一毫之隙一息之停哉叔京來書尚執前說而來喻之云亦似未凡內外無間之實故為此說并以寄叔京而所以答叔京者亦并寫呈幸詳思之却以見告也

答楊子直

來書譙責不少置不記前書云何何所得罪一味惶恐而已但來書既云錫責諄切其後又謂不教而棄之殊不可曉如前書尚在望令小吏錄以見寄當一一候答以聽裁

處熹却自覺尚且耐煩不至如老兄激發怨對之深也且如向來出川時所予書無非怨對之語此非怨熹之詞想自記得故竊疑之以為士君子去就離合之際不當如此因答書中頗致寬解之詞未有相貶外處如後來見教政事條目其間亦有一二心未安處故因筆自解即非相貶外不知今來所謂貶外是指何語恐實有之而熹不自覺者即望一二疏示容其改過幸甚幸甚且如今書四子之說極荷見教然此書之目只是一時偶見大學太薄策不成冊難作標題故如此寫亦欲見得四書次第免被後人移易顛倒只如大學據程先生說乃是孔氏遺書而謂其他莫如論孟則其尊之固在論語之右非熹之私說矣今必欲抑之而尊論語後何說乎竊恐此意未必為大學壓論語發恐又只是景迂作崇意欲攢斥孟子耳萬一揣料失當所言非是亦告且為平心息怒手細見教使得反復以究實是之歸幸甚幸甚平時與老兄講論常是不曾合殺只被中間一句不合尊意便蒙見怒更不暇復論前語之是非而一向且爭鬪氣所以老兄見教之美意與區區獻疑之誠懇皆不見其有益而反積為後日無窮之怨隙所謂忠告善道不可則止者豈若是乎世衰道喪吾黨日孤見自無事不要似此尋事厮炒使旁觀指目益為道學之病乃是助彼自攻古人所謂將鬪而自斷一手以求必勝者也願老兄自今或有異同之論且耐煩息怒而極論理之是非則理日益明氣日益和雖使十友極其紛拏亦自無忿懣之撓矣老兄見責不能受人盡言而前後怨忿

之詞至於如此請出兩  
為不能變言者必有在矣王  
不絮矩之過也顧更思之下交  
凌劣不勝至望

答揚子直

學者墮在語言心實無得  
究竟得徹頭尾者蓋資質已  
草所以終身於此若有若亡  
後不敢極力讀書閣中却覺  
其故心是要訣爾

答揚子直

前日晦伯人選已上伏矣但  
歲百十字今納界行去暇日  
是平常說話近乃覺其奇意  
一摺一掌血者故欲揭之座  
當字學亦絕故又欲得妙扎  
也

答揚子直

此庚申閏二月二十七日

煮病日覺沉重而醫者咸以  
付之無可奈何安坐拱手以  
當能道之也此間諸况曲折  
書所求妙札曾為落筆不使  
益公求作先人墓碑不知渠  
敢素况不然又當有請也夏  
數本率多奸誤所示未暇參

還也四月月令亦見當時風俗及其治家齊整即以嚴

致乎之意推尋也亦俟抄了并納還不知近日更得何異  
書便中望見吉此却亦讀得舊書但鍛鍊得愈純熟亦頗  
有實用不專是空言也此間新定參同界曾寄去否如未  
古雅因按此本買續還珠甚可笑也

尤汎家有泉石頌佳之屬令去求詩能為出數語否王  
才臣寄示所得諸圖幽閒淡泊彼間風俗嗜好不同未  
必識此味也

答呂季克

承示及環叟之書粗釋所疑此公猶亦聞之平父伯崇皆  
與之相識然不聞其為濂溪家子弟也其所著書乃如此  
若原說者則可謂青過於藍矣道學不明異端競起士雖  
有意於學而浮沉世故不能篤信聖言躬行默體以至不  
疑之地鮮有不沒溺者甚可致也八桂久不得書昨亦見  
其所與尊兄書論原說者大意甚正但似未究其巧譎之  
情耳

答廖子晦

德明

德明舊嘗極力尋究於日用事上若有所感而知吾身  
之具有者廣大虛靜範圍天地根本萬物易所謂寂然  
不動中庸所謂喜怒哀之未發者是也德明將以此為大  
本漸加修治之功未知所見是否

聖門之學下學而上達至於窮神知化亦不過德盛仁熟  
而自至耳若如釋氏理須頓悟不假漸脩之云則是上達

而下學也其與聖學亦不同矣而近世學者每欲因其近似而說合之是沒為說雖詳用心雖苦而卒不近也中庸所謂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只是說情之未發無所偏倚當此之時萬理畢具而天下萬物無不由是而出焉故學者於此涵養栽培而情之所發自然無不中節耳故又曰中者天下之大本和者天下之達道此皆日用分明底事不必待極力尋究忽然有感如來喻之云然後為得也必若此云則是弱於佛氏之學而已然為彼學者自謂有見而於四端五典良知良能天理人心之實然而不可易者皆未嘗畧見彷彿甚者披根按本顛倒錯愕無所不至則夫所謂見者始亦用心太過慮慮泯絕恍惚之間瞥見心性之影象耳與聖門真實知見端的踐履徹上徹下一以貫之之學豈可同年而語哉

程子以敬教人自言主一之謂敬不之東又不之西不之此又不之彼如此則何時而不存然欲到得此功夫須如釋氏攝心坐禪始得德明又慮至此成正與助長故近日又稍體究禮樂不可斯須去身之說蓋禮則嚴謹樂則和樂兩者相須而後能故明道先生既以敬教人又自謂於外事思慮儘恇恇又曰既得後便須放開不然却只是守故謝子因之為飛托之論德明又恐初學勢須把持未敢便習飛托於斯二者孰從孰違雖然是一固操存舍亡之意而孔氏教人求仁為先竊謂仁人心也克己之私而循天之理則本心之仁得矣夫復何事嘗試求之覺得難甚先難後獲寧不信然

二先生所論敬字須該貫動靜者方得夫方其無事而存主不懈者固敬也及其應物而酬酢不亂者亦敬也故曰毋不敬儼若思又曰事思敬執事敬豈必以攝心坐禪而謂之敬哉禮樂固必相須然所謂樂者亦不過謂胸中無事而自和樂耳非是著意放開一路而欲其和樂也然欲胸中無事非敬不能故程子曰敬則自然和樂而周子亦以為禮先而樂後此可見也既得後須放開不然却只是守者此言既自得之後則自然心與理會不為禮法所拘而自中節也若未能如此則是未有所自得纔方是守禮法之人爾亦非謂既自得之又却須放教開也克己復禮固非易事然賴子用力乃在於規聽言動禮與非禮之間未較便道是得其本心而了無一事也此其所以先難而後獲歟今言之甚易而苦其行之之難亦不考諸此而已矣

明道先生云鳶飛戾天魚躍于淵言其上下察也與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同德明竊謂萬物在吾性分中如鑑中之影仰天而見鳶飛俯淵而見魚躍上下之見無非道體之所在也方其有事而勿正之特必有參乎其前而不可致詰者鳶飛魚躍皆其分內耳活潑潑地智若當自知之

鳶飛魚躍道體無乎不在當勿忘勿助之間天理流行正如是爾若謂萬物在吾性分中如鑑之影則性是一物物是一物以此照彼以彼入此也橫渠先生所謂若謂萬象為太虛中所見則物與虛不相資形自形性自性者正譏

此爾

夫子告子路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未知生焉知死意若曰知人之理則知鬼之理知生之理則知死之理存乎我者無二物也故正蒙謂聚亦吾體散亦吾體知死而不亡者可與言性矣竊謂死生鬼神之理斯言盡之君子之學汲汲修治澄其濁而求清者蓋欲不失其本心凝然而常存不為造化陰陽所累如此則死生鬼神之理將一於我而天下之能事畢矣彼釋氏輪回之說安足以語此

盡愛親敬長貴貴尊賢之道則事鬼之心不外乎此矣知乾坤變化萬物受命之理則生之有死可得而推矣夫子之言固所以深曉子路然學不躐等於此亦可見矣近世說者多借先聖之言以文釋氏之旨失其本意遠矣

德明伏讀先生太極圖解義第二章曰動而生陽誠之通也繼之者善萬物之所資始也靜而生陰誠之復也成之者性萬物各正其性命也德明謂無極之真誠也動而生陽靜而生陰動靜不息而萬物繼此以出與因此而成者皆誠之著固無有不善者亦無非性也似不可分陰陽而為辯如以資始為繫於陽以正性命為繫於陰則若有獨陽而生獨陰而成者矣詳究先生之意必謂陽根於陰陰根於陽陰陽元不相離如此則非得於言表者不能喻此也

繼善成性分屬陰陽乃通書首章之意但熟讀之自可見矣蓋天地變化不為無陰然物之未形則屬乎陽物正其

性不為無陽然形器已定則屬乎陰嘗讀張忠定公語云公事未著字以前屬陽著字以後屬陰似亦窺見此意

答廖子晦

德明平日鄙見未免以我為主蓋天地人物統體只是一性生有此性死豈遽亡之夫水有所激與所礙則成漚正如二機闔關不已妙合而成人物夫水固水也漚亦不得不謂之水特其形則漚滅則還復是本水也人物之生雖一形具一性及氣散而滅還復統體是一而已豈復分別是人是物之性所未嘗者正惟祭享一事推之未行若以為果饗耶神不歆非類大有界限與統體還一之說不相似若曰饗與不饗蓋不必問但報本之道不得不然而詩書却明言神嗜飲食祖考來格之類則又極似有饗之者竊謂人雖死無知覺知覺之原仍在此以誠感彼以類應若謂盡無知覺之原只是一片太虛寂則似斷滅無復實然之理亦恐未安君子曰終小人曰死則智愚於此亦各不同故人不同於鳥獸草木愚不同於聖雖以為公共道理然人須全而歸之然後足以安吾之死不然則人何用求至賢聖何用與天地相似倒行逆施均於一死而不害其為人是真與鳥獸禽魚俱壞惜不知其所存也

死生之論向來奉答所諭知生事人之問已發其端而近答高卿書論之尤詳意明者一讀當已洞然無疑矣而來書之論尚復如此雖其連類引義若無津涯然尋其大指則皆不出前此兩書所論之中也豈未嘗深以鄙說思之

而直以僑聞為主乎既承不鄙又不得不有以奉報幸試  
 思之蓋賢者之見所以不能無失者正坐以我為主以覺  
 為性爾夫性者理而已矣乾坤變化萬物受命雖所稟之  
 在我然其理則非有我之所得私也所謂反身而誠蓋謂  
 盡其所得乎已之理則知天下萬物之理初不外此非謂  
 盡得我此知覺則衆人之知覺皆是此物也性只是理不  
 可以聚散言其聚而生散而死者氣而已矣所謂精神魂  
 魄有知有覺者皆氣之所為也故聚則有散則無若理則  
 初不為聚散而有無也但有是理則有是氣苟氣聚乎此  
 則其理亦命乎此耳不得以水漚比也鬼神便是精神魂  
 魄程子所謂天地之功用造化之迹張子所謂二氣之良  
 能皆非性之謂也故祭祀之禮以類而感以類而應若性  
 則又豈有類之可言耶然氣之已散者既化而無有矣其  
 根於理而日生者則固浩然而無窮也故上蔡謂我之精  
 神即祖考之精神蓋謂此也然聖人之制祭祀也設主立  
 尸燭蕭藿包或求之陰或求之陽無所不用其極而猶止  
 曰庶或享之而已其至誠惻怛精微恍惚之意蓋有聖人  
 所不欲言者非可以世俗蠢淺知見執一而求也豈曰一  
 受其成形則此性遂為吾有雖死而猶不滅哉然自為一  
 物蔽乎寂然一體之中以俟夫子孫之求而時出以饗之  
 耶必如此說則其界限之廣狹安頓之處所必有可指言  
 者且自開關以來積至于今其重併積疊計已無地之可  
 容矣是又安有此理耶且乾坤造化如大洪爐人物生生  
 無少休息是乃所謂實然之理不憂其斷滅也今乃以一

片大虛寂目之而反認人物已死之知覺謂之實然之理  
 豈不誤哉又聖賢所謂歸全安死者亦曰無失其所受乎  
 天之理則可以無愧而死耳非以為實有一物可牽持而  
 歸之然後吾之不斷不滅者得以晏然安處乎冥漠之中  
 也天壽不貳脩身以俟之是乃無所為而然者與異端為  
 主死事大無常迅速然後學者正不可同日而語今乃混  
 而言之以彼之見為此之說所以為說愈多而愈不合也  
 凡此皆亦粗舉其端其曲折則有非筆舌所能盡者幸併  
 前兩說參考而熟思之其必有得矣若未能速通即且置  
 之姑即夫理之切近而易者實下窮格工夫使其積累  
 而貫通焉則於此自當曉解不必別作一道理求也但恐  
 固守舊說不肯如此下工則拙者雖後多言終亦無所補  
 耳

卷之二 晦

德明自得賜誨日夕不去手綉繹玩味未能盡究亦嘗  
 隨所知而為之說蓋天人無二理本末無二致盡人道  
 即天道亦盡得於末則本亦未雜雜謂之聖人亦曰人  
 倫之至而已佛氏離人而言天岐本末而有所擇四端  
 五常之有於性者以為理障父子君臣夫婦長幼所不  
 能無者以為緣合甚則以天地陰陽人物為幻化未嘗  
 或過而問焉而直語太虛之性夫天下無二理豈有天  
 人本末輒生取舍而可以為道乎夫其所見如此則亦  
 偏小而不全矣豈所謂徹上徹下一以貫之之學哉聖  
 門下學而上達由灑掃應對進退而性雖飲食男女無

所不用其敬蓋君子之道費而隱費即日用也隱即天  
理也即日用而有天理則於君臣父子夫婦長幼之間  
應對酬酢食息視聽之頃無一而非理者亦無一之可  
紊一有所紊天理喪矣故君子無所不用其敬由是而  
操之固習之熟則應顯混融內外合一而道在我矣佛  
者烏足以語是哉佛氏之所謂悟亦瞥見端倪而已天  
理人心實然而不可易者則未嘗見也其所謂修亦攝  
心處坐而已棄人倫滅天理未見其有得也此先生所  
以謂其卒不近也喜怒哀樂之未發即寂然不動者是  
也即此為天地之心即此為天地之本天下無二本故  
乾坤變化萬類紛操無不由是而出而形形生生各有  
天性此本末之所以不可分也得其靈而為人而於四  
者之際淵然而虛靜若不可以名言者而子思以其無  
所偏倚而謂之中孟子以其純粹而謂之善夫子即謂  
生生之體而言之以仁名不同而體一亦未嘗離於日  
用之間此先生所以謂其分明不待尋究者也某昔者  
讀紛然不一之書而不得其要領泛觀乎天地陰陽人  
物鬼神而不能一在邇求遠未免有極力尋究之過亦  
嘗聞於龜山先生之說曰未言盡心先須理會心是何  
物若體得了然分明然後可以言盡其前日之說正坐  
是也然道無須臾可離日用昭昭奚俟於尋究此先生  
所為丁寧開諭某敢不敬承至於鑑影之感非先生之  
教幾殆也某昔者閒居默坐見夫所謂充周而洞達者  
萬物在其中各各呈露遂以鑑影之譬為近故推之而

為鳶魚之說竊以為似之先生以太虛萬象而闕其失  
某讀之文始大悟其非若爾則鳶魚吾性分為二物矣  
詳究先生之意蓋鳶魚之生必有所以為鳶魚者此道  
體之所在也其飛其躍豈鳶魚之私蓋天理發越而不  
可已也勿忘勿助長之間天理流行無纖毫之私正類  
是此明道先生所以謂之同某鄙見如此未知合於先  
生之意否乎其它死生鬼神之說須俟面求教誨  
來喻一一皆弊鄙懷足見精敏固知前此心期之不謬也  
其間尚一二未合亦非大故屬此客中冗冗未及一二條  
對更願益加辨學之功所見當新貞實也

答廖子晦

所論詩說先儒本謂周公制作時所定者為正風雅其後  
以類附見者為變風雅耳固不謂變者皆非美詩也夫序  
之文亦有可疑處而小雅篇次尤多不可曉者此未易考  
但聖人之意使人法其善戒其惡此則炳如日星耳今亦  
不須問其篇章次序事實是非之如何但玩味得聖人垂  
示勸戒之意則詩之用在矣鄭衛之詩篇篇如此乃見  
其風俗之甚不美若止載一兩篇則人以為是適然耳大  
抵聖人之心寬大平夷與今人小小見識應前掩後底意  
思不同此語亦卒乍與人說不得且徐思之俟它日面講  
也

答廖子晦

乾之四德以貞配冬無可疑人之四德以智配冬猶未  
瑩宜以一歲之功萬物之成畢見於此如智之明辨者



乎

智主舍藏分別有知覺而無運用冬之象也

以五常之道配五典之倫則仁行於父子義行於君臣

禮行於長幼智行於夫婦以智所信行於朋友皆不易之

定理中庸或問首章不以禮主長幼智主夫婦何也豈

以禮與智通行無間不當指定分配也歟

智字分配似稍費力正不必如此牽合也

一陰一陽之謂道其在人者不越仁義兩端而已陽為

仁陰為義自此推之四端竊謂禮亦陽德仁之屬也智

亦陰德義之屬也如火木皆陽水金皆陰之類不識然

否

此段無可疑者

德明諸先生詩傳極有感發始知詩真可以興也所疑

正變風雅已荷開曉又見教讀書之說且云聖人之心

寬大乎夷與今人小小見識遮前掩後底意不同夫溫

柔敦厚寬大乎夷固詩之教求諸絳衣終風柏舟考繫

尤曉然可見但所謂小小見識遮前掩後者不知所主

何意於詩何與豈只以所裁刻詩有淫褻不可告語者

聖人亦存而不刪也耶所疑未得乞批誨

鄙意初亦正謂如此但寬大乎夷亦宜大體而言不專指

此一類也

答廖子晦

真願首肯拜使至奉告欣審比日欣濟尊履佳福喜此諸  
况已具平父書中矣輕犯世禍非欲如此願恐邂逅蹉跌

亦非所能避耳要之惟是不出可以無事一行作吏便如

此計較不得才涉計較回互便是私意也劉家大哥聞甚

知好學皆教導之力感不可言此衰拙之任而老兄當之

其效又如此為幸甚矣行期想有定論渠家叔姪意甚拳

拳也問及學舍次第此間事既隔手又生徒希少殊不成

次第無可言者然亦未嘗不告之以窮理脩身之事但無

緣朝夕與之親接又其間知為已求益者絕少故亦無以

用其力耳論語集注已移文兩縣弁作書囑之矣今人得

書不讀只要賣錢是何見識苦惱殺人奈何奈何余隱之

所刊聞之已久亦未之見此等文字不成器將來亦自消

滅不能管得也鄭台州奇禍可駭天意殊不可曉令人憂

懼人還草此未暇它及惟千萬自愛不宣

意再拜上問慈闈安問日至作肅家事處置甚善示及疑

義各以鄙見條析但宗法從來理會不分明此間又無文

字檢閱恐只依鄭氏舊說亦自穩當也

答廖子晦

所論易傳無妄之說甚善但所謂雖無邪心而不合正理

者實該動靜而言不專為莊敬持養此心既存設也蓋如

燕居獨處之時物有來感理所當應而此心頑然固執不

動則此不動處便非正理又如應事接物處理當如彼而

吾所以應之者乃如此則雖未必出於血氣人欲之私然

只似此亦是不合正理既有不合正理則非邪妄而何恐

不必言未免紛擾教不得行然後為有妄之邪心也所論

近世識心之弊則深中其失古人之學所貴於存心者蓋

將即此而窮天下之理今之所謂存心者乃欲恃此而外天下之理其得失之端於此亦可見矣故近日之弊無不流於狂妄恣肆而不自知其非也

答廖子晦

守官得上官相知可以行志然獲上有道自守亦不可失也微事人命所繫尤當盡心近世流俗惑於除德之論多以纖小有罪為能而不思善良之無告此最弊事不可不戒然哀矜勿喜之心則不可無也所示疑義甚善但一二處小未圓備別紙具去職事之餘更能玩意於此固佳然觀書亦須從頭循序而進不以淺深難易有所取舍自然意味詳密至於淡冷貫通則無緊要處所下功夫亦不落空矣今人多是棟難底好底者非惟聖賢之言不可如此問別且是只此心意便不定疊縱然用心探索得到亦與自家這裏不相干矣兀聾牙無田地可安頰此病不可不知也

子晦所論始終條理甚善然去歲見三山上游諸論皆不可曉何耶豈同官所見不同難力爭耶至中固不當以始終言然射之所以中者亦是其未用力時眼中見得親切故其發而能中耳餐處方用得力也其它則所論皆善矣國材以仁喻心之說恐渠記之誤不應如此謬妄也理一分殊便是仁義之理不待行之而後為義也以行之為義乃是告子義外之說自韓子失之矣大抵仁義禮智皆心之理而仁在其中又無所不包故孟子以人心言之如四端皆心之用而惻隱之心無所不貫亦可見也信近於義

言可復也未可便說言不必信蓋言欲其信然須是近義然後言可復而能全其信此正言慮所終之意也竭力非不敢有其身之謂卒至於不敢慢語尤無序皆不必如此說四端一段甚好此義理之綱領能如此推明甚慰所望也說大人之義喜嘗說孟子不是教人去藐大人但教人勿視其巍巍然者而已今人不是畏大人只是畏其巍巍然者而已如蘇秦嫂所謂見李子位高金多正是此見識也若能勿視其巍巍然而不失夫畏大人之心則是乃貞能畏大人者矣萬物皆備於我下文反身強恕皆蒙此句為義不可只說一截所謂反身而誠乃窮理力行功夫成就之效貫通純熟與理為一處不可只以敬字盡之也

答廖子晦

巧言令色為失其本心此語非不是但近時說者多因孟子之言遂以心字替却仁字此則不可當更於此思之得其說則凡言仁者皆可默識不但此章之義而已且巧言亦不專為譽人過實大凡辭色之間務為華飾以悅人之觀聽者皆是上蔡語疑中說易是請答之類皆然察私心所從起亦不記當時如何說然亦非謂平居無事而伺其所起但操存有功即念慮之萌無不知覺未能如此即此心應物之際不可不審其邪正公私而施克復之功也

曾子易養非記者之誤所論得之千乘之說未有端的證據司馬法說雖占地太廣然以周禮考之又不止此如云九夫為井四井為邑四邑為丘四

丘為甸鄭氏讀為乘云四丘之地出車一乘乃是十六井也所云未聞七家出人之役後來宇文周制守衛法乃是七家共出一兵疑於古制亦有所考然今不可知矣此類恐當細考而熟存之以俟知者決焉不必自為之說也

答廖子晦

所喻已悉但事已如此不若且靜以聽之吾人所學正要此處呈驗若看些利害便不免開口告人却與不學之人何異向見李先生說若大段排遣不去只思古人所遭患難有大不可堪者持以自比則亦可以少安矣始者甚卑其說以為何至如此後來臨事却覺有得力處不可忽也若閣中不快亦無可奈何事已至此已展不縮已進不退只得硬著脊深與它廝崖看他如何自家決定不肯開口告他若到任滿便作對移批書離任則它許多威風都無使處矣豈不快哉東坡在湖州破速時而無人色兩足俱軟幾不能行求入與家人訣而使者不聽雖伊川先生滴涪陵時亦欲入告叔母而不可得惟陳了翁被逮聞命即行使人駭之請其入治行裝而翁反不聽奇哉奇哉願子晦勉旃毋為後人羞也此間有吳伯起者不曾講學後聞陸子靜門人說話自謂有所解悟便能不顧利害及其作令纔被對移它邑主簿却不肯行而百方求免喜嘗笑之以為何至如此若對移作指使即逐日執杖子去如府廳前唱喏若對移做押錄即逐日抱文案去知縣案前呈覆更做耆長壯丁亦不妙與它去做况主簿乎豈不能用竟

至憤鬱成疾而死當時若放得下却未必死今不免死而在陪了許多下情所失愈多雖其臨機失於斷矣亦是平日欠了持論也志士不忘在溝壑勇士不忘喪其元此夫子所以有取於虞人而孟子亦發明之李先生說不忘二字是活句須向這裏參取愚謂若果識得此意辦得此心則無入而不自得而彼之權勢威力亦皆無所施矣前幅未盡鄙意故復布此試反復之當自有判決處

答廖子晦

唐臣問中孚傳曰中虛為中孚之象中實亦為孚義又曰中虛信之本中實信之質又曰中虛為誠之象中實為孚之象夫有本則有質有誠則有孚蓋即質生於本而孚出於誠也似有終始似有先後然不可得指而名之以為終始先後也故分而言之則曰中實合而言之則曰中虛分謂二體允與巽也合謂全體中孚是也二體以剛而得上下之中雖曰實矣及其成體則二柔在中而又生於虛焉蓋虛中未嘗無實而中實未嘗不虛也以虛為實之體而實為虛之用雖曰體曰用又不可岐而為二也大抵虛根於實實出於虛及其虛也實之理未嘗不在焉於其實也虛之義未嘗不存焉但不可執其虛而忘其實忘其實則無實也無信也又不可泥其實而失其虛失其虛則無本也不誠也是猶陰根於陽陽根於陰靜無而動有道並行而不相悖者也今夫天地之間一元之氣苟真無迹豈非虛耶萬物生成各具形器豈非實耶然物雖成形宜能離於一元之氣豈

能捨於物而自用哉在今學者體天地之化盡形色之則中不可不虛亦不可不實存養在我則中心廣大纖毫不留不失於信之本不忘於誠之象豈非虛耶應接於外則必矜細行克勤小物不失於信之質不忘於孚之象豈非實耶此亦伊川先生所謂由乎中以應乎外制於外所以養其中之義也如是則體用一源內外交養豈不美哉其讀易傳而有此疑義萬望詳教德明答云中孚之義微奧豈德明所能識嘗試考諸卦體二五皆陽而中實者中心純實而有信之義也內外皆實而中虛者中心虛明而能信之義也就所主而言則中實爲信之質就所感而言則中虛爲信之本又以澤風二象言之則水以虛而受風之入下以虛而受上之感皆所以爲信也其體其實其虛一歸於信此易之所以變易而無不各極其道而中孚之義著矣來說謂虛中未嘗無實實中未嘗無虛固善又謂虛根於實實根於虛又以一元之氣爲虛萬物生成爲實其言竊恐有病精義云冲漠無朕而萬象森然已具其曰萬象已具則雖冲漠無朕之際已不爲虛矣况於一元之氣所既有者得爲虛乎此幾於老氏有生於無之論見闕於正蒙之書者也又以存養於中應接於外爲兩截恐失程子由乎中以應乎外之本意不審高明以爲如何

唐臣問呂與叔嘗言思慮多不能驅除曰此正如破屋中禦寇東面入來未逐得西面又一人至矣左右前後驅逐不暇蓋四面空疎盜固易入無緣作得主定又如

虛器入水水自然入若以一器實之以水置之水中水何能入來蓋中有主則實實則外患不能入自然無事學者先務固在心志然有謂欲屏去聞見知思則是絕聖棄智有欲屏去思慮患其紛亂則須坐禪入定如明鑑在此萬物畢照是鑑之常難爲使之不照人心不能不交感萬物難爲使之不思慮若欲免此唯是心有主如何爲主敬而已矣有主則虛虛謂不能入無主則實實爲物來牽之大凡人心不可二用用於一事則它事更不能入若事爲之主也事爲之主尚無思慮紛擾之患若主於敬又焉有此患乎所謂敬者主一之謂敬所謂一者無適之謂一且欲砥礪主一之意不一則二三矣至於不敢欺不敢慢尚不愧於屋陋皆是敬之事也此二條一以實爲主一以虛爲主而皆收入近思錄唐臣以愚意度之虛以敬言實以事言以敬爲之主則虛虛則邪不能入以事爲之主則實實則外患不能入故程先生於有主則實下云自然無事於無主則實下一意者未知是否德明答云有主則實有主則虛虛實二說雖不同然意自相通皆謂以敬爲主也敬則其心操存而不亂虛靜而能照操存不亂外患自不能入虛靜而能照外物自不能干無有二事程子曰主一之謂敬又曰敬則自虛靜又曰敬勝百邪意亦可見只緣呂氏患思慮多程子謂其中心無主所致如虛器入水破室致寇故言有主則實實則外患不能入後來學者又

欲盡屏見聞知思程子以為人心不能無感如鑑不能不照但涵養清明則自無紛擾不待屏除也故言有主則虛虛謂邪不能入各有攸當皆是以敬為主若岐而為二恐非程子本意又前言有主則實則是心有主也後言無主則實則是物來奪之中心昏塞也辭雖同而意則異所言虛者亦然

李君二說亦佳但太支蔓作病耳有本則有質有誠則有孚蓋質生於本而孚出於誠此四句自好似有始終以下則贅矣分合則是論卦體非為不可以先後指名而言也虛中未嘗無實以下亦是衍說與此義初不相干所云實出於虛此充無理至謂執虛忘實流實失虛皆極有害大抵如今一念之間中無私主便謂之虛事皆不妄便謂之實不是兩件事也其說又以存養於中為虛應接於外為實亦誤矣子晦之言大抵近之但語有未親切處耳後段虛實之說亦類此子晦之說甚善但敬則內欲不萌外誘不入自其內欲不萌而言則曰虛自其外誘不入而言故曰實只是一時事不可作兩截看也

答廖子晦

所喻禮文此等事平昔不曾講究一旦荒迷又不暇問所以例多苟簡不滿人意然喪與其易也寧戚但存其大節使不失吾哀痛之誠心為急此等雖小不備亦不得已也禮服制度見於儀禮為詳諸家皆祖之而有更變爾若必欲致詳可細考也據今所急卜葬為先幕後三虞卒哭而附附畢主復于寢以俟三年而後撤几筵此禮經皆有明

文不必用它說改易也

答廖子晦

廟議當時只用荆公之說蓋伊川先生之意也所謂不備九廟之制蓋議者欲并桃僖宣二祖而附孝宗一室則自太祖而至孝宗繞八世耳兄弟共一世正使荆公之說未必當理宜祖亦未合在桃毀之限也此事不當私議然蒙見問故讓及之不必為它人言也所問葬法大槩得之但後來講究木槨瀝青似亦無益但於穴底先鋪炭屑築之厚一寸許其上之中即鋪沙灰四傍即用炭屑側厚寸許下與先所鋪者相接築之既平然後安石槨於其上四傍又下三物如前槨底及棺四傍上面復用沙灰實之俟滿加蓋復布沙灰而加炭屑於其上然後以上築之盈坎而止蓋沙灰以隔蟻蟻愈厚愈佳頃嘗見籍溪先生說嘗見用灰界者後因遷葬則見灰已化為石矣炭屑則以隔木根之外外入者亦里人改葬者所親見故須令嘗在沙灰之外四面周密都無縫罅然後可以為固但法中不許用石槨故此不敢用全石只以數片合成庶幾不戾法意耳

答廖子晦

德明向着侍坐嘗問摩衷之性具有五典之彝既已知之而行之或有未至只是為私欲所掩耳其要在毫釐先生賜教云一分私欲便有一分見不盡時道中妄陳所見以及無極太極動靜陰陽五氣五性與夫萬物善惡之出因言大端人倫似只如此不審如何著工夫見得盡先生云據說亦只是如此無可思索此乃雖欲

從之末由也已。處只要時習常讀書令常在目前久之自然見得其佩服至訓罔敢失墜。致者厚書又蒙誨以離羣索居之際自能提撕不廢。講習體驗之功則與同堂令席朝夕講磨無以異矣。某執書三復不勝感發生我者父也。教我者夫子也。倪焉孽孽。變而後已。因念顏子鑽仰聖高。恍惚前後。喟然發嘆。既知道體之無窮。又無所用其力。矜欲罷之。而此理已確。如于中有不容已者。而夫子猶循善誘。復示以用力之方。博之以文約之。以禮。顏子窮格克復。既竭吾才。日新不息。於是實見此理卓然。若有所立。昭昭而不可欺。且又非力行之所能。至故曰。雖欲從之。末由也已。如顏子者可謂真知者哉。夫博文約禮。先生所謂講習體驗之功也。所立卓爾。亦豈離降衷之性。固有之。事哉。而顏氏之真知。如彼。後人之不能及。又如此。進寸退尺。每誦師言。惕然警懼。輒敢推廣先生之說。復以求教。詳賜開牒。幸甚。

所論顏子之嘆大槩得之。然亦覺有太煩雜處。約而言之。則高堅前後者。顏子始時之所見也。博文約禮者。中間用力之方也。發罷不能以後者。後來得力之效驗也。中庸所謂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而不失者。正謂此博文約禮工夫。不可間斷耳。若能如此。實用其力久之。自然見得此箇道理無處不在。不是塊然徒守一物。而硬定差排。喚作心性也。若不如此。政使思索勞苦。說得相似。亦恐隨手消散。不為吾有。况欲望其融會貫通。而與己為一。耶。舊見李先生常說。少從師友。幸有所聞。中間無講習之助。幾成廢墜。然

頓天之靈。此箇道理。時常只在心。目間。未嘗敢忘。此可見其持守之功矣。然則所見安得而不措。所養安得而不熟。邪。近時朋友。漫說為學。然讀書尚不能記得。本文講說尚不能通得。訓詁因循。苟且一暴十寒。日往月來。漸吹老大。則遂漠然忘之。更無頭緒。可以接續。至有不獲講學之利。而徒取廢錮之禍者。甚可嘆也。來喻蓋已得此大意。然持之以久。全在日用工夫。勿令間斷。久當自有真實見處也。班朝治軍。張官行法。非禮威嚴。不行。禱祠祭祀。非禮不誠。不莊。先生謂古人以誠莊對威嚴。蓋為政以嚴為本。寬以濟嚴之太過也。某向聞其語。猶未深訂。近讀蒙卦。初六曰。發榮利用。刑人用脫。桎梏而程氏傳曰。聖王設刑罰以齊其衆。明教化以善其俗。刑罰立而後教化行。治蒙之功。若非威之以刑使之脫去。昏蒙之桎梏。則善數無由而入。某反覆深思。若誠信不立。誠不足以立政。欲猶有疑焉。孔子曰。居上不寬。吾何以觀之哉。竊謂居上以寬為本。寬則得衆。嚴以竊寬之不及耳。若一意任威。是蒙文所謂以往吝也。其弊將有至於法令如牛毛者。抑又聞之。四德之元。猶五常之仁。故元為善之長。仁包義禮智三者。先之以仁。裁之以義。三代得天下以仁。莫不有慘怛之變。忠利之數。所以不免於刑者。亦好仁惡不仁耳。今之為州縣者。不念民生之艱。刑罰失平。征取無藝。毒楚流血。苟以逃上官之責。而過於寬者。又一切廢弛。不立所在。有之。此固不足道。然先王為政之本。寬嚴先後之異。施者不敢不詳。講伏乞賜誨。

為政以寬為本者謂其大體規模意思當如此耳古人察  
 理精宥持身整肅無偷惰戲豫之時故其政不待作威而  
 自嚴但其意則以愛人為本耳及其施之於政事便須有  
 綱紀文章照防禁約截然而不可犯然後吾之所謂寬者  
 得以通達明白實受其賜而無間隔欺蔽之患聖人說政  
 以寬為本而今反欲其嚴正如古樂以和為主而周子反  
 欲其淡蓋今之所謂寬者乃縱弛所謂和者乃哇淫非古  
 之所謂寬典和者故必以是矯之乃得其平耳如其不然  
 則雖有愛人之心而事無統紀緩急先後可否與奪之權  
 皆不在已於是姦豪得志而善良之民反不被其澤矣此  
 事利害只在目前不必引書傳考古今然後知也蓋亦可  
 事無從則則變應不在已不亂則則否不在已今見事  
 人判官常皆不得里置頂當計會集吏然機得之便可  
 而無其無政事不待可否失當然後知其非矣又知送道送  
 而稅簿上州簿密皆有日限有違失則糾正之無即送道送  
 用印鈔限今有數月不還者乎俾眾不如如何也但為  
 類不可勝數以此為寬不知孔子處眾道如何也但為  
 政必有規矩使姦民猾吏不得行其私然後刑罰可省賦  
 歛可薄所謂以寬為本體仁長人孰有大於此者乎

河出圖洛出書而起八卦九疇之數聽鳴鳳而生六律  
 六呂之聲因思黃帝造律一事與伏羲畫卦大禹錫疇  
 同功况度量權衡皆起於律而衡運生規規生圓圓生  
 矩繩直準平至於定四時與六樂悉由是出故曰律者  
 萬事之根本學者詎可廢而不講哉夫黃鐘之管九寸  
 三分損一下生林鍾林鍾之管六寸三分益一上生太  
 族周族十二律復生黃鐘而還相為宮之義又一宮各

生五聲德十二律凡生十六聲如八卦重而為六十四  
 皆自然之理也然司馬遷律數與班固志不同者多未  
 曉考其實亦無不同但司馬曆書微隱此等充費思索  
 耳如黃鐘長八寸七分或謂七字是誤蓋十分也是為  
 九寸此等不審然否十二律還相為宮今考禮運疏義  
 黃鐘為第一宮下生林鍾為徵上生太族為商下生南  
 呂為羽上生姑洗為角林鍾為第二宮終於中呂為第  
 十二宮各有上生下生所管之聲此數蓋本於司馬遷  
 曆書然與黃鐘為宮太族為商姑洗為羽林鍾為徵南  
 呂為羽應鐘為變宮蕤賓為變徵者不同其次大呂太  
 族終於無射應鐘凡十二律迭相為宮其下各有商角  
 羽徵變宮變徵之聲向見書堂七絃琴準用此法以定  
 清濁高下之聲但不知孰義各為一說孰是孰否其必  
 各有所主也變宮變徵其聲清耶不知古律已用之否  
 或後來增加之也至於律律候氣一事尤所未曉書傳  
 所載候氣之法置十二律於密室實覆灰管理之地中  
 一氣至則一律飛灰或版所置諸律方不踰數尺氣至  
 獨本律應之何也此必有造化靈相感召之理或又按  
 隋志之說曰律之長短不同各齊其上隨深淺入地中  
 冬至陽氣距地面九寸而止惟黃鐘之管九寸故達此  
 說似為有理今因其說而推之十一月黃鐘管長九寸  
 十二月大呂八寸四分正月太族管長八寸二月夾鐘  
 長七寸推而下之其長者遞減至九月無射五寸十月  
 應鐘四寸五分雖理律之地方不踰數尺氣至無有不

達然候管長短不同管長者氣必先達灰亦先動管短者氣速在後亦如所謂南枝春先到北枝差遲耳不審然否

律呂之說今有新書辨證各一冊及向時所撰序一篇并往可細考之當得其說凡十二律各以本律為宮而生四律如黃鐘為宮則太簇為商姑洗為羽林鐘為徵南呂為角是黃鐘一均之聲也若林鐘為宮則南呂為商應鐘為角太簇為徵姑洗為羽是林鐘一均之聲也各就其宮以起四聲而後六十律之聲備非以黃鐘定為宮太簇定為商姑洗定為羽林鐘定為徵南呂定為角也但黃大大女姑中蕤林夷南無應為十二律長短之次宮商角徵羽為五聲長短之次黃鐘一均上生下生長短皆順故得各用其全律之正聲十二律名今俗樂亦用之合字即是黃鐘但其律差高耳筆談言之甚詳可呼俗工問之自林鐘之宮而生太簇之祉則林鐘六寸而太簇八寸祉反長於宮而聲失其序失故以十二律而言雖當為林鐘上生太簇而以五聲而言則當為宮下生祉而得太簇半律四寸之管其聲方順又自太簇半律四寸之祉而生南呂五寸有奇之商則於律雖本為下生而於聲反為上生矣自南呂五寸有奇之商而生姑洗七寸有奇之羽則於律雖本為上生而於聲則又當用其半而為下矣自姑洗半律三寸有奇之羽而生應鐘四寸有奇之角則於律雖為下生而於聲反為上生矣其餘十律皆然孔疏蓋知此法但言之不詳耳半律此俗通與謂此是古法但後人失之而

惟存黃鐘太呂太簇夾鐘四律有四清聲即此半聲是也變宮變徵始見於國語注中及後漢樂志乃十二律之律自宮而下六律七變而得之者非清聲也如黃鐘為宮則第六變得應鐘為變宮第七變得蕤賓為變祉如林鐘為宮則第六變得蕤賓為變宮第七變得大呂為變祉是也凡十二律皆有二變一律之內通前五聲合為七均祖羊徐王朴之樂皆同所以有八十四調者蓋每律各添此二聲而得之也新書此說甚詳候氣之說其中亦已論之蓋理管雖相近而其管之長短入地深淺有不同故氣之應有先後耳非以方位而為先後也但畫一圖朝夕有偏仍於指掌間輪之久久自熟乃見其妙此又可驗凡事皆然別無奇巧只是久而習熟便是妙處也禮書有此一色

在地屬庚申到寅去清也

天有黃赤二道沈存中云非天實有之特曆家設色以記日月之行耳夫日之所由謂之黃道史家又謂月有九行黑道二出黃道北赤道二出黃道南白道二出黃道西青道二出黃道東并黃道而九如此即日月之行其道各異况陽用事則日進而北晝進而長陰用事則日退而南晝退而短月行則春東從赤道夏南從赤道秋西從白道冬北從黑道日月之行其不同道又如此然每月合朔不知何以同度而會於所會之辰又有或蝕或不蝕悉未能曉向承指喻其行或高而出黃道之上或低而出黃道之下或相近而偶或差遠而不相值則皆不蝕是時不能反覆今望陽



日月道之說所引皆是日之南北雖不同然皆隨黃道而行耳月道雖不同然亦常隨黃道而出其旁耳其合朔時日月同在一度其望日則日月極遠而相對其上下弦則日月近一而遠三知日在午則月交在酉之類是也故合朔之時日月之東西雖同在一度而月道之南北或差遠於日則不餒或南北雖亦相近而日在內月在在外則不餒此正如一人秉燭一人執扇相交而過一人自內觀之其兩人相去差遠則雖扇在內燭在外而扇不能掩燭或秉燭者在內而執扇者在在外則雖近而扇亦不能掩燭以此推之大界可見此說在詩十月之交篇孔疏說得甚詳李迂仲引證亦博可并檢者當得其說

易啓蒙曰圓者河圖之數方者洛書之文夫河圖無四隅之位故然四正而方謂之圓何也又曰圓者星也履紀之數其筭於此乎注云歷法合二始以定剛柔二中以定律歷二終以紀閏餘今考班固志天數始於一中於三終於二十五地數始於二中於六終於三十夫始中終蓋如此推之於剛柔律歷閏餘却有未深望者抑亦履端於始舉正於中歸餘於終之義乎然亦不合頭末其說

河圖既無四隅則比之洛書固為圓矣注中三句本無書曆志一行之說二始者一二也一奇故為剛二耦故為柔二中者五六也五者十日六者十二辰也二終者十與九也閏餘之法以十九歲為一章故其言如此然一章之數似亦附會當特姑借其說以明十數之為河圖耳

審武子邦有道則智邦無道則愚其智可及也其愚不可及也此章一句初理會不得今讀集注參考左氏傳乃知武子當衛成公無道失國之時周旋其間盡心竭力而不去及成公囚京師武子求掌橐籥醫薄醢免衛侯於鉅終以復國及元咺之訟武子又獨以忠而獲免其能保身以濟其君如此雖謂之智可也而夫子曰其愚不可及夫子嘗曰君子哉蘧伯玉邦有道則仕邦無道則可卷而懷之以伯玉之事青武子雖謂之愚不識時亦可也然武子懷倦忠君不避險艱能為人所不能為抑亦難矣故夫子曰其愚不可及蓋聞之也今觀論語一書於有道無道之世屢致意焉其稱南容曰邦有道則仕邦無道則免於刑戮或子之免者亦幸矣然武子仕衛兩世其君信任之厚不可樂之而去其幾於東漢王允乎允又不免被害嘗聞之牛嗣子之言曰學顏子之學志伊尹之志夫伊尹以天下為己任者也治亦進亂亦進然使成湯不興伊尹不至雖五就桀其志曷施陳蕃漢代人豪驅馳險阨之中與刑人腐夫同朝爭衡策退而不去若以仁而為己任非人倫莫相恤也卒以謀疎見殺亦昧於夫子免刑戮之戒矣然陳蕃王允猶是當時朝廷倚任身居樞軸義當與國存亡故程子曰亦有不當愚者比于足也若無言官守則如東海蓬頭苗先茅之亂憤三綱之既絕挂冠東都門乎海而去惟恐其或綏也君子之道或出或處或默或語詎可不識時機聊發狂言以驗中否

所疑竊武子事大槩得之但為蘧伯王南容之愚則易而為武子之愚則難所以聖人有不可及之歎也陳蕃王允固不得為伯王南容之愚然蕃弟未成而謀已泄允功未就而志已驕則又不能為竊武子之愚矣此其所以取禍也然為逢萌則甚易為二公則甚難又不可以彼而責此但當問其時義之如何與其所處之當否耳

答廖子晦

陳告全未有用心處相見殊未有益近時後生多只如此性可以向上事期望之只如老蘇但為學做些小語言文字直將聖賢之言兀然端坐終日讀了七八年今人說要學道乃不曾畧拚得旬月工夫讀一卷書不曾成行記得如此而望有成吁亦難矣

答廖子晦

顏淵之歎一段是顏子見處今無的慈證驗之可言但以義理推之且得如諸先生及集註之說庶幾少病如有所立卓爾只是見得比之舊時愈見親切不似鄉來無捉摸處但亦未有道理便得入於其間據為己物耳今此謂在顏子心目之間則是先來所見者不在顏子心目之間又以為方是實見則前此非是實見矣恐不然也大抵此等處吾輩既未到彼地位臆度而言只可大槩實說却於其中反覆涵泳認取它做工夫處做自已分上工夫久之自當心融神會點與契合若只似此直以今日所見附會穿鑿只要說得成就正使全無一字之差亦未有益况以近觀遠以小觀大又自不能無所失乎心性一段大槩則然

但中間方說心為之主不知從前說太極二五四端之未發時此心却在甚處可更思之

實見一段大槩極善然非高之說也程先生遺書中自有一段說得極分明信者為之也大學誠意章知而說知惡惡莫如好好色亦是此意可詳詳之

曾點一段集註中所引諸先生說已極詳明蓋以其所見而言則自原祖流由本制末堯舜事業何難之有若以事實言之則既曰行有不檢便是曾點實未做得又何疑哉

聖人與之蓋取其所見之高所存之廣耳非謂學問之道

只到此處便為至極而無以加也上蔡所記伊川思行與

一段語意亦正類此然則學者觀此要當反之於身須是

見於外書可辨然看然則學者觀此要當反之於身須是

功却以顏子為師庶幾足目俱到無所欠闕橫渠先生所

謂心要弘放文要密察亦謂此也來喻大槩得之然其門

言語亦多有病其分根原學問為兩節者尤不可曉恐當

更入思慮也

禮書中青史氏之記見大戴禮

經世紀年其論甚正然古人已嘗言之如漢高后之年則

唐人已於武后中宗紀發之蜀漢之統則晉鑿齒晉春秋

已有此論矣堯以甲辰年即位乃邵康節皇極經世說諸

家之說亦有同者此則尤不可究知敬夫所說抵牾處

必是謂武王克商之年泰誓序作十一年經作十三年而

編年之書乃定從序說鄉見柯國材說以洪範考之訪于

箕子是十二年事必是當年初克商時便釋其因而問之

不應十一年已克商至兩年後乃問之也其說似有理亦嘗以告敬夫敬夫大以為然其書已嘗刊行至是遂止敬夫之服善如此亦難及也

潮州王尚書舊嘗識之其人勁正忠實有餘在言路嘗論湯思退之姦而逐之但為人頗疎率學問偏任已見諸經極有作說立朝議論亦有不到頭處然不害為一代正人今所得奏議煩錄一本見寄傳景初是其弊恐必有本且夕當寄書問之也

樂記圖譜甚荷錄示但尚未曉用律次第此間有人頗知俗樂方欲問之偶以事冗未暇此固未必盡合古制然未及百年而淪廢已如此是可嘆也

韓文考異表子質鄭文振欲寫本就彼刻版恐其間頗有偽氣引惹生事然當一百錄付之但開版事須更斟酌耳若欲開版須依此本別刊一本韓文方得又恐在後勞費工力耳

禮書入疏者此間已校定得聘禮以前二十餘篇今錄其目附去彼中所編早得為佳此間者已送福州令直卿與劉履之兄弟參校寫成定本尚未寄來若有可增益處自不妨添入也然因此得看禮疏一番亦非小補不然此字如嚼木札定無功夫看得也

答廖子晦

來書疑著生死鬼神之說此無可說只緣有箇私字分了界至故放不下耳除了此字只看太極兩儀乾父坤母體性之本然還有此間隔否耶

答廖子晦

前此屢辱貽書有所講論每竊怪其語之不倫而未能深曉其故只據一時鄙見所未安處草草奉答往往只是說得皮膚不能切中其病所以賢者亦未深悉而猶有今日之論也此雖微陋疎率之罪然因此却得左右明辨力扣敷述詳明然後乃能識得前後所說之本意而區區愚見亦因得以自竭非小補也蓋詳來喻正謂日用之間別有一物尤輝閃爍動蕩流轉是即所謂無極之真所謂谷神不死二語皆來書所引所謂無位真人此釋氏語正谷神之酋長也學者合下便要識得此物而後將心想象照管要得常在目前乃為根本功夫至於學問踐履零碎處則自有是下一截事與此粗細迥然不同雖以顏子之初踐高仰聖瞻前忽後亦是未見此物故不得為實見耳此其意則善矣然若果是如此則聖人設教首先便合痛下言語直指此物教人著緊體察要令實見著緊把握要常在目前以為直截根原之計而却都無此說但只教人格物致知克己復禮一向就枝葉上零碎處做工夫豈不誤人枉費日力耶論五之言平易明白固無此等玄妙之談難以子思周子與緊為人特著中庸六極之書以明道體之極致而其所說用功夫處只說得善固執學問思辨而篤行之只說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靜君子修之吉而已未嘗使人日用之間必求見此天命之性無極之貞而固守之也蓋原此理之所自來雖極微妙然其實只是人心之中許多合當做底道理而已但推其本則見其出於人心

而非人力之所能為故曰天命維萬事萬化皆自此中流出而實無形象之可指故曰無極耳若論功夫則只擇善固執中正仁義便是理會此事處非是別有一段根原功夫又在講學應事之外也如說求其放心亦只是說日用之間收斂整齊不使心念向外走作庶幾其中許多合做底道理漸次分明可以體察亦非捉取此物藏在胸中然後別分一心出外以應事接物也來書又云事事物物皆有實理如仁義禮智之性視聽言動之則皆從天命中來須如顏曾洞見全體即無一不善此說雖似無病然詳其語脈究其意指亦是以天命全體者為一物之渾然而仁義禮智之性視聽言動之則皆是其中零碎查滓之物初不異於前說也至論所以為學則又不在于事事物物之實理而特以洞見全體為功凡此似亦只是舊病也且曰洞見全體而後事無不善則是未見以前未嘗一一窮格以待其貫通而直以意識想象之耳是與程子所討對塔而說相輪者何以異說來喻又疑考異中說韓公見道之用而未得其體以為亦若自謂根原學問各有一種功夫者此亦不然前日鄙意正為韓公只於治國平天下處用功而未嘗就其身心上講究持守耳非病其不曾捉得此物藏在懷袖間也此是學問功夫微上微下細密緊切處向使不因來喻之詳終亦未覺其病之在是今幸見得不是小事千萬詳看此說于細尋繹更推其類盡將平生所認有相關處一一勘驗當自見得如有未契更宜反覆不可容易放過也安卿之病正亦坐此向來至此說得既不

相合渠便藏了更不說著遂無由與之極論至今以為恨或因與書幸亦以此晚之勿令久自拘繫也大頭問答初疑只是其徒為作後細思之想亦有些彷彿計其為入山野質朴雖不會說而於修行地位做得功夫著實故其言語有力感動得人又是韓公所未嘗聞而亦切中其病故公既聞其語而不覺遂悅之也然亦只此便見得韓公本體功夫有欠闕處如其不然豈其自無主宰只被朝廷一貶異教一言而便如此失其常度哉此等處極不可草草看過更宜深體之也其餘已具見於考異外集卷中者今不復論然若不得此理亦無由見得許多曲折也坡公海外意況深可歎息近見其晚年所作小詞有新思雖可冀舊學終難改之句每諷詠之亦足令人慨然也二詩亦未甚曉不敢又便率然奉答然恐亦只是舊來意思但請只就前說觀之恐亦可自見得失蓋性命之理雖微然就博文約禮實事上看亦甚明白正不須向無形象處東撈西摸如捕風繫影用意愈繁而去道愈遠也

考異

答嚴居厚久當純熟明快

快一作快

答廖子晦故又曰中者天下之大本

一無又字

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第四十五  
閩縣儒學教諭王製校

得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第四十六

書知書門人問答

答李演老

喜惠陋無聞於世足下不鄙辱既以書甚盛禮也無少好  
 讀程氏書年二十許時始得西山先生所著論孟諸語論  
 之又知龜山之學橫出此技而恨不及見也既而得從何  
 兄叔京遊乃知足下蓋得其家傳者是時家居西距高隱  
 不能甚遠而以事牽不得一往質其所疑徒日往來於心  
 不忘也不謂此來各去其家數百里之外乃承惠音許以  
 臨辱奉讀驚喜不可言既又聞以微疾東轅為之悵然累  
 日也示喻向來為學之意有以知家庭授受之要感歎無  
 已蓋竊嘗病今世學者幸得諸老先生為之先唱指示要  
 途以趣聖賢之域而不能自淺及深自近及遠循序以進  
 或乃探測幽微馳騁於言意之表以是徒為談說之資而  
 卒無所得於造理行事之實其幸不至於中道而廢者則  
 必流於老佛之歸而不悟今足下之學之傳遠有端緒其  
 必有以異於此者願恨未得面扣其詳耳通鑑之書頃嘗  
 觀考病其於正閏之際名分之實有未安者因嘗竊取春  
 秋條例稍加彙括別為一書而未及就衰耗浸劇草藥如  
 山大懼不能卒業以為終身之恨今聞足下亦嘗有所論  
 著又恨其未得就正以資博約之誨也廬阜固為東南雄  
 麗奇特之觀而又有陶靖節祖孫劉西澗父子之遺風蕪  
 溪暮年嘗守其地而西山舅氏陳忠肅公亦嘗調居焉今  
 老儒生猶有及見之者然前此未嘗有留意者區區此來

通會學官抄若訪得西澗遺象與元祐李公擇尚書並祠  
 於學因與後議并取靖節忠肅及西澗之子秘丞公合而  
 祠之更立蕪溪之祠於其右配以程氏二夫子焉陶公有  
 醉石在郡西北數十里所謂栗里者也劉公之墓在西門  
 外荒草中幾無復知其處者今皆作亭以表之以來教之  
 語及之知足下之有意乎此也故并以告想聞之亦為一  
 太息也叔京進德未已遂為古人每一念之潛然出涕往  
 時見其遺藁有與足下往來詩句竊計傷惜之懷不減於  
 此不獨為姻戚之好也端明黃公盛德高年中間一病亦  
 甚可駭今聞其已能步履豈弟君子神明所扶固當如此  
 抑亦見其平日持養之功矣凡此皆因來教之及所欲為  
 足下言者蓋不止此也來使還自九江撥冗修復草草幸  
 察不宣

與汪伯虞

正月十一日同郡朱熹頓首復書伯虞茂才鄉丈執事甚  
 之外家於門下有姻婭之好而執事丈人行也又客關中  
 未獲一見獨幸從親故間講聞聲譽之美差以自慰茲承  
 不鄙遠致長書禮意既隆而所以稱道期許之者又過其  
 實熹不敢當也示諭尚書金公名堂之意俾得贊一詞焉  
 幸甚幸甚金公亦先友也熹頃歲嘗獲拜之臨安俯仰十  
 有七年矣三復來誨若復得望見其衣冠而聞其警教者  
 甚矣金公之厚於執事而所以相告者之切而當也邑州  
 使君往見張制州呂著作皆稱其才今讀記文又有以見  
 其所存者若世本行一覽記文之餘也願二人之意所以

重於執事者皆非他人所能與獨在明者精擇而力行之耳况如喜之淺陋其又將何以辱性命之勤哉加以拙疎乍親吏事公私控愆日不暇給尤覺荒虛不能一吐習中所欲言者因風敬謝先辱且久懷得脫此羈縻歸卧田間呻吟之暇乃當有報執事耳惠墨甚富且珍未有以報此間石刻各往一通幸視至未有承晤之日正惟進德自重慰此願言不宣

答汪太初

四月八日同郡朱熹頓首復書汪君太初茂材足下喜於足下雖得幸同土壤而自先世流落閩中以故少得從故里之賢人君子遊顧其心未嘗一日而忘父母之邦也屬隨宦牒來官廬阜同郡諸生間有肯相過者而足下乃以手書先之三復誨諭喜幸無窮又承示以文編益歎德學之盛而恨其未得少奉從容也然間嘗竊病近世學者不知聖門實學之根本次第而溺於老佛之說無致知之功無力行之實而常妄意天地萬物人倫日用之外別有一物空虛玄妙不可測度其心懸懸然惟徵幸於一見此物以為極致而視天地萬物本然之理人倫日用當然之事皆以為是非要妙特可以姑存而無害云爾蓋天下之士不志於學則泛然無所執持而徇於物欲幸而如志於學則未有不墮於此者也熹之病此久矣而未知所以反之蓋嘗深為康胡二君言之而復敢以為左右之獻不識高明以為然否抑嘗聞之學之難者似博其約者似陋惟先博而後約然後能不流於雜而不狃於陋也故中庸明善

居誠身之前而大學誠意在格物之後此聖賢之言可考者然也足下其試思之未即會晤惟進學自愛為禱匆匆不宣熹再拜

答方耕道

開論詳悉足見進學不倦之意以左右明敏強毅之資履志於此何患於不得然以愚見論之詞氣之間似猶未免迫急之病於所謂平心和氣寬以居之者恐未有得力處也願更於日用語默動靜之間日立規程深務涵養毋急近效要以氣質變化為功若程夫子所謂敬者亦不過曰正衣冠一思慮莊整齊肅不慢不欺而已似實下功夫時習不懈自見意味不必懸加揣摩著語形容亦不可近捨顯然海石頂憂微細差忒也其他尚多有可論疑來書偶留墳墓不能盡記曲折然其大槩亦具此矣大抵學問之道不敢自是虛以受人乃能有益若一有所聞便著言語撐拄過大則終無實得矣

答方耕道

示問詳復具審比日進學不倦之志甚善甚善願度陋何足以及此然荷意之厚不敢虛也向者妄謂自立規程正謂正衣冠一思慮莊整齊肅不慢不欺之類耳此等雖甚細微然人有是身內外動息不過此此數事其根於秉彝各有自然之則若不於此一一理會常切操持則雖理窮玄奧論極幽微於我亦有何干乎弘毅之云雖聖賢所示之要然恐其間更須細察方有實用功處不然則所謂只作一場話說務高而已者不可以不戒也若必謂有所

見然後有所主則程子所謂未有致知而不在此敬者是為敬有待於見乎見有待於敬乎果以徒然之敬為不足事而必待其自然乎長少有二先生文集朋友間亦必有遺書本子暇日更求此二書反覆熟讀不計近功則智當益明而有以審乎此矣前書所謂捨顯過憂小失正謂放飯流擊而問無齒決之類舍此憂彼則為失其序耳若日用功夫果能謹之於微不使至於形顯則善何以加但恐言太高而難踐則非所謂切問而近思耳

答方耕道

老兄以明敏果決之資挾凌高厲遠之志士友間所難得今茲需次暫得閑日所宜潛心味道益進所學以副區區期望之意向來所探似亦太高所存似亦太簡又每有自喜已材獨任已見之意今當小立課程而守之以篤博窮物理而進之以漸常存百不能百不解之心而取諸人以為善則德之進也不可禦矣愛慕之深不覺纏繞幸恕僭易也

答曾節夫

所喻夷狄之云恐不當以此為比只此一語便是十數年涵涵之根願平心定氣徐以嚼昔所聞於湖湘者考校此語所從來則於此其必有處矣不然平日之言却似與此心此事不相入恐非亡友所望於賢者也

答呂士瞻

道一遠來甚慰孤陋天資明敏極不易得到此數日適值小冗撥置與語令人不倦觀其意趣事事通曉但於為已

一著未有肯心此區區所深惜故其告歸再三留之今日乃言有信得及處此事體大日月長遠政使實得亦須接續功夫常不間斷方可保任况一時意思未知果如何須更於過庭之際入大鑪鑪與之鍛鍊始可放行耳示喻良昔之說周程先生意是如此尋常亦只如此曉會於道理功夫無不是處但近讀易見得彖辭解云艮其止止其所也正說此句之意則所謂艮乃止也背乃當止之所也程先生於此句下亦作此說却不本上文卦辭之義蓋理自兩通但文王意則只當依孔子所解為是不須更引不見之說以雜之也不審尊意以為如何南軒辨呂與叔中庸其間病多後本已為刪去矣但程先生云涵養於未發之前則可求中於未發之前則不可此語切當不可移易李先生當日用功未知其於此兩句為如何後學未敢輕議但今當只以程先生之語為正則敬夫之說亦未為非但其意一切要於關處承當更無程子涵養之意則又自為大病耳渠後來此意亦改晚年說話儘不干事也

答呂道一

三復來示詞義通暢為之爽然但其所論有於鄙意未安者大凡論學當先辨其所趨之邪正然後可察其所用之聽否苟正矣雖其人或不能用然不害其道之為可用也如其不正則雖有管仲晏子之功亦何足以補於聖賢之門哉且古之君子所以汲汲於學者不為其終有異於物而勤故亦不為其終無異於物而肆也不為其有名而勤故亦不為其無名而沮也不為其有利而為故亦不為其

無利而止也是其設心蓋儻然一無有所為者獨以天理當然而吾不得不然耳若夫萬物散為太虛之說則雖若有以小異於輪回之陋然於天地之化育蓋未得為深知之者也此未易言今且當熟讀聖賢之書而以漸求之耳

答呂道一

示喻已悉但為學之功且要行其所知之既久覺有空礙方好商量今未嘗充足而坐談遠想非惟無益竊恐徒長浮薄之氣非所以變化舊習而趨於誠實也

答詹燕序

示喻儒釋之分益見潛心之力所謂釋氏一覺之外更無分別不後事事而吾儒事事無非天理此語是也然吾儒亦非覺外有此分別只此覺處便自天高地下萬物散殊毫髮不可移易所謂天叙天秩天命天討正在是耳所論孟子甚善其大槩不外此矣更於其間子細研窮見得曲折處方有意味頤益勉旃以慰所望

答曾致虛

所論誠敬之說甚善但致夫之意亦非直謂學者可以不以誠蓋以為既曰持敬便合實有特敬之心不容更有不誠之敬必待別著誠字然後為誠也大抵誠字在道則為實有之理在人則為實然之心而其維持主宰全在敬字今但實然用力於敬則日用工夫自然有總會處而道體之中名實異同先後本末皆不相礙若不以敬為事而徒曰誠則所謂誠者不知其將何所錯且五常百行無非可願雖然心目之間又將何所擇而可乎鄙意如此不審高明

以為如何願於日用間一驗其實因風語其可否焉

答曾致虛一仰

兩康從祀畫象乃取法監學已詳報長廣文矣白鹿當時與鏡子言商量只作禮殿不為象設只依開元禮臨祭設席最為得禮之正不然則只用燕居之服以石為席而坐於地亦適古今之宜免有匆匆就食之誚子言皆不謂然但今已成恐毀之又似非禮此更在尊意斟酌報之也蓋幼年聞先君言嘗過鄭國謁列子廟見其塑象地坐則此不為無據也

答朱魯叔

劉守諸綱未報計須且留知早晚得親矣又與程弟講學甚善甚善風俗不好直道而行便有窒礙然在吾人分上只論得一箇是與不是此外利害得喪有所不足言也為學之要先須持已然後分別義利兩字令趨向不差是大節日其它隨力所及為之務在精審而不貴於汎濫涉獵也

答黃商伯源

心喪問大意甚善但云本生之服視其屬之親疎却似不然蓋不問其親疎而槩以齊衰不杖期服之也本生繼母蓋以名服如伯叔父之妻於已有何撫育之恩但其夫屬乎父道則妻皆母道况本生之父所再娶之妻乎此兩節幸更考之恕說亦佳但大學絮矩常在格物之後蓋須理明心正則吾之所欲所不欲莫不皆得其正然後推以及物則其處物亦莫不皆得其正而無物我之間如其不然



而以私已自便之心為主又欲以是而及人則人道不立而驅一世以為姑息苟且之場矣此處亦幸更思之也蓋嘗於大學治國平天下或問中極論此事此便遽未及本寄旦夕別附致也

答黃商伯

竊謂祠人未還計亦不出數日蓋其去已餘兩旬計程當歸已久必是已知所請等候出教留滯耳萬一未遂愚計所處正如來喻之云也年來衰病支離日甚今無他望但願殘年飽喫飯耳往年遊豫章每至東湖之上未嘗不慨然有懷陳仲舉徐孺子之高風出處之間禍福不同然亦各行其志未知此漂漂行寓如何耳示器曰來故服制及私固疑之僕頭四脚所喻得之矣但後來報狀中有僕頭又有四脚各為一物與此注文又不同不知當日都下百官如何奉行固無一人來問以書扣禮官竟亦未報也至於直領襖衫上領不盤此間無人曉得遂有為之說者云但用布夾縫統頭直過畧作盤領之狀而不用斜帛接續盤統州縣多用此制詳此只是杜撰但禮官之意却未必不是如此然想官人亦未必曉只是手分世界中化現出來耳竊疑直領者古禮也禮記三禮襖衫者今禮也之狀必是故事中曾有所說各用一說而今遂合為一併牙盾而不合於是為此杜撰之說以文之耳更以報中第一項證之既有斜巾又有帽又有四脚又有冠一日之中一元之上并加四服此亦弁合古今之誤蓋斜巾本未成服之冠如古之免帽却與四襖衫為稱四脚即與襖衫為

釋冠即見三禮圖若當此直領衫裙為稱今則并加四者而下服有襖有裙亦是重複而真直領之衣遂廢只此一事便令人氣悶今幸有討論之命然亦未見訪尋士大夫之好古知禮者次第又只是茅鏗紙裹不成頭者近報作百日禮數此亦不經之甚且唐制本為王公以下豈國家所宜用邪禮器之一但一爵今朝廷所用宣和禮制句樣度雖未必皆合古然廢幾近之不知當時禮部可奉何故只用舊制向來南康亦無力但以爵形太醜而句容有新鑄者故易之耳其實皆當遣人問於禮寺而盡易之乃為盡善但恐其費不貲州郡之力不能辦耳福州余丞相家有當時所賜甚精然今亦莫能用也濂溪之祠郡將乃能留意如此并及陶劉亦甚善此等事自世俗言之似無緊要然自今觀之作人心政體所繫亦不輕如今日荒政便與此事相表裏若如庚子年中守令見識彼安肯作此事邪

答黃商伯

方喪無禫見於通典云是鄭康成說而逾檢諸篇未見其文不敢輕為之說但今日不可謂之方喪則禮律甚明不可誣耳儀禮喪服傳為君之祖父母父母條下疏中趙商問答極詳分明是畫出今日事往時妄論亦未見此歸乃得之始知學之不可不博如此非細事也左杜所記多非先王禮法之正不可依憑要之三代之禮吉凶輕重之間須自有互相降祿處如顏命康王之誥之類自有此等權制禮畢却反喪服不可為此便謂一向釋服也心喪無禫

亦見通典乃是六朝時太子為母服期已除而以心喪終三年當時議皆以為無禫亦非今日之比也此事本不欲言以自是講學一事故及之切勿為外人道也跪坐近得楊子美書引僧人禮懺道士宣科為比彼蓋未嘗以為難只是慣耳其說亦為得之皇祐祭式却未之見如有不幸因的便借及彼時所用只是開寶通禮此有其書欲一參校也開寶與開元大槩相離開元只有先師二位無諸從祀或是開寶所增也位碑於法亦只卧之於地與獻官位版相似非此為神位也今獻官位版亦有神也塑象如開元禮則無之想當時初加夫子王號即內出袞冕以被之則為有象不知何故祗猶如具豈所修禮書亦姑以存古而實未必行邪而韓退之劉禹錫諸廟學碑亦皆言有象本朝則固有之又矣可更試考之也

### 答黃商伯

大學知止能得或問云知止云者物格知至而於天下之事皆有以知其至善之所在又曰能知止則事事物物皆有定理至能慮則又曰隨事觀理極深研幾無不各得其所止之地而止之程子曰格物非欲盡窮天下之物又曰今日格一件明日格一件積習多後脫然有貫通處妄謂一物既格則能知一物至善之所在而亦可得其所止然猶有定靜安慮之四節學者必知止而用其力然後求得所止也今或問以為必盡窮天下之理然後可以知至善所在而得所止與程子所言格物工夫似若不同得非或問所指是舉大學之全體極

### 致而言之妙

經文物格猶可以一事言知至則指吾心所可知處不容更有未盡矣程子一日一件者格物工夫次第也脫然貫通者知至効驗極致也不循其序而遽責其全則為自罔但求粗曉而不期貫通則為自畫故古經程子之言未見其有不同也

中庸章句言人物之生各得其所賦之理以為健順五常之德所謂性也竊謂二五之精妙合而凝則賦健順之於心得非敏於為善者是其健順其自然者是其順乎然自昔祗言五常而不及健順何邪

陰陽之為五行有分而言之者如木火陽而金水陰也合而言之者如木之甲火之丙土之戊金之庚水之上皆陽而乙丁巳辛癸皆陰也以此推之健順五常之理可見中庸章句謂人物之生各得其所賦之理以為健順五常之德或問亦言人物雖有氣稟之異而理則未嘗不同孟子集注謂以氣言之則知覺運動人與物若不異以理言之則仁義禮智之稟豈物之所得而全哉二說似不同豈氣既不齊則所賦之理亦隨以異歟

論萬物之一原則理同而氣異觀萬物之異體則氣猶相近而理絕不同也氣之異者粹駁之不齊理之異者偏全之或異幸更詳之自當無可疑也

石氏集解引生之謂性性即氣氣即性一章竊謂此章先明理與氣不相離遂言氣質之性雖有善惡然性中

元無此兩物相對而生其初只是善而已由氣稟有昏濁又私欲污染其善者遂變而為惡當為惡時非別有一善性也故有惡不可不謂之性濁不可不謂之水之說似指成之者性以後而言與孟子技本窮源性善之論不同然惡或不萌則本體亦有時發見若能澄治則復其初矣至於水流而就下以為繼之者善則是以喜怒哀樂已發之後皆指為繼竊謂須如易解之說在成之者性以前方是本旨以濁比惡亦是專指欲動靜流之後竊謂須如大學集解之說因氣稟之不齊而又私欲生其間分此兩節然後精盡也未審是否

繼之者善易中本是就造化上說到下旬成之者性方以人物而言程子所引乃借上一句便就人性上說而指其已發動之所為也不容說處即性之本體如水則只是水別著一字不得至謂之善則性之發如水之下矣清濁之喻又是一節來喻已得之矣大抵此一條說性字最多須分別得甚句是本來之性甚句是氣質之性即語脈自分明矣

未發之前唯當敬以持養既發之後又當敬以察之未發之中不待推求而已瞭然於心目一有求之之心則其未發者固已不得而見矣剖析可謂明白呂氏欲求中於未發之前而執之誠無是理然既發之情是心之用審察於此未免以心觀心前章或問謂別以一心求此一心見此一心為甚悞論語或問觀過知仁章亦有此說豈非學者不能居敬以持養格物以致知專務反

求於心迫急危殆無科級依據或流入於異端與始終持敬體用相涵意味接續者為不同也

已發之虞以心之本體權度審其心之所發恐有輕重長短之差耳所謂物皆然心為甚是也若欲以所發之心別求心之本體則無此理矣此胡氏觀過知仁之說所以為不可行也

中庸第二十章之問語誠始詳明善擇善所以為誠之基本者亦始於此章併言之舊嘗觀乾九三九四與坤六二覺聖人說乾之修為易而坤則工夫緊實似有聖賢之分大學初說致知格物中庸首章惟言戒懼謹獨工夫規模覺得似比大學為高遠直至二十章始言明善擇善與大學所以教者同亦似二書隨學者器質為教也

大學是通言學之初終中庸是直指本原極致處巨細相涵精粗相貫皆不可闕非有彼此之異也

五行各一其性宜五行亦各一其德舊聞先生說義理分界至處須要截然要貫通處又自貫通竊謂仁發而為愛愛而得宜便是義有品節便是禮之類則體雖各立而亦相貫通竊恐五行亦如此嘗見人言五行之體質便是土如木之堅則亦有五金之從革亦有曲直之性也未審是否理有未明雖於事非急亦不可終於不知畧乞賜教

曲直稼穡各是兩事餘亦合準此例潤下者潤而下也炎上者炎而上也從革者一從一革互相變而體不變也

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竊謂氣之初溫而已溫則蒸薄蒸薄則條達條達則堅凝堅凝則有質五者雖一有俱有然惟其先後之序理或如此

向見吳斗南說五事瘕證皆當依此為序其言似有理幸試推之

鬼神之理未易測識然學者亦欲隨所見決其是非祀先之義向來因聖人不言有無之說竊謂氣散而非無苟誠以格之則有感通之理况子孫又其血氣之所傳則其感格尤速也未審是否

三條皆善橫渠說五行數段甚精可并考之

陳勝私嘗說雷霆震擊真有鬼物先生不答次日乃言學者當於正理上立得見識然後理之變者可次第而通若將理之變者先入於心立為定見則正理終不能曉矣竊嘗服膺妄謂夫子所言與答宰我之問程子張子之論無非正理但張子神與性乃氣所固有之語似主氣而言却恐學者疑性出於氣而不悟理先於氣語似未瑩未審然否上蔡之說或問以為善竊疑石氏所集其言有及於理之變者如自家要有便有要無使無始得又似以心起滅不問有無之正理上蔡之意必不如是甚因致死不仁致生不智之訓思之恐宗廟祭祀不致死之也非埋壇墀不致生之也理之有者聖人制禮使人誠意以感通其間曲折精微莫非仁智之盡若理所無者聖人之道也至於於理之變者竊謂皆氣之所為而皆因於人雖復多端似可以次第而曉所謂天地

之妙用豈非造化陰陽之理人心精神之聚上下感化之所自歟妄意如此殊未明徹乞指教

此論甚善但張子語不記子細然論鬼神則氣為近未至遽有先於理之嫌也上蔡論語為政卒篇論鬼神甚詳大槩亦如來論恐可參攷也

### 答黃商伯

曩自少日幸蒙師友之訓得窺聖學門戶退與朋友講之聞而信者固多然能終始用力而不為中道之廢者甚少况年大官達則其忽然忘之者益以速矣區區以此每深憂之恐先師傳付之旨至此而遂絕也今得來問每以此事為念而其論說亦多與鄙意合乃知此道猶有望也幸甚幸甚如前時所論仁義禮智之說此是去年信今者所論讀易之說真無欲之說皆平正精切非一槩悠悠之論且年亦過中而更閱世故又已多矣乃能切切用力於此愈於年少新學之為者是可尚已更願勉旃有以幸副所望則又大幸之甚也喜再拜

### 答詹元善 體仁

雅聞左右才雋行馴好學不倦私竊歎慕以為天之賦予如是其不苟然矣獨恨未獲從容未知所學者果何學耳世衰道喪俗學多岐天理不明人心頗僻未有甚於此時者真竊不自知其淺陋方以其所聞於師友者夙夜勉焉而志力不強未知彼濟是以樂聞賢者之風而有望於切磨之助伏惟益厲初心求知所至而用力焉有以慰此懷也惜易皇恐皇恐承命請詞之意深所未曉然元履已歸

不知曾為辦此事否若熹之意則以為政煩民困正有官君子盡心竭力之時若人人內顧其私各為自遂之計則分義廢矣至於盜賊公行善良蒙害尉捕之職也何不忍之有若以為實有可哀矜者則當明言於上而求所以振業之使不至於為盜雖以獲疾所不辭也又何避此而求云之亟乎若夫祠官無事之祿本非義理所安前輩蓋非辭尊辭富則莫之肯為熹之不肯固不足言然居此官最久前後三請亦皆有故非以辭難就逸而為之也故區區之意願左右少俟終更而後求之未去之前盡心所職思其出於分義之所當為而無敢有厚敷之心焉則庶乎其可以自安矣慕用之深不覺觀縷伏惟以亮之元履一出未能有為然士大夫始復知天下之有正論廉貪激懦所助多矣熹官期已及坐此未敢遽出然亦不敢有忘當世之意賢者當有以識此心耳未由面論臨風耿耿

答詹元善

昨致書後宋臣見過能道比來賢者所誦書若將應科目之為者已竊憂之又於元履處見所著書及孟子說然後慨然發歎不意賢者用心之差乃至於此便欲致書相曉而又值便以至於今蓋未嘗一日不往來于懷也夫義利之間所差毫末而辭距之歸異焉是以在昔君子之為學也莊敬涵養以立其本而講於義理以發明之則其口之所誦也有正業而心之所處也有常分矣至於希世取寵之事不惟有所愧而不敢實亦有所急而不暇焉今左右乃方讀水經而治詞業是何外慕之重而自待之輕邪

竊謂此心不除決無入道之理至於談經之際則又專以人欲之私妄意聖賢其言險譎乖戾不近人理聞之使人耳聾心悖不謂斯言一旦而出於賢者之口也養氣之說雖不至是然撥捨老莊荒誕之餘以求入乎聖賢敬義之實亦非熹之所敢聞也前書所謂儒名而釋學潘張特其小小者可蘇氏兄弟乃以儀秦老佛合為一人其為學者心術之禍最為酷烈而世莫之知也前書微發其端蓋預憂左右之將陷焉而不知其深入之久已如此矣感下問之勤不忍隱嘿不識能聽之否

答詹元善

歸宗之請計已報可以於人情恩義之間有難處者而輕重本末事理甚明白見賢者之不安於此者有年矣今追贈之榮既及泉壤則於恩意已為曲盡但異時所以益致其憾恐不忘之意如范公之於朱氏者此論想已素定也但近至城中見羅養蒙之孫示及其祖事狀有此一節事與今日極相類今謹錄去恐更合稽參禮律以盡情文之變乃為盡善此非小節不可草草耳近日大除拜一番紛紛蹤公議幸仲然自此外之責愈重而其人之才智易度猶昔人也不知何以處此乎來書所賦蕩之卒章真可為流涕痛哭也進對之際言之不切不足以盡吾心而吾言雖切度亦未有轉移之勢不知明者又將何以處此也偶得黃子由奏疏謾錄去其言至此不為不切蓋已下到大承氣湯矣而畧無動意奈何境外之事彼若為萬全之計固不輕發但恐萬一狂謀輕襲而我之邊障未有以當

之此則慮外之慮而所繫亦不小也故都之事不成乃是天幸如其不然越約無故之疑果武金既之戒直可爲寒心不知今日諸公何以處之大抵近年風俗浮淺士大夫之賢者不過守文墨按故事說得幾句好話而已如狄梁公寇萊公杜范富韓諸公規模事業固未嘗有講之者下至王介甫做處亦模稜不著其有讀得楚漢孫劉揚李間數十卷書者則又便有不作士大夫之意善人君子莫能抗也端居深念爲之求慨未知天意竟如何耳李通一出飽觀江湖表裏形勢不爲無補甚恨匏繫不能與之俱行其律書法度甚精近世諸儒皆莫能及但吹律未諧歸來更須細尋訂耳此行所資亦足爲晚年休息之計元善萬於友誼固自不薄而張帥之傾蓋勝流今之君子亦鮮能及也予靜旌櫛經由聞甚周旋之此殊可傷見其平日大拍頭胡叫喚豈謂遽至此狀然其說頗行於江湖間憤賢者之志而益愚者之過不知此禍又何時而已耳許數似亦小中壽也如何如何

答潘叔度

邵子文記明道先立標準之言深中近日朋友之病且益予亦有濂而取之之戒尤當深念也

答潘叔度

所論標準襲取之戒極爲精密然所謂有爲若不如舜而已者必自有的實平穩下功夫處非是徒然晝思夜度以已所爲校舜所爲而切切然惟恐不如舜也譬如病人正當循序服藥精漸將理使氣體浸充可及平人而後已豈

可責効於一丸一散一朝一夕之間而遽怪其不及平人哉熟誦中庸一卷於寐覺之時此亦甚善然與其必誦一過不若虛心玩理之從容而有味也

答潘叔度

來喻縷縷備見立志之速歎服良深但所謂敬之爲言所以名特存之理者於鄙意似未安蓋人心至靈主宰萬變而非物所能宰故纔有執持之意即是此心先自動了此程夫子所以每言坐忘即是坐馳又因默數舍柱發明其說而其指示學者操存之道則必曰敬以直內而又有以敬直內便不直矣之云也蓋惟整齊嚴肅則中有主而心自存非是別有以操存乎此而後以敬名其理也此類初若名言小失不足深辨然欲放過則恐於日用之功不能無害故輒言之子約書中有所反覆亦是此意幸參考而互評之則其辨益明而儒釋之殊亦可因以判矣橫渠集云云大凡作事匆匆不能博盡異同便有遺恨前輩所謂甚事不因忙後錯了者誠有味也

答潘叔度

所喻敬者存在之謂此語固好然乃指敬之成功而言若只論敬字下功夫處蓋所以持守此心而欲其存在之術耳只著一畏字形容亦自見得故和靖尹公只以收斂身心言之此理至約若如來喻却似太濶濶也大抵諸所論論似皆傷於語言道理頭緒多云云愚意且欲賢者於此稍加屏置而虛心觀理於平易專一之地不蓄於意果如何也

答潘叔度

熹衰病今歲幸不至劇但精力益衰目力全短看文字不得眼目閒坐却得收拾放心覺得日前外面走作不少頗恨盲廢之不早也看書鮮識之喻誠然嚴霜大凍之中豈無些小風和日暖意思要是多者勝耳江南之業恐自是慶曆元祐之功不當以此論也此語甚長非面莫既大抵鄙見與彼中議論不同處非一而此為其最是乃天理人欲之分直截剖判不相交雜處安得相與極論以會至當之歸乎忿疾之意發於羞惡之端固有不可已者然至於加一念字便和自家這裏有病了此亦深欲面論之尤擊切者恨未有其便耳醒睡毒藥之喻恐亦過當聖賢只得立言垂世從違真偽却在他人如何必得沉吾單所急在於自明正不當常以此愈橫在胸中也陳膚仲近得書云欲旦夕過此此等人未久講論却是欠收斂此又是別一箇話頭要之須面論乃究耳吾人無用於世只自己身心一段事又不曾講究得徹衆盲摸象各說異端不知却如何收斂可慮可慮奈何奈何

答潘叔昌

熹講聞雋譽為日蓋又每恨未及際晤以慰所懷茲承不鄙遠貽誨帖傾倒甚至自顧涼薄何以堪之反復再三有愧而已即日冬寒伏惟德日新尊履多福熹蚤獲執侍先生君子之側粗知以問學為事而躬行不力老大無聞顧省平生第有愧恨左右才高議明所以自期蓋已不淺乃不知其如此而辱垂問焉則已誤矣況所謂日用之間

不放不亂者又熹之所以早夜竭力而未能彷彿者其何以有助於高明之萬一乎然先其所難而不計其獲聖賢所以示人為仁之方也熹雖不敏願與賢者共勉焉因風備報未究所懷繼此有可以開警者願日聞之幸甚幸甚

答潘叔昌

細讀來喻足見為己之力但學者先須置身於法度規矩中使持於此者足以勝乎彼則自然有進步處如孔子之告顏淵以非禮勿視聽言動為克己之目亦可見矣若自無措足之地而欲搜羅抉剔於思慮隱微之中以求一謂人欲之難克者而克之則亦代翕代張沒世窮年而不能有以立矣躬所未逮姑誦所聞已深愧詭惟明者有以之

答潘叔昌

示喻讀史曲折斷意以為看此等文字但欲通知古今之變又以觀其所處義理之得夫耳初不必於玩味究索以求變化氣質之功也若慮其感動不平遂廢不讀則進退之間又恐皆失之太過而兩無所據也

昨聞叔度兄頗為佛學因獻所疑大蒙峻却愧悚深矣今不敢復言而其未已之意不免因子約達之恐其過江未還頗為畧道鄙意大抵近世儒者於聖賢之言未嘗深求其義理之極致而惟以多求劇讀為功故往往遂以吾學為容易之空言而求所以進實功除實病者皆必求之於彼殊不知將適千里而迷於所向吾恐其進步之日遠而說駕之日餘也今若未能決意自振得且姑置其說而專

意於吾學稍去雜博專讀一書虛心將意以求夫義理之所在如此三年不得而後改圖則朋友之心無所復恨而於其所以進功除病之實亦未為晚也如何如何

### 答潘叔昌

承諭讀李陸孫氏之書慨然有感此見進學不倦之意然喜惡意學者當且就聖門文字中研究得箇入頭處却看此等其合者固所不遺而其不合者亦易看破自然不費功力也嘗竊私怪彼中朋友不肯於論語孟子中庸大學深下功夫而徒觀博取於一時議論之間所以頭緒多而眼目少規模廣而意味不長試以孟子論子路管仲處觀之可見其得失不審明者以為如何沈叔晦章跡出於何人大抵世俗近年一種議論愈見卑狹令人擡頭不起轉身不得看此頭勢只有山林是安樂處別無可商量也

### 答潘叔昌

示喻天上無不識字底神仙此論甚中一偏之弊然亦恐只學得識字却不會學得天即不如且學上天目上得天了却旋學上大人亦不妨也中年以後氣血精神能有幾何不是說故事時節熹以目昏不敢着力讀書閉中靜坐收斂身心頗覺得力間起看書聊復遮眼遇有會心處時一喟然百蜀學之弊誠如所喻唐論却未暇細看也六國表議論乃是衰世一種卑陋之說吾輩平日講誦聖賢何為却取此等議論以為標的殊不可曉建州有徐紳者常言秦始皇賢於湯武管仲賢於夫子朋友問每每傳以為笑不謂來說亦頗似之也此恐是日前於根本上不曾

大段用功而便於討論世變處着力太深所以不克此舉向荅子約一書亦極言之正恐赤幟已立未必以為然目暮老矣不復有意於此世區區鄙懷猶欲勉率同志之士熟講勤行以趣聖賢之域不謂近年異論叢起高者溺於虛無下者淪於卑陋各執己見不合不公使人憂歎不知所以為計而今而後亦不復敢以此望於今世之人姑抱遺經以待後之學者而已不審明者以為如何

### 答潘叔昌

示論漢唐初事以兩家論優劣則然以三代之天吏言之則其本領恐不但如此若子房孔明之所憑勉亦正是渠欠闕處吾輩正當以聖賢為師取其是而監其非不當以彼為準則也今人只為不見天理本原而有級級以就功名之心故其議論見識往往卑陋多方遷就下梢頭只是成就一箇私意更有甚好事若必以為然即程正叔輩可終身只作國子祭酒却嫌他陳正已作宰相也可怪可怪

### 答潘叔昌

前書示及易傳二義陰陽交和怨非是指君子小人而言君子之於小人固不當過為忿疾然無交和之理韓富當時事力蓋不足以勝二姦非固欲與之和也元祐誠有過甚處然當時事勢恐不如此亦不免禍要當有以開悟入主之心乃絕後患耳東漢誅宦官事前輩多論之大畧皆如來喻然嘗細考其事恐禍根不除終無可安之理後人據紙上語指點前人甚易為力不知事到手頭實要處斷毫髮之間便有成敗不是容易事若使陳實只誅得首惡



一二人後來未必不取王允五王之禍也

答潘叔昌

向來鄙論初無深旨來書誦及足見不遺一善之意然所謂有主於中者亦只是此持守之意耳遺書首篇各李端伯之問者正是此意不可離此持守別想像一物以主乎中也

答潘叔昌書性二論後

荀彧之死胡文定引宋景文說以為劉穆之宋齊丘之比最為得其情狀之實無復改評矣考其議論本末未見其有扶漢之心也其死亦何足悲又據本傳彧乃唐衡之婿則彧之失其本心又矣顏公之智誠有所不足非獨弃平原一事也但仁義禮智信列於五常聖人皆顯之以為教未嘗備有所隱也今曰聖人獨顯仁義忠信以為教而神智以為樂不知何据而言若其果然則是仁義忠信乃無用之樸而智乃仁義忠信之賊矣學術不正使人心頗僻如此甚可憂懼不知老兄曾見此論否聞其記於賓館必嘗相與講學者幸有以警之母使東萊宗旨轉而為權謀機變之學也

答潘叔昌

所示內外交養勿使偏枯聞斯行之不必猶豫此正今日應病良藥也薛氏書已領觀其用功纖密良可歎服而非得其論語及春秋却有難曉解處豈其用力於彼者深固所謂塾之至者不兩能邪學者於此要當知所擇耳仁傳正類南軒所為鄙意亦所未安伯恭昨補外書覆澤語錄

問聖賢之言要切處思一段意思却極好也陳齊之文乃如此尤所不解亦嘗究其失否微言既絕大義益乖甚可憚懼不覺傾倒至此此紙不可以示人也只欲賢者知之不在用心耳

答劉叔文

所謂理與氣此决是二物但在物上看則二物渾論不可分開各在一處然不啻二物之各為一物也若在理上看則雖未有物而已有物之理然亦但有其理而已未嘗實有是物也大凡看此等處須認得分明又委始終方是不錯只看太極圖裏所解第一段便見意思矣若未會得且虛心平看未要硬便主張久之自有見處不費許多閑說話也如此虛心理會不得時却守取舊來所見亦未為晚耳如或未然且放下此一說別看他處道理尚多或忍別因一事透著此理亦不可知不必守此膠漆之益枉費心力也

答劉叔文

細詳來喻依舊辨別性氣兩字不出須知未有共氣已有此性氣有不存性却常在雖其方在氣中然氣自氣性自性亦自不相夾雜至論其偏體於物無處不在則又不論氣之精粗而莫不有是理焉不當以氣之精者為性性之粗者為氣也來說雖多只以此意思之便見得失如云精而又精不可名狀所以不得已而強名之曰太極又曰氣愈精而理存焉皆是指氣為性之誤又引通書解云云亦是不察陰陽二字是形而下者便指為誠不知此是誠之

流行歸宿處不可便指爲誠也又引無極之真以爲真固是理然必有其氣是以可與二五妙合而疑此尤無理矣夫真者理也精者氣也理與氣合故能成形豈有理自有氣又與氣合之理乎其間瑣細不暇一一辨論但更看太極圖解第一段初兩三行便見理之與氣各有去著不待如此懸絃矣

答王子克

老兄深諳篤實天資甚美平時於筆流中心所敬仰願根相從日淺未得深扣所存以自警策今讀來教乃有顛弱自安之語何邪大抵今日之弊務講學者多關於踐履而專踐履者又遂以講學爲無益殊不知因踐履之實以致講學之功使所知益明則所守日固與彼區區口耳之間者固不可同日而語矣不然所存雖正所發雖審竊恐終未克於私意之累徒爲拘滯而卒無所發明也愚意如此不審高明以爲如何

答胡伯達

赤子之心固無巧偽但於理義未能知覺渾然赤子之心而已大人則有知覺擴充之功而無巧偽安排之鑿故曰不失赤子之心者箇不失字便是不同處南軒所說固善然必謂從初不失此恐太拘既失而反之却到此地位亦何害其爲不失乎

答胡伯達

男女居室人事之至近而道行乎其間此君子之道所以費而隱也然幽闇之中惟席之上人或褻而慢之則天命

有所不行矣此君子之道所以造端乎夫婦之微密而語其極則察乎天地之高深也然非知幾慎獨之君子其孰能體之易首於乾坤而中於咸恒禮謹大昏而詩以二南爲正始之道其以此歟知言亦曰道存乎飲食男女之事而溺於流者不知其精又曰接而知有禮焉交而知有道焉惟敬者能守而不失耳亦此意也

答胡伯達

昨承喻及知仁之說極荷開曉之詳然愚意終覺未安來諭大抵專以自知自治爲說此誠是也然聖人之言有近有遠有緩有急論語一書言知人處亦豈少耶大抵讀書須是虛心平氣優游玩味徐觀聖賢立言本意所向如何然後隨其遠近淺深輕重緩急而爲之說如孟子所謂以意逆志者庶乎可以得之若便以吾先入之說橫於胷中而驅率聖賢之言以從己意設使義理可通已涉私意穿鑿而不免於郵書燕說之誚况又義理室礙亦有所不可行者乎竊觀來教所謂苟能自省其偏則善端已萌此聖人指示其方便人自得必有所覺知然後有施可以施功而爲仁者亦可謂非聖賢之本意而義理亦有不通矣熹於晦叔廣仲書中論之已詳者今不復論請因來教之言而有以明其必不然者昔明道先生嘗言凡人之情易發而難制者惟怒爲甚能於怒時遽忘其怒而觀理之是非亦可以見外誘之不足惡而於道亦思過半矣若如來教之云則自不必忘其怒而觀理之是非第即夫怒而觀夫怒則吾之善端固已萌焉而可以自得矣若使聖賢之門





答黃直卿

子春問時相過甚善為學直是先要立本文義却可且與  
說出正意令其寬心玩味未可便令考校同異研究纖悉  
恐其意思促迫難得長進將來見得大意略舉一二節目  
漸次理會蓋未晚也此是向來差誤今幸得見却須勇革  
不可苟避譏笑却誤人也

答黃直卿

前書所論先天太極二圖又無好况不暇奉報先天乃伏  
義本圖非康節所自作雖無言語而所該甚廣凡今易中  
一字一義無不自其中流出者太極却是濼溪自作發明  
易中大槩綱領意思而已故論其格局則太極不如先天  
之大而詳論其義理則先天不如太極之精而約蓋合下  
規模不同而太極終在先天範圍之內又不若彼之自然  
不假思慮安排也若以數言之則先天之數自一而二自  
二而四自四而八以為八卦太極之數亦自一而二剛柔  
自二而四剛柔剛柔遂加其中以為五行而遂下及於  
萬物蓋物理本同而象數亦無二致但推得有大小詳略  
耳近日講論及脩改文字頗多當候相見面言之

答黃直卿

示喻讀書次第甚善但所論先天太極之義覺得大段局  
促日用之間只教此心常明而隨事觀理以培養之自當  
有進才覺如此狹隘拘迫却恐不能得展拓也子細已別  
錄去可更詳之

答黃直卿

所論太極散為萬物而萬物各具太極見得道不可須臾  
離之意而與一貫之指川上之歎萬物皆備之說相合學  
者當體此意造次顛沛不可間斷此說大槩得之但周子  
之意若只如此則當時只說此一句足矣何用更說許多  
陰陽五行中正仁義及通書一部種種諸說邪通書中所  
皆太極也善惡者陰陽也惟曰仁義禮智信者五行也  
嘗就圖上說出其餘如靜虛動直體先學後修且有和行也  
喻之即亦先圖中蓋既曰各具太極則此處便又有陰陽  
陰陽動靜之意陰陽動靜之意五行許多道理須要隨處一一盡得如先天之說亦是太  
極散為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而一卦一爻莫不具一  
太極其各具一大極處又便有許多道理須要隨處盡得  
皆不但為塊然自守之計而已也然此亦只是大槩法象  
若論日用功夫則所守須先有箇自家親切要約處不可  
必待見圖而後逐旋安排其隨處運用亦須虛心平氣徐  
觀事理不可只就圖上想像思惟也既先有箇立脚處又  
能由此推考證驗則其胸中萬理洞然通透活絡而其立  
處自不費力而愈堅牢開闢矣若但寸寸銖銖比量湊合  
逐旋將來做工夫則亦何由有進步處邪

答黃直卿

前書所論大學兩條似未然如此則是明德新民其初且  
苟簡做一截到止於至善處又子細做一截也知至之至  
向來却是誤作切至之至只合依舊為極至之至然此至  
字雖與至善之善皆訓極字而用處不同至善是自然極  
至之至知至是功夫極至之至難作一例說也可試思之  
此義非獨喜不謂然以示季通諸人亦皆疑直卿不知何

故作此見也病中看得孟子要略數章分明覺得從前多是折說已畧脩正焉去此書似有益於學者但不合顛倒却聖賢成書此為未安耳大學諸生看者多無入處不如看語孟者新見次第不知病在甚處似是規模太廣令人心量包羅不得也

答黃五卿

喪服篇所說折出經傳破碎重

此篇已畧脩定似有條理且其間有見上條見本條之類尚涉重複然去之又似大疎略可更裁之或此本條下條逐條之同即前後有通例一條甚好恐更有可入者當補

喪服義

此篇都未編可更考之恐當以三年間一篇為首蓋其言所以制服行喪出於人情之實最為明切又包三年期功以下皆盡其後乃取諸篇中論喪輕重意義者附之若謂多即不若依舊只附前篇作傳記亦得

兩卷略定更詳之

士虞禮

當以士卒哭祥禫之禮附其後而於篇目下注云祔卒哭祥禫禮附

喪大記上下

自天子達於庶人者居喪之禮也若其送死之節禮文制數則貴賤之等固不同矣今以天子諸侯大夫之禮附於

士禮之篇殊不相入自合採集別為一篇但以世俗拘忌不敢別立篇名故欲只因喪大記篇包舉王侯士庶之禮而放士禮次第分其章段凡言禮之法而似經者則依經例雅法與此篇相表裏凡記事實有議論者則依記例似稍明白但恐其間尚有脫漏差舛可更詳之其虞禮以下尚闕如天子九月而卒哭及九虞七虞等語當別為下篇依士禮次第編集却於見編卒哭等禮篇內刪出三傳作主等說亦當附入其杜預邪說前輩已有摛擊之者亦當載王侯大夫制度皆入此篇其書禮論語內說諒陰制度及左傳說天子諸侯喪事亦皆依記例隨事附於章目之後如諒陰及后世子皆為三年之類即附祥禫章後讜華元樂舉及仲幾對宋公楹拊藉幹語之屬即附棺槨章後等章楚恭王能知其過之類即入誅謚章如明類史祖與求之可附即附但顧命康王之誥恐尤不可遺然又不可分只於篇末附入如何

奔喪

道喪附此篇之目下依虞禮例並喪忌更有說此所取似踈略可更考之

居喪記

弔喪附此篇之目下依虞禮例

喪義

以檀弓哀戚之至一條為首此條甚長今注地皆通說喪禮或於喪事如孔子早作子張庶幾等語皆合附入有別紙更又剪下碎段一束恐亦可附如喪義以矢天生地滅子羔之襲喪

不刺奠之類已  
削去皆可入

以上共十篇

重出例不須如米喻但於初見處注尾著圈而注其下曰  
後某章某章放此設或篇中亦有一士虞禮記既封至  
除之此一項不入例可更詳之

上大夫之虞此條當入大記下篇

周禮喪車更詳之若是上下通用即入喪服通例經中若  
是主禮即入大記初用車處

凡已剪下重複碎段恐有漏落或當載者可更詳之所寄  
數卷若前此旋次得之即可予細看今并寄來又值事冗

目痛只看得一兩卷子細自既夕以後多不及詳可更加  
功脩此數卷也卒哭篇附虞禮後以本記補經

始死三日而殯止遂卒哭注用剛日曰哀薦成事辨柩且  
而附止辭一也注未云哀薦成事一饗辭止之饗注

右卒哭○記云云

明日以其班祔止尚饗

右祔○云云 ○祔杖不上於堂

祔而小祥曰薦此常事

右小祥○記云云

又祔而大祥曰薦此祥事

右大祥○記云云

中月而禫止未配

右禫○記云云

注中云見某篇云云者更契勘今所定本恐已刪

去隨事改正

所論士廟之制雖未詳深考然所論堂上廟為三間後為  
二間者似有證據但假設尺寸大小無以見其深廣之實  
頗稍展樣以四五尺以上為一架方可分畫許多地頭安  
空地以灰畫定而實周旋俯仰於其間庶幾見得通與不  
通有端的之驗耳

若如此圖則堂基之上便分前段三間後段四間及兩邊

夾室之位矣即不見得殿屋橫棟從甚處斷兩齋之分拱

甚處起又不見夏屋兩翼如何以今之門廡又不見兩夾

堂外既無楹亦合有柱與否云有柱則於經無文公無柱

又恐間架次第雖如所說其殿屋分四齋處亦合如前來

寄去之說但移得洗更稍向東當簷滴水處耳夏屋亦須

作次棟以覆兩夾但設搏風版於兩夾之外次棟盡頭而

設洗掖其南如此乃有門廡之狀先說福州人蓋屋之

前後皆為五間而中三間為直棟旁兩間為兩夾其上椽

更或為東西齋之上流或為次棟而設搏風於其外也若

不如此則殿屋直棟反短於夏屋之棟等殺不應爾也

古者降殺以兩廡士廟深廣當自天子制度三降而得之

又按其間細分間架乃見其實也

適又思之恐只是作三大間旁兩間之中為牆以分房室

兩夾之界略如趙子欽說但門廡二字未合耳可更考之  
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第四十六

朱文公文集四十六卷後考異

黃商伯問大學知止能得云云然後求得所止也今或問云天下之事皆有以知其至善之所在其釋知止之本文全體可謂當矣然恐學者見其有天下字有皆字以為必盡窮天下之理然後可以知至善所在而得所止如程子所言格物工夫未足以知至善必待物盡格知盡至始為知至身脩以至天下平皆得所止之效與所以繼綱目三語之後言之蓋舉大學之全體極致與乞賜指教

閩縣儒學教諭王製校



